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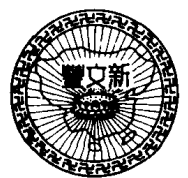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二編

八八

藝文印書館發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八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二三九卷(一)自卷廿一至一百卅三

宋 袁 樞撰
明 張 溥論正

九朝紀事

〇八八〇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宋明

建太

安倉

袁張

樞溥

編論

輯正

趙充國破羌

義渠安國 秦充零豪 願渡湟水 趙充國劾 其不敬 充國論先 零與諸羌 解仇合約 疑匈奴遣 使與結宜 為之備 論狼何與 匈奴有約 宜遣使救 視諸羌毋 令解仇 義渠安國 斬擊諸豪 種人楊玉 等怨叛安 國敗還 充國任擊 四羌 趙充國請 馳至金城

漢宣帝元康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 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 斥逐諸羌 不使居湟中地 及帝即位 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先零豪言 願時渡湟水 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 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 抵冒渡湟水 郡縣不能禁 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 解仇交質盟誼 上聞之 以問趙充國 對曰 羌人所以易制者 以其種自有豪 數相攻擊 執不豐也 往三十餘歲 西羌反時 亦先解仇合約 攻令居 與漢相距五六年 乃定匈奴數誘羌人 欲與之共擊 張掖酒泉地 使羌居之間者 匈奴困於西方 疑其更遣使至 羌中與相結 臣恐羌變未止 此且復結聯他種 宜及未然 為之備 後月餘 羌侯狼何果遣使至 匈奴藉兵欲擊 鄴義熾惶 以絕漢道 充國以為 狼何執不能獨造 此計疑匈奴使已至 羌中先零干拜乃解仇作約 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 行邊兵 豫為備 救視諸羌 毋令解仇 以發覺其謀 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行視諸羌 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 三月 義渠安國至 羌中 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 以尤桀黠者皆斬之 縱兵擊其種人 斬首千餘級 於是諸 隣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 怨無所信 鄉遂却略 小種背畔 犯塞攻城邑 殺長吏 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羌至浩豐為虜所擊 失亡車重兵器甚眾 安國引還 至今居以聞 時趙充國年七十餘 上老之 使丙吉問誰可將者 充國對曰 無諭於老臣者矣 上遣問焉 曰 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 充國曰 百聞不如一見 兵難遠度 臣願馳至 金城 圖上方略 羌戎小夷 逆天背畔 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 勿以為憂 上笑曰 諾 乃大發兵 詣金城 夏四月 遣充國將之 以擊西羌 六月 趙充國至金城 湟兵滿萬 騎欲渡河 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 銜枚先渡 渡 輒營陳 會明畢 遂以次盡度 虜數千百騎來 出入軍傍 充國曰 吾士馬新倦 不可馳逐 此皆驍騎 難制 又恐其為誘 兵也 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 令軍勿擊 遣騎候四望 隘中無虜 夜引兵上 至落都 召諸校司馬 謂曰 吾知羌 虜不能為兵矣 使虜發數千人 守杜四望 隘中兵豈得人哉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 行必為戰備 止必堅營 壁尤能 持重 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 遂西至西部 都尉府曰 響軍士皆欲為用 虜數挑戰 充國堅守 捕得生口 言羌豪相數責

圖上方略
充國擊虜
不貪小利
充國以遠
斥候為務
罕并豪靡
當兇使弟
離庫來告
先零反充
國遣之歸
告種豪
卒武賢請
擊罕并充
國議不可

曰語汝無及。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請今欲壹闕而死，可得和。初，罕并豪靡當兇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離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并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非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完，土地寒苦，漢馬不耐久，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久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并，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并之助，先破罕并，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疆智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教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疲瘁，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并，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罕豪離庫宣天子至德，罕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失擊罕，釋有罪誅，新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并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并，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并，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迨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聚莫頂之屬，不輕得離也。於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充國欲罷
騎兵屯田
以待羌散
于印使客
諫之不聽

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并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早行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令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卓重欲渡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美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即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今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家國。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射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銀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根。在水次而順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賊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變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

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瘡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邦。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算。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燉煌。至遠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臣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今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兵出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疆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疆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

而還
浩星賜
充國歸功
於二將軍
美若雲等
斬猶非揚
玉而與弟
澤等降漢
四府舉辛
湯為美
校尉充國
言不可用
後如其言

人定計遺脫與前鞏黃叛亡者不過四千人。美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疆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幸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美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揚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前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幸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秦湯使酒不可曲變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日弭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美人，美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外將印泄者中語，下吏自殺。

張溥曰：西羌研種者，美無弋爰劍之後也。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障塞亭燧，出長城數外千里。時先零美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李息、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空地，稍徙人以實之。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叙西羌若此，是宣帝之世，美亂於義渠安國，治於趙充國也。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楊雄為頌，比之方虎，顧其所制羌者，未嘗窮武，思盡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敵而已。先零欲反，罕开豪靡當兒先使雕庫來告，充國即縱歸，使告種豪，招以威德。當時破羌強弩，兩將並出，天子璽書，責讓道路，咸欲鳴劍，鮮衣揚旌，太白。充國獨持重無應，廟堂報可，振旅成功。蓋群臣所欲擊者罕开，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群臣擊罕开以騎兵，而充國敵先零以留田卒也。先零破而罕开順屯田成，而騎兵罷營，平守節，鬼方賓服，偉乎老臣之獨

斷明主之善聽也。充國遣還靡忘護軍以下皆爭。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將奏屯田子印，懼使容諫。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吾固以死守之。既條便宜，又云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老臣款款，但期濟事利國，不肯苟從詔書。乃知衛青霍去病謹奉帝命，馳驅萬里，猶妾婦之順，非充國所謂忠也。義梁安國驅羌使合，而楊玉等叛。趙充國散羌使離，而楊玉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得也。辛武賢等請置先零擊罕斤，其尚循安國之失，而不悟乎？然安國縱羌啟亂，不聞顯誅。趙印從父擊羌有功，反以洩張安世語，下吏自殺，宣帝亦失刑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殫，罷放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姑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閼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鞬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得生，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漢元年蘇武使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今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

入寇漢先
聞其計預
為備遂大
破之

屬國義渠
王討殺犁
汗王而身
奴不敢入
張掖

近充國言
匈奴攻烏
桓不必避
擊

帝從烏之
請使廣明
范

田順詐增
曲獲田順
明道還不
進皆下吏
自殺公孫

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過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莫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十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畧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畧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遠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遠將軍范明友三萬騎餘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獲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遠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出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遣漢使匈奴還者再引等言雞秩山西有虜

通鑑已下下長二十二

益壽以強
諫擢為侍
御史常患
以奉使克
獲封長羅
侯
今下烏桓
烏孫分擊
匈奴

虛閭權渠
單于黠顯
渠閼氏其
父左大且
渠怨望心
害和親之
事

車師王烏
賁與匈奴
通期吉司
馬奉等之
乃降

衆祁連即戒引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十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即二年。匈奴壹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黠前單于所幸顯渠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逐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得捕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零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馬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焉耆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意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兵於文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三人。而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適輕騎奔焉耆。焉耆王即迎其妻子。傳至日本。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二百人往田車師地。以

鄭吉請益渠郡田卒趙充國等議匈奴魏相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十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表食草菜之實恐常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隄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歎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顛渠關氏顛渠關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顛渠關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顛渠關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

漢書都護
自鄭吉始

漢書議來
匈奴之亂
咸之蕭望
之獨以為
宜遣使乎
問

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僅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今班西域矣握行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匈奴握行胸鞬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行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行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

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握行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

左谷蠡王少子姑瞽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

去單于號共並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軍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

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闔敷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

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

漢以邊塞
亡寇滅成
卒什二
邾支殺閔
振敗呼韓
邪遂都單
于庭
左伊秩訾
排諸大臣
之議請呼
韓邪入朝
事漢
呼韓邪來
朝丞相御
史議禮儀

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瞽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闕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邾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成卒什二夏四月匈奴閔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邾支單于邾支與戰殺之並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邾支都單于庭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漢則危亡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邾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久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

宜加諸侯
王獨蕭望
之以為宜
待以不臣
之禮帝從
之

呼韓邪入
朝而烏孫
以西至安
息諸國咸
尊漢
帝圖十一
必於麒麟
閣

鄧支殺伊
利單于

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
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
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二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玉貝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祭戰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
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客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
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
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
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到支兩單于俱遣使朝款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到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
欲攻定右地又屠者單于小弟本待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到支合
戰到支殺之並其兵五萬餘人到支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
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到支到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呼揭堅
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到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却支辱漢使者困求侍子貢禹匡衡議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谷吉獨請送至庭為郵支所殺

康居王迎郵支共擊烏孫

呼韓邪北歸庭其國遂定

陳湯與甘延壽矯制共斬郵支

五年匈奴郵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郵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然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逃遁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馬既至郵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速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素服屬之今郵支單于困厄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郵支郵支素怒又怨烏孫聞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郵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郵支郵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王尊敬郵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郵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掠人民毆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居者五十里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郵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尉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郵支單于於虛居始郵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諸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郵支因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難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戈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馬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豈子欲沮眾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枝其二枝從南道踰葱嶺

延壽湯請
懸郵支首
于臺街匡
衡等不許
詔懸十日
埋之

徑大宛。其三枝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馭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郵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報答。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郵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米幡幟。數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百餘騎。馳赴營。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郵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韓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郵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郵支單于叛逆。未服其事。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郵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臺街。蠻夷即問。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

呼韓邪來
朝元帝以
王婚賜之
呼韓邪請
罷邊備塞
辛吏侯應
言十不可
許

伊秩皆歸
漢不肯復
還匈奴

群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
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便郎中侯應
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
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其
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
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
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
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產妻子以此怨根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
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
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木石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
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壹切者緣成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
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
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
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
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
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
告語甚厚初左伊秩皆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譏伊秩皆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皆懼

自漢已言 卷三十一

單于號王
昭君為寡
胡閼氏

甘延壽不
取石顯奸
司隸按驗

陳湯吏士
湯上疏上
立出之

右顯匡衡
沮延壽湯
爵士劉向

封疏諫乃得

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曰逐王。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鄧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書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鄧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輿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奪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震。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恥。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左秩封誓
二女相讓
單于卒從
顯渠閼氏
計立雕陶
莫皋
呼韓延死
雕陶莫皋
立為復株
累若鞮單
于復婁王
昭君
衛奏免湯
蕩以言康
居事子非
實下獄當
死谷永疏
訟其功乃
出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鄧支本逃亡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閼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娶左伊秩訾兒女二人。長女顯渠氏生二子。長曰閼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之車。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復得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亂。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糜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右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婁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置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主。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伊邪莫演請降谷永杜欽言不可受

搜訪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單于車牙死弟囊知牙斯之為烏珠留單于匈奴有斗入漢地王根使夏侯藩求之單于上書請罪藩單于請朝公卿欲勿許楊雄諫乃許之

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令單于自疎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
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
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興為右
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等驚耳如得
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
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
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
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
形狀所生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今獨求何也已問温駱
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
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從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

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
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

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

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

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

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

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

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諱之士石畫之，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冥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竇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蓋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清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歎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晝有陳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之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張溥曰。宣帝五鳳之際。匈奴有五單于。呼韓邪單于者。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緡姑夕王烏禪幕所立也。屠耆單于者。握衍胸鞬單于之從兄。薄胥堂都隆奇右賢王所立也。呼揭單于者。呼揭王車黎單于者。右與鞬王。烏藉單于者。烏藉都尉皆竊號自立也。既烏藉呼揭去單于號。尊輔車黎屠耆兵敗自殺。車黎東降呼韓邪。匈奴漸壹。亂可少止。而閭振郅支兩單于復起。閭振者。屠耆從弟休旬王郅支者。呼韓邪兄呼屠吾斯也。郅支擊殺閭振。敗呼韓邪。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事漢。郅支亦遣子入侍。後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已。殺谷吉等。結康居叛。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斬其頭致闕下。呼韓邪喜。懼入朝。元帝願累世守藩。夫武帝設權馬邑。快心狼望。勞師費財。戰爭數十年。匈奴未肯稱臣。宣元雍容廟堂。坐制強夷。修節忠孝。保塞無貳。豈材略勝先帝哉。單于內亂。家族破滅。俯仰天朝。示威城郭。故甘絀節而不厭也。隋唐之世。突厥最強。其後沙鉢略與阿波爭。則朝文帝。啟民啟民與都藍爭。則朝煬帝。頡利與突利相疑懼。則盡服太宗。為唐臣。離合之勢。猶漢匈奴夷性。鳥獸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中國攻之。孰若其內自攻哉。左大都尉死。而骨肉交惡。握衍胸鞬立。而干戈競起。禍皆成於闕氏。左伊訾兄女二人。妻呼韓邪。能鑒前蔽。立長定國。匈奴以婦人亂。以婦人治。亦彬彬禮讓之效也。宣帝時。馮奉世矯諸國兵。擊破莎車。帝欲封之。蕭望之持不可。元帝時。延壽湯誅郅支於康居。功尤大。匡衡比石顯反。指為罪說。則緣於望之。以儒生守經之常論。資奸臣嫉妒之口實。幾何而不為趙殺李牧。秦誅白起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

史高蕭望之周堪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望之等四人同心匡正史高與之有隙恭顯

以政顯與
高為表裏
等之等白
罷中書官

官大與顯
等忤

鄭朋以言
許史子弟
罪求附望

之

鄭朋頌和
蕭望之絕

之華龍汗
穢周堪不

納恭顯即
令二人告

望之等下
獄

上不省召
致廷尉為

下獄

上今堪等
出視事恭

顯使史高
止之

恭顯誣劉
更生使外

親上變事
又誣蕭望

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寮皆故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獨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舉。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汚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志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己。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誅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性剛。安肯就吏。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之教子上
書
恭顯欺帝
以少屈望
之於牢獄
顯等發執
金吾車騎
圍望之
朱雲勸望
之自裁
帝哀望之
之死僅召
顯等責問
良久乃已
帝不能明
望之克僅
歲遣使使
祠冢
劉更生懼
石顯傾危
周堪張猛
等上書請
堅固信任

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畫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己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三年。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臨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

諸葛豐告
堪猛罪帝
怒斥豐而
堪猛亦左
遷

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詳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己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楊興賈捐
之謀薦顯
以進顯上
告捐之誅
而興髮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舉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髮鉗為城旦。

臣先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嘗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惟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責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奏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人民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

上欲試用
京房考功
法石顯五
鹿充宗即
請出房為
郡守
又止房乘
傳奏事
京房王上
對事皆懼
及死

京房與張
博試考功
事博欲令
淮陽王入
朝助房因
令房為王
作求朝奏
草石顯伺

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天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先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為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議論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今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遊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高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說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自陔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散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臣還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王憲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諂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候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

知乘房通
博即誣告
下獄棄市
石顯下陳
成朱雲獄
髡為城旦
石顯與年
梁五鹿充
宗為黨反
石顯借夜
還開宮門
一事以自
驗信於上
顯薦貢禹
歷位九卿
以解殺蕭
望之之訕
帝欲用馮
遂為侍中
以遂言顯
顯權大怒
而罷
上欲用馮
野王為御
史大夫以
顯言恐私
後宮親屬
乃止而用
張譚

倚者。自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疊。繫綬若若耶。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諸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技復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尚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授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自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初顯聞眾人洵洵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妾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孟元年。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遂凡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群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夏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遣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穿渠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立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司隸交尉。派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室

石顯徒死
牢梁陳順
免官五鹿
充宗伊嘉
左遷
王尊劾匡
衡張諱阿
附石顯

不以時曰奉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者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罕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候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張博曰班固博漢倭幸寵臣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有閻孺孝友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壽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馮子長孝哀時則有董賢然高惠文武成哀所寵類以臥起婉媚外家親戚繫總其心公卿因而闕說天子睭而不化恭顯於元帝無是也顯濟南人恭沛人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元帝即位遂委以政其人雖左右掃除乎固先帝舊臣也孝元因循前非又謂中人無黨心膂倚之初元二年春即下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獄冬十二月而望之自殺矣其後張猛京房陳咸等無不得罪者竊疑元帝寬宏恭儉激用儒生在位十五年刑罰罕用獨為顯除讐酷於虐主嗚呼胡亥任趙高而天下亂元帝任石顯而直臣死高之殺人用亥之暴顯之殺人用帝之柔降而東漢桓靈猶元曹節不以張讓趙忠等猶顯漢室竟亡柔與暴庸愈乎望之自殺時是歲弘恭亦死海內方快肘腋二姦先去其一小人漸孤有匪風下泉之思而顯獨無恙根柢益深與帝終始夫惑人主危國家者豈在多人哉一而足矣匡衡貢禹昌言於元帝之朝而不取斥石顯杜欽谷永高諉於成帝之前而不敢斥王氏犯乘輿者無罪指權倖者必誅也元帝既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衡始奏其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道病死王尊劾匡前者阿諛誠然石顯方免王鳳東政重賢甫死王莽宰衡元帝寵宦官哀帝寵弄臣非獨自覆適資王氏耳是故篡漢者外戚成外戚之篡者佞倖論世者蓋謹而志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即皇帝位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始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成帝建始二年。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姊妹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誘。申生蒙無罪之棄。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以為憂。鳳白之。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禪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殿宮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杜欽谷永
劉向皆奏
上無繼嗣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甯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搆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幸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更甫受詔。謹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龍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古。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帝裁損後
宮用度外
家禮儀許
后上言約
制天理
帝采谷永
劉向之言
以報許后

成帝微行
常服稱宮
平侯夫人

王音論飛
雉之災當
克已復禮
以求天意

班婕妤辭
同載
侍者李平
漢方成嗟
趙氏為禍
水
趙飛燕語
許皇后班
婕妤許
后見廢
仔以正對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考縣甘泉長楊五柞
闕難走常自稱宮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故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
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復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陞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
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光聞雷
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於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
萬眾睽睽怪連日徑思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
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趙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
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詎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調甚眾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
令陛下譽竊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絕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
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宗師外有微行之憲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
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高祖天下當以誰
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
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
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
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普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
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鄉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
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惡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
使仔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

乃免

班婕妤求

供養太后

於長信宮

瀟子長通

語東宮太

后始許立

趙婕妤為

后

劉輔諫立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趙婕妤為

后

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若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序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嫌于人或冀大馬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廣光後歟琅邪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旬月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未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臣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徒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查黃金塗白玉階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擊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帝嗟歎之

二年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詔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暴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

女傳新序
說苑
各承切諫
上大恚王
商密報永
令去

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重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附榜垂瘡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連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恣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素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儔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嫖嫖濁散無別龜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徹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尤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父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惡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恚衛將軍商密捷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教過交道廢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射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射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武號武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

丞相御史
承太后指
奏張放過
失帝乃遷
放為北地
都尉

谷永請塞
內亂之路
鳥請夏之
亂

劉向請面
責異指
張放復來
太后貽上
書乃復出
放
上引許商
師丹班伯

日復聞讒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問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遷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爾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院。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恃。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異。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喋躑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如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勅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謹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一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

並侍中從
朝東宮
帝復修經
書之業
帝無疾而
崩趙昭儀
自投

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當平侯反復來，其能默序。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帝從及大政，俱使論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帝素強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傳綈鞞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譁諱，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曰：臣始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帳，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擅權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張溥曰：孝武衛后以平陽主謳者，得幸尚衣軒中，入宮驟貴。孝成趙后，陽阿主家歌舞也，亦貴傾後宮。二后同出微皆大貴，然征和之際，平糞事起，衛后自殺，或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趙后，則善寵終身，哀帝立尊為太后，與元后敵禮。若是武帝疑少情，成帝能以恩終始也。武帝即位數年，無子，既說子夫納之，歲餘不復幸，帝斥出宮人，不中用者，子夫得見，涕泣請出，帝憐之，復幸有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后。后立三十八年，乃死，以年計之，衛后老矣。趙后於成帝鴻嘉時入宮，永元初立為后，十餘年，帝崩時，后方少，色未衰也。且有女弟，絕幸為昭儀，誰能間之？武帝欲立衛后，先廢陳后，成帝欲立趙后，先廢許后，陳后驕妒有廢道，許后聰慧善史書，帝所寵也。趙氏姊弟入而即廢，成帝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天子之好文者也。好文之心，不勝其好色何哉？武帝立衛后，不請於皇太后，亦不聞太后難之。太后父王仲母臧兒，家世微矣，於衛氏無譏焉。元后王氏方貴，趙婕妤欲驟后，必嫌其所出，成帝今當于長教往來，傳語始得，指婦人薄識，爭門族不辨，女德趙氏之立，元后與有過矣。子夫為后，以生子而正名，趙后未嘗有子也，不惟無子，姊弟嫉妬，後宮有子者皆殺之。若許美人曹宮產子，不見其著者也。武帝多寵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與尹婕妤、鉤弋夫人並見幸。成帝初寵許后，班婕妤侍者，幸平趙氏入，則俱疏，後解他進者，武帝之愛博，年登上壽，不病繼嗣，成帝之愛專，算不及中，儲子新絕，麗色不可近也。英主入焉，柔主死焉，入者悟而猶能出，死者往而不復反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河決之患

河決清河
靈鳴犢口
而屯氏河

絕

馮遂請浚
屯氏河許

商阻之後
三歲而河

決尹忠自
杜欽為王

延世塞決
河三十六

日而河隄
成

河復決平
原王延世

等同作治
六月乃成

平當奏博
求能浚川

疏河者
曹漢奏治

漢元帝永光五年。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

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武帝元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犢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肥。易傷頃所

以閼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

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

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

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

乘濟南。兄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

對方略。疎濶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徒

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犢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

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

夫乘焉。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年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曹者為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

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

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

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官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

關並欲空
平原左右
地
韓牧欲於
禹貢九河
處穿四五
河
桓譚與治
河之議王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官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去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孰不能遠泛濫暴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根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魏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沒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

行 莽無所施

元城不憂水莽遂不隄塞河

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興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明帝永平十二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

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數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遺漏之患景雖節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張漣曰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武帝建元三年冬河水溢於平原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六年春穿渭渠元封二年春帝如東萊夏還臨塞決河築宣房宮導河北行河東龍首二渠太始二年秋穿白渠元帝永光五年冬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三年秋河復決平原命延世塞之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綏和二年秋求能浚川疏河者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百數新莽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東漢時明帝

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隄十二年夏四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罷治盧沁石白河自是迄於獻帝河事鮮書矣歷觀史書漢世河患西漢為劇西漢之朝武成為甚當時治河者言人人殊其法不過曰疏曰浚曰塞而已通綱目書塞河八書人者惟王延世以其三旬立塞功約日寡也然二歲復敗

圖其久治疏矣賈讓歷陳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其後關並張戎韓牧王橫進議指不外是或者疑之以為黃河數千里挾五六月之霖潦以一淮受之勢不能無潰况欲縱其氾濫敗壞城郭田廬冢墓哉此則以今量漢未得其情也斷自以夏攷之禹廝二渠引河川疏澤

灑中國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流分而勢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磔始改故道九河之跡漸堙至漢文

決酸棗孝武決瓠子又決館陶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流不分而勢橫也逮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跡後又流為屯氏諸河且入於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八十年又無水患矣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

陶及東郡金隄溢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則河之分不分利害可觀也平當論經義有決
河深川無隄防壅塞是故為曹讓者上也為王延世者下也讓之策高而難行延世之術速而易就錄是後世
治河者相率為苟且矣若夫西門豹引灌川而鄴邑大治鄭國開溼渠而關中沃野李冰鑿離碓於成都番系
引汾水於蒲坂鄭莊通渭渠於長安莊熊鑿龍首於馮翊因勢利導以富國家雖未觀乎神禹之大猶有成周
溝洫之遺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丁傳用事

帝以中山
王為不能
而賢定陶
土

趙后昭儀
土根得傳
太后之昭
勸帝定陶
陶王為嗣

程方進王
根廉德朱
博議定定

陶王孔光
議中山
土上不從
光議

孔光左遷
廷尉
立楚孝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
對曰今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十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十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侂日間中山王獨從傳
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鞮係解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
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與
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
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
嗣以親尚書壘庚殿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
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
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
奉問起居侯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秋八月中山
孝王興薨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
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
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
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二年三月丙戌帝崩

孫景為定

陶王以奉

恭王後

王太后令

傳太后得

至太子家

孔光儀定

陶太后宜

改築宮何

武言可居

北宮帝從

武言而傳

太后遂朝

夕至未央

宮要帝尊

號

帝納王莽

師丹言免

董宏為庶

人而傳太

后大怒

傳太后不

悅傳喜令

其養炳帝

以何武唐

林之言尋

復進用

山鏡錄 卷二十一

十九

於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傳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朝夕至帝所未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傳氏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傳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襄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 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為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眾不如此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 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瑯瑯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哀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眾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

李士英
陽抑陰以
強小朝

師丹最
十上多切
直之言

上惡傳遷
傾邪免官
遺歸復道
於傅太后
留為侍中

令建段續
等請加共
皇太后共
皇后大號
為共皇立
廟京師獨
孔光傳喜
師丹言不
可
丁傅子弟
使人上書
告師丹漏

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八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
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
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諫
閤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爵為陽安侯皇后
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
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
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
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
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
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
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
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秋九月郎中令冷綬黃門郎段續等復奏言定陶
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
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
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
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議
不得復改禮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
斬良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
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
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

泄
申威快飲
言丹無罪
各敗秩二
等

帝策免師
丹以唐林
言賜爵關
內侯

朱博傳晏
毀短傅喜
孔光策免
傅喜

遺傳喜師
丹就關
策免孔光
為庶人

朱博合相
遂用其議
詔其官去
定陶之號
立廟及師
尊傅氏為
帝太后
丁氏為帝

尊厚其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
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
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備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
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人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威快飲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
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威快秩各二等遂策免
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讓遂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老為君恥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
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意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
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也使奉朝請
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傳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嗾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
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光師傳
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與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夏四月傅太后又自詔丞相
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地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丞相孔光自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謗光乙亥策免光為庶人以御史
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
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
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媼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
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
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哀竊委政於丹丹不深懼喪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
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
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故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

太后 傅太后呼 太皇太后 黃帝復封 高昌侯師 母克為庶 帝感傷宣 之言復封 王商子邑 為侯 未傳約宣 等劾奏傅 喜以報傅 晏上窮得 其狀玄成 死博自投 晏則戶 上欲令丁 傅處爪牙 鄭崇諫封 傅太后 拜傅晏丁 明大司馬 將軍是日 日食往報

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奠定陶共皇之園。秋七月。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冬十月。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以光祿勳丁望為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感。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入。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為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閔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幃帳。布在列位。或與兵衛。或將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費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

對策專言
其事

帝崩王莽

奏徙太后

退就桂宮

傳暴將妻

子徙合浦

下詔褒揚

傅喜

太后不欲

發共王母

丁姬塚王

莽固爭之

公卿遣子

弟助掘其

王母丁姬

塚

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積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后

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亡本專恣

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忠性

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周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

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興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重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

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 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

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膝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為世戒

云

張溥曰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後哀帝則定陶子平

帝則中山子也史云孝元之後偏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定陶共王后張氏其母鄭禮傅太后同母

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凡子嗣之興欲有者未必即得者非其

欲有即帝王何庸力焉傅太后躬抱哀帝養視壯大見成帝無子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王根為求漢嗣成帝

又賢哀帝而不能中山王且云兄弟不得相入廟遂立哀帝為皇太子成帝崩哀帝即位傅太后尊親恩功無二

丁姬受成事而已董宏冷衰段猶朱博等獻諛稱尊一時有四太后丁傅子弟暴興重侯累將富貴倉卒為世

側目然哀帝在位六年而崩丁太后崩於建平之二年傅太后崩於元壽之元年奄忽俱在帝前不能如元后

壽考傅晏丁明雖同日封其權勢未王氏五侯若也哀帝少惡王氏驕盛欲加裁節僅遣根就國免况為庶人

莽則時用時罷無所嚴謹一旦帝崩莽起用事孝成趙后孝哀傅后進令自殺定陶太后與丁太后貶號發冢

至土崩火出羣燕銜哀哀帝之施於王氏者淺王莽之醜帝者深天下又皆是王莽非丁傅何哉成帝以來王

董昭儀及
賢與妻並
侍左右

上豫為董
賢起家

王嘉賈延
諫賜董賢
等三人爵

上切責公
卿因封董
賢為高安
侯

氏久貴世執大政。董羽已成。丁傅驥出而傾之。眾不願也。莽初就國。吏民上書。賢良對策。訟免者百數。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公卿助將作者十餘萬人。當時人心。知有王氏。不知有丁傅。王氏勢已極盛。但患無令名。爾哀帝新立。尊號議起。莽附師丹。勅董宏。適與以名。益得矯行。而感眾。夫帝欲抑王氏。莫若無尊丁傅。尊丁傅必不能抑王氏。丁傅一尊。母論出。王氏上天下。以為不可。即與王氏敵。天下猶疑帝厚所生。而薄於為人後也。帝初為太子時。有司議傅太后丁姬不得相見。元后獨許之。未央宮置酒。傅太后張帳坐。元后旁。莽奏徹坐。元后不怒也。四太后各置官屬。傅太后呼元后為媼。內庭安之。元后誠感德。哉。惟元后之不好著於深宮。斯丁傅之滿盈。聞於四海。賊臣杜門。而竊譽弱主。高拱而流謗。止此六年。而漢祚移為王氏矣。然中山馮太后與宜鄉侯之死。哀帝失德為甚。興獄者傅太后也。殃而不保。山陵亦足為婦德剛暴之戒云。

董賢壁倖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外為徽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恩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因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悉向。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絕。陛下仁恩於賢等。未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為之止。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公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厥未萌。故也。賴宗廟

負益已官天下

卷二十一

二二

母將陳諫
發武庫兵
送董賢王
阿舍

鮑宣論氏
有七七
死

王肅請節
董賢之寵

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額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嬖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庫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奢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矣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緣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益毛豈徒欲使臣美合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重賜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羞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求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帝緣綿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夏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出官寺之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其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祠其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官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貫震動道路謹謹羣臣惶惑詔書罷非而以賜賢二千餘項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

鮑宣請免
董賢孫寵
息天躬微
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
上納其言
拜為司隸
王嘉封還
益封董賢
及賜傳喜
商等國詔
書
梁相故傳
東平王雲
之長安覆
治鞠謹法
伯鳳奏可
上皆免為
庶人
帝恨王嘉
封還詔書

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萬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反素餐之人微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天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策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反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天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上託傳大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且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倖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感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水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

通鑑已下下天

卷二十七

三三

借薦梁相
三人事詰
問
孔光公孫
孫王安馬
宮龔勝阿
指劾王嘉
迷罔不道

王嘉不肯
服藥生詰
廷尉

王嘉死恨
不能進賢
退不肖
董賢年二
十二為三
公
董氏寵在
丁傅之右
孔光事董
賢甚謹上

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
惡主離之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
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請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
今又稱譽云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罔罔上正道請謁者召嘉詰
廷尉詔獄議即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法大臣括髮關
械裸躬就答非所以重國寢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
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寬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
以繫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為咀藥而死嘉遂裝
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
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十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
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
三人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
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鬪血而死十二月庚子以待中駙馬都尉董賢
為大司馬衛將軍册曰建爾於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
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十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
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
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
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
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
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其中此
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

其拜光
兩兄弟為
諫大夫帝
侍

董恭使王
閣求蕭咸
女為婦咸
辭不敢當
帝册賢有
允執其中
語復謂賢
欲法堯禪
舜

王闕正哀
帝感言復
上書力諫
賢年少
單于怪董
賢與妻
自殺王莽
猶疑其詐
死

朱胡收拜
董賢王莽
擊殺之

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歸。即署久之。太皇太后為闕謝。復召闕還。闕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虻變化為人。實生哀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闕言多。其年少志驕。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君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册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謹。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未詔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謂

張溥曰：漢成帝崩。趙昭儀自殺。夜帝崩。董賢自殺。成帝昏夜平善。卿晨欲起。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侍燕。迫近誠無所辭。夜帝之崩。董賢為之自殺何也。成帝寵幸張放。同卧起游行。放娶許嘉女。供張甲第。賞賜無數。號無天子娶婦。皇后嫁女。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賢得幸人主。甚於放。及帝崩。賢豈能獨生乎。漢書記倭幸。惟高祖時。稽孺孝惠時。閔孺幸自全文武之世。士人得幸者。鄧通幽餓。韓嫣賜死。寵

通監已事天下

二百

過身危禍深女謁若者之始也。且帶傳粉謹身媚上修柔曼之容。示可憐之色。天子畜為弄兒。宰相得行鞭撻。卑賤去併優無幾也。久之。人出貴族。名列公卿。功臣之孫。公主之子。身侍至尊。唯思寢食。世以為禁。下不知取。成帝愛張放。迫於太后。常涕泣遣之。薛宣。翟方進。執奏罪狀。左遷其官。哀帝尊寵賢。在丁傅右。又為之殺王嘉。免丁明。權倖人主矣。哀帝建平時。中山馮太后。東平王雲。咸坐祭祠祝詛死。事最慘。而賢反藉東平之獄。封侯。戕本支以悅弄臣。何心乎。策賢大司馬。稱允執其中。從容飲酒。欲遜以位。不知衛靈之疎子瑕。而效唐堯之禪虞舜。帝宣真戲言。故殆。自謂身非孝成親子。又後宮無男。痿痺不任。誠不難。敵履天下。委於所愛也。元后殺趙昭儀。使王莽治之。繼殺賢。亦莽為政。威福震海內矣。賢與孔光並為三公。哀帝令賢私過光。光拜謁恭謹。兩兄子立為諫大夫。常侍。帝方崩。即承莽指。奏賢父子罪。發棺裸尸。家屬遠徙。小人之尤。何如朱詡之義乎。成帝臨朝。淵嘿博覽。古今而累之者。趙氏。哀帝文辭博敏。幼有令聞。而累之者。董賢。成帝有趙氏。雖愛張放。其情不專。哀帝病不近嬪御。於賢直以身殉。成帝好色而無子。哀帝又以不好色而無子。天果欲急亡漢。而興王氏乎。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結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鶯。字太孫。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鶯為皇太子。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三陽王康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為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嘗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悟。太子由是遂定。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元帝崩成
帝即位
王鳳用事
楊典嗣勝
等言黃霧
之異為封
王氏
谷永陰託
於王鳳

王氏五人
同立封侯

劉向奏洪
範五行傳

論

王商奏免

楊彤為王

鳳所格不

下

耿定張匡

皆為鳳指

使詆毀商

上欲以劉

敞為中常

侍王鳳不

可乃止

杜欽戒王

鳳專政鳳

不聽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首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復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誠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黃龍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婁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

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異楚燕梁之執百官盡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賒昧之聾說歸咎乎無辜倚

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逆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即有災言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嬖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為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儉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

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敞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敞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帝欲久留 定陶王不 得已於王 鳳而遣之 國 王章言曰 食之咎繇 王鳳不繇 定陶王 章論鳳三 大罪一遣 定陶王一 罷王商一 內張美人 王章薦馮 野王 王音側聽 王章言以 告王鳳 帝始感惜 章言繼以 太后故強 起鳳及致 章大逆罪 死獄中

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秦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我未有子八命不諱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困留國邸旦夕待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待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顯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已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皇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二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陶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實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強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更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

成帝之殺
王章德元
帝之殺京
房
王鳳使御
史中丞劾
奏馮野王
賜告歸家
不敬免官
杜欽諫之
不聽
杜欽說王
鳳舉其言
極諫以救
遇
五侯皆通
敏人嗜好
士傾財
劉向上封
事極諫
天子見向
書數其悲
傷
王鳳薦王
音自代言

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一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眾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於住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感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待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後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庭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末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大將軍東事用權五侯驕奢僭威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說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潛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感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小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默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衰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八

譚等五人不可用

王音以卑恭傳大司

馬

譚音相與

不平

王音以從

舅越親用

事

王商借上

明光宮避

暑

上虛恐王

氏而不誅

杜鄴說王音與王商親密

王莽亦效王音之術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恩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

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黜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

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黜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今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彙請罪商立根皆負各賈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內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奉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佑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內兵復有詔特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論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此其羣兄弟皆

以事王鳳

戴崇金涉

箕閔陽並

陳湯皆稱

莽言

王莽以婢

奉朱博

王氏惟音

修為整

王商黜逐

陳湯翟方

進奏免陳

咸逢信

梅福上書

明王章竟

請納天下

之言抑外

戚之權

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救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與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程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者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指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素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陸

自益已言八元(六二)

自益已言八元(六二)

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遊，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公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截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威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降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秋七月，紅陽侯立舉陳威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

程方進劾
 上立舉陳
 咸不以實
 孫寶發王

立養費草
田事上由
是廢立用
根

帝因張禹
之言不疑

王氏

朱雲請

張禹

辛慶忌叩

頭流血請

容朱雲

帝葺檻以

旌直臣

淳于長取

許嬀為小

妻

淳于長為

書戲侮許

后

王莽發淳

于長罪過

王立為長

求留上疑

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謂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則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嬀為寵雉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嬀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嬀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訓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嬀每入長定宮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都騎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

角益已下下

之乃按問
王融自殺
李于長獄
死
王根薦王
莽自代

王莽撤傳
太后坐

王莽令子
獲自殺
周護宋崇
等訟莽功
德
何武公孫
祿獨不舉
莽
孔光承莽
指劾武祿
互相稱舉

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遂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春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夏四月丙午。哀帝即位。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伏乞骸骨。秋七月乙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意。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傳見事。元壽元年。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解位。避丁傳。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

王莽將母
將隆
莽令孔光
奏王立罪
惡脅持太
后遣其就
國

莽迫殺成
后哀后
彭宜惡莽
專權故求
退

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宜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立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不得已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極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王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茶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感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昏自殺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竣實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伏赦天下平帝年九十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徒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平帝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咸陳莽功德致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太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封承陽侯四人皆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

莽建言襲
賞宗室羣
臣

莽權與人
主倖

中屠剛請
徵中山太
后與馮衛
兄職乃罷
歸

孫寶排孔
光馬宮等
功德之說
陳崇即希
莽指劾免

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襲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闡明為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繚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今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倖矣。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曰。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攬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明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兄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輝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使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旣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

莽出宅獻
田助時以
媚悅民

龔勝解漢
乞骸骨

梅福妻
子去

莽風單于
遣王昭君

女入侍

上書為一

莽偽奏五

十二女之

禮

莽偽謝米

己女以邀

公卿諸生

上書

王宇非莽

隔絕衛氏

吳章大儒

乃教王宇

以變怪惡

其父遂至

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郡國大旱。望。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賞。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宮之法。騰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內。愛身為國。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郅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慈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於。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莽欲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吏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太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后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疆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

王莽以灑
血一事殺

其子

云敬收葬

吳章

王莽迫殺

敬武長公

王立王

仁

甄豐承莽

指誣殺何

武鮑宣

達萌掛冠

東都城門

王莽令宗

伯鳳說為

人後之誼

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後久受禍。即私

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冀得至京師。莽曰。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

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

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

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馬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

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

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任宦門人。盡更名宅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

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專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

太后主暴病。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

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

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

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

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天下。夏

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

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

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

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執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

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

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十萬。遺太后左右

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

王莽奏路
建等輟訟
以此文王
邵廣為
莽使平惠
誘良願等
內屬遂莫
置西海郡

策命王莽
以九錫

莽通于干
道
劉慶請令
王莽行天
子事
莽以毒酒
殺帝而外
為金腰之
舉

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舉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雖文王邵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以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句。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未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瀟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綬。敕象冕。衣裳瑒瑒。瑒瑒。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鉅邑二。直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陸署宗官。祝官卜官。吏官虎賁三百人。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匱。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於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敘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太后言丹石誣罔以迫於莽不得已下詔令莽攝政

劉崇張紹起義從者僅百餘人故敗

張竦劉嘉皆崇附莽權封侯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威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

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并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其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阼服天子黻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擇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右拂甄邯為太保從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褚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叔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知巧為奏自後謀反者皆汚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虛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

程義陳豐
約劉字劉
信劉璜劉
匡起義軍
十餘萬

大后言莽
宜先

趙朋霍鴻
等衆亦十
餘萬攻長
安

莽抱孺子
又作大浩

莽依周制
封侯伯子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而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字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况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實况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壘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憚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間曰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宋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

男三百九十五人又附城數百人葬發葬氏塚

葬不服母喪

葬皆陳崇之奏殺王光母子

王莽迎受新井石牛雍石文臺銅符弔圖

張元等六人舉義不克死

哀章進銅匱而王莽遂即真

鄉餐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羗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葬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驪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封兒子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縗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王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孫者。字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虜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過漢十二世。三七之阮。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風止宮之前殿。臣與太侯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未。央得銅符。弔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今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子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裳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禱。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皇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

莽使王舜
求璽太后
泣罵出璽
投地

王諫請莽
請廢太后
反見鴆殺

莽執孺子
手流涕

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命威也。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戚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舜素謹。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付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恐不見聽。而莽疎。璽王諫欲諷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

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厚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就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馬初莽娶故丞相王詵孫宜春侯咸女為妻。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字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字子六人。皆為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

王與令史
王威賈辭
以姓名應
符命得封

公
莽以字子
妻孺子嬰

莽以四夷
僭號稱王
者更為侯

莽以黃帝
為初祖虞
舜為始祖

遣王奇等
十二人班
符命四十
二篇於天
劉嘉劉閔
劉成都獨

後承甄邯為太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石拂
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威為前
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威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
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
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兵於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
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字子妻之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
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公屬三公置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
長樂宮曰長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縵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
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縵於一統其
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
皆降為子其後皆尊爵焉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
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故以黃帝為
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慈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嬌陳
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為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
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
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免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
五銖錢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
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投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
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

以媚秦封侯

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闢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哀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潁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孫建奏罷漢氏諸廟及諸劉為吏者賜劉龍華三十二人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襲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

自益之(一)

三十四

姓王
莽欲嫁后
於孫建子
后發病不
肯起

陳崇請絕
歡符命者
莽居攝之
萌出於劉
慶謝露田
終術

甄尋以造
符命致父
子俱死并
連劉宗
隆等

莽迎龔勝
為師友祭
酒勝不食
死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答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襄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弟。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露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解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菜菜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承大司空。弟左闕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菜於幽州。故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三年莽為大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為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十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請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患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

薛方郭欽
蔣訓陳咸
父子粟融
俞慶孫章
曹竟皆不
任葬

太后言神
不枯葬

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教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塚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瑯琊紀遠。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遠兩唐皆仕。葬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偽名。郇相為葬。太子四友病死。葬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葬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葬說其言不彊。致初。隄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訓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葬居攝。欽訓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葬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葬。篡位名咸為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粟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葬。

班固曰。春秋列國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馬。貞而不諛。薛方近之。郭欽蔣訓好遜不污。絕紀唐矣。四年。初葬為安漢公時。欲詔太皇太后。以斬郵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皇太后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葬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得令體元帝。隨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文母。母奠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葬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葬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葬。更漢家黑貂著茶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葬為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葬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葬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

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請寶物名幣藏錢穀官皆宦者頌之吏民上封事宦宦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耗不潔莽常御燈下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費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苽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放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旨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遣官

費與欲安
優蠲賦
免其官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與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時告盜賊歸田里假貨犁牛種食闢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琅邪樊崇起兵於莒釋光武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億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壓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天司馬五人
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
士千三百五十萬人
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將軍偏裨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

馬適求謀
誅莽而死

公孫祿請
誅宗宣唐
導劉秀張
邯孫陽魯
匡催姪

田况上平
定盜賊之
策莽反遣
人代監其
兵

莽遣將不
與兵符

士王丹發覺以莽遣三公大夫連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汝南邳惲明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况謂魏成大尹李馬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馬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是歲南郡秦豐聚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與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候尊飾虛偽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里候孫陽造并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筮以窮工商說符候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師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社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社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翼平連帥田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五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軌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凌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四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下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眾賊轉視武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綠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

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訥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絀韓盧而責之獲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贖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飢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錢。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市。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庫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惟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為將軍計。若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維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取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載節符。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教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南宮大司馬鎮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剝絕之矣。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尋。王發兵四十三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騰之策。泣以示羣臣。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醫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忠族。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因詰責。格殺之。使

莽後宮。乘其衣服。癸丑。李松鄧睦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重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新之傳莽首詣宛縣放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應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訖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覓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張溥曰。王莽之興。繇孝元后。后父禁書。崇封安成侯。又六年。譚等五人同日封侯。蓋先貴太后同母。而欠及諸舅也。太后同產。畢侯獨曼早死。不得封。曼長子永。又先亡。乃封莽為新都侯。時成帝永始元年也。比諸父侯後十餘年矣。王鳳以建始元年秉政。陽朔三年卒。用事凡十一年。害丞相王商。殺京兆尹王章。權震中外。鳳卒。王音代政四年。音卒。王商繼之。四年。商卒。王根繼之。四年。病免。莽為大司馬。成帝崩。哀帝立。莽以爭定陶尊號。罷就第。居家取聲譽者六年。哀帝崩。莽領尚書。迎中山王箕子立之。是為平帝。年僅九歲。元后臨朝。元始四年。莽遂弑帝。立孺子嬰。初。始元年。廢之。莽自立。改漢為新。原莽之取天下。非有奇功殊能。足以號令海內。既漢之所以失。亦非有桀紂之行。幽厲之禍。內爭外訐。權臣起而中分之也。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在位六年。合三主之享國。止四十八年。而元后且壽八十有四。天下之勢盡歸王氏矣。元帝病於優柔。成帝病於好色。哀帝病於男嬖。皆中主之才。遭世承平。府庫充仞。四夷賓臣。遂縱情慾。不顧後嗣。豈知取而代者。有人在房牖几闥之間乎。元帝之世。王氏不顯。哀帝尊丁傳。寵董賢。於王氏則稍仰之。王氏號為榮盛者。獨成帝時二十六年耳。然成帝寵之。哀帝抑之。則天下之勢。在哀帝。成帝寵之者。二十六年。哀帝抑之者。止六年。則天下之勢。又當在王氏。而不在哀帝。且王商避暑。明光。王根赤墀。青瑣。其人類驕奢。子弟無大志。不足慮。莽獨佐以矯飾。窺間丁傳。專攻主上之闕。既擅其勢。復竊其名。帝無壯子。忽棄山陵。孔光羣小。同聲勸進。王氏欲無帝得乎。元后貴異。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莽媚權太后。無所不極。及廢

劉續當懷
復社稷之
慮

秀行如元
以當進
兵之言
劉續等說
王常以合
從之利

子嬰求傳國璽始涕泣投地黑貂漢臘徒悲無及婦人之仁能養亂不能救亂與其崩於新莽建國之五年孰
若先哀帝而崩之之為愈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載侯能渠能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生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識記為莽宗卿師。嘗語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其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上賜。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志恨。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遂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十一月。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上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再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縲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漢。涇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數敗。車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即與秀及李通俱進。其辭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九

三三

王常以大義統諸將而下江兵始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

漢兵異於青徐賊眾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故舍劉縯而立玄

且稱王

劉玄即帶位流汗不能言

劉秀未得將故歸

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

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遂具為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眾曰大丈夫既起當各為自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除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驕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效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之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故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舉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清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眾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縯威明貪立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遠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敵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正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立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即皆下之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朋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旂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威皆反走入昆

劉秀與子
軼等十三
騎於城外
收兵
嚴尤兩進
說而王邑
不聽

劉縯請封
岑彭

劉秀不惜
財物志發
營兵

昆陽之戰
劉秀獨前
遂殺王尋
走王邑嚴
尤陳茂而
關中震恐
下響應
馮異率五
將降漢
劉秀與宏
言更始當

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殺既少而外寇疆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部諸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故如是秀笑而起會侯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武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既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行輻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劉秀至鄴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乙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十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內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數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間之震恐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日之間偏于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市車鄉潁川郡援馮異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

備而續不
從
劉秀言李
軼不可信
而續又不
從
李軼未歸
勸更始殺
劉續
秀詣死謝
舉止如常
而更始懸
王匡斬莽
太師王匡
哀章

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劍視之續衣御史申徒建隨獻 缺更始不敢發
續舅樊宏謂續曰建德無有范增之意乎續不應李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始事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
不從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為抗威將
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未歸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光
綠勳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
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漸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
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莽親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音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
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莽親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音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
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
屬心焉更始北郡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
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入見使者請之使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賜之邪恂曰非敢賜使君竊傷計之不
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墜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
恂况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
渡河鎮慰州郡 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
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民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吾得專封
拜生遂來家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
帛耳秀笑因留宿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
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
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
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惟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

三輔史士
見司隸傳
屬數事

冠帽勒兵
令使者還
馱况印綬

以全更始
之信

劉賜濟勸
更始用文
叔徇河北

鄧禹叔策
追義請延
攬英雄務

悅民心

馮異請分
遣官屬布
深郡縣

更始委政
趙萌日夜
飲譙

李淑諫蓋
授官將更
始囚之

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耽席有弟涉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考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亂政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統詣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王莽時長安中有目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遂是詐稱真子與之為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由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還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見大點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于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俱備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于舊更始居長樂宮并前殿即史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使首到席不敢視諸軍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省久更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且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社為定陶王慶為燕王欽為元氏王嘉為漢中王賜為宛王信為汝陰王然後立王匡為此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王常為鄧王申屠建為平氏王陳牧為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廉湛為穰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死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飲譙後庭羣臣欲言事軼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軼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即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監受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下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深山茶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况遣其子余奉奏詣長安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余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余投劍曰子與

孫倉壽包
降王郎
奔自馳謁
大司馬秀
耿歆請發
漁陽上谷
兵擊王郎
適倉黃計
議未定大
司馬遂趨
駕出畿不
決
津沔河水
即指衣老
父指天意
都指天意
和形止大
司馬請西
長安請和
信和以討
王之

大司馬從
任光等計
兵乃復振

弊賊卒為降虜。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哭騎以麟為合之眾，如攜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倉間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穎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相掄之。霸慚懷而反。秀將南歸，耿歆曰：「今兵從遠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奔父也。從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邯鄲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以下皆出迎。于是秀趨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舍食道旁，至蕪婁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事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裳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霜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邯鄲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郡彭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空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彭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彭彤曰：『史民歌咏思漢久矣，故更始更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鳥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彭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為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彭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史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眾二十餘萬。子都、

劉植耿純
歸大司馬

劉植說降
真是王楊

漢中王嘉
薦曹復陳

俊于大司
馬

祭薄格殺
舍中兒大

馬從陳

劉言賞之

鄧高言王

者之與以

德

耿況從履

恂聞業之

言遺恂東

約彭龍發

兵詣大司

馬秀

吳漢設計

令龍發兵

於是上谷

漁陽軍合

遂斬王郎

將士三萬

眾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十萬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于育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眾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雇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邯鄲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以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秀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直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鄴擊斬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邯鄲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枝尉南陽費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荐復及長史南陽陳俊于劉秀復等見秀于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穎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齊整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酒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拔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叛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以不大小也劉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攻曹寇恂門下椽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拘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命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寔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劉公殺王郎大將趙闓寇恂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間城中車騎甚眾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此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怨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非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九

四十一

漢 鄒萬慮異

耿純請攻

邯鄲大司

馬從之逐

拔其城斬

王郎

大司馬燒

王郎文書

軍士願隸

馮異

大司馬不

欲朱祐泄

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良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鄒萬慮數荐之于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悅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于南鄉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若何言邪耿純言于秀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即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即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傳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逃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死人朱祐從容言于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招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軍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温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閑因說曰史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來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鉅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敗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救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于是悉發其兵秋蕭王及銅馬于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于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

蕭王以赤心待降賊薛收降蕭王

蕭王以輕進致敗

陳俊請紀賊食

李軼得馮異書後不復爭鋒故異得成功蕭王官軍李軼書未

以偏將國而國未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追蕭王追擊于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何蕭王復與大戰于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詰曰蕭王推赤心置入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亦眉別帥與青嶺上江大彤鐵腰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狗河內河內太守韓欽降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亦眉必破長安又欲來擊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守一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禪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因立陳儵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徇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徇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徇曰昔漢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于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旬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然于无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建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努將軍陳俊言于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赦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去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遣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津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降者十萬餘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于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李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備警者眾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將蘇茂賈強將兵二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徇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温下軍吏皆諫

鮪遠刺殺
韓
寇恂馮異
追朱鮪至
洛陽

強華奉赤
伏誅語曰
王迺從群
臣言即帝
位

帝令岑彭
說降朱鮪

封鄧禹吳
漢得四縣

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自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特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劄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三千餘級。遂窮至浚靡。而還賊故入遼西。遼東為烏桓。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方五枝戟。于真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于剡。相見甚驩。遂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請先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附鳳。冀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鄙。召馮異詣。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乙未。王即皇帝位。于鄴。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武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于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常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下。彭在城下。為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臣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于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名。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張溥曰。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鄒南即位。赤眉翦除。十二年間。羣盜盡。

王莽立五
均司市錢
府官
馮常以六
筦諫莽免
其官

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尋邑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殪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邛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益平河北更始起帝罷兵耿弇請母應命于是苗曾章順祭充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滎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即刑誅惟其處勢全也然赤眉一亂天人參會予尤得而縱論之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矣清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軾朱鮪日耽耽焉破虜之命以敵委帝實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掃除之難得志于天下也夫更始于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楚心出于牧羊之中之為楚王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為名是故殺更始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即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輿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勤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望寃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戮鯨鯢而來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悅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為王者驅除爾西都既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次第終哉此雖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焉謂遠過于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升降儒者文詁馬援蓋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畧于隗囂竄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買白如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賸貨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關於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建也遂于長安即洛陽邯鄲臨邑臨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平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

莽時盜賊
始起五均
六苑

民若王匡
廉丹甚于
赤眉

樊崇等降
更始而復
七歸

蘇茂李松
拜于赤眉

方望弟陽
說樊崇立
漢宗室

樊崇稱符
立劉盆子
為帝

五
二

四三

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絲役煩劇而枯旱蝗虫相因獄訟不決吏用凡苛之威旁緣莽林侵刻小民官署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于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更不能禽而復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于莒眾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錄揚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沂徐間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賊初樊崇等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未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萬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猶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錄揚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崇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據之 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兵大敗赤眉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于蔣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印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匡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

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成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拔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魯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武祿故武侯明之子恭茂益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于洛陽復

封式侯為侍中存長安茂子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

中于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

為帝

諸將

曹竟獨不降亦眉

赤眉欲殺更始劉恭以始救之救封為侯

馮欽殺宗敵反擊鄧禹

帝料黃防必執馮楷

皆構臣拜益子時年十五被髮徒洗滌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帝茂謂曰善藏符益子即器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益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御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印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擊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相與從更始于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汧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于益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拒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劉益子居長樂公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諸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柱節以勞來之父老童雅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尚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蓄五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至衙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三輔若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印等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于霸陵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違違無所依歸且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楷軍宗敵守衙邑二人爭權相攻楷遂殺敵因反擊禹禹遣使以問帝問使人敵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楷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楷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楷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臘月赤眉殺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稚聞之勒兵入殺革百餘人乃定劉益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寧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恭立恭弟為帝德誠

赤眉賊遂
活屠呂后
鄧禹屢敗
于赤眉

延岑大破
逢安

漢中王嘉
大破赤眉
賊殺康遠

因來歙語
降

帝令馮異
代鄧禹討
赤眉賊
勿若願降

徵鄧禹還

帝令侯進
馭金等分

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夜而無益願推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有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

巴二

恨不復信向此皆力非其所致怒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殺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唏崇等及會者
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呼
號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長
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眾號百萬自南山轉
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見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
奉守焉九月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隴翼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兵之于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
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屠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
于郁夷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微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
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虜漢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于谷口大破
之嘉自殺漢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內歙詣禹降鄧禹自馮愾後威
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
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託將軍今表
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赦其小民令就農桑毀其營壘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御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教毋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
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陣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
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不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筆晉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
進兵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
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猛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救諸將曰賊若

屯邊赤眉
賊還路

鄧禹引
不從馮異
之言遂為
赤眉敗

馮異大破
赤眉于崤
底

劉盆子等
乞降帝侍
以不死
劉盆子為
始報仇殺
謝祿帝赦
不誅

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以赤眉逼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
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越于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徹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
自河北度至湖豐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
也上今使諸將屯池要其東而異及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
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擇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
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十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叛與麾下以數人歸營收其
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步異
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志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
追擊大破之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書勞異曰始雖並起回谿眾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
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眾東向宜陽甲辰帝親率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者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
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降尉官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
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令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
臣等由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
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賊中歸命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
後樊崇逢安反誅楊愔徐宣卒于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漿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
為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張溥曰更始將軍劉玄殺于赤眉猶楚懷王孫心殺于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為人牧羊一立為王即自尊高石
沛公而忌項羽寵任宋義以強見殺更始則懦弱無能清水即位羞媿流汗其末已見王莽既死燕居長樂委政
趙萌飲酒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子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窮困為寇無志于內地
攻城及伯升舉義眾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帥陣之乃立更始劉玄

聚智慮淺貪更始易制推以為名鬪爭劫畧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位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將內
 亂更始出奔赤眉更始劉盆子稱帝光武使馮異破于堵底遂平之論者以項羽殺楚心幾有天下赤眉殺更始
 窮威立政勢何懸殊夫項氏世為楚將楚心又項梁所立羽不相下必至于殺且羽才勇過漢高心之存亡不
 足關其輕重是故羽之失天下在于不殺漢高不在殺楚心赤眉賊也眾雖盛未能當一諸侯其稱號惟三
 若從事卒更始人初降更始繼立盆子向背異又蓋孫之勢可以自帝而赤眉之勢必為人彼自帝者貴獨斷
 役于人者賈擇主新王漢興共主在劉諸劉驅馳擇而事之非光武莫託也赤眉始矣之于更始背而殺之欲
 藉盆子以應符命擇主弭下矣更始在其空名猶有敵光武更始死則并其名而亡之大盜紛紛未聞有無主
 而存者也鄧禹數戰不利馮異棄軍敗走後雖戰勝不免回紿垂翅之歎然光武用兵其大敵莫若王莽王即
 昆陽成功即戰底定即有勅鏡可新鑒而死况盆子哉更始剖席盆子誓符一羞為帝一畏為帝帝之名誠足
 以殺身也安定公嬰為莽所廢方望更始必敗與弓林等謀立嬰為更始斬死嬰何無人君之福哉設嬰立
 光武又多一敵非天心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兵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

帝待彭寵不及吳漢王梁

二年。即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太守耿况約寵俱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數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質錢。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廩贖其妻子。寵以為

朱浮謀構彭寵寵妻勸寵無受帝徵

耿况斬寵使

彭寵擊破鄧隆軍朱浮也遠不能救

朱浮降於彭寵

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命。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案奏寵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久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况。况不受。斬其使。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殺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略道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伏湛諫帝
親征彭寵

祭遵禽張

豐

張豐臨斬

方數肘石

之詐

耿况遣子

舒襲破匈

奴兵寵乃

退走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兒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微。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弇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解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練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問門不閉。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尺驚怖。其高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俟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母乃異於是乎。

張博曰。龐萌初事更始。既歸光武。帝信愛之。稱其可以託孤寄命。後與蓋延共擊董憲。憲背帝而為亂。彭寵從帝討王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朱浮疑有變。帝大笑不應。寵遂反。光武善聽任。於二者獨誠。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然龐萌與蓋延無郅。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疑延。已忍於反戈。逆繇已作。延固無罪。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譖搆之。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以一漁陽離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間執縛斷頭橫尸。夫王即死於季立。劉

承死於慶吾。劉紆死於高扈。李憲死於帛意。大盜喪亡。追迫窘急。制其死命者。多出於奔走。廝養若何。知義要以為利。醜醜尊親。如刳牛豕。安在其平日臣妾為也。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劍城。自號燕王。所志窮滿。禍生夢寐。子密為殃。其帶大州。構南面。未嘗喪師。折將。墮城潰圍。而家人臧獲。忽取諸軒睡之中。囊首入法。漁陽已定。師武如林。不煩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羸袒。張敬兒之妻夢體熱。婦人妖夢。官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同死。尤足戒也。龐參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浮望天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意。爵及叛夫。豈帝獨不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雖墮。賞罰幾混。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初更始以王閎為琅琊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韓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引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關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騎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武反。殺淮陽太守潘濞。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妹孫。隨隆詣闕上書。獻鱖魚。隆湛之子也。冬十一月。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

蓋延定沛
張步獻鱖

通鑑紀事本末

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

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關使

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

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

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

齊地。據郡十二焉。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等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漢迎

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奮創而起。推

牛餐士。慰勉之。士氣自信。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

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秋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鄭。延追

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却

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

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

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

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

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

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閉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

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

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上詔耿弇討張步。三月。將軍

霸閉營堅壁周建以道死蘇茂奔下邳

子紆為梁王

吳漢創而起遂擊破蘇茂周建

慶吾斬劉永首降於蓋延蘇茂周建立水

龐萌反蒙
蓋延自號
東平
劉平以死
街孫萌

帝大破龐
萌等解桃
城之圍

伏強將其
象降
高危斬劉
紆以降

取奔車費
邑千四十
餘營遂定
濟南

取奔不攻
西安先攻
臨菑遂拔
其城張蓋

龐萌為人避順帝信愛之帝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謬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時帝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眾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眾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蓋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敵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邳八月己酉帝幸邳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邳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危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冬十月張步聞敗奔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奔進兵先脇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宜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先懼費敢志眾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蓋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救諸郡皆奉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苗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

七師制

耿弇上書
言旬日之
間可獲張
步

耿弇截夫
尤勝於吳
漢果創

年三破張
步

人八耿弇
如河之勝
比韓信應
下之功

張步斬蘇
茂詣耿弇
降帝封為
安邱侯

吳漢等斬
董 龐萌
惠

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蓋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堦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來與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壑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十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復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援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張溥曰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王黎上盧芳王安定張步起琅邪董憲有東

方望說院
異立高廟
子邑東
公孫述假
稱輔漢將
軍殺宗成
等止
方望院
黨就史始

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羣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信之屬所在為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既削羣盜平西都劉永宗室重威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豈與劉盆子等哉乃考之鑑自建武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四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秋七月慶吾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五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彊帝遣耿弇討張步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武佼彊救龐萌帝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胸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聞永死紆繼抗衡比肩耿弇祝阿之功不異韓信歷下之戰蓋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詐稱子與盧芳謬言文伯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飲讎後庭盆子從邀救兒其人劉氏而不能為亂若永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周建等為之將帥佼彊董憲張步等為之服屬分親於王虛才過於二劉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一出父子斬首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真人命受於斯為烈樊崇擁衆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奉劉紆彼亦名為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戍大尹李育崔兄子買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冀遣使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異立高廟於邑東己已祀高祖太宗世宗冀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東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掃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遣精兵

三傳
公孫述擊

破李寶張
忠自立為
蜀王

隗囂告其
叔父謀叛
於史始而

李熊說公
孫述稱天
子

梁統等推
寶融行河
西事

西擊成等殺之并其眾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隗囂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汝南田戎攻陷夷陵。眾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萬任青據郡降述。六月。隗囂走歸天水。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領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為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為祭酒。茂陵申屠剛杜陵為治書。馬援為安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河陽。王捷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初平陵寶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康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會。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會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馮愷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地。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卿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閉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

公孫述封
延奉為王
甯王

馬援言公
孫述妄自
尊大請隗

方
萬專書東

援言帝恢

廓大度同

符高祖

馮異擊破

李育程烏

呂鮪

隗囂佐馮

異擊公孫

述兵破之

帝報以手

書

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欵使於器。器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器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月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謝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情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

下收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屯陳倉。就呂鮪將狗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眾。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人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駕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成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使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大司空扶安王印。授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十年春正月。帝使來欵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聞達多大節畧。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殺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前告諸蠻夷。

降者奏封其君長。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尊卑之威，臣無百年之後。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日上升，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柄，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特之，時民復知漢手，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大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庫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鎧伏質，烹醢分裂，又况公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闖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在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餽，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督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留於子孫，天祚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實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初，實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冀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後屈，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行之士，谷子雲、復賀良等皆言。」

彪為實融
畫策使專
意事漢

寶融遣使
詣洛陽帝
報以書

鄭興諫魏
將欲稱
王廣置職
位

魏開封
劉永破
漢方遣子
桓又侍
鄭興未歸
其父母馬
援將家屬
歸雒陽
王元說魏
軍據隘自
守其然其
計申者則
苦諫而不
納

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
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者眾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
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眾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遣融書以招之
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
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
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黨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重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十二月隗囂矜已飾智每自
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
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連禍患無乃不
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
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
囂上書盛言三輔卑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
囂與馬援來款相善數使款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里帝復遣來款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款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錫羌侯鄭興
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從與舍蓋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
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
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
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
之說棄千乘之基焉盛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
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要之
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器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
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重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

荆邯說述
令田戎據
江陵延岑
定三輔述
然其計以
弟言中止

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寬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隗囂。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書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卻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寬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省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搆貳。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鳥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興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虐。而先王愛子。亦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阻。述性嚴酷。上下相惡。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

來欽府書
隗囂

王道謙書
殺欽

馮異破行
巡祭邊破
王元

實融連弟
上書囂

實融或言
勿改實
不納

郎將來欽奉璽書賜囂諭旨復多設疑故事久尤祿不決欽遂發憤責實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
 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欽欽徐杖節就
 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天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
 宋殺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欽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
 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為東歸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
 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諸將之下隴也帝詔取
 奔軍漆馮異軍柁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
 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怩
 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
 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
 取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費覽匈奴與鞭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實融復遣其弟友
 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十石臣復假厯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誥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其
 舊之主事為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
 用心謹遣弟友詣關口稱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
 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過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
 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捐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
 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
 夫負虛交而易強御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起兵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
 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
 甚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
 與諸郡太守將兵入金城擊囂囂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

馬援陳滅
翼之術

援遺楊廣
書今勸翼
勿反廣不
答

翼稱臣於
公孫述

信效者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眾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
 隗翼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翼欲貳於漢。數以書責之。翼得書增怒。及翼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
 與隗翼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諫以非義。而翼自披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
 翼之策。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十往來遊說。翼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翼
 支黨。援又為書與翼。將楊廣。使曉勸於翼。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叛。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
 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詭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
 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春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
 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問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
 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慘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而己。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
 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陸陸欲往附之。將為顏難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
 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
 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
 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
 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膝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
 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欲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
 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翼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翼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
 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如
 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翼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獻。至汧。賜翼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
 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悔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
 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翼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述古實為
胡甯王

來歙襲拒
略陽

帝欲親征
翼問之馬
援乃決

帝乘隗
罷撤進兵
於是略陽
圍解而翼
奔西城
封實融等
為侯
帝以為頭
川盜起悔
不用郭憲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翼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勢秋隗翼將步騎二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翼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翼先戒實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翼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翼守將金梁翼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翼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翼失所持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翼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翼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元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翼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翼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翼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實融率五郡太守公羊廣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翼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翼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進幸上邽詔告隗翼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黔布者亦自任也翼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鼓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融實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十一月楊廣死隗翼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上登城呼曰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勅吳漢曰諸部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會并力攻翼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文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

兵漢遠帝
教不能罷
諸部兵反
為翼將王
元等所敗
漢温序死
節與玉獲
為隗翼死

隗翼憤死
玉元周宗
立其少子
純為王
帝從來歎
言行殿于
新

祭遵馮異
皆薨于軍

周宗等將
隗純降

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翼歸。翼、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還，翼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還，吳漢退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翼。校尉太原温序為翼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九年春正月，穎陽侯祭遵薨于君。詔馮異并將其營。隗翼病且飢，餐糗糲，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翼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異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樓閣樓，立檣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夏六月，帝使來歙、恚監護諸將都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且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則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詔于泝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于天水。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于軍。初，隗翼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泝，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遣軍師皇甫文出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乃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胆，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拔將等奔蜀。徙諸隗于京師以東。後隗純于賓客亡，蜀武感捕得，送之。

魯奇攻洋
橋本彭繼
進而田戎
乃走所過
皆下

臧官大破
延岑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善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戰。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受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進。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執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曉。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夏。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力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沔水。臧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眾降。帝與公

通鑑卷之八十三 漢紀六十三

公孫述又
使刺客刺
殺岑彭

吳漢進攻
廣都

馮駿拔江
州

吳漢與劉
尚合軍始
得斬謝豐
袁吉

吳漢八戰
八克
臧官斬公
孫恢
臧官斬公
孫恢

三三三

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遂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却殺王任責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責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沂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擊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於是引還廣都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其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官拔絲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因急謂廷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龍驤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

吳漢為之
岑彭能
張堪言乃
不進師遂
大敗述
延岑以城
降吳漢族
之
帝責吳漢
劉尚焚掠
李業譙玄
王皓王嘉
費貽任永
馮信皆死
不肯仕述

欲過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戍寬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虎噬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百匹業子瑩逃解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虛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譙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瘡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任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上詔實融以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張博曰隗囂與公孫述之起兵俱在更始之元年然囂立廟宇祀漢祖宗血銀盟眾數王莽罪惡名為應漢述故莽時能更擊殺宗成破更始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志在自立不為漢使囂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後長安亂囂逃歸天水延岑名士始稱西州上將軍鄧禹承制委以涼州朔方述初稱蜀王既稱成帝邀取漢中盡有益州地延岑田戎皆歸之原兩人志趣述竊帝自大驚奔走劉氏其塗殊矣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

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之為翼策者毋變前謀率兵致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竇融顧感於王元反覆抗拒身死地喪其非計也且劉方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祖其人孰勝更始政亂赤眉縱橫建武統一天下有八其時其地孰勝翼帖攝聖公忍殺叔父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述迷惑圖瑞力爭神器結翼拒漢又不敢用荆邯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岑彭死於刺客漢失兩大將要述之智能畢於此矣翼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為黥布述恃其險阻之勢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為田橫竇融觀變河西投誠真主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多福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二十八年初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有名江淮間後遊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神子曾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

馬援慮王
磐其言皆
發

楚王英之
黃味白奴
贖罪

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練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練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倚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

厚延不信
英有逆謀

楚王英自

殺

樊倫止其

弟為子求

楚王英女

陸續梁宏

駟數備考

無異辭

寒明明狀

建誠信節

經劉建為

顏忠王平

所誣

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王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言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倫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倫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倫已卒上追念倫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績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績績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陸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明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從提下挫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

帝因朗言
理冤繫者
千餘人
袁安理楚
王英獄事
得者四
百餘家
鮑昱請寬
楚事以致
和氣

族陛下大恩。截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傍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者。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一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張博曰。光武十一子。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郭后出。楚王英。許美人出。明帝與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瑯琊孝王京。則陰后出也。光武擊王郎時。至真定。納郭后有寵。生太子彊。久之。后寵衰。見廢。彊亦辭位。明帝立為太子。天下方疑。朝廷德薄。少長未安。彊獨恭敬奉帝。至死不衰。東平王蒼。在帝左右。輔國以禮。明帝之有兄弟。得天為厚。乃永平十年。廣陵王荆自殺。國除。十四年。楚王英之變。復告。光武初崩。廣陵即造飛書害彊。後更呼相工謀起兵。使巫祭祀祝詛。罪固當死。英之所告。惟金龜玉鶴符瑞文字。帝何恨之深也。且樊儵等奏誅荆。帝怒不從。獨楚王之獄。累年窮治。禍延天下名士。燕廣告變。竟得封侯。英身死。而其獄不除。推英罪者。云帝初聞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宋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又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英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冥福。後遂交通方士。造作國讖。乃坐天逆。夫帝為太子。英獨歸附。帝好沙門。英送繡帛。英誠善事帝。不能得福。反重得禍。此必有深傷帝心者。英雖自殺。其罪未明。帝心益疑。必將法其所連。英所連益眾。則帝惡英益深。悲哉楚獄之繁。由英速死也。蓋陰陽祈請。其言易涉於不道。而骨肉瑕釁。其人不可以外求。苟執幽明未證之辭。治以君親無將之獄。人盡可誅。誰與為直。此寒朗所以訟冤。袁安願為代坐也。嗚呼。帝之於兄弟也。賢者則愛之。東海會葬。東平留鎮。美瑯琊之詩賦。重沛王之經書是也。有過則原之。濟南通賓客。阜陵招姦猾。中山殺韓姬。而薄從還。

削是也。惟廣陵不能怒於楚王，則又忍焉。即後加恩許后，占護妻子，已英死莫贖，和氣重傷，篤念天顯者，慎無以鬼神為獄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馬后抑外家

馬后撫育
皇太子烜
過於所生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瀟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謹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第五倫論
馬后等不
宜交結冠
蓋之士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雖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贖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雍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成經義。惶恐不敢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有中御者。至門不出及履。此遠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負侯。勇猛誠信。此

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衣。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解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繫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吾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謀。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答曰。吾反復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太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奉養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兗衛尉虜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或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侶於永平。時置織室。繫於濯龍門。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處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帝封尊等
為封太后
不樂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矣邠遂封衛尉處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順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張溥曰東漢后妃之德啟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馬后和熹鄧后順烈梁后皆母儀之善者也然陽崩安立和熹勤政雖焦心卹患而臨朝有饑順烈義守不專求愆月譴冲質之際委任太尉李固等用忠良崇節儉而兄冀放恣不成其美是故稱內教者惟馬后有全德矣馬援騰聲三輔定節本朝後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譖之家益失勢數為權貴所侵侮從子嚴不勝憂憤白蘭夫人進女掖庭后以援小女選入太子宮夫伏波功高晚遭嫉妬其子弟憤家之不造納女青宮以圖雪恥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怨讐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所時有也后獨遠循善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隆敬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帝命后養之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天至專以馬氏為外家其母子慈愛所僅有也夫呂后之惡戚姬趙后之惡許美人曹官也皆繇婦人陰戾已無子則疾人之有子愛已子則必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葦篋絕嗣若觀明德則意念平矣明帝有言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爾明德之心即帝心也章德竇后寵專後宮亦無子梁貴人生和帝養為己子而忌梁氏作飛書陷誅竦貴人姊妹以憂卒後和帝立梁嬖陳狀貴人改殯承先宮竇后有他人子與明德同而用心則異此關雎呂霍之所以分也馬援四子客卿夫歿廖防光在朝廷后務裁制共成謙讓肅宗固請封侯后以為懷恨萬年及后崩馬氏微縱矣廖性寬年老不教子孫防光奢侈踰僭詔許思愆既而子弟怨譏或遭誣自殺以明德之恭儉抑損兄弟同心即世未幾家門禍生竇梁已下又何足言甚哉貴戚之難居保身之足樂也樊宏陰識先見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三年二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第五倫請
救實憲無
交通士大
夫

帝切責實
憲令選沁
水公主園
田

實憲奏漏
泄密事陷
鄭宏
鄭宏病篤
猶請誅實
憲

崔瑗成實
憲請誅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實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請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浼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官掖聲勢自王王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魯三人更相糾察故諸馬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實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後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實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知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實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兩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實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璜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

憲陽宗師
彪以恣所
施為

憲新對行
子首以宗
公家

憲刺殺都
御史楊韓

稜何敬推
舉得會

郵壽彈責
實憲憲陷
以死罪何
敬疏諫乃
減徒旋然
自裁

實憲驕縱
尤甚
素安幼實
景不報
實環獨好
經書節約

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實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于首祭勲家。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陽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實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賴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敬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敬備數服，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惡，莫以為咎。敬請獨奏棄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敬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實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事見兩句實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郵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屬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敬上疏曰：壽機密近臣，臣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敬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憐之子也。夏六月，實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嬰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事見兩句秋九月，庚申，以實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實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縱騎，擅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騎馬都尉瑗，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

六十一

自修

何敞請抑

寶氏憲出

為濟南太

傅

濟南王康

驕獨故重

何敞

袁安任隗

樂恢刺舉

寶氏之黨

無所避

樂恢疏片

寶氏迫之

飲樂死

天子及大

臣恃賴袁

安

韓拔斤稱

憲萬歲之

議

王龍上牛

酒於憲拔

舉奏論為

城旦

徐向以寶

氏自周樂

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東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危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縱今者議論誦誠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敢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環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寶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悟焉

二年六月詔封寶憲為冠軍侯為鄧侯環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寶憲遣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事見兩句寶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寶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慕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制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趙督恢飲樂死於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冬十月詔寶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漸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奏論為城旦寶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為單于袁安上封事爭之後上竟從

憲策事見兩句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寶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寶氏客太尉掾徐斲深惡之寶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寶氏寶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寶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莫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夏四月丙辰寶憲還至京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

帝不為動

丁為疏請
還實憲

郭舉得幸
太后

帝與郭
象定議誅
實憲

帝令清河
王慶取外
戚傳索政

實氏敗後
獨張請誅
保全實球

軍雖欲殺身自節，不敢懈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教，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恃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烙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思不忍誨，義不心割。若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軍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實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謀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壽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提。所與居者，聞官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有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壽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環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實景，及實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表，臣伏見夏陽侯環，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形，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環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環獨得全。實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競，競因逮考實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初，實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邵諫曰：實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命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邊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張溥曰：實融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弟也。王莽末，融棄更始，據河西，開光武即位，上書內助，勾討隗囂。天下平定，入朝就巨位，執禮卑恭，顯宗朝最寵貴。及實林實穆實宣實勳，各以罪死，聲勢衰矣。竊疑融忠順過尉佗，未享茅土之封，而子孫填獄戶。漢於功臣，不已薄乎？融之歸光武也，自託先后末屬，蒙恩外戚，帝報詔亦稱景帝定王。長君魏其，結其誠心，後曾孫女竟為章帝后，至實章女為順帝貴人，實斌女為桓帝后，若是乎？實氏在漢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一

世備椒房意者亦融勤國奉公之報也。實后祖穆死平陵獄，父勲死洛陽獄，家既廢壞，得入長樂當繇。此陽公主之力。肅宗重后才色，寵幸殊特，使后念門庭患難，持已寬和，仁恩接下，明德遺則，固可法也。乃宋梁貴人姊，妹俱死。太子慶廢為清河王，悉出后謀其險，賊着天性，何怪憲等恣睢不道哉。和帝即位，憲尊崇鄧彪，凡所施為，外令彪奏，內白太后，言無不從。猶王莽之尊孔光，以自便也。既殺北鄉侯暢，求擊匈奴，以贖死，史言其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衛青霍去病未獲比肩，而天下惡之者，蓋罪浮於功，勞不補惡也。郵壽樂快，直言蒙禍，朝臣震懼，咸奉實氏，帝積不能平，始謀誅鋤，然當時正色立朝者，尚有袁安、韓棱、大臣帝不與共事，而私屬之鉤盾令，抑任非其人矣。且鄭眾謀殺竇憲，單超等謀殺梁冀，其事立濟，實武謀殺曹節、王甫，何進謀殺張讓、趙忠，不惟不濟，而皆及於難。外戚之尊，且親宦官百不若也。以宦官圖外戚，則成以外戚圖宦官，則敗。貴臣之易除，不如左右之難拔。夫豈一朝一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帝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護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原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其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

莎車王延不肯附王莽
延卒于康
立實融承制立為大都尉
康卒弟賢立
西域屬漢
漢復置都護
光武不許
裴遵奪賢印綬

賢欲并西
城車師等
十八國俱
遣子入侍
鄯善王安
請都護帝
不許乃從
附匈奴

于真人立
休莫霸戰
死復立廣
德賢與之
和親

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此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判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實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板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風惟帳美服玩設酒地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于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竇將軍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班超攻殺
虜使鄯善
王廣願屬
漢

超新于寘
巫覡其國
相而廣德
懼服

起使田慮
執疏勤王
兜題而立
忘為王

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處子。當今之計，獨以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鄯善，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寘固，固大喜。其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得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今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答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十七年，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侍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逆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乘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

耿東光攻
降車師後
王而前王
亦服

超請平西
域

徐幹積奮
身佐超
超幹擊破
焉辰

李邑毀超
超遂去妻

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將以詣困。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十一月。馮者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兩句。奴叛服。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破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以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馮者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願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地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

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謬。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奔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

超新疏勒
王忠南道
遂通
超擊降莎
車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超擊服月
氏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來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龜茲姑墨
温宿諸國
皆降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完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超新焉耆
王廣尉犁
王汎等
西域五十
餘國內屬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起運甘英
於西海

曹大家請
做起運

起至洛陽
卒

任尚忍起
言竟失運
和

梁懂定處
藏

罷西域都
護

曹宗請運
康班屯伊
善車師郭
善後降
北匈奴殺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孫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
 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恃遠侮老而起曰暮入地久不見
 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威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
 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
 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
 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
 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屯
 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湯供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
 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瑒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懂為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
 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
 都尉禧博守定乾城小梁懂以為不可固乃說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懂
 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
 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
 屯田其費無已六月丙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懂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元初六年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忠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
 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北道鄯善逼
 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

張璠陳西域三策

聞軍向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弱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速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遠祖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郭善車師皆懷憤怨忍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馬者龜茲徑路南疆郭善子寘心騰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復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郭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鍾顯廷尉基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以屬匈奴郭善不能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賊盜不犯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之成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不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擊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如觀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

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轉輾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憂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然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年春三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迹。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將難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微下獄免。

勇斬車師
後部王軍
就
車師六國
悉平
勇擊破匈奴

張朗受焉
耆王元孟
之降勇以
後期下獄

張溥曰。傳介子之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之誅莎車王呼屠徵陳湯甘延壽之誅匈奴。鄧支單于皆成行絕塞。世莫比烈。惟東漢明章之際。班超警定西域。稱同功焉。介子之刺樓蘭王也。皆之霍光。得請而行。誘使醉酒。壯士斷頭。莎車攻劫南道。奉世矯節發兵。其王自殺。諸國遂平。鄧支殺漢使谷吉等。不奉詔。湯矯制攻破都賴城。單于被創死。凡所成功。謀出須臾。不疑獨斷。傳云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班超亦然。超貧困。備書其志。常慕傳介子張騫。既使西域。誅虜使。而鄧善服。殺巫者。而于寘定。決機旦夕之間。而其後五十餘國。海濱四千里外。悉納質貢。獻信哉。功以斷成。惟忠臣善謀。惟明主善任也。史云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侯封之志。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官設戍。已帥建都護。立屯田於膏腴。列郵置於要害。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望大秦。其觀止矣。錄此而言。博望出使久遠。重耗中夏。大國未盡服。奇物未盡致也。何敢望定遠父子哉。王莽篡位。領功德者。徧海內。劉嘉獻符命。劉閎獻神書。劉成獻書言莽德宗室王侯。忍耻容媚。獨莎車王延不肯附莽。敕諸子世奉漢家。延死。子康立。能成其志。夷狄慕義。足懼亂賊。雖後人以驕橫。先世忠節。未可忘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糜天下之力。單財殫兵。浮河絕漠。僅獲微效。光武即位。狼望之北。廬山之壑。未嘗走一介。煩檄書也。西方諸國。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違其意。再四不許。英雄之所求。明聖之所卻也。豈光武非人情乎。窮四海者好武。慮子孫者守經。班超班勇。其臣不能世得也。西域之功。又烏容嘗試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兩匈奴叛服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比為右賢王。知牙師死。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澗。單于疑之。乃遣兩骨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持兩骨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比恨單于
殺弟知牙
師立子蒲
奴乃密遣
人求內附

比自立為
南單于
咸宜請擊
匈奴帝不
許

南單于擊
破北單于
遣使修舊
約

始置匈奴
使中郎將

南單于遣
子入侍

使假王
都督西河
南單于
南單于助
漢汗成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示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今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侯與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遣中郎將段熲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漸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

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纓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二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絮各萬匹。歲以為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遺謁者分將弛刑修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熲兵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今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汗成。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畧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難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

勿受其使。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賜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目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今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隕，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自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秋八月，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和親，并請音樂。又求幸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彙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絕皇澤，而呼韓邪親忠孝，猶著及漢，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東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何嫌而欲幸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歲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九，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使宜所欲，邊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止浮尤鞬單于。帝遣使齋重書拜授，重賜以衣冠及繒絲。是後

南單于比
死弟莫立
南單于莫
死弟汗立
南單于汗
死單于比
之子適立
南單于擊
却北匈奴
南單于適
之子蘇立
數月後死
適之弟長
立
北匈奴求
合市許之
鄭家請置
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

遂以為帝

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

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醯儻尸逐侯鞮單于

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

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胡尸邪逐侯鞮單于

七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八年三月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

侯等知漢與北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北

宜速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北

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絕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

離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

使既到便僥倖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聲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

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難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谷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往眾因上

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

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

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

十五年夏四月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

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

可得而制孝武既得西河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

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嚮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

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行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

百五十一

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國副。皆為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奔之子。秉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呂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

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廬城。耿秉彭秦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沐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達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熟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輜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已。竊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

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殺破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兩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十一月。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草。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子女。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爰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疏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

廉范拒敗
北匈奴

竇固奉復
西域都護
戊己校尉

耿恭擊退
北匈奴

耿恭為北
匈奴所圍
鮑昱請救
之

耿恭為北
匈奴所圍
鮑昱請救
之

耿恭為北
匈奴所圍
鮑昱請救
之

耿恭為北
匈奴所圍
鮑昱請救
之

耿恭為北
匈奴所圍
鮑昱請救
之

楊終請罷
伐匈奴屯
西域

段彭等
破車師
范羌連出
耿恭

南單于等
擊破北匈
奴

北匈奴大
人等舉眾
來降
北虜衰耗
遠引而去

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之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
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
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
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
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何亦同終議牟融鮑
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草
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曾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
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令伊吾
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
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大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呼曰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
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即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
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
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冬十一月北匈奴皋林温禺犢王將眾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詔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望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
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丘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二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詳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南單于長
死單于汗
之子宜立
孟嘗請還
南虜所掠
北虜生口
詔從之

南單于宜
死單于長
之弟屯屠
何立
南單于請
伐北虜

耿秉請代
北虜來意
言不可

實惠自求
擊匈奴以
除罪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宜立為伊屠於閼鞮單于。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鬲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請漢欺之。謀欲犯塞。請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閼鞮行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宜宜違信。自受其曲。其赦度遠。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爵如常科。

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三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三月。南單于宜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征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臣等身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枕安拱。漸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并出。期十一月。同會虜地。臣臣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遠將軍鄧弘。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過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探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來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欲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拓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實憲遣客刺殺齊陽王子都侯暢。太后怒。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事見實。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

素安任隗
與書恭韓
校朱輝樂
快諫後句
奴書太后
不說

何徽諫起
即第

書為道關
警等大破
北單于於
稽落山
吳泥梁諷
就北單于
奉貢入侍

南單于求
滅北庭取
神同之北
單于親刺
僅免

熱陽雅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和帝永元元年春。書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曾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在諒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歲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即京兆樂坂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却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媼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謂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暴漢朝無可慚之恥而歲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復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議今眾軍在道朝廷焦眉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夏六月書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柘楊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單于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其眾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泥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泥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同還到私渠海關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二年夏五月書憲遣副校尉閻盤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秋七月北單于以漢還其侍

漢書卷九十九

竇憲遣耿
護等破走
北單于弟
於除鞬為
單于妻安
任漢言不
可奪

竇憲既許
於除鞬時
還北遣任
高王輔進
斬之
單于屯屠
何死單于
宣弟安國
立
單于通子
師子與安
國不和

第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詡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即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發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時南部當眾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果色侯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設如立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使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較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解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許至詎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五年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眾十一月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舉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兵將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

仁宗末徽
請伐安國
安國等遁
走被誅師
子立為南
單于

降胡等脅
立前單于
屯屠何子
達侯為單

斷單于音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
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做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復難測知然
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
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悉行賞賜亦足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兵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
將盧落入曼栢城安國追至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
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將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夏五
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椽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
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民燒燔虛亭郵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
九月癸丑以光祿卿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遠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近
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
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
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温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秋七月度遠將軍龐參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眾及諸降
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鞮單于

十六年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
賜而已

安帝永初三年六月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者可擊也單于信其
言遂反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

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舉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車雄擊南匈奴。真

韃日逐王破之。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懂耿舉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懂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

澤。二月。南匈奴寇常山。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懂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願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

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韃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栢。真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尸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室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

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招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鋒接失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家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九月。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假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

南匈奴句龍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張耽戰捷車紐乙降

立南匈奴
兜樓儲為
帶于
馬寔遣人
刺殺句龍
吾斯
南單于兜
樓儲死車
兜立

張曼擊破
莫疑伯德
將其眾降

陳龜請帝
更選幽并
刺史

使匈奴中即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之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莫離臺等復反寇掠并部

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爾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即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建康元年夏四月使匈奴中即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桓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兜立

元帝元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莫離臺者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定安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離臺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寘

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推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沒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城墉堦民數更寇虜家室殘破雖含生氣寔同枯朽往戡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循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贖寶以為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等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合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奸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今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攻效卓然寔因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即將校尉簡練文武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更知奉公之祐惡者覺警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

張奐畫降
諸胡
與拘車兒
請別立單
于詔不許

班彪請復
校尉舊制

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草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適到職州郡重足震栗自息經用誠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阮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譖誘烏桓陰與和通誘使斬匈奴屠各渠帥龔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張溥曰匈奴之分為南北也由單于與殺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怨而自立也北匈奴之滅也由南單于屯屠何諸漢伐之也北匈奴之滅而復存也由竇憲之立於除鞬也南匈奴之互相爭也由漢之助師子而誅安國也夫北單于暴則南單于興南單于興則北單于衰為中國者右南則北滅立北則南叛作史者青實憲於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更立北虜並恩兩護棄茂天公坐樹大綬彼固見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厥類繁昌魏武雖分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劉淵亂晉愍懷沈沒上墟帝宅心竊痛之誠使竇憲既勒燕然之後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專為一部則荒服無爭邊庭息戍不亦休乎然竇憲請伐北匈奴時公卿固爭朝堂表安任隗言之尤力竇太后獨違眾議假憲以權竟立大功計其效驗儒臣之守經豈若貴戚之遠略哉北匈奴自憲滅之即自憲立之意且謂戎狄一氣種難誅盡威惠並行存立無害也不知王者之有事於夷狄也中國之勝負專視夷狄之勝衰當其威明王圖之不足而高祖因於白登當其衰庸主制之有餘而成帝受朝正月東漢章和之際北虜之衰耗極矣南部攻前丁零寇後鮮卑擊左西域侵右漢兵一出大勢立崩即微憲行事亦必濟而因便緣隙刻石勒功不幾驕語衛霍於宣元乎滅北之利僅一時復立之憂在百世范氏罪憲良有由矣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則不爭與單于私子殺弟則國亂孝弟禮讓之不可缺也於夷狄猶統統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諸羌叛服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自王莽來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眾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蹙

來欽率蓋
延等擊破
先零先

馬援擊破
先零先
朝臣議棄
破羌以西
援諫止之

援擊破冬
狼請先
漢五浪岸
冠龍而諸
羌皆叛張
鴻軍戰沒

馬武等擊
破燒當先

逆吾布橋
等魁龍西
漢陽
馬防擊破
布橋
勃姐燒何
等十三種
詔敗恭降
逆吾流吾
反李音生

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

十年冬十月先零先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欽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月夏先零寇臨洮。來欽薦馬援為隴西太守。擊先零大破之。冬十月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鈞。拒浩。擊臨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洗降羌置大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先有隴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二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十二年參狼先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

中元二年初燒當先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威。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明帝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擊燒當先大破之。餘皆降散。孝章帝建初二年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湏種羌人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勃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於是燒當先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秋八月遣重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并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眾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空曲谷不下。

三年春正月馬防擊破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勃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恭嘗以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得號吾張
行放遣之
迷吾退散
傳育遺擊
迷吾被殺

迷吾來降
張紆斬其
頭祭傳育
迷唐復叛

鄧訓擁衛
小月氏胡
諸羌感悅
號吾來降
迷唐離散

訓今任尚
擊破迷唐

鄧訓卒羌
胡皆為立
祠
曩尚以思
懷諸羌迷
唐逐反

元和三年秋八月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及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音和元年春正月護羌校尉傅育欲代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盧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秋七月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譖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眾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傳育塚復放兵斬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實據大小榆谷以叛種眾熾盛張紆不能制

二年冬十月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今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當欲關我費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十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谷居頗嚴谷眾悉離散

和帝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草為船置於葦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率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縷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四年冬十月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

貫友解散
諸羌攻走
迷唐

史充敗於
迷唐

劉尚等擊
破迷唐

王信耿譚
受迷唐降
而罷兵

侯霸擊
迷唐
其子來降
曹鳳請復
西海郡縣
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

家家為訓立詞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之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驛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譚田汜等五人護送至虜落迷唐遂及與諸種共生屠列汜等以血盟詎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十一月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攝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八年十二月護羌校尉賈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閏八月燒當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冠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十年冬十月行征西將尚劉尚越騎將軍趙世坐畏懼徵下獄免謂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謂者耿譚領世營屯白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十二月迷唐等率種人詣關貢獻

十二年秋九月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眾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緝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太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擊破迷唐種人五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偷麻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羌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弱黨穰壞沮亡逃棲窳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三十九

段熲獲諸羌
西戎諸羌
諸羌復叛

鄧騭敗於
鍾羌

梁慄被諸
羌

任尚軍敗
龐參其士

兵卷而不
行羌雖太

后指於徒
中由之

詔鄧騭還
師

漢參其精
天子冠履

董炳

梁慄被走
諸羌

鄧騭議無
涼州廣朔

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成之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安帝永初元年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搔役積以愁怨及騎都尉王弘西迎西域都護段熲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十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

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更發兵邊遠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嶸等愈攬遂同時轉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湊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

矛或買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部縣畏懼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十二月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二年春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種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梁慄還至敦煌逆詔慄留為諸軍援慄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並獻璧還還故地冬鄧騭使任尚

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部兵與湊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漢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復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眷

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特北之恥雪矣書奏會稽準上

疏薦參太后即推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尚中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為大將軍湊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秦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

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慄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十二月

月屠漢塞外參狼羌降

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

南郡都尉

南郡都尉

鄭勤欲等
先零先段
崇止之不
從戰敗宗
庶皆從勤
死

先零轉賊
而緣邊等
上徒即難
以避寇難

唐信破斬
王信
漢零死子
零自立
程信侯霸

四年二月滇零遣兵寇襄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襄中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民還屯長安罷遣
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諸者龐參說鄧騭徒
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隨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
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即中陳國虞翻言於大尉張禹曰若大將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勦勞
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
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
民所以摧風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損之割而棄之民
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
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民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
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
言幾敗國事謂因說羽收羅涼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今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防其
邪計焉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史子弟為郎以安慰之三月先零復
攻襄中鄭勤欲擊之王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刀與勤俱死秋七月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糧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
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五年春正月先零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渡河使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
中山繕作塢侯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威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王
月詔罷西太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割其木稼發徹室家夷營廢破積
聚時連旱蝗饑荒而軀賊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耨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先
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李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上邽城
六年六月侍御史唐善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李貢亡從滇零是賊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眾狼莫為其計
策以李為將軍別居丁奚城

馬醫神效
號多

龐參招叛

多等降

陳省羅橫

刺殺呂叔

都而封侯

龐參招叛

失事抵罪

馬融請宥

之

龐參招叛

尚市馬逐

唐尚從之

遂服杜李

貢

謝增慮以
退光

謝大破羌
武都遂安

二二二

二二

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援擊先零別部先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元初元年三月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 五月先零寇羌雍城 九月先
 零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斷隴道與更
 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冬十月涼州刺史皮揚擊先於秋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眾降參遣詣關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河西通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秋九月尹就擊先零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
 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起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
 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更昌泰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眾偽逃鈞
 令扶風 仲光等收羌未核光等違軍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
 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兵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遠將軍梁懂亦坐事抵罪校書
 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獨參懂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
 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
 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
 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
 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先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
 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
 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軍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
 不滿二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令乃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
 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先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
 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先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俟其走路虜眾大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其眾賊由是散敗詡乃占相地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

任尚殺索
 昌子
 榆鬼刺殺
 杜李育而
 封侯
 封侯刺殺
 雲昌而封
 王
 馬賢擊破
 狼莫西河
 諸羌詣鄧
 遵降隴右
 平
 離何刺殺
 狼莫而封
 侯
 三輔益州
 無冠擊
 忍良等叛
 馬賢擊破
 麻奴
 麻奴既降
 而死

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三年夏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六月申即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

於丁奚城九月築馮翊北界侯塢五百所以備羌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燬其廬

落斬首七百餘級四年春二月任尚遣當關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育封榆鬼為破羌侯六月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微抵罪以益州

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二月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

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五年冬十月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離何刺殺狼莫封離何為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

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讐詔封

鄧遵為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永寧元年春三月沈氏羌寇張掖夏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

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遣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

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九街而首施兩端

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秋七月燒當羌忍

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

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合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

寇武威賢追到驚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延光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眾散遁十一月燒當羌麻奴饑因將種眾詣漢陽太

守耿种降

三年九月燒當羌豪麻奴死弟屏苦立

順帝永建元年二月隴西種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眾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自益州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三

三

馬賢擊破
鍾羗涼州
復安

馬賢擊破
之封

馬賢討斬
那離等
來機劉秉
以虐刻激
羗反

梁商馬融
皇甫規皆
言馬賢必
敗帝不從

賢及二子
戰沒

皇甫規進
滅羗之策
帝不州

六年秋九月護羗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羗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羗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做備續上移屯田還湟中羗意乃安

陽嘉三年秋七月鍾羗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冬十月護羗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四年二月謁者馬賢擊鍾羗大破之

永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羗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五年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羗遂反

攻金城與雜種羗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田且凍羗寇武都燒隴關掠苑

馬初上命馬賢討西羗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書曰今雜種諸羗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請深入破其文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羗胡百里望塵千里

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截假卸隊之號盡力率虜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逸兜子侍

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羗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破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羗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羗遂大合閏月鞏唐羗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三月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羗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

兵為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

荒饑饉流散夫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先兆諸趙
冲降
冲張育
擊破燒當
寇

趙冲戰死
寇亦衰耗

段熲擊破
燒何諸寇

郭閼貪功
致叛反歸
罪于頰

皇甫規擊
破零吾等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部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數巧便。臣已更知。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將敗。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羣唐寇冠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九月。諸寇冠武威。冬十月癸丑。以羣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漢安元年。冬十月。罕羣寇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織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二年夏四月。庚戌。護寇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何種於參織。破之。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寇於河陽。破之。

建康元年春。護寇從事馬玄為諸寇所誘。將寇眾亡出塞。領護寇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寇。到建威。臨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寇伏兵。與戰而沒。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寇由是衰耗。詔封冲子義為義陽亭侯。

冲帝永嘉元年。西寇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寇。離滿狐奴等五千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桓帝延熹二年。十二月。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寇冠隴西金城塞。護寇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首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三年閏正月。西寇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十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冬十一月。勒姐零吾種寇圍允衛段熲擊破之。

四年六月。零吾寇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冬先零沈氏寇。與諸種寇冠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總鄉舊。皆悉叛歸。郭閼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閼代為校尉。胡閼無威略。寇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

通鑑卷之百八十二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東寇降於規
規降秦孫
傷李翁張
東郭關趙
素非
漢昌等詣
規降
群小誣規
路規規上
疏自訟

徐璜左信
求規貨不
得臨之下
獄張鳳等
三百餘人
詣關訟之
規薦張興
為元帥
西州吏民
為段顯訟
究帝復其
位
段顯擊破
西寇

今猶賊就滅泰山畧平復聞群寇並皆反逆臣生長外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教寇豫善其事有悞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軍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寇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寇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五年三月沈氏寇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寇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廡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寇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惠多殺降寇涼州刺史郭閼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十一月滇那寇寇武威張掖酒泉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寇令其文降帝重書誚讓相屬規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蠢醜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寇戎稽首所省之費亦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度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翁張惠旋師南征又上郭閼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又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及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于思復父之恥載贖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寇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寇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信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謀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為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關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副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西州吏民守關為前護寇校尉段顯訟究者其眾會滇那等諸種寇益熾涼州幾亡復以顯為護寇校尉

定西羌
張奐尹端
等擊破先
零三州
清定

張奐
不可盡詳
類力爭之

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閏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

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

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柁掠雲陽當煎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營烏大破之西羌遂定夏四月先零寇

三州清定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十月先零寇三輔張奐近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

靈帝建寧元年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遠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

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眾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

參患術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餘落蓋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

久不進者當慮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自久及春屯結未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執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

狼子野心難以思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校聲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

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執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癘疽伏疾留滯疊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

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

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

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為勞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威頹眾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鑱利刃長矛三重披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請將士

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

十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綠

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義將軍六月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

戰於靈武谷。遂大敗。秋七月，頰至涇陽。餘寇四十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當，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難眾，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訖，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健，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復，攻沒兩縣，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刑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肅，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馳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獲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傲，何以言之。首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遣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五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寇。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頰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同馬田晏，假司馬夏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頰遣十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道。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驚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

哉且夫羗之所以畔者為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及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蓬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明之為雖將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張津曰羗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其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至滇良擊破卑湏滇吾附落轉盛遂雄諸羗病中國厥後段熲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情態志在禽獵自是必克於是追咎營平之遺寇試欺張奐之失策窮武略事之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斯人有焉然歷觀羗豪惟唐飄詐滇零狂大難以義柔言其大常非盡羗不可理者也章帝時迷吾號吾冠隴西界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請生歸張紆放遣之羗即解散既迷吾叛殺傳首紆偽招降斬其頭祭育塚迷吾子迷唐遂據榆谷為寇一紆之身用恩則虜服用計則寇決誰謂戎夷無信貴刑不貴德哉且迷唐之亂以吳社之促種人出塞也滇零之亂以段禧之發羗騎迎西域也郡縣不內徙則寇不深入邊將不侵暴則酋不樂禍任仁放縱兵士而敗皇甫規奏免墨吏而安邊將之治與內地之治寧殊乎是故欲羗無亂其道有二鄧訓撫養教諭沒而羗胡願死恩信之效也光武議棄金城而馬援爭之鄧騭議棄涼州而虞詡爭之城郭屯田之效也舍此以言張奐之好生段熲之盡誅計俱非全矣由奐則養寇其失也為曩尚之護送卑缺由熲則擊敵其失也為鄭勤之死於先零下而槿伐窮刺客起若尹就於呂叔都任尚於零昌杜季貢鄧遵於狼莫皆壯士應募首豪立誅荆卿聶政歎不如也然以王者之師講一劍之任亦無取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
鮮卑寇邊

漢桓帝永壽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其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羗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國書詔熲類於道偽退潛於遷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之熲類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匈奴高桓
降于張奐

檀石槐不
受王封冠

抄其地為
分其地為

三部

夏育田晏
請討鮮卑
等大敗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五月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冬十二月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相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拜惠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茲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西以至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遣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遣中常侍皇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才並乏事方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

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
立為北地
所射殺
塞事與寇
頭爭國眾
遂離散

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曼育才策。未必過類。鮮卑種眾。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癩。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子。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無蟲蛇之虞。殺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昔淮南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刑帝不從。八月。遣曼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鎗重。各將數十騎。再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十二月。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卹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初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種眾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二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塞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塞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張溥曰。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元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烏桓寇北邊。無歲歲不建武二十一年。祭彤擊破之。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大人於仇責滿頭等。率眾入詣闕朝賀。封王侯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塞曼遣賊襲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皆自號鮮卑。其類漸盛。至其至難。

和帝秘養
皇子於氏
間及崩鄧
后乃收之
廢長子勝
定少子隆
帝太后居
清河王慶
子居居清
河即
場帝崩鄧
太后立祜
鄧騭求還
第
周帝謀誅
鄧騭等廢
太后立平
原王勝事
覺自殺

之反覆檀石槐之兇桀為中國患劇矣。史稱檀石槐生有奇異其母吞電妾身。及長部落畏服。盡據匈奴故地。暴虐之興。若有天祥。其然乎。靈帝時。夏育田晏請討鮮卑。祭豈議不可。不從而敗。緣邊被毒。種水日多。身死子亂。患死衰滅。夫審憲伐匈奴。班超定西域。鄧訓綏羌胡。東漢威德著聞塞外。鮮卑名號不尊於單于。土地不大。於漠北。歷歲征討。未獲一創。論者莫不咎建寧以降國無人焉。然東羌未滅。段熲平之。許生稱帝。孫堅斬之。蒼梧桂陽賊攻零陵。楊璇破之。交趾梁龍反。朱雋誅之。板楯蠻寇巴郡。曹謙降之。黃巾賊起。盧植皇甫嵩等討殄之。熊羆成功。咸在當日。豈可謂廟堂虛德。侮鮮寄哉。王甫刑餘。曲庇田晏。妄主用兵。師非其會。將非其人。所以敗也。喪軍議罪。三將檻車。甫獨無與。凡闔用事之臣。又誰以封疆鼓鼙為念乎。比恨蒲奴。則匈奴兩分。塞曼與魁頭爭國。則鮮卑眾散。內離者亂。四夷皆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變侍廢立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於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殤帝延平元年。三月。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字祜。年十三。太后以弟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即耿姬况之曾孫也。祜母捷之左姬也。八月。辛卯。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且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為長安侯。乃下詔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閭。皆為列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詣闕。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

鄧太后崩

三聖李閔

江京共毀

太后子帝

宮人誣告

太后兄弟

謀廢立帝

怒廢徒諸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鄧

立之周章以眾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鄧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

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五年太后弟惲閻皆卒封惲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四月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帝

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河間王子

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江京候伺左右

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惲弘閻先從尚書鄧訪取廢

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惲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

甫德皆為庶人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資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

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五月庚子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遠將軍舞陽

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嬖為度遠將軍徵安樂侯鄧康為太僕

丙申敗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朱寯痛騭無罪過禍乃因桓

輿禰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

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鞠訊遂令騭等

懼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冤魂不散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

靈眾庶多為隱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遣讓州郡還葬騭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帝以耿貴人兄年平侯

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陽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貴並為卿

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常迎帝於邸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閔為雍鄉侯閻京並為中常侍京兼大

長秋與中常侍樊豐等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濫為務是以唐虞後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三

疏諫內侍

皆怨

劉環妻伯

榮得聖寵

爵極寵疏

殺之

程輔直諫

不省

陳忠直諫
不省

未事學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奉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溢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環環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護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環襲護爵為侯以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環無它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諂諂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輔上疏曰昔費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用治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甯無推折此最安危之極哉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己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帝藏單盡民物雕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諂佞之黨割情欲之權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亡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徵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充豫蝗蠖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羗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里停傳多設儲侍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數人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畏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媽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綱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齊止四方眾異不

楊震真諫
不聽

震轉切
震等情

趙騰上疏
下獄楊震

誅救之不
高舒欲奏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震等情

能為害書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冬十月甲戌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

寶自侯震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

故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亦見怨時

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

百姓空虛三邊震擗婦藏匱乏殆非社稷安甯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

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無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

同源天下諠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不聽 十

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三年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塚舍園

池樓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

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其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佞臣未嘗

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而第舍膏弄威福道路諠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

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綱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言既不平之而樊豐

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

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所坐者詐語語為罪與手刀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

以誘窮義輿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之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

考校之得不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怒

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使詣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

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

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生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

通鑑記事本末 卷四十一

殺王男郎 吉等又與 太后議構 太子 帝議廢太子 子來歷桓 馬張結謀 不省 帝廢太子 保為濟陰 王朱應要 秘諷劉璋 薛皓聞止 宏陳光趙 代施延朱 儀等十餘 人力爭詔 詰責之惡 獨守閭連 日不去陳 忠等幼歷 兄弟免官 帝崩于葉 閭后等謀 秘表馳驅 還宮 關后等迎 立北鄉侯 懿為嗣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祀因飲醜而卒弘強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翻行書道路皆為陷涕太僕征羗侯來應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欵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從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言乃與閭后妄造虛無構譖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相馬廷尉健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慈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后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傳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悔前失悔之何及今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被諷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止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九江朱張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奏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為譖誣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輒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高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速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母安武公主不得會見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於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夜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從御卧車所在上食閭起居如故馳驅行四日庚午還宮卒未遣司徒楊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通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閭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豐樊虎賁中即將謝暉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暉廣皆下獄死家屬徒比景賈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於是以閭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

孫程等十
九人斬江
京劉安陳
建李閏
迎濟陰王
即位

馮詩不受
闕顯之誘

郭鎮擊
闕顯

闕顯閣
闕顯閣下
獄死

封孫程等
十九人為
侯李閏獨
不封

拔用來歷
等

崔瑗欲說
闕顯令廢
立顯醉不
得見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闕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闕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陽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為內省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刀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杆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北宮諸門闕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即將闕顯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重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解以卒被召所將眾少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威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刀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闕顯及其弟城門校尉權執金吾晏並下獄諸家屬皆徙比景遠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士戊詔司隸校尉惟闕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邑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綱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程為驍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殺諷劉璋問止弘等先卒皆其子為郎朱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等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楚長秋趙嘉丞良賀樂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闕顯之子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

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盡感先帝廢燕正統扶立顯學少帝即位並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作於無窮若拒達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矣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坐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謂請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十二月楊震門生疾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即賜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議即陳禪以為闕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卻曰昔誓更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絕隔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闕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庭今奉太后率羣臣朝觀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卻即上書陳之

闕太后崩
孫程等爭
功帝怒克
其官還就
國周舉說
朱儀表諫
乃復濟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辛未皇太后闕氏崩八月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序逆王國等皆與程黨又留京都貴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救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且急表之儀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遣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儀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國怨恨志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服遣還國三年冬十二月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張溥曰明帝之馬后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皆無子馬后養貴貴人子為己子慈孝恩備貴氏安全其德尚矣竇后養梁貴人子盡母道然梁竦陷誅兩貴人憂死又先殺宋氏兩貴人廢太子慶國家不危者幸耳鄧后事和帝有賢名不蚤定太子及帝崩始收養皇子於民間又舍長子勝而立少子隆史譏其失閻后則專房妒忌宮人李氏生太子保遂鴆殺李氏而保終見廢較而論之竇后能擇子能殺人者也鄧后不能

擇子不能殺人者也。閻后獨能殺人不能擇子者也。隆生始百餘日，迎即帝位，不一年崩，是為殤帝。人心皆屬勝太后，獨不然，曰：勝痼疾故也。然攷之史傳，封八年而薨，當時之疾非痼也。既不立勝，其立清河慶乎？序不順也。乃立其子祐為安帝，且是年慶即薨矣。鄧后之過在不立平原王勝，不在立清河王子祐。周章所為憤憤也。鄧太后臨朝，永初七年，率大臣命婦謁守廟，綱目書之。若曰：帝年已長，后其可以已矣。杜根成翊世懸書象魏，鄧康託病不朝，皆望太后還政也。然太后既崩，安帝政衰，戮諸鄧，殺楊震，寵乳母宦官，廢太子無道，踵見天下。又爭思太后，蓋傳太后不崩，董賢之寵不極，鄧太后不崩，王聖、江京等之惡不彰，安帝無能，一哀帝也。安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始立關貴人為皇后，為時晚矣。又得一妃，后國儲用傾悲哉。安帝崩，關后與顯等貪擁孩幼，立北鄉侯懿，則章帝庶子，濟北惠王壽子也。甫立而薨，孫程等十九人迎故太子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關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北鄉在位之年，促於殤帝，而宦官定策之功，著於周章，何則？平原可以不立，濟陰不可以終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梁氏之變

漢 帝建初七年，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竦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竦皇后寵盛，與母比，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傾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免，令家求之，因誣言欲厭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况降退乎？令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妊，令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姊妹置兩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又議即楊克歸本郡，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人則共室，出則同輿。

八年，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貴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疏嫌，是歲

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

皇后廢
太子慶為
清河王令
禁倫逼程
宋貴人姊
妹
立肇為太
子
竇氏陷死
梁竦善人
姊妹以憂
死
竇太后崩
舞陰公主

子梁應請
議梁貴人
尊號
樊調妻媳
梁梁梁貴
人免
三公請貶
實太后尊
號帝詔勿
議
追尊梁貴
人封梁案
等
帝欲擇焉
立后胡廣
等諫止
梁商女為
貴人當辭
引御
立梁貴人
為后
封梁為
侯左雄諫
商乃讓還
李固封策
請損梁氏
高爵

從兄禮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璠言狀帝感動良久曰於君意若何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子南陽樊調妻媳上書自訟曰妾父疎言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生死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媳乃知貴人枉呈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實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實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敢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九月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諡曰恭懷追服陞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於西陵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追封諡皇太后父疎為親慈侯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像儼還疎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為乘氏侯雍弟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八自比戚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如所建議欲探壽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舉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殿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持神任符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遣夫岐山形於自然覩天必有異表宜於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平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于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常持被引御從容辭曰天賜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由是賢之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真為鄉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謏諛然而應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謏諛蒙諱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真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真又商讓還真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為為世之缺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民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成為椒房禮所不成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至此宜令步兵校尉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

李固請梁
商整我商
不能用
莫繼非
法呂放以
諫商莫刺
殺之
商遣子莫
不疑與曹
節等為友
張達遂政
楊定等潛
商與曹騰
孟貴圖廢
立帝不信
達等矯詔
縛騰曹帝
怒誅之
帝以梁不
疑為步兵
校尉商上
書辨之
商酒闌歌
聲震周舉
知其將死
商崩莫為
大將軍

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養。就第居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於好士。辟漢陽巨覽。覽上黨陳驥為掾。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文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今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無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或商不能用。

永和九年。以執金吾梁莫為河南尹。莫性嗜酒。逆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又商所親客維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莫。莫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維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莫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達遂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貴。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貴於省中。帝聞震怒。赦宦者李歙。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達等伏罪。二月。帝以商少女虎賁中。即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稷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郕殿。以守其富。公議休不受魚食。以定其位。臣須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為侍中。受奉車都尉。

六年春二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燕於維水酒闌。繼以鼙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哀樂失時。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莫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耗費帑藏。衣衾飯舍。可玉匣寶珠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徒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帝親臨喪。諸子皆從。具諱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秘器。銀樓黃腸玉匣。及莢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莫為大將軍。莫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授大柄。授之后族。梁莫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湯虜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矣。

十一月。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盜前覺。與之更始。

通鑑記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三

李固奏高賜等職微賜等賂其求免固持之愈急英遂徙固為泰山太守遣杜喬等分行州郡乘船勸奏莫不疑京師震聳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八使勸奏為深冀官所通種焉吳惟李固請復行深舉

深冀欲中偏張綱以為廣慶太守綱單車之職立平張舉與復因其丑

順帝崩太子即位

於是賊帥夏密守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視戒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秦南陽太守高賜等。賊賊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盜賊屯還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繆巴張綱郭遵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理。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讒說。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敢。大辟所互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聳。時皇后寵方盛。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兖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過侍御史河南神彞疾之。復行舉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改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舉寇乳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命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舉壘門。而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竟縋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令公等懷憤相賊。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收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忠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刑揚究。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率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入。且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長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共萬餘人。與妻子百馮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遣之在郡一歲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一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丙申。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庚辰。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受賂賣爵。官官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年歲。多所以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具常侍乞

望雨期對 策切直冀 怒以為下 第遂廢子 家 中帝崩李 固即請發 李固請吳 立長不從 乃立繼寵 清河王蘇 太后多從 李固言斤 運黃門臣 官為惡者 劉君世鑄 金蛇獻吳 仲高糾之 莫恨臨高 李固奏白 之 襄術杜喬

無狀者。互取黜遣。披掃凶黨。收人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誅。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及之務。割滅廬地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舉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擊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賅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即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冲帝元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楊徐盜賊方威。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今日崩。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豈秦皇沙上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秘不發。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苜。及渤海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苜父曰。清河王苜。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成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續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苜罷歸國。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以又希望冀旨。遂共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杜在殯。路人掩涕。因獨胡粉飾。猊搔頭弄姿。架旋應仰。從容治步。曹無慘淡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持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天子罪莫大於累父。惡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事合誅。書奏。冀以曰。太后使下具書。太后不聽。冬十月。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曷糾發連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高。會巴郡人服直聚百餘人。自稱天王。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建高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擄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若。致此不詳。比盜賊即起。處處未絕。高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揚州縣。糾發之意。更其誦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其小女死。令公卿曾喪。喬獨不往。由是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賢帝自其
跋扈將軍
與以毒餅
絀之固欲
推舉侍醫
其大惡之

胡廣趙成
杜喬欲立
清河王蒜
曹騰等惡
諒說冀立
蠡吾侯

與先策免
固迎志即
位

朱穆奏記
勸戒梁冀
穆為神高
樂巴等莫
不能用

朝野倚望
杜喬
封梁冀劉
廣等為侯

杜喬諫不
省

省

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人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因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在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達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陵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執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成及太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互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冀卒。子志諱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訖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東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麗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去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山崩。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成以下。莫不攝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成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各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翼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即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住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神高樂巴等。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雅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二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家為西平侯。翼子清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成為尉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嘗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曲詰之篇。或患得賢不用。其說。勸書不施其教。間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

立皇后梁氏

異收固下

獄王調趙

承寺以寬

太后收之

異令馬融
作表殺固

廣成見固
書流涕
異殺杜喬

楊匡請英
固喬
楊匡郭亮
董班終身
不仕

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於方臣之上。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咨而人靡，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犯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職，罪不用。由是日行於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室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與共立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為天子，以嵩為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誅坐。敗爵為尉氏侯。徙桂陽，竟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李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賈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鐵鎖，謂關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異聞」之。大駕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異爭之。異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為異作章表，融時在室，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異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涕而已。異使人脅以喬曰：「早從宜妻，可得全。」喬不肯。明日，異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聲。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其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完，左提章越右秉鏡，詣闕上書。乙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等曹何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死相懼邪。」太后聽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憤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惡，未穆之言，於是請種嵩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高第為侍御史。

二年春二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太將軍冀府。

通鑑紀事本末

其用朱穆

仲高樂巴

帝幸其府

梁太后崩

封製妻孫

壽為襄陽

君

蔡宮出入

壽所威

大震權

應用壽言

斤諸梁案

孫氏

朱穆諫其

不納

其父左左

右宦官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英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異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異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加賜赤紘比長公主壽善為妖態以惑感其異甚寵憚之異愛監奴奉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異與壽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坡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互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言相告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異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外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史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放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徒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以馬乘遣之從錢五千萬奮以二千萬與之異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毋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異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毒怨侍御史朱穆自以其故史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真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心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遭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剝剝糶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賈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記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遺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故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有賴順列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頃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王孤時困而莫之師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倚依托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身尊事頭德權無窮矣真不納與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異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異遣書謁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怒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陳蕃延篤
以投異客
遠免
其帶劍入
宮張陵叱
羽林虎賁
奪之劫異
罪
異子眉靴
陋為河南
尹
不疑家閉
閉門自守
馬融田明
謁不以親
否徒胡方
上微行幸
梁眉厚揚
兼諫不納
論
謹是作政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其遺客齎書詣京兆。并貨子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其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翼帶劍入省。尚書雷郡張陵呵叱令出。敕御林虎賁奪劍。翼跪謝。陵不應。即劾奏。翼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人適令以自罰也。陵曰。

明府公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以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勳也。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異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眉為河南尹。眉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

蒙閉門自守。翼不欲令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謂不疑。翼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污。及以它事陷明。皆疑答徒。胡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

梁眉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謹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諸侯人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警蹕。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侍衛守空宮。墜絃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不納秉震之子也。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秩不自親。或荒耽者欲。不恤萬機。或耳蔽成諫。

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二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翫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被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享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疆人以

不能。肯急切而暴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章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

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志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履之則治。寬之則亂。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真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

通鑑已言不以

疑齊桓懿晉文數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誠遠權救。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
 為結繩理之約。可使治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
 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
 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而
 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拾勒。鞭撻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
 斬石趾者。奔市。答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是援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
 主。宜當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惟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儒。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有權幸
 罪不坐。豪滑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究得志。綱紀不立。故惟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帝欲褒崇梁異。伏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具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異
 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異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二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
 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司奏異人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
 蕭何。悉以定陶湯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
 三公絕席。十日一人。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異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為賴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日食之緣。咎在大將軍。異聞之。風雖陽收。考
 授。死於獄。帝由是怒異。冬十一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異與陳龜素有隙。詔具沮毀國威。挑取功
 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神高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異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
 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其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侍姊兄陰馱恣極奢靡。兼倍前事。專寵妒忌。六宮莫敢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母宮
 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異。不敢遽怒。然進御轉稀。后嘗憂恚。秋八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梁懿獻皇后
 梁后無子。而如進御。

帝議廢崇
 其禮胡廣
 羊溥祝恬
 邊韶等請
 比周公黃
 瓊請比鄧
 禹
 封梁馬梁
 桃為侯
 陳授因徐
 璜陳日食
 之變異投
 之帝始怒

梁后明

吳樹誅其
客數十人
其醜殺之

和黎胡武
危言被害

異以不得

珍玩族取

承蒙

佳琦作外

戚震白鵝

賦異怒浦

殺之

孫壽以鄧

猛為貴人

其易猛姓

為梁并欲

殺猛母宣

宣馳人白

帝小黃門

唐衡殺其

事

變壽自殺

於懿陵。梁異一門前後七候。三皇后八貴人。一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南公主者二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異專擅威權。凶志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上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異到門。殷敬謝恩。然後敢謁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異。異須容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委囊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從賢善以補朝廷。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問。異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異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異。異醜之出此車中。遣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異。異託以它事腰斬之。即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請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及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威權。將無以全其身矣。異聞而密遣掩捕者。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浦為人。市棺殯送。異如其詐。求得答殺之。大原和黎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黎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謁異。異追怒之。教中郎官移數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八十餘人。黎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檄奏書異。門書入。呼黎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異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承貴人珍玩不能得。異怒并族其家十餘人。承弟佳琦以文章為異所善。琦作外戚。成白鵝賦。以風異。琦曰。昔仲相齊樂。聞譏諷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終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鑿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異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異捕得殺之。異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即中郎香姜。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異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異恐猛姊婿議郎那。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異容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人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傳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援。常私忿弄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意。侍如何。超等謝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下腹中孤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蓋超背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異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人省宿。以防其變。具援救吏收憚。以輒從。

梁后明

七

孫宗親 督軍市 胡廣韓續 孫明坐阿 無免為庶 人 收其財貨 以充國用 減天下稅 租之半

外人欲圖不軌帝銜前殿召諸尚書人發其罪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相以下皆標兵守省閣飲諸符節送省中使具後將左右廡闕虎賁利林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肝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諸獄無老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空韓縝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皆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足百姓莫不稱慶收其財貨縣官斥責合二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張溥曰更始時梁統安集涼州推尊寶融光武立慕義內嚮論功河西亦融亞也子松尚其陰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四年坐飛書誹謗死松弟竦有二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竦後構害之竦與貴人死并非所以梁氏立功開國貴人親育聖躬而累世蒙罪死生足悲及和帝追悼所生梁棠梁雅梁程等封侯貴顯雜子商一女並后諸男擅威東漢外戚之盛至此而極前後際會何相殊也竦憲寵甚於和帝而誅於永和四年梁冀寵甚於和帝而誅於延熹二年此二人者自君寵之即自召殺之窮山一蹶戚里同幾然憲罪最大者惟制都鄉侯暢殺到壽樂校奪沁水公主園田耳未至弑君也冀則肆然為之矣憲即果急報復睚眦然出擊匈奴能使溫禺鬱數尸遂塗毀國威遐振真無一能發賊淫暴艷妻媼處而已冀在順帝朝縱恣不法罪已當誅及冲帝崩質帝立已其聰慧進毒弑之即赤族無以謝天下而李固守經胡廣趙戒畏禍不能討也冀謀於曹騰遂立桓帝夫質帝方崩冀猶懼天下之罪其弑君也桓帝既立其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天下之所惡人主之所德也今非陳後考死鄧宣告變帝終身不怒冀豈有死日哉漢高初興呂氏為禍後王相仍世患后戚既於東漢實融霍也梁猶王也梁與孫孫則霍顯王莽一家兼之矣然莽能篡國冀遂殺身者等志大而惡深冀志小而惡者也莽謙於折節窺同神器其志不取漢不止冀則聲色狗彘田宅富貴人也志大者大不利於國家而不得罪於百姓志小者亦不利於國家而豈得罪於百姓得罪於百姓者匹夫匹婦皆能指名其惡不得罪於百姓者百姓且以為賢而天子之勢歸之是故外戚之中大不幸而有冀又大不幸而有莽有莽國必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上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論 輯 正

明 太 倉 張 溥

鄭眾以誅

竇憲封侯

徐防尹勤

以災異策

免

仲長統著

昌言

漢和帝永元四年夏六月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事見竇憲鄭眾遣大長秋帝策動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眾為鄴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念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

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泣吐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

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大長秋鄭眾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執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為都鄉侯李閏為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等扇

動內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上疏不聽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等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太郡震飲酖而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四年北鄉侯即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五事並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折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

敬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

宦者陷李固黃尚等救之乃免

中官養子襲爵張綱諫不省

王龔極言宦官專權遂被誣固請梁商奏釋之

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托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令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配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豈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憂。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餘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甚。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竇。李固奏請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誣。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慄。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致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朱穆為冀州刺史解印去者四十餘人

趙忠葬父僭禮穆索驗之帝徵穆詣廷尉

劉陶等數千人詣闕訟冤乃赦之

劉陶直諫不省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社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怒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獄中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玉匣穆下郡京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杖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為

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錄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誅輸作左杖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萬稷而被共絲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饑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

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黔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

寒之鬼死者悲於寃寃生者戚於朝廷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

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往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上

封單超等
為侯

侯覽劉普
趙忠等皆
封侯

宦官弄權
李雲上書

帝怒使管
霸考之杜

眾請與雲
同死并下

廷尉陳蕃
上官資諫
皆免免雲
眾死獄中

車騎將軍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貝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事見梁冀氏之變八月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托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書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甚其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慧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願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月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

為中主
 帝延言帝
 為中主
 單起死四
 侯轉橫民
 不堪命多
 為盜賊
 滕延捕殺
 侯覽段珪
 賓僕微詣
 廷尉免
 左勝為河
 太守趙
 岐素官西
 歸唐瑛盡
 殺岐家屬
 孫嵩歷岐
 乃免
 楊東條奏
 牧守羊亮
 等五十餘
 人或死或
 免
 朱穆請罷
 宦官不納
 憤卒
 楊東奏誅
 侯參并免
 侯覽

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壽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故聞關矣。拜五官中郎將。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瑩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雨隨，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高。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衛兄珪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宗族家屬，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誅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衛武原侯徐璜皆卒。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閤，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

通鑑已事本末

卷四十三

三

韓續奏誅左官左稱

馮緄考故單連劉祐

劉瑜上書

諡問災咎

心對八千餘言拜為

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有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願知覺重必有自礙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邴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官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貝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瑛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三月宛陵大姓楊元羣罷北海郡賊汗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相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夏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膺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官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質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生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縱暴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為議郎十一月太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拔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遠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

膺破柱殺張朔

周煥房植

二家賓客

相讎

宗資任范

滂成瑨任

岑暄

郭泰賈彪

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

舉重

成瑨誅張

汎劉瓚誅

趙津侯覽

等讎之皆

下獄

張儉破侯

覽家宅黃

浮誅徐宣

家屬宦官

讎之並坐

髮鉗

陳蕃劉茂

共請瓚瑨

超浮等罪

帝詔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官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也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九年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謹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讎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暄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誣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謹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屐到門宛有富貴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暄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並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讎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暹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暹家載其女歸截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吏以下固爭浮曰徐空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髮鉗輸作右枝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瓚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覺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

帝不悅茂
不敢復言
蕃獨上疏

襄楷請原
瓊瑤不納

蔡衍劉瑜
救瓊瑤坐
免官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截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截之。雖言救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悞。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誅。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今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財沒已幸。宣犯覺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誅。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是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星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星。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譴。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誣殺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義。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瑨。瓊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瓊瑤竟死獄中。瓊瑤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

璿瓊死獄 中天下惜 之奉詔張 牧逃竄獲 免 張成教子 殺人李膺 案殺之宦 官殺成弟 子牢脩上 書告膺等 都黨逮捕 徧天下 陳蕃都捕 黨之署 膺等下獄 連杜密陳 翔陳寔范 滂二百餘 人 陳蕃以極 諫策免 賈胤入雒 陽說黨武 霍諱等為 黨人訟寃

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譽，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
裁正。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
詐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業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
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
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
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
臣，知滂無罪，將埋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
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
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
見諸羌
叛服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
尚書魏郡霍諱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諂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
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設造黨
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授高
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
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姚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饜餐，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
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
槐里侯印綬，霍諱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
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

范滂等就 訊王甫為 之改容 赦黨人二 百餘人歸 田里 范滂往候 霍諤而不 謝 史弼獨無 所上詔書 切責 竇武為朱 寫苑康楊 喬邊韶 喬辭公主 之昏帝不 聽喬不食 死 桓帝崩竇 武問嗣手 劉儵遂迎 立解濟亭 侯宏 陳蕃移書 責諸尚書 視事 竇武曹節 等封侯 盧植說武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諤。諤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掠。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渤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濟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濟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托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己亥。解濟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兄子紹為鄠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以牒次建之。亦何勳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聲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待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爵受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

解封武不能用 陳蕃不受封 實太后委政於蕃 蕃武徵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列於朝廷 蕃武疾趙嬈王甫等 蕃說武誅王甫等 武請太后 蓋誅宦官 太后不決 武先誅管 霸蘇康等 武著請誅 曹節等太 后不決 劉瑜勳武 蕃連斷大 計 蕃說武即 殺宦官不 必收考不 從 武使尹勳

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孰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奸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瑯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瑤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啗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祭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賜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背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二

山冰妻收
 節等出宿
 歸府朱瑀
 盜發武妻
 與共普張
 亮等七十
 人謀誅武
 等曹節使
 趙燒擁帝
 作詔令王
 甫殺勳冰
 矯節捕收
 武等陳蕃
 赴難被殺
 節等矯制
 使張與殺
 武
 武與劉瑜
 馮述宵夷
 族劉叔歟
 朗皆自殺
 節等殺巴
 肅
 朱瑀等對
 侯羣小得
 志
 朱震應著
 子逸胡騰
 張敬臣武
 孫輔

功。父子兄弟並封三侯。又設樂飲燕。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賞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尚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駟躡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寶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且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渤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戴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殞歿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座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本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寶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寶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寶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

張真恨為 節等所費 不受侯封 張與明賢 陳之冤諸 常侍惡之 與與劉猛 等薦王暢 李膺乃被 謝弼上封 楊賜上封 事曹紹殺 之 賈武等為 三君李膺 等為八俊 郭泰等為 八顧張儉 等為八及 侯覽怨張 儉朱並承 其指告儉 等部黨詔 刊章捕之 等言鈞 黨謀不軌 遂捕殺李 膺范滂等

私乃享大封。大風雷雨，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賈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素，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謹，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三

百餘人
滂母勗子
以義

秦不及禍

張儉亡命
李篤孔融
等匿之

夏馥隱逃

張讓以陳
寔吊其父
喪多全宿
黨人

何顯私入
雒陽與袁
紹計全黨
人

袁閹潛身
十八年
申屠蟠免
於評論

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吾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驚鳥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因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遂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弟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顯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駟柴穀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以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帝朝實太
后于南宮
董萌數為
太后訴寬
節甫誣殺
之

侯覽自殺
實太后思
母疾崩

節甫欲以
貴人禮殯
太后帝不
許

節甫欲別
葬太后以
馮貴人配

附李咸陳
球力爭乃
止

有人書朱
雀關直言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因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寬。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官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以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

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俯仰。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寬。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

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此。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子。葬桓思皇后於宣陵。

有人書朱雀關。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

有人書朱雀關。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

甫節之罪 詔劉猛逐 捕不得 王寓陷張 與以黨錮 渤海王悝 不肯還南 謝錢南使 廉忠誣奏 鄭颯等有 異謀責悝 自殺南等 十二人皆 封侯 曹鸞請起 黨人帝怒 殺之 詔州郡更 考黨人 蔡邕直言 帝為歎息 曹節恨之

誹書言直不肯急掩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 渤海王悝之貶廢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悝國悝知非甫功悝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 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高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十七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悉伏誅南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立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高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之人巧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樂游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顛為玉所進光祿勳璋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珪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崇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太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不憂宰府考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維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有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

程璜飛章
詔蔡邕蔡
質呂種力
為邕請髡
鉗徒朔方
陽球謀害
邕而人不
為用
王甫譖殺
宋后及宋
豐等

陽球劫王
甫段熲及
滿于登袁
赦封嵩等
罪惡甫父
子死杖下
類自殺

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托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詐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彊。彊無罪。力為申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冬十月。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眾共譖毀。渤海王妃惲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鄧及兄弟並被誅。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勅收拾。以安游魂。帝不省。

二年。曹節王甫等奸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嘗拊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妻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類及中常侍滿于登袁赦封嵩等罪惡。辛巳。悉收甫等類。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死。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室萌口。垂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常侍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辨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有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流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

呂體不受
侯封
疆上疏陳
事帝知其
忠而不能
用

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陽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室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食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執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擅踞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貴而苟營私門多畜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鉅無狀昔高祖以雉雠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擊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遺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疆清忠奉公帝以眾例封為都鄉侯疆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謔諂媚主佞邪徽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輶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緣穢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令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高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羣臣皆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嚙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君於邊事垂髮服戎

和蓋請寬
黨人之族

劉郃陳球
劉納陽球
謀誅節等
事洩死
曹節死趙
忠代領大
長秋

張角之亂
皇甫嵩請
解黨禁
呂疆請赦
黨人
帝責諸常
侍與張角
逼謀
趙忠夏憚
諸疆帝使
黃門持兵
召之疆怒
自殺

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邑。更加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怒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內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宦官亡漢

中平元年春三月。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憚。郭盛。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謝及封諸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眾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憚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強見召

向栩譏刺左右張讓誣殺之張鈞直諫被殺

傅燮直諫趙忠惡之

張讓趙忠說帝斂錢興復陸康疏諫下獄劉岱殺之乃免

司馬直上書自殺帝為斷絕修宮錢

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相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效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專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可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誅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代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惡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甬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諫訴之帝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喙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執令謹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費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穢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驄分道督趨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帳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六月以討黃巾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

張讓等十
二人封侯
皇甫嵩討
張角有功
趙忠張讓
証奏徵還
劉陶上急
要八事遂
下獄死
陳耽志正
被陷死

傅燮正色
拒通延

王芬謀誅
諸常侍行
廢立曹操
知其不克

置西園八
校尉
帝親任蹇
碩

趙忠舍宅踰制。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日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徵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救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門黃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馮子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二下

帝親出臨 軍蓋動言 其黷武帝 稱善 蓋動與袁 紹謀謀婁 倖 何后養子 辨於史道 人家 靈帝崩皇 子辨即位 袁紹因張 津勸進誅 宦官 徵何顯荀 攸鄭泰等 二十餘人 塞碩與趙 忠宋典等 謀謀進郭 勝以其書 示進進誅 碩領其屯 兵 何進逼董 重自殺董

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冬十月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塞碩懼出勳為京兆尹六年夏四月塞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辨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辨輕佻而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塞碩丙辰帝崩於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議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辨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塞碩圖己陰謀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顯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顯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塞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執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罵曰汝今執張怙汝兄耶吾教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掌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嘗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為一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

后暴崩民
聞不附何
氏
進從紹言
白太后盡
罷諸常侍
不聽
太后母舞
陽君及何
苗受宦官
賂通常阻
進計
紹等說進
召四方兵
將會太后
誅宦官陳
琳諫不聽
曹操言誅
宦官不當
召外兵
董卓專兵
皇甫嵩從
子鄴說嵩
誅之不聽
進召卓使
將兵詣京
師鄭泰盧
植止之不
聽泰盧去

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振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私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更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異，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陲。嵩從子鄴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倖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疆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鑑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喬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焰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

董卓至灑池進使神
 邵宣詔止
 之卓不受
 詔以兵脅
 邵邵叱之
 卓還軍夕
 陽亭
 張讓乞子
 婦言於舞
 陽君白太
 后請入直
 讓與段珪
 遂假詔召
 進使渠穆
 殺之袁紹
 袁術等乃
 攻宮門捕
 斬趙忠等
 殺二千餘
 人張讓段
 珪等將帝
 與陳留王
 出行盧植
 閔貢追讓
 珪投河死

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繫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得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聞具聽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托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類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梁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段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閤因將太后及少帝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牕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警者皆流涕曰願效死匡遂引兵攻與董卓弟奉車都尉見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鬚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殿門夜至小平津六壘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汝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又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遂螢

卓引兵急進鮑信既紹禽之不聽
進苗部曲歸卓卓又使呂布殺丁原并其眾
卓強辟蔡邕
卓行欲廢立紹爭之不得逃奔冀州
卓議廢帝立陳留王盧植力爭卓欲殺之蔡邕彭伯諫止
袁隗從卓議遂廢帝為陳留王

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問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至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卓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靈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諂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如何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以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跋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靈為永漢丙子卓醜殺何

立陳留王 協為帝 卓弒何太后并殺舞陽君 董卓追理 陳蕃嘗武 及諸黨人 周忠伍瓊 說卓擢用 名士 荀爽陳紀 韓融就卓 徵申屠蟠 獨不屈 卓縱兵割 掠 陸瓊說卓 赦紹拜一 郡守 袁術奔南 陽 紹舉兵討 卓韓瓊止 之橋瑁劉 子惠以義 動瓊瓊乃 聽紹 卓使李儒 弒宏農王

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董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鄜侯。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嘗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弟祠擢用其子孫。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月。成茂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忠。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乃命忠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顯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爽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槓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財。妻刺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忠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在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旗。解國患難。馥得移請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眾各數萬。事見曹氏代漢。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卓謀討山
東鄭泰說
緩之

朱儁辭卓
命

卓欲徙都
長安楊彪
黃琬不可
怒免其官

趙謙王允
伍理周必
復固諫卓
怒斬瓊

蓋勳與皇
甫嵩密謀
討卓卓徵
嵩為城門
校尉梁衍
說嵩即舉
兵嵩不從
勳亦還京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眾怙力。將各暴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子。而關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也。卓乃悅。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詐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官洛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苞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洛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禍。石苞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少解。琬退。又為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愨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愨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愨。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卓徵京兆尹蓋勳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洛。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

董卓已下

師 車駕西遷 車使呂布 發諸帝陵 車駕入長 安朝政皆 委王允 孫堅殺張 杏與袁術 合兵討卓 袁紹使王 匡殺胡母 班吳儵王 瓌袁術亦 殺陰脩

殺紹遺張 岐等上劉 虞尊號虞 厲色叱之 堅擊破胡 軫呂布斬 孫雄 術不運軍 糧堅以義 動之 卓遣李傕 說堅欲與 和親堅叱

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踏籍，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懼，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警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冬，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為主，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議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樓樓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馮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清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馮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較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踰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洛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宮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

之 堅敗走董 卓呂布 堅掃除宗 廟修塞諸 陵 卓黨欲尊 卓為尚父 蔡邕言不 可 朱儁奔荆 州擊走楊 懿 儁移書州 郡請書討 儁為李儁 等所敗 董夏董璜 皆典兵事 卓築塢於 郿 王允黃琬 士孫瑞楊 瓚密謀誅 卓 允以誅卓 之謀告呂 布布遂與 李肅斬

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涇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婿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翳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洛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洛。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催。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董卓以其弟奂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過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願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帟。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是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

上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卓并殺田儀董曼等宗族皆被殺卓尸暴市然臍積日允布共東朝政蔡邕驚歎卓死王允杖之馬日碑諫不聽布勸允盡殺卓部曲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不從允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不從或說允以皇甫真領眾留陝不從李肅為牛輔所敗布誅之輔亦為左右所

守尸吏為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默首刎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誇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兩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持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等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懼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肅等還輔已死肅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肅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肅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惟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眾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詔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

殺李惟等求赦允不許欲各解散費詡說之攻長安胡文才楊整脩背允召寇惟與樊稠李蒙等圍長安布軍有叟兵內反引之入咸陽與戰不勝召允同去允不從

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

惟記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旭。大鴻臚周魯。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

上宣平門避兵。惟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惟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惟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

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惟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

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惟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惟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惟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惟以

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

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惟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

俱就徵。甲子。惟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豈儒不足議大計。惟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

吏平陵令京兆趙戩。乘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九月。以李惟為車騎將

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皆封侯。惟記稠管朝政。濟出屯弘農。初董

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惟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

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二月。馬騰私有求於李惟。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

率眾來和。騰惟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為內應。以誅惟等。壬申。

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奔槐里。惟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

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

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惟等放兵劫略。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惟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

爭權。欲鬪者數矣。費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

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

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惟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其

通鑑記事本末 卷四十三下

請翼討催
等翼不從
與允官被
殺
士孫瑞免
難
李催郭汜
樊稠范朝
政
韓遂馬騰
幸京詣長
安
騰攻李催
遂與騰合
种邵馬宇
劉範謀各
騰誅催等
事出奔
皆死
催殺樊稠
催汜治兵
相攻
催迎帝至
營遂焚宮
殿
朱儁憤卒
汜夜攻催
催復移乘
輿幸北鄠
帝使皇甫

密催亦以稠勇而得蒙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二月。催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自疑貳。催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豉為藥。搗以示汜。曰：「一柶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薑汁飲之。於是各治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事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走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官人仰物。帝至催營。催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烧官殿。官府民居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劉邵。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朱儁憤懣發病死。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催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贈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催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催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燃。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許。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警。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二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催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眾。足辦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鄴曰：「近者董公之疆。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有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帝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催呵之令出。鄴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鄴去。催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鄴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李催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黜和催記
催不奉詔
楊奉謀殺
催事泄而
叛催
羌胡引去
而催單弱

車駕幸新
豐復謀
會運都鄙
種輯密告
楊定董承
楊奉來會
紀彙軍入
南山
楊定董承
迎帝幸楊
奉營戰卻
夏商等
段煨欲上
幸其營為
種輯左靈
所阻
楊奉等攻
煨營詔諭

六月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眾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催記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記催許和欲質其愛子催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催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催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記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邪記兵乃卻既度橋諸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記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典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郭記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記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記不從帝遂終日不食記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記復謀脅帝還都鄙侍中種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記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冬十月郭記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甯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種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記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種輯左靈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粟贖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催郭記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催記至欲還藍田為記所遮單騎走亡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催記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催郭記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剗墜馬催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官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催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請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

定等和解
乃還
帝幸安農
張濟李惟
郭記共追
乘輿大戰
於東澗承
奉軍敗
催殺沮傷
承奉招李
樂等擊破
催等
催等復來
戰奉等大
敗
催殺士孫
瑞
帝幸李樂
營張揚求
貢餉
帝與催記
等連和
張楊謀以
乘輿還雄
陽諸將不
聽
沮說袁
紹西迎大
駕即官都
都郭圖馮

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為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記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滿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纜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為催所殺。催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記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洛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疆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疆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棘川郭圖馮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屯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張楊使董承先繕修洛陽宮，太僕趙岐為承說劉表，使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

于瓊阻之
張楊使董
承先修雉
陽宮

曹操迎車
駕都許
操殺趙彥

操殺董承
及董貴人

伏后謀誅
操事泄操

使都慮華
故赦之并

殺二皇子
曹操死

月乙未。至賀正。閏高。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帝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疆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八月。曹操迎車駕都許。事見曹十九年。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姪。累為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甯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配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即王位。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於魏王。

張溥曰。宦官之盛。繇於誅外戚也。董卓之亂。繇於誅宦官也。和帝殺竇憲。而侯鄭眾。順帝立殺閻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超左官徐璜具瑗。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子者曰。成瑨劉瓚。翟超黃浮。不捕論宦官。親戚則鉤黨不興。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人不死。何進袁紹不召外兵。清君側。則董卓不得入京師。行弑虐。然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殺人。為世害者。實繁有徒。瑒等執誅不赦。亦懷楊衷除惡之志。慕李膺破柱之風。而為之。非過甚也。守相方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之輕其左右。疑鉗獄死。刑罰無章。不明自上。豈賢者過哉。曾殺張成。宦官殺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部黨。逮捕四出。沸亂天下。禍烈於秦之焚書坑儒。未幾。桓帝崩。靈帝立。藩武適東國。成海內整齊。想望新政。夫圖治者先其急。去弊者先其甚。當日弊莫甚於宦官。則治莫急於誅

宦官。聖人復起。必將行之。獨惜其謀而不成也。善武既敗。名士徧戮。及靈帝崩。而始有進紹之謀。天人怨怒。忍而未發者。又二十年矣。進權重於武。而無其德。紹志侔於善。而無其望。懲前輕舉。召兵四方。誠出下策。然董卓未至。張讓已先殺進。紹遂捕斬宦官二千餘人。卓乃乘變。縱其不軌。夫桓帝不治。則天下望靈帝。靈帝不治。則天下望少帝。更化惟在新君。而閣害酷於再試。斯固中官運盡之日。亦漢室絕望之秋也。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則天子為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則宦官不畏名士。而專制天子。制久而患深。變遲而禍大。北宮門之戮。少長盡死。固宦官殺鉤黨之報。所痛心者。委之以天下耳。若夫董卓方至。鮑信說袁紹襲之而不果。李傕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從。至皇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賢失策。皆為盜資。是時無宦官。亦無天子矣。漢烏能復存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黃巾之亂

張角以妖術誘聚徒眾數十萬。楊賜劉陶請誅之。帝不為意。

馬元義以封請徐奉等為內應。謀起兵。唐周上書告之。元義伏誅。張角等遂反。

漢靈帝光和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日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洛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持教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

道盧植討
 張角皇甫
 嵩朱儁討
 隸州黃巾
 帝恩賜陶
 前奏皆封
 為侯
 嵩破波才
 秦頌繫討
 張曼成
 嵩儁平三
 都嵩以功
 歸儁
 盧植連破
 張角左豈
 索賂不得
 諧微檻車
 嵩獲十已
 董卓攻張
 角無功抵
 罪
 嵩破斬張
 梁張寶角
 剖棺戮屍
 趙弘復亂
 儁擊斬之

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率左
 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
 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
 貢。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宜。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
 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
 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退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
 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頌。擊曼成。斬之。皇甫
 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
 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走保
 廣宗。植築圍鑿。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
 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還。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秋八月。皇甫嵩與黃巾
 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己。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
 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
 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故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
 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
 故所嚮有功。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
 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用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成效。引師
 南上。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
 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

韓忠為備
所敗秦頡
殺之
孫堅拔宛
城走孫夏

張牛角中
流失死

陶謙破走
黃巾
曹孫擊破
莊周等

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備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備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眾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備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備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春二月。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蝟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浸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寇太原河東。夏六月。益州馬賊相趙祗等起兵綿竹。自號黃巾。殺刺史卻儉。進擊巴郡。捷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有眾數萬。自稱天子。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南單于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獻帝初平元年春三月。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渤海。眾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迎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初陶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止于壽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壽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壽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珪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

劉岱不從
鮑信言為
黃巾所殺
曹操恣降
黃巾

袁紹擊斬
左髡丈八
等
紹與呂布
擊張燕不
勝

張燕率眾
降

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執必離散。然後遣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數萬人共復鄴城。殺其太守。六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北行。擊諸賊左髡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天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眾附袁術。曹操擊破之。三月。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安國亭侯。

張博曰。靈帝初即位。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其事皆侯覽曹節等成之。曰。黨人謀不軌。圖社稷也。及黃巾賊起。則馬元義結封譚徐奉等為內應矣。元義事露。車裂。張角兄弟急遽稱兵。天下響應。帝始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嘗言黨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是時帝固知諸常侍可斬也。角等弄兵。不一年。即破滅黃巾諸賊。以次銷散。立功者皇甫嵩盧植王允朱雋也。然盧植連破張角。垂拔廣宗。小黃門左豐求賂不得。譖其固壘。急軍。檻車徵還。王允討破黃巾。得張讓賓客交通書。帝怒責讓。不能罪讓。遂以是中允下獄。減死。二年六月。論討張角功。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竟封為列侯。君子曰。漢室必亡。至此無復望也已。小人之盡殺君子也。必誣以不道。錮以朋黨。萬乘怒而不察。蒼天呼而不聞。為之解者。猶曰。小人之敗。固有時。侯馬可也。至善人枉白。左右豐彰。名連盜賊。章上朝廷。人主既悟。而功罪復淆。社稷其危矣。且黃巾方起。皇甫嵩呂強請赦黨人。帝懼從之。而向詡譏刺中貴。張鈞請斬常侍。立遭掠死。楊賜劉陶初請帝誅賊渠帥。黃巾之亂。帝追思前奏。皆封侯。未幾而免。賜殺陶生斯世也。為斯人也。平居善善亦死。上書直言亦死。為國家馳驅亦死。盜賊之未發也。構

禍者小人。蒙難者君子。盜賊之既發也。成功者君子。受賞者小人。呂強清忠奉公。宦者之君子也。趙忠夏憚等。譖之。迫其自殺。君子不能敵眾。小人也。宦官有一君子而不能容。則天下之君子無復存者矣。在下者不幸。而有為君子之名。在上者不幸。而有殺君子之實。兩不幸而國家與君子俱亡。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韓馬之叛

羣盜劫邊
章韓遂專
軍政

董卓鮑鴻
等大破章
遂

孫堅進破
章之策周
慎不從而
無功

董卓有三
罪孫堅請
張溫誅之
不從
韓遂殺邊
章及北宮
伯玉李文
侯擁眾圍
隴西李相
如叛與連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九月。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執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葭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鵠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早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見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殺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

和
馮討遂
不從傳變
之言而被
害

傅變死義
馬騰反與
遂合推王
國為主

皇甫嵩擊
破王國卓
與嵩有隙
韓遂等廢
王國更相
殺害
騰遂率眾
詣長安
騰攻李傕
不克而走
騰遂不和
曹操以計
招騰
操討張魯
高柔諫不
從馬超等
十部皆反

反應賊先投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變子幹年十三歲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待後有道而輔之言未終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其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有意為吾屬帥乎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散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慚恨自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寢衰

獻帝初平三年韓遂馬騰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騰為征西將軍馬騰攻李傕不克走還涼州事並見官建安十三年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王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賈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

五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馬超屢破

賈詡請操以計離間超遂

馬超攻破冀城夏侯淵來救不克

楊阜說袁叔與超弟等合謀討

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朱靈、徐晃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操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至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曹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超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眾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

十八年，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士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遺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潛從水中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至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起來逆戰，淵軍不利。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超盾所以書弑君。

趙繼梁寬
趙繼為內
應

衛寬殺超
妻子

姜叙母死

義
趙為楊阜
所敗南奔

張魯

夏侯淵大
破遂軍

趙降劉備

趙演蔣石
等斬韓遂

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夷、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九月，草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諂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此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殺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殺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壘，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壘，則士眾罷敝，不可復用。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奔、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由武都入氏，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實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趙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張溥曰：漢初平三年，夏四月，王允使呂布誅董卓，天下之亂將息矣。賊臣賈詡說李傕等攻長安，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眾入城，允等被殺。於是李傕、郭汜、樊稠、蹇朝政，張濟屯弘農，擾亂王室，甚於董卓。至興平元年二月，催殺稠，攻汜，劫帝入營。四月，汜攻淮，催遷帝於北塢。六月，張濟迎帝東歸。七月，發長安。十二月，帝至弘農，濟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記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建安元年七月帝還洛陽曹操入朝遷帝於許漢遂以亡嗟乎亂賊之為禍也始必交亂後必相爭交亂則盜賊合而國家受其板蕩相爭則盜賊離而天子為之奔走一獻帝也李傕爭之郭汜爭之張濟楊定董承楊奉韓暹張楊等又爭之段熲之忠不達沮授之策不行而後以帝委操是故董承之召操猶何進之召卓也曹操之入朝猶董卓之將兵詣京師也初平之時帝患卓與平之時帝患傕汜建安之時帝患操卓誅而傕汜起天下之為卓者何多也操起而傕汜等俱死當時為卓者獨操耳卓初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固金城大盜騰則耿鄙叛將也兩人倚卓為雄無辭於逆然李傕之亂倒山傾海人莫敢敵騰遂獨合兵攻之戰於長平觀下雖師繇私憤而情符眾怒亂賊崩分竟於焉始烏可謂無功哉操謀篡漢方事河北慮騰遂為亂拜為將軍並開府後徵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留子超領部曲十六年超遂據關中背操騰坐夷三族騰死不以義而以愚余竊哀其死非其所也至潼關之戰超迫操幾死復破冀城降於劉備制勝從正超真人傑矣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與亂賊比者無不絕苟或是也與亂賊異者無不予馬超是也予韓馬於興平而後李傕懼予韓馬於建安而後曹操懼是治人臣之大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袁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粟通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諒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纂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定安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為四方之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叛離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焉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畧青并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眾潰士卒死者什六七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劉焉建議
劉虞為幽
州牧
公孫瓚討
張純等
深入無繼
反為邱力

張純張舉
等反

居等所圍 劉虞以恩 信招降即 力居等公 孫瓚志欲 掃滅遂與 虞有隙 帝令劉和 詣虞為袁 術所留瓚 遣越詣術 謀執和虞 瓚有隙 周昂擊奪 孫堅陽城 堅擊走之 越中流矢 死瓚怒攻 袁紹 紹令麴義 敗瓚軍於 嚴網 程昱言瓚 必為紹所 禽劉岱遂 不助瓚 紹破瓚於 龍濟 趙岐和詳 關東瓚紹

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袁術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遂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嘆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疆公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譁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冀置州刺史嚴網，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眾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十二月，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濟，紹大破之。瓚遂引兵還幽州，不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諱為青州刺史，與楷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

卷之二十一 紀四十一

各引兵去
 瓚屢違虞
 虞率兵討
 之
 虞不善戰
 為瓚所執
 瓚曾段訓
 誣殺劉虞
 孫瑾張逸
 張瓚等死
 義
 瓚傳虞首
 于京師尾
 敦劫葬之
 瓚盡有幽
 州地
 鮮于輔國
 柔為虞報
 仇斬鄒丹
 等
 烏桓峭王
 隨輔南迎
 虞子袁紹
 繼義破瓚
 于鮑邱
 代郡軍起
 兵屢敗瓚
 瓚築易京
 自居

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其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受民廬舍，救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稅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曾訓斬虞及妻子於薊，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眾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

興平二年，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高，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關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丹，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邱，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投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持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的，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勇將稍稍垂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羣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投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竟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眾，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

璣欲出兵
關靖止之
紹以計敗
璣引火
自焚田楷
關靖俱死

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璣乃止。紹漸相攻逼。璣眾日蹙。四年春三月。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璣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璣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璣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璣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璣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張溥曰。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為盟主。二年春。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三年春。紹擊敗瓚於界橋。予讀史至此。竊歎義兵之起。皆為討卓。大賊未滅。而諸將內攻。殆未聞春秋同盟之義乎。是年之夏。董卓伏誅。謀出王允。外兵無功。卓將李傕郭汜等。犯關殺允。救亦不至。但聞秋七月。帝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嗟呼。君父在難。不能急之。又重煩使者以出。是以同室之鬪。貽天王之辱也。至公孫瓚殺劉虞。則更甚矣。瓚起遼西。為郡門下書佐。太守奇其才。妻之以女。繼受經盧植。舉孝廉。建威屬國。破殺鮮卑黃巾。其人豈儕俗哉。及張純丘力居鈔掠四州。劉虞討靖。瓚欲屠滅。積習不平。又以弟越之死。移怒袁紹。表其十罪。治兵累年。界橋敗北。瓚身幾窮。劉虞慮瓚為亂。率兵往攻城。陷被執。死於薊市。論者謂瓚盡有幽州。其勢難下。抑知公孫誅破自此決矣。瓚背誓稱兵。致忿於紹。蒞以方岳之盟。罪固當責。然釁生殺弟。禍出同輿。以力相持。勝負未決。及矯誣帝。害忠貞。梗天子之命。據燕冀之饒。則眾憤始集。不義有歸。紹乘其敝。直指易京。是袁氏為齊桓。而公孫為熊羆也。况高京鐵門樓櫓閉守。婦人傳宣壯士乖散。直行同富賈焚身。珠玉焉有不亡者哉。劉虞東海名宗。守道自牧。既不忍於瓚。違魏攸程緒之諫。而討之。復戒軍士殺人禁燒廬舍。居庸之奔。猶宋襄公之傷於泓耳。劉表劉璋皆仁。而近愚循其弊而不振。不有昭烈漢久為魏。曹操安肯奉建安空名。徘徊身後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曹操裏漢

許劭評曹
操為人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顛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顛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知。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邵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入喜而去。

中牟縣功

曹白令釋

曹操

關東諸將

起兵討董

卓推袁紹

為盟主

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為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天下方亂。不宜拘天下英雄。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遼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眾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將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三

操袁讓諸
軍不圖進
取張邈等
不能用
劉岱殺橋
瑁

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弟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過卓將元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攻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劉表將
欲立劉璋
為主曹操
正責之

逢紀為紹
畫取冀州
之策

紹要公孫
瓚攻韓馥
瓚懼即遣

荀彧等說
紹以冀州
相讓

更武關純
車應趙浮
程渙等請
馮劬以州
讓紹

紹覆還沮
從其尊
鮑信請操
規大河之
南

荀彧在紹
從操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遂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王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勤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憂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東表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表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疆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平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表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謀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皆受其利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謀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應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殺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服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何病焉護從事趙浮程渙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于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詣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授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魏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于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諲皆為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為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子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取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

劉岱黃
中所殺陳
官說冀州
網紀迎操
往牧
鮑信與賊
戰死

毛玠說操
奉天子
董紹說張
楊表薦操
鍾繇說李
傕郭汜厚
答操

陶謙別將
殺曹嵩并
德
操屠徐土
以報怨
劉備去田
楷歸陶謙
操擊破謙

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曹操軍于兗州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事見黃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網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生民絕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金于壽張東不利賊聚於鄆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厲明設賞罰乘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獸賊遂退走鮑信戰死冬十一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流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紹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于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太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宗款非所以負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鄆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于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宜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夏曹操還軍定陶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于華費閉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馮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于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遂畧地至瑯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于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

殺張遼
不聽

操殺遼
冀州士大夫皆畏
張宮說張
遼迎呂布
攻曹操

荀彧勸
備選

郭貢軍
至城下荀
彧出見之
遂引去
或使程昱
說新允守
范滂記疑

之今天下未定奈何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遼，垂泣相對。陳留高
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雖死，州本為四方之圖，未得安生守也。而張府君恃陳還之資，將乘間為變，欲與諸君避之
何如？眾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遼
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馳使操殺之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拜其
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畏懼。陳宮性剛直，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都王楷及逸弟超共謀
叛，操官說遼曰：天下分崩，雄傑并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不亦
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
也。遼從之。時操使官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遼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庶幾感或知，遼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天都太守，真侯惇于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
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遼官通謀，惇至，其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
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取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遼等分非素
結也，今來，速討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
攻，遂引兵而去。是時兗州郡將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將兵自取東阿，又使范疑取范，吏
民皆恐，程昱本東郡人，或謂昱曰：今秦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
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今天下大亂，英雄并起，必有
命世能息天下之患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
之，布何如人哉？然布腹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
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
不敢有二心，時范疑已在縣，允見疑，疑使兵刺殺之，歸勅兵自守。

徐眾曰：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太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
以忠臣必于孝子之間，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此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
亦宜遣允。

荀彧曰：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太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

三

乘完三城以待操

典查抗操

呂布勝得操而不識操結之乃免

操欲遣家居鄆程昱止之

李封欲布取徐州諸將力諫遂敗走布

史記卷之...

三二

且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隸川聚已祇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其後，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暝，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臨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矣。」乃白。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兩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黃蠱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鄆。操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城龍蹠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閏四月，呂布將薛蘭、李對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前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蹙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將軍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勸兵收款，約食高敞，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無是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賊，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益，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孫念父兄之恥，必人人自為戰，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慮本之不固，可也。今二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歸，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

操謀迎天子或勸止

操遣曹洪西迎天子

董承等拒

之不得進

董昭作操

書與楊奉

奉喜共表

操為鎮東

將軍

董承患韜

遲專恣因

潛召操

至維陽遣

奔楊奉

操誅馬碩

等三人封

董承等十

三人并贈

沮攸

董昭請操

移天子幸

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管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不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結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使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恩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楊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間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今方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維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軍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誅尚書馬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二人為列侯嘗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攸為弘農太守於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政望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取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虧孤累乎昭曰奉少童援心相馮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己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于許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

許

楊奉欲邀

車駕不及

操征奉奉

南奔

詔書表

紹

深自陳懇。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潯陽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表，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量者審于量。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王，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疆，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王也。」操表嘉為司馬，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王者，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耳。」中平以來，天下騷亂，民棄農業，諸軍并起，率之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不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黃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宣威將軍曹詡往歸繡。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清水。繡舉眾降，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自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無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糾之不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

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兗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兵自衛。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袁術稱帝于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以書召沛相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冀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初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許之。夏五月。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不已。受也。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械送韓胤。胤首許。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二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今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于連雞。孰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一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列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所過虜略。還度淮。北留書尋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奪軍走。雷其將橋蕤等。于蕪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大旱。歲荒。士民凍餓。術由是遂

袁操辟陳國何夔為據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信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亮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楨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楨以眾歸操操曰此吾與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者皆以為虎士焉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前倣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孰必有難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孰必相救操不從圍繡于穰初表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于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濕雖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于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翊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詔登城謂繡曰素信翊言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詔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翊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詔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翊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國內必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退留諸將斷後諸將雖易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孰不敢動布驍勇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曰善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官曰曹操遠來孰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外官將餘眾閉守于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官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其布曰官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官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于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日有變豈得復為將

荀攸勸操擊布

陳官進戰守之策呂布然之為妻所阻

張楊逼援 操其將楊 醜殺之以 應操睡固 復殺醜將 其眾北合 袁紹 急攻布 侯成宋憲 魏續等作 亂執陳宮 高順率其 眾降操 呂布降操 劉備請操 殺之 陳宮死義 陳紀父子 張遼臧霸 吳敦尹禮 孫觀等皆 降操 臧霸不肯 殺徐翕毛 暉 史渙曹仁

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于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懸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布，遙為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于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司徒郭嘉曰：「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哀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援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卯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以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曹領之，布自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擒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官曰：「官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官曰：「官聞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操未復言。官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于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瑯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為首相。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兖州亂，翕暉皆叛。兖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一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寔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表袁紹求

擊斬眭固

袁術為標
為窮憤病
死

耿包請素
紹稱尊號
眾言其妖
妄殺之

袁紹既克
公孫瓚遂
欲攻許沮

授力諫為
郭嵩等配
所凡不從

郭嵩等諸
分授權

崔琰諫紹
攻許不從

荀彧料紹
必敗

賈翊說張
繡盜曹操

救與渙仁遇于大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大射大降操還軍救倉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騰御數百無不
 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官室再其部曲陳簡雷薄于嵩山復為簡等所
 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慙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于從兄紹曰祿去宮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
 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潭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選之術不
 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
 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于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育御
 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給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
 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
 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今彼
 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易如履手何必乃爾授曰
 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
 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
 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兵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于恃眾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詔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
 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威何以制之夫臣與王同者上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于外不宜知內紹乃分
 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潘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
 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志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
 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草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前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雖
 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
 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秋八月操進軍
 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召張繡并與賈詡
 書結好繡欲許之詡于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

楊阜料表
敗曹勝

曹操從衛
觀策遠謁
者僕射監
蓋官司隸

校討治宏

農

韓嵩劉先

蒯越說劉

表舉荆州

附曹操不

决

操遣劉備

邀袁術遂

殺車曹留

關羽下邳

守

竊謂謂曰。若此當何歸。謂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表強曹弱。又先與操有讐。從之何如。謂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操執繡于為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楊武將軍。表謂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表曹方爭。皆中立。願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表。曹勝敗孰在。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苗或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閭閻本土安。孟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丘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蓋國之大寶也。亂來放城。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單牛者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種以粟。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表使人求助于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故可也。如其不然。固將釋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于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後多歸之。其效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永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于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加重恩。無為負高表。以為憚使。疆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感稱朝廷。曹公之德。觀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賓客。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耶。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拷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十一月。曹操復屯官渡。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雷

自益... 六... 二

田豐請紹以久持策破操不從

沮授料紹必敗

程昱不願益兵

沮授言願良不可獨任紹不聽

關羽刺願良解白馬之圍

沮授請紹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不從

曹操斬文醜

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馬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張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首自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從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解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陂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輻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馬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請操袁紹軍陽武注

劉辟等叛
操恩紹

李通歸操

書議還許
或力止之

荀悅請紹

諸徐晃擊

沮授說紹

曹操之鈔

以依說紹
表許不從
遂奔操請
表燒紹馬
未也

張郃說紹
先救馮于
瑒等不從
操遂破瑒

殺說紹曰北軍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殺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起土山俯營中營中皆蒙檣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之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郃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馮子璜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孰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技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濟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踧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即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入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蟠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必往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

等盡燔其
糧穀

張郃懼詣
降操

沮授死義

紹怒殺田
豐

逢紀不以
私怨害審
配

操欲擊劉
表荀彧諫
止

紹出長子
譚于青州
沮授諫不
聽

三十一

馬劄唇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念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請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奔。』君有可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中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虜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况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數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志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耐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慚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戒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再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卒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憤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殺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吐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

奉尚為嗣
譚救達紀
陳攻譚諱
告急于尚

傅幹說馬
騰擊郭援

鍾繇大破
郭援南單
于遂降

郭嘉請曹
操緩攻譚
尚以待其
變
譚約尚追
操尚不從
郭圖辛評
說譚攻尚
王濟力諫
不聽

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達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達紀隨之。譚求益兵。番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達紀。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強。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恃。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分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曹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操曹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別駕北海王修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關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譚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秋八月。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群下多以為劉表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辛毗言尚
必可克

尚將呂曠
高翔時歸
操

緣由奔操

韓範梁岐
降操俸見
請程賞之

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敵。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毗對曰：「明公無間信與詐也，直當論其效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因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譏，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蟻，益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憂，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殺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謂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洩，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析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

操戰大勝
馬延張顛
等降尚奔
中山
審配射操
幾中
操生獲配

春招說高
幹迎尚不
從而降操
譚背操操
攻之
尚敗走從
袁熙

操斬郭圖
等

郭嘉說操
多辭青冀
幽并之志

操釋陳琳

榮為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
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堂督軍
糧未還尚走山中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曹
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操
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諸
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賊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
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
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
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馬歸遂詣曹操
乞收葬譚尸操許之使使詣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
忠臣解其縛使歸操操悅而赦之因修為司空楊郭嘉說操多辭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操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
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
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尚
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莫敢仰視各以次敵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
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
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候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
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峭逼聞孔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椽
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
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畿滄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

自益己身之人

三三

與阮瑀俱
管記室

袁熙將焦
觸張南所

攻與尚俱
奔遼西烏

桓

荀彧舉杜
畿為河東

太守

馬騰等破
張晟斬衛

國張茂等

王炎斬高
幹并州寇

平

蹋頓欲助
尚復故地

郭嘉請操

先征袁尚
後圖劉表

田疇欲討
烏桓寇

操召

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獲澤畿將數
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
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瑛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圖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
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
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為己女妻馬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

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擊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詣于還鄴下西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或
千戶又欲授以三公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於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
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

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
烏桓之資招其死王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
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

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
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
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顛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顛為冀州從

事疇忿焉桓爰殺其本部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趨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
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邪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將令隨軍次無終
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滄下薄薄不通虜亦遮守踐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

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又奚益乎郭嘉曰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臨城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
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壇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使
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

時請操從
鹿龍口越
白檀慶虜
遂斬蹋頓
等

尚與與連
僕九奔公
孫康康斬
之獻操

王威欲以
奇兵微險
獲操劉璋
不納

楊修請操
辟張松操
不納松歸
勸劉璋絕
操

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時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與蹋頓及遼西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殿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連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裒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繫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諛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派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為丞相。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八月。表病卒。遂以琮為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備事見劉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太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書。鄧義為侍中。荆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獻款。流涕。操為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即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習鑿菑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間。豈不惜乎。

董昭請操
加九錫苟
或言不可
操不悅或
欲約平

十五年春正月操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
三子其佐我明楊反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
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彊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
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謀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任耳然不能得如
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
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
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
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
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陽還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
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
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
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
兵以匡朝寧國袁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
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
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弟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
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
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
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

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復乎。管仲不死于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選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以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拒皂一。鹵珪瓚副馬。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觐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群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為王后。冬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者。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同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治。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

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至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雜。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絲絲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庶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庶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惟性命險。不好華麗。故能艾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今所在給其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是言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擊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二月丁卯。葬武王於高陵。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

陳矯不侯
詔命即奉
曹王即王
位

丕篡位廢
漢獻帝為
山陽公

緯其事眾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册禪位於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平木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獄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帝欲改正朔待中平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秋八月孝獻皇帝葬於禪陵

張溥曰曹操之得自大成於破袁紹紹其無能之人哉紹四世三公執傾天下起義誅宦官討董卓以片言取冀州智勇雲集眾推盟主誠以其時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為齊桓晉文非難惜哉韓馥出走紹志已極忠言嘉計百不入也紹克公孫瓚謀攻曹操沮授崔琰皆言其時未可紹違而不聽即軍既發矣田豐沮授進持久之策許攸獻襲許之謀使盡用之操必疲奔命可以坐擒不意其衰如也攸憤言不見納輕身歸操請襲烏巢屯紹軍驚潰官渡倉亭敗北不振慚恚病薨許攸賣國立談亡袁其反覆也猶呂布之有侯成逆節不追然攸其亂心者紹也紹忠義奮發始惡張讓段珪繼惡董卓後惡曹操國家之賊內莫甚於宦官外莫甚於強暴紹所與敵皆海內元慝仗義而行名正事順然誅讓等則召外兵討卓則遲疑失望與操角則復諫自殘三者失策美反為惡忠適成罪社稷瓦裂身族同糜力小任重能不痛哉譚尚相攻劉表遺言干戈不釋兄弟螭蚌操為漁父執便固然獨表能知本初之失救譚尚之過而不能自斷於琦琮是所謂今者笑前後復笑今也操任俠放蕩許劭素鄙其人後逐鹿戰爭窘迫於張繡呂布幾死者數其幸成功者惟在於奉迎獻帝移駕幸許夫挾天子以令諸侯霸業之先資也宇文泰高歡之爭魏主脩朱溫李茂貞之爭唐昭宗末世篡竊必奉共主為名智咸踵操紹為漢世臣師以義動反以天子讓操提挈亡具而敗不更舉矣苟或佐操定根本迎車駕操稱為子房贊霸中國及聞操九錫之議正諫不從飲藥壽春而死其從來謀議皆心乎操未嘗為漢死而未名僅賢於華歆一等司馬光許其仁過管仲未敢信

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孫氏據江東

孫策周瑜
相結
孫堅卒策
有復讎之
志
策見袁術
請其父兵

術兩失信
於策

朱治說策
歸江東遂
以計脫術
歸吳

漢獻帝興平元年。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并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惟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盧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盧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為揚州刺史。及策攻盧江。繇懼為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二年。初丹陽人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漁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語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關。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窟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策如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即闔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羊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

東渡江轉
關所向皆
破
策善於用
人

呂範為策
領都督軍
中威禁大
行

策持張昭
以師友之
禮

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至東來
來有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夫我耶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
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擊繇將連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使前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頂上手戟慈
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及
吳劉繇等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
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冬十二月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
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
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
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使釋構者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以傳
妻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
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議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
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令劉繇自丹
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竺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
詔以前大傅孫華歆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
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闞象進曰昔周
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
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
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
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過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
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

孫策諫術
稱帝不納
策遂與絕

策用孫靜
計破王明
降之
虞翻諫策
微行

策遣呂範
徐逸去走
陳瑀

瑜肅皆集
策術從孫
策

策諫叔郎
太史慈釋
以為門下
督

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室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爽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眾。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又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侍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因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言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貴女。禮辟策弟權。胡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溧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往溧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被孤所馬。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執曹。又計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授其手曰。甯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

策命大史
慈撫安華
歆

策命大史
慈撫安華
歆

策命大史
慈撫安華
歆

策命大史
慈撫安華
歆

策命大史
慈撫安華
歆

時擅命非人臣所宜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原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並觀華子魚所以牧御之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壹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愛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僂步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緣不受發召子魚但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能贍遣從弟借求來於上緣諸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勳使襲之孫策善戰兵強偽舉辭以事勳曰上緣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緣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緣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緣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還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去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去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亮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

通鑑已事下

卷四十一

三十一

策撫袁術
妻子收載
劉繇喪
策欲殺魏
騰吳夫人
正言釋之
許貢客三
人報擊射
策

策以權
託張昭等
張昭固執
不奉命
權
張紘請曹
操厚權
吳太夫人
委紘輔
權
董襲言江
東可保
魯肅以王
業勸
張昭襲
權益重

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足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歎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且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歎葛巾迎策策謂歎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歎拜禮為上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贛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稽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蓋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己三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廣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事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肅退獨引肅合相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勤除

權寵任呂
駱統勸權
尊魯接士
權攻殺李
術

周瑜勸權
勿送質曹
操

呂範等恣
平山越
賀齊平亂
民

甘甯射殺
凌操以免
黃祖
蘇飛數薦
甯祖不用
遂奪權

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莫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處疎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備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
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魯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
志趣權納用焉統後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
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
刺史昔為公所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爾衡之任海內所瞻願赦執事勿
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
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逆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
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
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
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盜寇
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
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初巴郡甘甯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甯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並受其禍欲
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周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甯善
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能還營待甯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甯祖不用甯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甯
為郡長甯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甯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
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

益之曹人下

卷四十一

二十七

甯請權圖

董襲凌統

呂蒙破斬

黃祖

甯請權敵

蘇飛

權命統不

得雙甯

肅請權結

劉備共治

曹操

操向荆州
備欲投吳
巨肅止之

肅與諸葛

亮定交

亮說權絕

操魯肅周

瑜同之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已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累行。恐必致亂。甯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吳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甯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今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拔守沔口。以楫間。大紮繫石為砥。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紮。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臬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而欲以威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甯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甯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甯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甯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怒甯殺其父操。常欲殺甯。權命統不得讐之。今甯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多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殷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

不按兵東甲北而事之。今將中外此履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甲之乎。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執疆。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下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江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水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操復專。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以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恐不得今日。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糞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意。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

黃蓋連火攻之策大破操軍

甘寧取夷陵
呂蒙請瑜
救宥大破
曹仁

張紘諫權
釋騎突敵

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補南郡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甯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威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搃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將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

曹仁委城
走將幹不
敢說瑜

周瑜卒於
巴邱

肅勸權以
荆州借備
共拒曹操
張紘劉備
勸權居林
陵

曹操破權
江西營獲
公孫陽
操徵軍還
呂蒙甘肅
攻破皖城

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將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賤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所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其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械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五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上山添攻具呂蒙曰治具及上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

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遂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
 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為甘肅為升城督監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
 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間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
 陽二十一年秋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
 護軍薛悝署山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
 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氣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
 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奪我子遼復還突圍拔出
 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曰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
 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規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肅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
 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文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
 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
 泣涕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
 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樂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
 等二十六軍屯居樂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曹肅
 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畷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眾入皆為畷喜畷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側至
 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眾嘉嚴畷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
 曰方今寇敵盜亂非眾不濟而山寇慙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

關羽大勝
于禁等七
軍皆沒遂
降

孫權求降
劉華勸曹
王襲之不
聽

于禁懸死

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平伍東三郡。疆者為兵。贏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
惡盡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狂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欠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
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
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
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
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不降。罵羽。羽殺之。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
懿。西曹屬將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棧與魏王操
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
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
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
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來其釁。故委
求降。一以郤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
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
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
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使還軍不能止也。今蜀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
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見帝泣涕
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
之狀。禁見懸。患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五拜權為
吳王華諫
不聽

王誅曹偉

徐盛以稱
臣為耻

魏遣使求
雀頭香等
孫權皆與
之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譽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遣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有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侯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並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劉華諫王
伐權不從

曹休兵敗

朱桓大敗
曹仁兵斬
常雕虜王

雙

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露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柏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繁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患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纒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勝。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如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將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雲臺為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呂蒙死薦
朱然自代

朱然破
兩屯

賈嗣言吳
蜀不可伐
丕不納

辛毗諫丕
伐吳不從

丕御龍舟
伐吳遇風
斃覆

等後援拒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秦秦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貞太守朱治妙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上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憂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障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特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二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對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難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廣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滸汙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白石頭至於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淫濤幾至覆沒帝聞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

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幸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臨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將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張溥曰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改元二十有一年壽七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無並至會討董卓責術調兵食繇大谷入洛陽掃宗廟修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讎袁術畏憚劉繇敗走王朗華歆拱手讓地劉勳黃祖望風挫逃史稱其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豈虛哉權享國雖久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略必大於子弟子弟之福必厚於父兄權即人傑亦孫氏之賢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表虎臣亦未有盛於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遺書孫權治水軍八萬眾會獵於吳張昭等恐怖失色請率眾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操亦壁鼎足乃建後即帝位權盛稱瑜功昭舉笏欲贊功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今思之當日發言盈庭羣疑滿腹權拔

孫權傳

七

刀決策大攻計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黃蓋。吳誠有人。子布元表肉食者。鄙權所深笑。操殆死。華容其氣。將盡。蘇秦羞牛。後韓侯顛聽合從。曹連欲蹈東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漢安知耻。霸王立成。獨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破曹操。不在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為王。失荊州權亦不害為霸。肅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數負信。權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操屢出師。無能加於權。不非善武者。復何能為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不復勝。不勝而即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復大敗而且得壽考。紹繇官渡以殞身。權借赤壁以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即守成。烏可無奮發哉。張溫不斬董卓。漢室遂亡。張守珪不殺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卓識。更愈張九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 輯
太 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劉備據蜀

劉備與公孫瓚師事
盧植
備與關羽
張飛恩若
兄弟

備接納趙雲

陶謙幸使糜竺迎備

陳登孔融勸備領徐州

許耽迎呂布張飛敗走

布受備降與并勢擊袁術

遣紀靈等攻備布救之乃退

漢獻帝初平二年。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亡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悉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蹙。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可令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發不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戢於營門。布營弓顧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布出兵攻
備備敗歸
曹操

郭嘉請操
厚備

布遣高順
張遼攻備
虜其妻子

備與董承
種輯吳子
蘭王服等

謀謀操以
計脫之
昌豨等叛

操為備

操自將擊
備田豐說
袁紹襲之

不納
操擊破備
禽關羽備

奔袁紹
羽殺顏良
辭操歸備

操使曹仁
擊破備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植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闡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邊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追悔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紹聞備至。自去鄆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表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辭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

備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

備殺楊表

凡三往乃

亮請備踰

荆益無伐越結孫權

表妻蔡氏

亮瑜瑜

瑜瑜瑜

瑜瑜瑜

瑜瑜瑜

瑜瑜瑜

瑜瑜瑜

瑜瑜瑜

瑜瑜瑜

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將，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荆州數年，嘗與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知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世，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閹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瑜，表為瑜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瑜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瑜。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攜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瑜為嗣。瑜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以葬。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

卷之二十一

或勸備攻
球備不可
備不忍棄

徐庶母為
操所獲庶
辭備歸
張飛拒退
操兵
雲抱備子
禪與關羽
船會
權以妹長
備承制
州周瑜
親物權留
之不從

守蒯越及東曹掾傅異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
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
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命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
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
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大驚乃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
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
可得備曰劉荆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
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泣涕而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
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
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
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輕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
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斷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
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執槓
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
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氏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江太守韓玄桂陽
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
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
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張松勸劉璋結備

璋遣法正迎備黃權王累力諫不聽

法正說備取益州龐統贊決之

備入益州夫人欲將禪還吳飛雲勸兵破江乃得還備至巴郡嚴顏拊心而嘆松正勸備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書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闕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備置吳威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饒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舉吾為水火者曹操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以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若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救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

通鑑紀事本末

三

龐統策取

益州備然

其中計

操攻孫權

備請璋往

救璋給糧

兵少備救

怒其眾攻

璋

張肅弟

松謀璋收

新松

備新楊懷

高沛

法正料璋

不用正度

計

吳懿李嚴
黃觀來降
備軍益強

龐飛軍嚴
顏

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明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各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入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雁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疆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薄。」

備以兵資
馬超令屯
城北
備遣簡雍
說璋降更
民從死戰
璋不聽
備遣璋於
公安

備請許靖
法正請周
之
劉巴鑄直
百錢備所
庫充定
趙雲請還
益州人民
田宅

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超從見韓馬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城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健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萊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是備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各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關。張魯遣楊昂誘峻求

益州人民田宅

諸葛亮治蜀尚嚴

操既得魏司馬懿劉華勸其乘勢取蜀不從

黃權請備圍漢張飛計破張郃計法正說備討夏侯淵張郃

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兵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郡為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馬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事見曹氏纂漢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若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克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獲任統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漢中進軍渠宕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備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則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

黃忠斬夏
侯淵

趙雲大獲
魏兵

備有漢中
遂稱王

蓋天之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健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漢長安。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攻之。淵軍大以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顛、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知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遇期不還，却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奮鼓振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多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健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

漢中王議
稱帝費詩
諫不悅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郃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有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抗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閔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閔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閔，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葛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閔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閔之際，非敢所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時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

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昭列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張溥曰。先主年十五。與周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從鄒請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曹操奸雄。非寇讎乎。布為袁紹攻先主。反解紀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展支體。圖四方也。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句踐之智。於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招先主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之於人。戎敵而為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困。天不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龐統與張松法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尚猶豫。既而決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姓懿親。荊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彼取懷中。一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取之。以表為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於漢高而敗。漢高忍於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言。即先主猶不免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暴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

孫權欲取蜀劉備止之

備得益州 權令諸葛 瑾求還荆 州諸郡備 不許 權令呂蒙 取長沙零 陵桂陽三 郡備遣關 羽擊之 蒙令鄧玄 之說降却 普

備與權分 荆州 魯肅常勸 孫權權 關羽

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陵陽都玄之曰。郝子太閔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坂。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執催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

蒙應性遊以圖羽

蒙不願與孫峻自督

蒙令精兵詐作商賈收縛羽江遠也侯業今處翻說降傅士仁康芳

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馳。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城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於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關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猛勇。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任大。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左都督。以代蒙。遂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赴樊。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之絕。擅取權相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為賊。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為書說仁。為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諷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守城。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疾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平時。故羽吏士無闕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

羽走章壽
為馬忠所
殺

漢主將擊
所孫權
雲秦等
誅不聽

權不許
不許

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以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取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請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與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問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

漢主遣將 吳班馮習 攻破臨將 李異劉阿 進軍梓潼 劉璋將漢 主心為開 劉璋將漢 主為後鎮 不從

陸遜斬張 南馮習沙 摩柯等破 四十營漢 主走入白 帝城 傅彤程畿 死矣

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闕羽出報孫 權否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墮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 自彊執必用眾以示有餘且闕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陸 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 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款非小故也今 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執不得展自當罷於 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 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 陸遜曰此必有謀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 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命必 諧備于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逆討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 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 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 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 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 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少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 悲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 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眾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 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 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

通鑑記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前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牙爪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餘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於漢。漢太中大夫宗璋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於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於吳。吳王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漢人以為文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亦我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可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質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張溥曰先主據利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邲陸渾諸豪傑遙受印號為聲援威震華夏漢業將成曰蒙豎子忽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主憤而用兵秭歸蹉跌竟以疾崩王事不終而漢絕矣當蒙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鱣鱣示人以弱乘敵之驕一鼓戰克於權未嘗不忠惜其未明大義者也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難分荊州以資先主彼豈不知湘水之險吳蜀未可共哉誠以曹操尚存漢賊未滅同盟相殘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術稱帝討逆絕之權之父兄世忠於漢今連蜀拒操合師翦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權信魏離間蒙佐以詐譎雖克荊州反成魏篡若以春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主恥羽敗沒大舉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斃子不盜篡釋魏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斷大策同於魯肅然度先主必不能聽也關羽張飛少隨先主恩若兄弟羽死臨沮飛復被刺先主一身其何以生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死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於斯極矣急難相救非可以人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為是也權先負蜀蜀必誅權權請平而不許黃權請先驅嘗冠而不從曲在吳直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主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柵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帝一走主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為吳夫差哉亮既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讎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即以復讐不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於蜀吳之功臣即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於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鬪爭忽起論者惡其背義尤痛其失時也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漢主命諸葛亮輔太子李嚴副之
漢主以賢德教太子

雍闓使孟獲誘高定朱褒馬謖請亮服南蠻心

亮斬雍闓高定
亮生數孟獲七擒七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西為之勿以善小而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殫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奴難拘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者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合定而後用之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千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巳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雋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牂柯人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而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城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

亮請後生
親賢臣遠
小人

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志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使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鈍。攬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下詔。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弋仲為掾。仲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蓋聞諸葛在漢中。欲發大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

孟達謀歸
蜀司馬懿
告道兼行
八日到其
城下旬有
六日獲之

魏延獻直
取長安之
策亮不用

亮師出是
水南安安
定皆應之
關中聲震
漢昭烈言
為說不可
大用
說達言節
度收於張
郃亮殺之

運鎮守南方四州。遇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但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冠。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敵。帝乃止。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州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初孟達既為文帝所罷。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聞吾舉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閣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及兵到事。當表上天子。比及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於洛陽。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郎關與散民之殺。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或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趙雲大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善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趙雲傲眾
國守
亮滅兵首
將明謂
過

亮使姜維
典軍事

亮欲出擊
魏

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八刀裂兵交刃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設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
 譏設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逆軍將士
 而還既亮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欲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
 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
 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
 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
 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多兵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
 攻吾之闕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躡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
 三郡曹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使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
 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
 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生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位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
 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繫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為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
 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失此况臣駕下何能
 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養年耳然傷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
 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吏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亮擊斬王

元從武郡

陰平二郡

曹孟德由

斜谷進漢

陣厚諱上

言不及使

華歆楊

二廟諱冠

一曹真

班師

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神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下遙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夫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說昭言仁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於方城使擊郃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臣到亮已走矣即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昭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遺其將陳成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十二月漢丞相亮從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到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于午谷或由武成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之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進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八月漢丞相亮聞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大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法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國中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讐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聞其變昔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

精銳常足
食足兵以
供亮

曹真死
亮破郭淮
費曜等

亮使魏延
高翔吳班
大敗魏兵
張郃
亮敗李平
亮初議

事之繼狀。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陳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曹真等班師。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長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瑾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郭淮元侯曹真卒。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是言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之此楚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徵亮破之。因大艾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所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費相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北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部而卒。丞相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連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司馬懿料
亮悉屯五
丈原
郭淮屯北
原以却漢
兵
亮分兵屯
山
懿不出戰
亮遣懿中
幅婦人之
服

亮悉將
亮率軍
中委維揚
儀以計却
懿歎亮天
下奇才

提提提
不協

私忿耳
而無絲
韓難御
之心也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即閭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
 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
 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謂者多謂不然准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
 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准屯北原壘壘未成漢兵大至准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
 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六月帝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
 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初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
 追之全勝之道也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
 請戰帝使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
 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
 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
 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
 還意近日言語雖強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攻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
 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
 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
 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素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
 才也迨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
 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
 稽愆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
 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辭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
 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
 私忿耳而無絲韓難御之心也公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

延遜擊儀
等校殺

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沒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於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索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權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成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據至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之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一與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

張溥曰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蘭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禽者七夷不復反即文王於昆夷焉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度漢中圍中原六年正月敗於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八年七月次成固卻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攷亮生平年二十七為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享年五十有四嘔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謀殆斥鴳之見乎曹操弑伏后曹不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為盜魁以蜀言之吳為離首亮不先讎吳而讎魏孔子宗周之義也亮初見先主即定計跨荆益保險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為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軼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况魏方篡漢地據中國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圖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於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知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

蜀漢書卷之五十五

三

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審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為若守而不足諸葛亮為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亦宋降而南時可為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吳侵淮南

周紡詐降以誘曹休

朱桓進生虜曹休之策陸遜不可乃止

陸遜朱桓全珠大敗曹休

曹休頓首遠以充休慙憤卒以滿寵代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都陽太守周紡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合誦挑揚州牧曹休紡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足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謹懼謀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頗有郎官詣紡詰問諸事紡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紡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珠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速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扼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劉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珠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紡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遠軍驚走休乃得還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滿寵表不
罷兵兵師
復還
吳王使孫
布詐降以
誘王凌凌
連寵言遣
將迎之未
為所敗

寵退吳師

寵請移城

寵擊退吳
兵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召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至合肥城不克而還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浚吳王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浚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浚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浚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某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浚欲往迎勿與兵也浚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浚之兄子也先是浚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遜陸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却略無限必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珍夷將軍田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

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罷急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幾以爲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衛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洛陽。終以破魏。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破來輒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遜者得之。謂葛瑾聞之。其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閣。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對豆。與諸將奕。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還。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遂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通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張洵曰。曹丕稱帝。昭烈始即位漢中。孫權懼蜀之討。遣使降丕。丕封爲吳王。權受而不慚。沛公不辭羽命。豈若是乎。權事不恭謹。珠貝禽鳥。惟其所欲。彼蓋以魏爲天王。求車求金。不敢後也。既敗昭烈。即阻江湖。自大任子。不至。不自將擊之。濡須江陵之間。魏兵數犯。暴風寒水。龍舟不渡。終丕之身。無以難權。曹叡新立。權乘喪致寇。窺魏江夏。自是周飭誘曹休。孫布誘王凌。輒以誘勝。權叡率師交攻。連歲不解。叡先權而死。吳君臣侈口強威。謂力能捍魏。然大國之君。賊傷盟好。俯首臣人。又分背矯拒。奪羽益。出間使朝盟夕寒。狙詐直同一賊。雖有石亭阜陵之提。惡足洗徐盛涕泣之恥哉。丕勤征吳。劉曄賈詡辛毗鮑勳等咸諫不聽。師累無功。臨江而歎。大兵手握。畏涉波濤。識者知其氣盡。死不遠矣。叡權之爭。起釁自吳。曹休王凌皆非陸遜朱桓之敵。一誘再誘。其術

不悟滿寵老成慮敵。僅能備禦。不得長驅。新城之戰。焚吳攻具。避種豆。奕射如常。魏不敢逼。豈天限南北。師武之力。兩無所濟。蓋是時。徽承祖宗之業。而才尚遜。不權藉父兄之威。而年將向晚。以聲色之中主。當英雄之暮氣。一彼一此。僅足相持。魯衛之政。兄弟也。敢望桓文。初霸秦楚。受盟哉。徽既病殂。權亦內亂。干戈未終。而宗儲隳隕。君子所以慎蕭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魏平遼東

公孫康卒
淵奪恭位
劉璋請討
之不從
魏主使田
豫三桂討
淵將濟諫
不聽

吳主遣張
彌許晏賀
達往封淵
顧雍張昭
等諫不聽
淵斬彌晏
等首送魏
吳主欲討
之陸遜辭

魏明帝太和二年。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昏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脇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暉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進計孝。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舒郎中令孫綽。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凡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綽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上封之。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良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

綠陸瑄力
諫乃止

母丘儉請
定遼東衛
臻言其妄
魏主不聽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狁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鈞。大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瑯。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濛。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繄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瑄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恣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杏者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送。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聞。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王未許。瑄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母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頗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

儉克無功

淵自立為

燕王

司馬懿料

淵必出下

計攻克往

運一年已

足

淵求救於

吳

將濟料深

權求救遠

東

司馬懿擊

破單衍楊

柞進圍襄

平

懿斬張靜

軍不移營

懿言圍孟

達宜速圍

公孫淵宜

繼

魏主料懿

撫我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置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隩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諱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柞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堦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追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故此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飢困未肯連手當示無

懿新淵父子誅七十餘人葉為京觀遼東平懿封綸直賈範等襲釋公孫恭高柔請赦公孫晃不聽

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過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人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舍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寔。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郤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於宅。

張溥曰。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太守。答殺公孫昭。滅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百餘家。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即妄覬冠石之祥。孫登之讖。乘中國擾攘。自立侯牧。郊祀天地。跡其不順。亦張魯祭酒之徒也。度死。子康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背弱附強。詭出天性。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其叔父恭。淵脇奪之。家世素服魏。忽通孫權。自比於田饒。適齊樂毅走趙。要其飄賊。不可信也。權遣張瑁許晏等。齎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力諫。權怒不從。淵果殺彌曼。復託於魏。翻飛兩國之間。朝稱臣而夕拒旅。執戮行人。罪當疊鼓。陸遜等言不足較。權即赦之。始受譎欺。終含痛辱。甘言可親。臣死莫贖。權氣已衰。未能遠舉。所云截頭擲海。姑為大言。以權人爾。淵初奪恭時。孫泰陰消劣弱。憑陵竊取。讎黨方分。眾志未一。劉繇請魏主叡。因其新立。臨之以兵。叡意猶豫。遂生反側。母丘儉倡義興誅。徒敢侵擾。僭稱燕王。冠鈔不馴。乘勢者易為力。失時者難為功。其明徵也。司馬懿決策廟堂。料淵必守襄平。師克往還。不過一年。後竟如期。勝而後戰。動以萬全。薛公之籌。蘇布陳湯之意。孫於茲復見。至列營禁戰。雨霽合圍。斬淵父子。聲色不動。桓文節制。寓於進退。

矣。淵數侮吳急復請救羊衡勸權應以好言將濟則知其必不出也彼固度權中怯亦審淵詭詐先搗鄰援小國無信其能立半司馬懿行師制勝遠不遠諸葛亮獨遼東一舉近于南中之師然懿破公孫淵以智亮服孟獲以誠亮攻心者也懿則猶攻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以並立滅絕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識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主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鳴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遂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姓之數自責人以下至掖庭洒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置盡可廷尉高柔上書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次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而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卜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訖世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為後宮之數其餘盡還家且以育養精神專靜為賢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帝又欲于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上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幸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唐文景之恭儉

太祖雖有神靈於何所施而陛下河由處斯等故令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結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
 早復上書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樂作璇室紉
 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象廊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
 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
 顛覆之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
 陛下不察臣言忠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
 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者福被縹緲半袖早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
 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之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懷憚之散騎長侍將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
 能以弱燕服疆齊越滅勁吳今一敵讎勝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
 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
 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陛下深察東野之敬留意舟水之喻急奔駟於未盡節力
 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履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
 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欲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
 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都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
 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
 越職以至陵夷尚書丞郎孫禮因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
 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東華殿災帝問侍
 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宜有所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火燒其室又曰君高
 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聞隆言帝時柏梁災而
 大起宮室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江充巫蠱事如志
 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蓬蒿嘉禾必

衛臻奏案
 殿中丞
 孫禮因請
 罷役傳詔
 竟行
 高堂隆請
 罷民役以
 應宗殿殿

隆言鵲巢
陵霄謂為
天戒
王肅諫主
督役最急

盧毓稱隆
直

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觀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高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官惟秦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當食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釋留人使一晷而更之咸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二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萬一歲成者聽且二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貽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其事使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詔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汚於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死氣絕而不續者是以前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感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止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王莽璽室夏癸西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嘗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不及隆也帝乃解璽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鐘虡棗院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

通鑑已言不天 卷之二

董尋諫魏主使公卿舉陳芳舉土

魏主不罪尋直言

隆屢切諫

衛觀諫魏靈

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二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陔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及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尸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三倍於殺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帝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稅動容者賢事導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一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侵其士民重其賦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亡之君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與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粟賜不應輸者令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豎則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則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也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俱哉尚書衛觀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是一虜於狸鼠臣以為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彫敝難可復振也昔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設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

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文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食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文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已前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而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於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賈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旦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更有掖庭。非負無緣之女。椒房。母后之家。當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高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不與爭者耳。自哀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人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宗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聘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文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瘵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二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首長燕巢。口爪胸亦。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誦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受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張溥曰。曹叡初即位。綱目即書魏大營宮室。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如瀨觀。汶水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咸見特書。至摩波龍見。張掖石湧怪。而非祥。獻奉為符瑞。星宇地震。宮殿數災。則曠不加省。綱目皆詳者之所。以惡國君之好逸也。太和初元。叡方營作。王朗即請其法。大禹漢文同朝。卿士比多。補察陳羣。疏息土功。高柔奏。滅後庭。北芒立觀。辛毗昌言。縹緲曳袖。楊阜正色。衛臻執案。殿監孫禮。稱詔罷民。二肅規督役之嚴急。董尋誠公。矧之負土。王基託喻於水舟。張茂獻歲於士女。盈廷說節。大舜斐然。高堂隆歷指天變。危言悟主。死不忘。

憂尤有史魚貢禹之風然獻生平大過有三一曰不孝母郭太后而迫之暴崩則不可以為人子一曰無義始廢虞妃立毛貴嬪為后既又殺毛后立郭后則不可以為人夫一曰無禮幼女淑卒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黃輿之合葬則不可以為人父二者之失皆係人倫豈與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比哉諸臣諂諂未聞苦口唯東巡之舉陳羣楊阜有諫然但言八歲下殤不當送葬未嘗言黃淑合葬之非禮也國君之過毀母大於荒政廢嫡重於好色諸臣指斥墨沼沆辭嬪嬙不難叩棺沐浴以死力爭獨於三者諱而不言言而不盡意者官闈之事人生所忌骨月之際非臣與商要之言其易不言其難恤民力而不救國維憂國賊而不正君心使魏主徒博受言之名未知修身之理亦異於古大臣論諫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司馬懿誅曹爽

魏主叡龍
任劉放孫
資蔣濟謀
不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孫資皆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昭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文武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曹爽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輔對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重屬

放資問曹
守為曹爽
司馬懿輔
政

司馬懿疾
驅入朝

立齊王芳
為太子

芳即位年
八歲
曹爽每事
訪懿
爽以事執
卸賜李勝
何晏丁謚
為腹心
丁謚勳爽
奪懿權
傅據以讒
何晏免官

之劉放孫資入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早帝曰誰可任者時維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救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因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宮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和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泰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截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懿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權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謚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謚為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請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即傅據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蝦不平因微事免蝦官又

舉執枉奏
盧毓免官
孫禮以亮
直出外
曹問為宗
室論感悽
爽爽不能
用

出盧毓為廷尉舉執復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
 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
 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
 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高七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
 獨任胃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眾
 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孰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殂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
 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
 輕執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
 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關官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奸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
 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
 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同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強幹枝弱滿萬一之虞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以上非所以勸進
 賢能褒宣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彊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同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將濟言法
度不當變

致

爽用何晏

等策遠太

后

與爽有

隙

爽驕奢無

度弟義數

泣諫不聽

孫禮憂社

稷將危

懿為焉

疾以給李

勝爽等不

復設備

管輅正論

鄧颺部為

常談

懿與師昭
謀誅爽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遠太后於永甯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圍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學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列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訖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辯。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佞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乘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兒兒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胸。勝曰。眾情謂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本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奉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辭。君言今還為本州。威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涕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自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太傅懿陰與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通鑑已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懿使高柔
據爽營王
龍據營
因奏爽罪
惡又使許
大目說爽
歸罪

桓範勸
許昌不
被收

懿族誅爽
義到及何
晏鄧颺丁
諱舉執字

嘉平元年春止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
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
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
以後事皆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
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姿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
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
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
施行臣輒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
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
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
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
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侯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
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番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番曰太傅圖
逆卿從我去蕃從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
爽兄弟以天子詔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
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在關南
洛陽典隆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詔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
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
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
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怒問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
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諱司隸校尉舉執荆州刺史
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諱執勝并桓範皆下獄劫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

勝杜苑張

曹

魏救魯芝

楊綠

辛敬東救

於時蓋美

乃以美全

羊枯不輕

委實事人

夏侯令女

不素曹氏

傳主視劉

陶

何與夏

侯著美

王加之徒

競為清談

陶

傳主視劉

陶

何與夏

侯著美

王加之徒

競為清談

陶

傳主視劉

陶

何與夏

侯著美

王加之徒

競為清談

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督騎研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殺將出主簿楊綠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

至東市乎有司奉收步綜治罪大慘懿曰彼各為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綠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

軍卒敵欲與俱去敵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敵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

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敵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

偶也敵曰然則敵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邱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

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敵遂出事定之後敵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

王沈及泰山羊枯沈勸枯應命枯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枯曰吾不忘卿前語枯

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支叔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及

爽被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

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

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

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之偉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選部郎劉陶

暉之子也少有口辨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傳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

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刺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

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

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爽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

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張溥曰司馬懿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為丞相辟之又辭乃劫取之為軍司馬不

得已相復從其心薄丞相甚猶許鄧之鄙操也既數發策操資以霸或謂懿有狼顧相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

內懷忌惡賴太子不全佑以免不立懿益見文遂謂與曹真陳羣同受顧命輔教擒孟達於盈旬珍公孫淵於

百日最稱雄決敵阻以芳托懿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嘉福之寄重於霍光陵土未乾甲兵內起曹爽王凌
 楚王彪等盡遭族殺為人臣者當如是乎曹爽元侯真子少以謹重為叔親愛恒父事懿共相幼主不敢專行
 及何晏鄧颺丁謚畢軌進用始說爽奪懿權懿稱疾避爽當日軍國大事政由司馬曹氏孤危有西漢哀平之
 憂爽能挈魁柄歸之公室為朱虛東牟計豈不善乃慮無根本士競浮華忽曹罔強幹之謀徇晏等諂附之說
 尊尊親親一無所聞徒專制變法樹黨要名此適驅人附懿烏足以令國中哉晉賈誼之二十四友唐王叔文
 王伾之八關十六子其人非盡不肖舉事非盡失也驟貴多凶虛名生忌矜氣日隆而乘者不測一朝輕敗禍
 不旋踵矣懿偽病篤爽等咸自喜嘉平元年正月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從懿度國內虛即勒兵據營
 馳奏爽等罪桓範勸爽兄弟奉天子走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能決身方就第兵已圍守竟坐私先帝才人
 罪其黨俱夷三族解兵投人即以兵自殺謀非曹操之拔漢獻惠甚呂祿之信酈死以狃犢而若燕雀不死何
 待司馬懿老賊善詐今年殺爽等明年殺凌彪或玩人於疾病或取人於俄頃誅戮朝貴全用兵術彼無能者
 曷堪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八月吳主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

領魯王傅上疎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

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隆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

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

宮執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

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廡就之坐欲與結

好績下地住立辭不能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氣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

和霸有隙
全琮遣子
寄事魯王
陸遜正言
不能

全公主
毀太子和
王夫人憂
死

吳主聽曹
王全琮等
言從顧譚
願承張休

王楊竺所
婚殺陸遜
憤卒
吳主寵潘
夫人愛少
子亮
吳主心惡
魯王霸

精學禁斷宿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聞明詔首奪二宮備衛却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
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
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有何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將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
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
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
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
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
獲安善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
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覲觀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
執以為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執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讐國失之於執重也吳為疏臣傳祚
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
帝既悅擇夫人亦悟今臣所論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焉岐之役譚弟承及張
休有功全琮子端結與之爭功譚承休於吳主吳主從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
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竺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
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更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年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
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降自結數稱亮美以其
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
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曹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
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
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
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鶴觀見其甚惡之救據是等無事恩恩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

巴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見入殿據吳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親都郡丞見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諧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未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入為皇后吳主願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玕王居虎林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玕王休於丹

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恪為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凡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典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

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勸渠科禁嚴峻其所戒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傾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

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惶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如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宜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宜為大王所忌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

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逆者能受之今者恪等連屢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幾懼遂移

南昌

廢謝慈
等廢為庶
人為
和為孫峻
所殺張妃
從死何姬
守孤

孫峻存諸
葛恪可託
太子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
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
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
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守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張溥曰孫權長子登居心茂美長近德德次子慮臨事奉法敬納師友年並不長第三子和以母王夫人寵愛
得立太子然峻疑有智承師涉學或見稱述即登臨終上疏亦言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
足明令器之譽內外無間不意權忽寵霸生其疑亂廢死相繼禍酷驪姬夫家有賢子短命早終生人大哀幸
繼者好學下士能奉宗廟當教誨保護為計長久乃偏愛辟諫啟嫌二宮梁武帝忌太子統死而不忘吳大帝
惡太子和廢不以罪親子仁賢獨忍棄割豈人情哉魯王霸和之母弟與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日譖毀和
使權知其不善黜遠於外太子得全霸亦可母死猥惑羣小先幽閉和朱據屈晃泥頭詣闕杖之一百陳正陳
象上書苦諫竟至族誅無道之君先殺諫臣未聞有族刑者權號人傑何替亂至此和徙故鄣權復怒霸賜死
殺楊竺等無遺本權之意恐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不知其大惑尤甚袁紹欲舍譚而
立高劉表欲舍琦而立琮雖各憑後妻之言望少子能勝大事未嘗身行廢殺也權立和寵霸自構家禍又用
刀不怨紹表失之疑權失斷之愚而不仁其事同其失倍矣權自黃龍稱帝以來過慮聞呂壹典校大臣日
疎誅壹之後性益果殺太子未廢吾榮先戮陸遜夏卒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情勢必極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
魏王泰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此固衰朝之舉非英主之略烏足法哉孫峻當國殺諸
葛恪和亦徙新都死張妃從義何姬字孤威以節顯權有女魯班巧於譖訴逼死王夫人毀廢太子又說孫峻
殺朱公主同室誅夷彼實造之北晨家索其是類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諸葛恪寇淮南 孫琳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
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呂孫戎恪
十思

吳主屬諸
葛恪孫宏
孫峻以後
事
宏謀誅恪
峻告恪殺
之
魏諸葛誕
王昶胡遵
母丘儉等
諸司馬師
征吳傅殺
言乞急務
不從

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庶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淪曰人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老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諸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及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况長孟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最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性聞長孟之執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鑑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床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宏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主塔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宏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卧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宏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秋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引苦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衝將軍呂岱為大司馬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費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費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費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費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費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費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丁奉前進
大破魏軍
殺韓綜桓
嘉等

恪欲伐魏
將正等固
爭不聽因
著論以論
眾

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費陳時聞討。勢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之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糧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功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馬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執諸將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督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雲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塙。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度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過。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月。吳軍還自東興。進討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論眾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結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成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為今日若順眾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己自有二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胃生蠱。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益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鑑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眾人雖皆心以為不

通鑑已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勝盾止恪
伐魏不聽

虞松請司
馬師令關
中諸軍倍
益急赴以
禦恪

魏張特守
新城恪攻
不拔

蔡林奔魏

鄧艾料恪
必亡

三才集事卷之六十五

三

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未有過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來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威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勝盾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人安本朝出權疆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真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而予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無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兩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人寇以勝盾為都下督掌統留奉夏四月吳諸葛恪人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遣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疆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謂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車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送急赴出且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救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二千人病疾戰死者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十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係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持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營吏目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乃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小坑或見畧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吁而恪晏然自若出住工者一月圖起田於淠陽詔召相

諸葛瑾陸遜常憂恪

孫峻與吳主謀置酒殺恪張約所峻亦被殺峻侯投恪子弟及張震未恩臧均已收

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失望怨譏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歿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執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由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之大患其亡可恃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守導從歸人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峻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人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且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中恪恐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上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人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兜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履劍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約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立交下張約從旁所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所約斷右臂止衛之士皆趨上殿峻使所取者今已死悉令復及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疎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兵追殺之而以草席裹恪尸篋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續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公安及其二子恪外甥都御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又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感不日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大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二首曷市積日觀者數萬譽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狹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與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登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己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纘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具得不誅豈為幸身今臣不敢章宜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王及孫峻聽恪故吏歛葬初恪少有威名大帝深為器重而恪父瑾常以

張疑請諸
葛瞻進言
於恪

全公主遂
潛殺宋公
嶠暴疾死
以後事付
從公弟緝
呂據約勝
屠廢緝不
皆先死

孫憲王厚
謹縲緝不
克死

山鏡錄卷之二十一

二二二

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發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者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趙雋太守張疑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力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但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克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雖少主腹敵庭恐非良計長策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夫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即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皆並舉實不為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奉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此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繇出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其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且孫峻驕於淫暴而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子譖宋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宋公主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基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公弟緝呂據約勝屠廢緝不皆先死呂據聞孫緝伐孫峻輔政大怒與諸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緝更以胤為大司馬伐呂依駐在昌據引兵還使使人報胤欲具廢緝冬十月丁未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較文欽劉基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暴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孤咨告以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緝不聽表言胤及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勸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難敢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等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再魏者據曰吾耻為叛臣遂自殺十一月吳孫緝遣大將軍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緝遇憲薄于峻時憲

吳王推去
公主死意
程朱熊未
損

吳王與全
公主劉承
謀誅全
后公尚泄
緝執全高
殺劉承遠
廢吳王公
紀自殺

怒與將軍王博謀殺緝事泄殺博憲約死

二年夏四月吳王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十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曰與范中較習曰吾以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今我書可邪

二年秋八月吳孫緝以吳王親覽政事多所難問其懼返自饗里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王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都督吳王皆殺之損妻即孫竣妹也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王陰與全公及將軍劉承謀誅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王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緝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救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難又委罪於朱與權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卒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人圍之作詔詔教林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緝同堂姊避近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紀母使人密語緝九月戊午緝夜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王大怒上馬帶鞭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不與從者侍中近侍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曰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王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之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緝遣中書即手崇每吳王與緝以吳王罪班告遠近尚書拒與不肯署名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緝迎立琅邪王休緝從之未緝使宗正楷與中書書即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國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馭王叩首曰事久變生天下嗚呼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寒亭孫緝以琅邪王未至欲人居室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即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緝不憚而止汜翻之子也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水

紀自殺

三三

李衡妻看
以勸人謝
罪子沐

張布請吳
主召丁奉
誅琳

夷繼三族
留孫琳棺

昌其集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已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土壘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琳以兵千人迎於平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琳稱草莽臣請關上書上印綬節裁求避賢路吳王引見慰諭下詔以琳為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闡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慎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將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且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頭求受罪如此乃當立見優說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繁戟已丑吳王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羣臣奉立皇后太子吳王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自司因請吳王不許孫琳奉牛酒詣吳王吳王不受齊諸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王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王吳王主衡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王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琳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琳琳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王許之琳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琳求中書兩部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王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覲說吳王曰琳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琳謀反吳王將討琳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更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吳王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多之吳王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琳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琳益懼戊辰臘會琳稱疾不至吳王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琳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琳求出吳王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琳起離席奉布自左右縛之琳叩頭曰願徙交州吳王曰卿何以不徙滕盾呂據于交州乎琳復曰願沒為官奴吳王曰卿何以盾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琳首令其眾曰諸與琳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孔闡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琳三族發孫悛棺取其印綬斷

改葬諸葛恪
吳主言恪
不能不智

其木而理之。吳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吳主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為罷。」受託孤之任死於聖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張溥曰：諸葛亮輔後主連年伐魏初出師時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及馬謖敗績街亭猶養兵復奮勇不忘討賊諸葛恪佐吳主亮亦亟亟以伐魏為事蓋祖叔父之志討天下之惡執名固甚正也然街亭之役亮明罰思過民忘其敗再表出師惟期鞠躬盡瘁不敢計成敗利鈍屯田渭南戰守並裕恪則隴上滅下小勝而驕東興戰捷功緣丁奉恪遽輕敵興兵不已新城蕩梓憤恪自放才非將帥慮之公誠曰朕民以求勝欲無禍得乎孫峻孫堅弟靜之曾孫以膽決事權權衰老議託太子峻獨薦恪才出朝臣石可屬大事權殂孫宏謀誅恪峻告恪殺之兩人相親厚若此宜永好無間峻忽因民怨置酒手殺恪子弟親黨盡夷三族屠戮之慘深于不共蓋其險害性成安忍無親已非一日恪愚不覺爾峻既殺恪淫暴益甚私通全公主魯班殺故太子和及朱公主人側目孫英等謀討不克俱死後石頭心痛史云峻年二十八夢為恪所擊恐懼病亡然身為大惡淫刑無忌終於寢戶不伏歐刀疑天報施者未盡也司馬懿殺曹爽曹彪師殺李豐張緝夏候玄血流都市咸保令終意天下是時實實賊臣孫峻亦可無誅乎孫峻與峻同祖峻死以後事付峻子不出于國君人則遠于熙望呂據滕胤結約廢峻舉非不順獨恨倉卒定謀期會相失死而無非主亮情緒專固與全公主尚劉承決議琳誅討尚妻不密臣死主廢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孫休權第六子主亮之兄琳廢亮迎休適協乘龍之夢曲阿老公勸休速行近于漢宋昌之贊代王琳欲居宮中虞記抗言乃止議論有功豈讓陸費說平勃哉休惡琳不臣召丁奉張布斬之席上其秦子嬰齋宮之舉乎宋文帝為徐羨之傅亮謝晦所立即位行誅意不少赦亦達師督憲近法孫休矣

通鑑記事本末卷五十八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與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

姜維欲興
兵大舉費
禕裁制不
從

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

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邊寇將軍張疑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驩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

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退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執乃進泰軍陳

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

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

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

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太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螳蛇螯手壯士解

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譽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

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

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

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輜三月乃成拒埋三月而後

已誠非輕車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執也洮水帶

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

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

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

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

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

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和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

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

陳泰希簡
上事

魏鄧艾料
維必來

朝濟失期
維兵乃敗
求自貶黜

譙周作仇
國論以諷
維

維議撤諸
圍兵退就
漢樂二城

陳祗巧佞
有寵
黃龍用事

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趣祁山孰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率眾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無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高安能仗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宋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驢征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執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并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幸眾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

卷五十一

117

重厥諸葛
瞻不能矯

正
樊建不與
結往來

卻正潘然
自守

甘陵王永
憎皓被疏

吳璋瑀料
漢敗

糜化料維
必敗

維敗于父
維請後主

殺皓主救
皓謝維

維不敢歸
成都

司馬昭欲
刺維荀勗

諫止

昭欲大舉
寇漢獨鍾

會勸之
郭文言蜀

未可伐昭
使師集論

之乃奉命

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待中樊建為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

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

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瑀聘於漢及還吳主問漢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

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桷而燕雀怡然

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瑀琮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

將何以存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

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

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教皓詣維

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

事中即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昭

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

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工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計蜀戰士

九萬居守成都及備地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

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

蜀未有變陳屢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父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窺進取宜並遣

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漢主寢其事

羣臣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

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

維請張翼 廖化督軍 分護陽安 陰平皓寢 其事 王戎言伊 功為難 劉寔言鍾 即必破蜀 而不還 鄧敦言蜀 未可討昭 斬以徇 將舒仰降 胡烈傅會 戰死 維與廖化 張翼董厥 等合兵守 劍閣拒會 會欲專軍 勢莫微還 諸葛緒 會攻維不 克欲還即

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璽觀之子也。曾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救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會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會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會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護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會，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會格鬪而死。會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老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之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和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涪之兵寡矣。遂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開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此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

父不從 父從陰平 趙浩 黃崇慶 諸葛瞻 險瞻不從 師策等欲 引還艾欲 斬之乃戰 勝 瞻崇敗沒 諸葛尚死 義 羣臣勸後 主奔吳奔 南獨謀周 請降魏 後主降艾 北地王謀 哭於昭烈 之廟先殺 妻子而後 自殺 艾欲殺皓 卒以略免 維得漢主 救命與廖 化等不得 已降魏將 士咸怒

通鑑卷之五十一

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
 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逐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盟國宜可再吳
 或以為南中七郡險阻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再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國
 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
 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
 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半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
 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大義爭之眾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
 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卒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
 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
 禍敗將及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
 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維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將顯別救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
 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四十九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比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
 面縛輿觀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視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
 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簞饋益州刺史隴西太
 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
 引軍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洛遣胡烈等追維維至却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
 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
 印綬命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暇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
 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觀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
 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若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二叛而腹心不擾曹髦
 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今蜀閣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放競於
 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

會厚待維
等
張悌言司
馮氏必克
蜀為吳憂

艾靖因平
蜀之勢以
平吳昭使
衛瑾喻止
之

姜維構鍾
會據亂
衛瑾密白
艾反狀

權車徵艾
昭妻王氏
言會寵過
必亂

昭親到長
安以制會

會欲令艾

月乙卯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一萬人煮鹽興治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貲財供其左右即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即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塗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音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和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轡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瑾密白艾有反狀會善致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教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甯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救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甯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擬璿以為
罪

璿以計執
艾父子

會決意謀
反

會矯太后
遺詔廢司
馬昭

姜維欲使
會重親北

來請將已
因殺會盡
坑魏兵獲
立漢主

會謀信誅
遂表其父
烈兵鼓謀

北兵殺維
會及漢太
子璿

璿連因綱
等襲斬艾
父子

璿連因綱
等襲斬艾
父子

自了矣。鍾會遣衛璿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璿兵少，欲令艾殺璿。因以為艾罪，璿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軍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璿。唯艾帳內在馬平旦開門。璿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圍欲劫艾，整仗起。璿營璿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越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衛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璿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怒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始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帟，拜散將以次楮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已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使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洶洶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註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畧，死喪狼藉。衛璿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璿，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斜谷，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璿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璿聞之不俟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

璿謝杜預
誅艾餘子

從其妻及

孫

鍾毓言弟

會不可專

任

向雄收葬

會戶

卻正張通

捨妻子隨

後主

正相導後

主舉勳無

關

霍邑聞魏

兵至欲赴

不聽

戎初不肯

降聞後主

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迪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卻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已備敵既定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它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昔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書諫會反賜爵關內侯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命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九年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約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

通鑑已下下 卷五下

三二

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
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疆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
將更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
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閭棺定諡死無所恨則
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
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子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寬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
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張溥曰蜀之亡也論者咸咎姜維有二失一則數舉伐魏一則退屯漢壽然觀當日事勢伐魏未必非也司馬
師殺李豐等廢其主芳悖逆著矣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公惡彰矣師死昭立則眾心未定諸葛誕討昭則義
師再出昭弒主髦則罪犯必誅使維代魏時直聲司馬氏之惡討其不臣與海內同仇昭必內恐魏朝智勇之
士亦必不盡附昭國難方作大師臨之安在不可一舉克乎維計不出此徒勤於用兵使司馬氏反資外敵以
自固君子於是知漢必不振矣夫師昭謀逆大臣懷憤當日司馬氏所端揣者惟懼天下名之為賊內外受敵
勢將速斃蜀兵數至置昭不問昭得肆其強力弒少主冀國人措身磐石儼然若帝指麾之下制鄰國有餘鄧
艾鍾會等能不馳驅奉命哉吳諸葛恪擊魏著論論眾謂司馬懿墮斃其子幼弱專國厄會可圖吳人不悅孫
峻殺之恪身雖死言非大謬彼欲圖魏於懿死之時維不能討師昭於廢弒之際誠無策矣鍾會入寇維請後
主遣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陰平黃皓沮止魏遂長驅鄧艾出奇趨涪諸葛瞻黃崇戰死蜀即挫傷尚堪背城決
勝誰周再三勸降不知田橫之恥而遽效劉琮之辱其誤國猶結賊也後主既降維不能獨與魏抗不得已俯
首於會因便構隙說會殺艾欲盡戮北來兵將即誅會而興漢其日月復明之秋乎丘建奏納親兵胡烈召子
作惡亂兵爭奮維會同死天欲亡漢豈人力哉晉劉裕使王鎮惡沈田子克長安留義真鎮守田子矯命殺鎮
惡義真與王修殺田子既復殺修關中大亂陷於勃勃君門遠於萬里強將聚於一城鮮有不變者也會懷異
志艾更矜功共居新附之蜀必不相下維說行誅戮用漢之舊復其故邦易誠反掌須臾變起魚爛鳥焚其才
能用會而不及遏亂兵將成復壞與關羽之敗沒諸葛亮之病薨有同悲焉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猶豫未

納而敗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不克欲引還文請從陰平襲成都而勝國家之事存亡決於一言勝負分於一戰類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淮南三叛文欽 母丘儉 諸葛誕

文欽怨司馬師
母丘儉說
父儉舉兵
討司馬師

儉邀諸葛誕
誕斬其使

王肅傳報
鍾會勸師
自行攻儉

鄭泉王基
言儉欽可
克

王基請進
據南頓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曾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執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眾度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

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於陳。請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母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

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克之源。吳冠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灑水。閏月甲申。師次於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三三

特率官
極留與
壽春師與
之持久

淮南農民
為儉欽用

文驚率壯
士先攻師

驚駭病目
突出欽失

期不應乃
引還

奮推鋒陷
陣追騎莫

敢逼
尹大目語

欽少忍數
日勿退以

待師死欽
不悟將射

之涕泣而
返
儉聞欽退
恐懼夜走

聽橋儉將史昭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定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因歎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丘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人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為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鵞見兵威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應其勢已屈不待何待欽將引而東鵞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鵞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己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今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追欽搖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不祐汝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母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蒙寨文欽父子詣軍降母丘儉走北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逆山

文欽父子
李吳

魏封為侯
杜友奏免

孫峻聞諸
萬說據善

奏引兵還
司馬昭召

魏赴京師
魏殺樂琳

魏遣子親
求救于吳

司馬昭攻
魏吳使全

擇全端唐
咨王祚文

欽救之
王基請深

漢高壘

周泰擊走
吳朱異

孫綝怨吳
不死戰斬

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母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淵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眾心。蓄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場。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惻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眾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眾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惲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上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擇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執。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四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卒出屯鎮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黎。石苞周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

孫綝怨吳不死戰斬

之
吳人怨蘇

將班焦彝
精銳并力

決戰文欽
沮之乃棄

擬降昭

全權全儀
奔或昭許
為其書扣
降降等

欽請誕攻
南園賦還

欽欲與吳
人堅守誕

不聽
誕殺欽文
書文虎奔
昭

胡奮兵斬
誕其麾下
數百人皆

死義
吳于詮死

逆勢... 九二一

三二

命。蘇怒九月己巳蘇斬異於籬里辛未引兵還建業蘇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人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護軍將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綽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多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而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於吳，今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綽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翽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園，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蒼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眾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蒼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蒼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蒼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曹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眾，器械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首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乘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廢

昭圍壽春
不煩攻而
破
昭不殺吳
兵

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以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眾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達詔命下拒眾議然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豐有滅吳之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邦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誠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捲淮浦俘誠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養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數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張溥曰母丘儉文欽之討司馬昭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春秋誅亂賊其義不虛獨傷其志大而才小時失而功喪也師沈毅多大略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懿謀殺曹爽獨與潛畫懿死師代輔政妄稱伊陟之嗣伊尹既與李豐等擅廢君后災祲見天母丘向憂國家傾覆說父儉舉義於是連結文欽暴師十一罪望司馬孚為石碣李友自待則程程嬰伍員忠壯協同義聲先路師親行禦敵病患目瘤文欽勇冠三軍率壯士直前師驚懼日出營被幾死令欽繼以大兵必能屠翦三諫不應未敗遠逃尹大目追之欲語以情忍數日無走以待師死欽不悟也父子奔吳儉亦夜遁斬於安風津兩人欲應彗星之祥母丘已嬰赤族之禍其失止歸文欽之一走是誤儉者欽也諸葛誕少有八達之譽與司馬師善儉欽舉兵遣人招呼誕斬其使露布凶逆遂受師命都督揚州擊殺留贊以功封侯及司馬昭當國誕心不平賈充勸昭徵還京師誕即攻殺樂綝求救於吳以拒昭是時昭

氣方壯非師疾病之比誕才勇又出儉欽下曷克勝任所恃惟吳救兵文欽為司馬氏宿讐宜與申好無貳併力破賊忽隙殺欽驅其二子歸昭國惡未除同盟先爽英雄舉事猶懼不成况誕實無能哉傅子言誕夫婦聚巫求福伏尸淮南方於宋建推禱塞終自焚滅亦深悲其不足有為棄人召禍也儉欽聚眾渡淮西吳兵大集師深壁高壘與之持久其計遂困昭圍誕於壽春亦以堅守老之卒不煩攻而破知彼此審勞逸兄弟用兵咸有父風王基始勸師進據南頓繼勸昭精修圍壘謀雖覆敵勢實助逆度其用心猶賈充成濟之流不及誕麾下義士遠矣孫峻孫綽吳之賊臣獨能助儉等討司馬氏近於知義皆喪兵損將無功辱國豈以亂易亂事固有難行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

司馬氏篡魏

李恢教子
豐閉門斷
客

師與鍾毓

謀誅李豐

李豐夏侯

玄張緝蘇

樂樂教劉

賢等皆夷

三族

左右勸主

芳殺昭退

師懼不敢

發乃被廢

師廢芳為

齊王司馬

字悲不自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教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後父去郡家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鏝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甯署令樂敦先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倘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驃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賢等皆夷三族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竊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於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

勝 師欲立彭 城王太后 今立高貴 鄉公 太后以璽 綬手授高 貴鄉公

司馬師死

主髮 龍師昭惡 之

王經王業 謀討昭經 諫不從沈 業奉告昭

賈充與主 髮戰於南

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備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齊王築宮於河內

二年春文欽母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無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於許昌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馬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奉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甯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

向雄哭經
司馬孚等
請以王禮
葬主髮
昭使炎迎
常道鄉公
璜

荀顛拜司
馬昭而祥
獨長揖

司馬昭死
魏禪位於
晉孚流涕
歎

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視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顛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京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戊申。昭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賞賜一如前。詔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俟。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冬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於晉甲子。出舍於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歎。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於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

傳玄請退
虛部

司馬孚卒

曹芳卒

范曄忠誠
三子皆從
其志

文王為文皇帝。尊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為大司馬。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詔除魏宗室禁錮。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蔽。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由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命。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之七室。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省。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曄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咨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奮等三人並棄舉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樂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志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諡曰魏元皇帝。

張溥曰。古來篡國之臣。必言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蔡溫。身篡者也。操。懿。子篡者也。莽。僭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殺於漢兵。溫。僭位七年。改元者二。子友珪。弒之二。賊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亂。曹丕廢漢。獻司馬。又廢曹。則操並懿師。並道尊為帝。儼若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累世。獨蒙後福。故莽殺子孫。宇死於鬼神。臨死於原碧。不祥。尤其溫有八子。以嬖子婦遇。絀均。王友貞立於大梁者。十一年。而國亡。彼子盡不自悲。同安史與之以國。猶懼不守。欲冀其成。父逆志。窺聖神器。勢鳥可得。子孫不能取身。亟取之不顧。百世之慮。僕俾一旦。

通鑑卷之百六十一

三三三

凡為篡賊者盡然也。操幸生子多賢，不博間強識才藝，兼該能真操業懿。二子師昭成，其大略君國之器出於家庭，身死子繼，不帝猶帝也。且操佐漢而篡漢，懿佐魏而篡魏，起自微賤，積尊九錫，與王莽世戚，未溫大盜地勢，俱異經營，其密之間勞苦天石之際，大業將成，其人已老子克負，荷顧命屬焉。父子授受，不居篡名，其計慮深遠，豈徒眩僞哉。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主，母上儉文，欽兵起親行，捍禦突目，嚙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弒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為政，大逆有加，南關之戰，可以帝矣，猶迎立常道鄉公，勉塞眾心，然稱王受拜，居然帝也。亡何卒，炎立而取魏，師死年四十有八，昭死年五十有五，壯節方逞，大命已促。望周公流連魏武，得意之日，志恨未盡，炎在衰經急遽，攘袂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喪無懼而龜鼎是謀，張悌有言：司馬氏根本固矣，奸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西魏遺之澄，洋徐溫不取吳遺之知誥，其術皆絲操懿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晉滅吳

吳主休胤
以子寶託
濮陽與
與布聽萬
或言說朱
太后迎立

皓
皓得志歸
暴布病
悔遂夷三
族

皓得志歸
暴布病
悔遂夷三
族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為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人，令子寶出拜之，休把興臂，指寶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與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荀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翁時，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羸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或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遣殺之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凱諫言吳昌不可都并請息復罷樓出宮女清官宮

皓作昭明宮陸凱諫不聽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羣臣廬江王蕃沈醉頃伏吳主疑其詐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主大怒斬之五官郎中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戈陽可冀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法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疆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秋八月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或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宥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汴流供給其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塔確非王者之都且童謠曰軍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軍遭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善惡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首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將特優容之冬十二月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掾華覈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宴然賈誼獨以為如抱大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真心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捨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最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積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晉羊祜與
吳人開布
大信
皓信任何
定
凱面青定
奸邪

凱卒皓信
定難從其
家於建安

皓聽定言
詳多勳祿
存
定使諸將
各上御犬
抗請違何
定不從
派秀懼皓
奔晉
吳信刁玄
詐譏舉兵
華嚴等固
諫不聽過
寒水乃引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佑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緩懷遠近其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邏之卒以銀田八百餘頃其始主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至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鈇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權下都尉典知酷糶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左丞相陸凱面青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耶何以專為姦邪廉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吳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縉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間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主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吳主遣監軍李助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趾助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助助不許乃白助枉殺馮斐擅徵軍還誅助及徐存并其家屬仍殺助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練數十匹纏絕直錢一萬以捕兔供乃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勳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戴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華嚴等固諫不聽行過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

還
枯深知王
屑

潘令何攀
典造船艦
器仗

吾彥請皓
增建平兵
不從
步闡降晉

陸抗討闡
築嚴圍以
困之

羊枯兵至
抗自帥眾
赴西陵

抗令張
枯

抗破楊
誅闡等

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遣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止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為羊枯參軍枯深知之枯兄子暨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枯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枯陰謀伐吳枯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夫已成孰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乃為鐵鎖橫江斷路 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奔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枯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有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其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枯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眾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成作大堰遏水漸清平土以絕寇叛羊不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成堰破之諸將皆感屢諫不聽枯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枯水軍督留慮拒徐有抗自將大軍憑圍對壘將軍朱香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夷兵處抗命擊之天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蓄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

晉羊祜楊
廢庚克
吳主既克
西陵信高
廣雅言一
遂圖并兼
萬或自殺
留平夏死

樓玄賀即
以正直被
責
羊祜修德
信以懷吳
人

枯抗二境
交和
暗數侵盜

敗枯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闖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數萬口東遺樂鄉貌無矜色謙冲
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取平南將軍楊肇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
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或與右大司
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願聞之以或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
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夏適月餘亦死徒或子弟於廬
陵初或請遷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
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推方
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
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妹之臣日間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
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解黜善士以逆諫
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
行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感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邪定間者去與事發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忠
數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
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
人又北敵注目同國威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抗也願陛下豐其糴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
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誘訕政事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
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諫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
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
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
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枯無傷也吳主用諸
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殺紂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

晉邊抗諫
不聽

抗疾病上
疏

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置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續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為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執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也。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孫普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差。起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糧對內懷，百寶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敵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科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虞，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之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衝壁之事，非吉兆也。冬十月，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二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其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樓，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素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感哀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兵，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虛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

賈允荀勗馮統以伐吳為不可唯杜預張華贊成枯計

枯請勿徒州

枯舉杜預自代

預聞張政時召政還

已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兵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枯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允荀勗馮統允以伐吳為不可枯數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顯夏祥帥眾七千餘人來降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使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許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冬十月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艘十一月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岷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廷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刺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其為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

預復表請
成之

充等復止
伐兵晉主
怒充請罪
山濤欲釋
兵以為外
懼
充不得已
受伐吳節

王濬克西
渡及荆門
夷道殺留
憲陸晏等
周旨虜孫
敵
濬擊陸

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其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敷嚴下無兵上以理執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夫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歎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力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漕運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戎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磯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乘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散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散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

景 預克江陵
 新山延 胡奮克江
 安 剛朗盧高
 降晉 預相授羣
 帥方略徑 造建業
 張悌渡江 逆戰沈璧
 請蕭眾力 以待晉兵
 不聽
 鮮勝將班 張喬大敗
 兵兵賴道 去使迎
 悌悌不從 遂死義
 晉兵斬孫 震沈璧等
 預不節制 潘
 何憚周浚 請王渾直

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檣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衛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備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潘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陵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吳翻之子也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瀋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兵主閭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璧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度江戰至牛渚沈璧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眾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數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潭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楊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璧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璧引退其眾亂將軍鮮勝將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願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璧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憚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劫見矣謂宜速引兵度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渾曰渾閻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

指建業不
聽

潘自武昌
順流徑趣
建業

吳人屠
昏

何植孫是
降

胡充等計
降

王濬舟師
過三山王
渾豐之不
肯泊

皓詣潘降
孫秀不質

李真
賈充懼

請罪
賜皓歸

命侯
賤修陶瑛

吾彥不得

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
 今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惟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制未之間也且明公為
 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
 聽王濬自武昌順流輕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
 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眾患苦及昏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
 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
 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絡繹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昏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矣主引
 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潰
 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由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
 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由以請降又遣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其保展節之秋勿以
 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書於琅邪王由壬寅王渾遣信要濬覽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
 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舟百餘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觀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檣延請
 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
 羊大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不廟山陵於
 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
 定方夏江淮下 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苟
 勳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輾轉而吳已降充慚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
 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
 悉從簡易吳人大悅滕修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眾赴難至巴丘間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周豐蒼梧太
 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瑛之子融持手書諭瑛瑛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
 吳城戌皆望風歛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龍孫秀孫楷欲以招
 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波將軍楷為度遠將軍琅邪王由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渾將攻渾
何攀勸渾
送皓與渾
忍始得解

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中郎諸子為

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臣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庾亮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刺人面及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其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人將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充曰又問吾彥對曰吳主孫皓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分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忿得解何憚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成曰書責推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夜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吝聲將虧雍穆之弘興於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戡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蠶威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數臣臣水軍風發乘執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園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園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乞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疆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遣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死戰決之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現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兵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莫其作亂得騁私念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

劉頊以論
渾濬功不
平石遷

范通詣濬
退讓

秦秀等訟
濬屈
杜預
講武
預數餉遺
洛中貴妻
諸葛青不
仕晉

咄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濬救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頊校其事。以渾濬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頊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由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子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濬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亡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潢涪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柱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問因就見馬。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靚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為慚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張溥曰。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漢陽興臂託以太子靈王。方殂。興即違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其所稱辭。則云。蜀漢初亡。交趾攜叛。國內震懼。倉得長君。不知其麤。暴驕。盈速覆家。國甚於中主以下也。興布佞巧。貴寵。非輔相才。萬或成稱。皓即欲圖翼戴。功忘首息之信。莫霍光之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死。夷族之禍。與孫綝同。背君者其何利焉。皓荒酒色。尤好刑誅。殺景后。殺其二子。已惡過矣。及克西陵。復交廣。浮屠彌肆。以伎殺萬。或留平以諛。爭殺。賀邵以守正殺。韋昭樓玄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并其五子。以公清殺。張詠車浚。以私怒殺。熊睦張尚。酷誅無算。苗民不若。何足奉昏惑主。而積貴陸凱。陸抗。憂國而身亡。人君若此。即富強如秦隋。必不能况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陵小。以北制南。何所不服。是故司馬炎之平吳。楊堅之滅陳。勢使功顯。非晉隋之

有道乃皓與叔賈之善亡也。晉武伐吳。其謀起於羊祜。羣臣皆非願也。賈充首勸馮統沮止。尤力賴杜預。張華贊成帝意。計始不搖。王濬兵指建業。孫皓與觀出降。成陽先入。可以比勞。王渾自恃宗黨。婚奪其功。反誣以罪。濬不為鄧艾父子者。幾希爾。晉武心重濬功。不能抑渾。上無漢高。知三傑之明。欲責下以簡生讓廉之義。其難哉。皓信刁玄讖文。尚廣筮卦。耀兵華里。侈言兼並。其意氣橫溢。豈真以長沙桓王自命乎。天璽元年之秋。吳臨平湖開。歷陽山石印封發。識者即知有銜璧之事。未幾。泥頭面縛。詣東陽門。始信青蓋入洛。非破晉乃朝晉也。皓性很戾。與漢主禪殊。臨危發憤。宜出死關。亦效禪俯伏。兼以諂取容。太子瑾等叩首稱臣。為晉郎中。無一仗義如北地王。謀者皓。晏受歸命侯。死洛陽。享年四十二。何不振至此。嗚呼。刑戮恣於國中。威武不出境外。無事則剽則校。險危則盤地。晉帛。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正
明 太 倉 張 薄 論 正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胡烈討樹機能改元

預請石鑿

須春進討

鑿秦嶺預

廷尉既而

無功

牽宏討樹

機能敗死

陳蕃討胡

烈李宏必

敗

文參政樹

機能

揚破與若

難拔能等

敗死

馬隆自任

能平樹能

能

隆請自置

武庫選使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囚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鑿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鑿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驟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鑿秦預稽之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鑿討樹機能卒不能克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眾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殪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數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鶯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於武威敗死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惠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

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

隆作扁箱
車以戰勝
隆斬樹機
能涼州平
郭欲請徙
雜胡于邊
地不施

御散隆而
被殺
制度元興
諸胡俱返
殺張損敗

歐陽建
諸胡立齊
萬年為帝
陳璣請詔
孟觀為固
處前鋒不
聽

齊萬年科
處受制於
人必成禽
梁王彤夏
侯駿逼遣
處擊萬年
無救戰死
張華陳準

軍資而遣之。十一月馬隆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隘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苑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認假隆節。拜宗風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興。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捐。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以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一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白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彤駭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旌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天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氏眾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徒戎論。以警

萬年
孟觀後齊
江統作徒
戎論朝廷
不能用

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
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
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以付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
內獲安。疆場不浸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
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
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
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
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
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中。聖王所居。未聞夷狄宜
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也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
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扶憤怒之情。候隙乘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
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
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閭山河。雖
為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瘁之眾。徒自猜之。寇恐執盡力。屈
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執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執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
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
散。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做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
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糗粒
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使相贖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實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祭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却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徒其餘種於榮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張洸曰。晉武泰始六年。鮮卑秃髮樹機能反。咸寧五年。冬。馬隆討平之。惠帝元康六年。秋。秦雍氐羌齊萬年反。九年春。孟觀擊獲之。武惠相去三十年間。羌胡載變。惠之兵力較武微矣。武克鮮卑。十年乃定。惠伐羌氐。三年即服。以衰亂不振之君。致高宗鬼方之略。言惠賢於武哉。敵有強弱。功有遲速。係在任人而已。河西鮮卑大繇匹孤。其地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樹機能繼壽闕而立。以壯果謀。略聞胡烈牽弘。又無綏邊材。一朝失和。兵敗身沒。石鑿李憲。師並無功。扶風王亮。失制於前。揚欣輿尸於後。文鸯戰勝。未能蕩平。馬隆身請募兵。選仗扁箱。陵險溫水。方度涼州復完。武帝於時深恨用隆晚也。齊萬年本秦雍氐帥。土地甲兵。不如秃髮。朝廷命將之始。宜詔孟觀為周處前鋒。必能殄滅。惜惑於梁王彤。陷處先出軍。無後繼。遂力戰死。既亟用觀。萬年立擒。虜固無能。非涼州比。然觀陳騫之論。烈弘張華之薦。孟觀武帝獨任。馬隆勇士赴功。梁王彤嫉害固處。忠臣殞命。用人得失。為軍吉凶。子玉死而晉喜。郭開閭而趙亡。疆場之事。古今同鑑矣。太康元年。郭欽請武帝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元康之季。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言若著龜。卒不見納。且晉武開疆。秃髮首叛。昏惠多難。氐羌陸梁。劉石先驅。其形已見。猶充耳置之。板之詩呼天。蕩之詩呼文王。古君者切矣。其君終若不聞。是以底於亂且亡也。

張昌作亂
敗弓飲新
滿遠遠江
夏本如沈
為天子

華宏討昌

而敗

新野莊王

敬為昌所

報

昌黨石冰

陳貞封雲

等攻陷諸

郡

陶侃等破

走張昌

周玘王矩

起兵討石

冰

督備華譚

葛洪甘卓

起兵應顧

秘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大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士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責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屏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檢。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誣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眾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成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共伺犇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王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眾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髻。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散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殺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顥。道雍州刺史劉波。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顥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通奪其眾。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驥。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眾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禁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揚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眾悉降。冬十二月。議郎周圯。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子循。即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執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春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年冰北走。

周紀新
聖壽
陳敏請別

擊石冰
陳敏周紀

戰勝張統
新封封案

降揚徐二
州平

周紀賀循
還家不言

功賞
荆州岳槍

斬張雷
陳敏有割

據江東之
志其交愛

卒
司空趙敷

子劉祐
遂據廣陽

叛
敏使甘卓

假稱皇太
弟

敏使弟叔
斌等謀劫

應遂劉機
王曠皆棄

投封雲司馬張統新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紀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秋八月荆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

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

為子景聖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

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

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年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

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

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

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謹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敏會僚佐推已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鑿駕太宰顯以張

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荆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

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即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晚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

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

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荆州刺史冠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

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

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大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案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

君子弗為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為羣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遣榮等書曰

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委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

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穴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

興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乎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

官是

改拔江東

推用名士

四十餘人

賀備周玘

不受敏官

顧榮領丹

陽內史

敏欲盡誅

名士榮說

止之

劉宏遣陶

侃討敏

侃以運船

為戰艦

侃破陳恢

劉宏表來

光殊勳

華譚遷潔

等書請國

敬

榮等官報

劉宏使發

兵進逼劉

機等慮之

陳處勸敏

殺榮等不

徒

周玘密使

東大將軍劉暉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程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相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程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草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草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孰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敢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草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後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敏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指之兄子越妃兄也

張溥曰義陽蠻張昌作亂起於晉惠帝太安二年之夏五月時諸王紛爭中原板蕩昌因憚征之民扇聚攻掠眾至十三萬豎牙旗鳴鼓角震怖江夏舊姓不從賊者惟江安令王偃秀才呂羆爾石冰為昌梟將陳貞陳蘭張甫封雲等佐逆陷郡昌遂跨帶五州樹之收守然其徒皆盜聚小人無能為也陶侃出征張昌潛窺陳敏益兵冰雲並斬及下雋被擒昌誅三族神鳳相國欲復為平氏縣吏已不可得斯誠逼迫成賊烏合易離極其鋒距不過絳頭毛面挑刀走戟所謂盜且無道者也廬江陳敏少有幹能以討石冰等功為廣陵相親天子出幸圖據江東父怒滅門去職憂卒不忠之人先蹈不孝安能舉大事乎顧榮賀循周玘皆江東首望敏強官之循服寒食散靈髮袒身乃免郭欽蔣詡其風度幾榮等四十餘人維繫秩命形跡若濡然慕義畏賊情無日忘華譚遺書責以大分咸懷慚變色起而圖敏斯時也樊於期為燕刺首翟義赴漢赤族尚非所難况因隙構會矜茲小醜哉甘卓者寧之曾孫憤亂棄官志非庸下遇敏歷陽縱橫計合乃結婚姻相服從榮玘危言正辭其意立悟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榮羽扇一麾大眾潰散獲敏江乘夷斬建業譚突敏倉部令史七弟頑穴六品下才

通鑑已下

儀廣教陳
和
蔡玘說甘
卓圖破
顧榮等逃
歸

晉王欲立
彼為山濤
曹充向曹
裴秀所阻
遂立充為
世子

晉大封宗
室

曹充既蜀
顯節最為
純為黨友
裴楷言其
不可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上

欲躡桓王蹈大帝事必不成其言果然。錄今觀之。張昌觀興江左。丘沈妄稱。聖人。敏亦斯人之徒。歟。華譚引義。高論榮理。即本其指以說卓。或始屈而終申。或前逆而後順。吳會仁人。口古之力。賢於甲兵。然則名士何嘗負。晉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上

西晉之亂 江左中興附 諸王 胡羯

魏元帝咸熙元年。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曹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晉王。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於晉。丙寅。王即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佃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鑑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憇魏氏孤立之故。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曹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子行太子太傅荀勗。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統。相為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曹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充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顧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行也。辭。

賈允出鎮
秦雍用留
弟計復留
充妻郭槐
賂楊氏求
納其女
帝初不欲
納賈女以
后與荀馮
言從之
帝恐太子
不堪嗣揚
台以為不
可動
揚白帝黨
請帝納其
叔父駁女
並
齊王依惡
荀馮馮
傾楊反為
其所中
揚既預表
一門二后
之禍
儲君郭英
言楊駁不
可任
楊挑等建

之賢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勛曰：勛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瑾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顛、荀勖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嘗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駁女，止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勖，及左衛將軍馮統傾詔勸，乃使統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之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尚書褚碧郭亦曾表駁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挑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禕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

議諸王公
不宜居京
師

帝以發誓
試太子張
泓適為代
對而帝悅
三楊用事

劉毅言帝
可方漢桓
靈

荀勗請出
張華於外
馮統荀勗
請出齊王
攸之國

王渾等請
留攸

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顥為河間王。汝南王東為南陽王。輔字之子顥字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充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

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吏益謹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以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其悅先以示瓘。瓘大踉蹌。眾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內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胡之叛。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蓋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珧濟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察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大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子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

王濟既德
使妻入宮
泣請留位
帝仍不從
羊瑒為揚
玳左邊發
病卒
廣惠等上
敬齊王不
當出外帝
大怒劉頌
奏與等七
人罪當棄
市猶復獲
駿王冕服
議得減
期數曹志
請如與等
議帝怒未
整齊等
又傳致其
罪皆下也
廣統以首
領子免罪

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尚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善。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揚玳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暹。中護軍羊瑒。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齋。頓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羊瑒與北軍中候成。聚謀見揚玳。手刃殺之。玳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瑒。左遷。太僕瑒。憤怨。發病卒。李暹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廣惠。太叔廣。劉駿。魏舒。郭頤。奏。秀。傅。珍。上表曰。昔周漢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昭季。皆入為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朝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任。要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表。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遠舊章矣。東統之子。賈毅之子也。東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憤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纒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用。此前者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若等奏。志等侵官。離局。深阻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厥純詣廷尉自首。冀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東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特。乃獨為駁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駁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東是議主。應為戮首。但東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並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定為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倫之舞。黃鐵朝車。乘輿之制。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言。無疾。河

向雖請留
齊王不
齊王欲
醫以自解
帝長勸
王以攝統
言遂止
揚駿出
汝南王亮

帝以才人
謝玖賜太
子生皇孫
通

帝恃通明
慧故無廢
太子意
帝仍恐楊
氏之逼
揚后乘帝
迷亂奏以
揚駿輔政

揚駿趣汝
南王亮復
金石乘

南王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懼上道攸力強入解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罔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誤詔即誅醫以罔為嗣初帝愛攸甚焉為荀勗馮統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列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揚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人為長沙王頴為成都王晏為吳王曦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觀弟濟為東武公錄為東安公觀由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裙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昭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侯典禁兵帝為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揚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津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薨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廋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廋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功成后對廋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廋欲之孫劭會之慮也遂趨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已酉崩於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客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紀賈氏為皇后揚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窆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

勳討之亮
懼夜赴拜
勸駿留亮
不從
駿以官爵
石崇何攀
諫而不從

傳或數謙
駿欲出
之以李斌
言乃止
楊濟慮成
以直致禍
而感不動
孫楚勸敘
直言於駿

王彭逃避
駿辟

賈后置謝
氏於別室

駿甥也。即帥所領趨鑿速逐擊以為不狀。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勳。勳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微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度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持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奕武帝於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故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羊頭，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即何攀，共上奏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漸不平，欲出成為郡守。李斌曰：『下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成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致致忿耳。安有惶惶忠益而反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書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嚴碎專悞，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疆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勳欲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彭為司馬，彭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彭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視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逾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以中書監行勳為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

通鑑紀事本末

武帝欲廢
賈后以荀
勗馮就楊
玠趙登
救而免
賈后密使
董猛與孟
觀等謀
誅楊駿廢
太后
東安公孫
與楚王璋
兵合以討
駿
朱振說駿
燒雲龍門
索女入殿
不能決遂
殺於馬廄
傅祗給武
裝傾給
揚玠不能
以石函之
表免死

太子有滄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橋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橋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橋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妻子。隨刃墮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就楊玠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揚后曰：賈公固有大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如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德不廢。後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為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郎勃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等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廷王璋。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疏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宜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脇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眾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頡。問太傅所在。頡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頡曰：宜至廷尉。豫從頡言。遂委而去。尋詔頡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頡秀之才也。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也。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殺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玠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逸。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鸯。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玠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眾謂宜依鍾毓例。為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玠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鸯。誣以為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

東安公錄
誣以文恭

汝南王亮
避當專權
傳咸切諫
而不從

二十四友
中石崇潘
岳尤諷事
誣

外王戎謂錄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錄不從。王長。故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愷送太后於永安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女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殺將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祥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其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諸金墉城。於是有人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請賈后禰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家故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啟曰。昔魯之為曹爽。司馬斬關赴魏。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王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侯。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揚駿之功。督將侯者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怒。眾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揚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頭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弟雲。和郁及崇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社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鄆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岐城說璋 乘兵勢誅 賈郭璋不 能決賈后 反聽張華 謀誅璋妻 威宏三族 丁綬止王 恭助璋 衛瑾女以 春秋之義 責國臣劉 孫守詒璋 罵乃族誅 衛瑾 汝南王亮 詔命璋殺 璋 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

平牽委。穎川陳盼。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與弟現。皆附於謚。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九論事。謚每侯。謚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太宰亮太保。瑾以楚王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璋為北軍中侯。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瑾謀。遣璋與諸王之國。璋益忿怒。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璋。勸璋自昵於賈后。后留璋領太子少傅。或素善於楊駿。衛瑾惡其反覆。將收之。或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璋命。請亮。亮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瑾。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瑾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璋。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請在直衝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師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瑾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瑾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進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人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瑾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瑾不聽。初。瑾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瑾。輒殺瑾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璋。宜因兵勢。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關虞幡出。摩象曰。楚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而走。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乙丑。斬之。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璋。祭酒丁綬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衛瑾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慈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趨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畫情。偽加以明刑。乃詔共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瑾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善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為

賈誼與后謀委張華以朝政
 賈模與張華表願同
 心輔政
 楊太后為賈后所迫
 絕膳八日而崩
 趙王倫用孫秀討深
 交賈郭趙王倫以
 求尚書命不得怨張
 華表願
 山濤言王
 行擬天下
 蒼生
 裴頠與賈
 模張華議
 廢后而不
 決換以言
 不見用憂
 卒

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願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閣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已酉。故揚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訖究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擾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表願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語在羌夏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監。令程據等。又以麗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

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願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願曰。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願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願專任門下事。願上表固辭。以賈模適

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願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願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為人慧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左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賈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恐雖非錢不解。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

魯復作鐵
神論以議
世
韋忠不應
裴頌張華
廣城君臨
終令后盡
心太子又
或勿聽趙
擊曹平入
宮后皆不
從
江統上陳
五事太子
不從
太子惠社
錫忠諫置
針於甌利
之
裴權慮賈
謚交構
后詐有娠
取裴恩祖
為假子
趙俊請太
子廢后不
聽
劉下勸張
華府后華
不從遂飲
藥死

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裴頌薦平陽
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怒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
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數曰。會見汝在荆煉中耳。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謚驕縱。數無
禮於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
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
子。言甚切至。宋曰。趙擊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擊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
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譏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
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
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菜。菜蓋子雞。麩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
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賣菜
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擥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
諫。勸太子修德業。保全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於錫常所坐甌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謚恃
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謚后親所昵。一旦交構。則是危矣。
不從。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之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
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內藥
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
不聽。左衛率東車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
言。而公更有疑於下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賈宮俊人。如利。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豈
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必心相與
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激服聽
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彭病。太子為彭求王爵。不許。彭病篤。

賈后逼太子飲醉令潘岳作書強手草之以示帝遂君公卿賜太子死張華裴頠不力爭太子遂廢謝淑媛見殺

閻縵與棺縗縗上書請叔太子江統潘滔王敦杜琨晉瑤等以送太子繫獄縵與說賈縵釋之王行既表女與太子廢婚又不為太子上書

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刺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如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埽除患害，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潘書如此，今賜死。」備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去。」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廢輿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彰、臧尚同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彰母保林蔣。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縵與棺縗縗上書，以為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咎耳。」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縗圍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於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沈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晉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尉滿奮收縗縗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縵曰：「所以廢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諡乃語洛陽令曹據，使釋之。廣亦不坐。數覽之孫，據筆之孫也。太子至許，遣王妃書自陳，誣枉妃，父行不敢以聞。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太子既廢，象憤怒，右衛督司馬雅當從督許超嘗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荷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表願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縵等共誣廢太子，令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

張勳說入
華避位而
不從
司馬雅許
超三將等
謀廢賈后
復太子以
張裝安常
保位不與
謀而說孫
秀勸趙王
倫舉事
孫秀勸趙
王倫行及
聞賈后延
太子而倫
因以起兵
孫使司馬
雅告張華
共除害華
猶拒之
齊王問斬
賈謐執賈
后
倫秀弟張
華裴頡等
三族

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
今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蒙於
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且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
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
之病。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讓等早除
太子以絕眾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煮食
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
杵推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飲飛督閤和
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使雅以
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
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
齊王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
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問驚曰。卿何為來。回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
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
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繫趙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乃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
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靈版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方
執張華裴頡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即何也。
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
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門
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免者甚眾。關隴
撫張華戶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
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參預。從僕射。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度為黃門

解結女債
從父死
趙王倫受
制於孫秀
王衍禁錮
終身

李重不肯
就倫假乃
以憂卒

倫矯詔賜
賈合死金
墉城

淮南王允
因孫秀假
詔誅師兵
入討倫敗

幾死為伏
盾所詐開
陣內之遮
父子見殺

賈合死金
墉城

賈合死金
墉城

賈合死金
墉城

賈合死金
墉城

即封汝陰王訓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適子彰為南陽王彰弟濂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即陽平東皆為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即陸機為參軍組勛之子崧或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已未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齋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五月己巳詔立臨淮王濂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己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於顯平陵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賈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準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圍乃使司馬督護伏盾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盾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盾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盾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擢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謂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兵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眾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齊王罔以功遷游擊將軍罔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

通鑑已言 卷之六十二

族誅石崇等 潘岳不聽 世言而被 族 倫欲殺吳 王以傳 祇力諫而 免 孫秀出 王國於許 呂 張林請殺 劉頌孫秀 諫止之 梁王形不 受相位 孫秀使子 會尚河東 公主 羊玄之女 以孫秀故 得立為后 趙王倫假 神語發 位 孫秀子 孫秀愛趙 王倫官將

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恭撫軍將軍，度中軍將軍，詔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形為之。形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點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增疾。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還奪帝重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興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后孫為濮陽王。立世子恭為皇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度為廣平王，詔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形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彭輔瑛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恭、廢言秀專權，不合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擾亂朝廷，可悉誅之。秀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能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固、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各擁彊兵，據方面，恐之，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加固鎮東大將軍，領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三月，齊王固謀討趙王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叡，移檄征鎮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新

秀勸倫族 誅張林 齊王同討 趙王倫 盧志孫洵 以大義說 其主起兵 應商 河間王顥 遣張方攻 殺夏侯爽 將兵助倫 以二王兵 攻乃復附 同 都隆不聽 趙誠虞澤 言遂為王 濂所殺

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汝英俊以從人望伏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沒不克矣。穎從之以志為諸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胤之孫也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裝趙驥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東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入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暉各帥眾為穎後繼前野公敵得同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彥齊疎而穎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眾曰趙王山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強弱之有敵乃從同前安西參軍夏侯爽在始平合眾數千人以應同遣使還河間王顥願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爽及其黨腰斬之同檄至顯執回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顯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同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同刺史郝隆慮之至孫也以兄子繼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爽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怒參軍王遠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遠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同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崇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為回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儼帥兵八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璣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墉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臯關出以拒同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眾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同戰屢破之同軍穎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同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威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同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同營同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諱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同營擒得同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六十四

成都王頴
為孫會士
倚許超所
敗欲退保
朝歌從盧
志王彥言
擊其不備
遂大敗孫
會等

王與六廣
金雅斯孫
秀等使倫
為詔迎帝
復位
賜趙王倫
死并誅其
四子

齊成都河
間三府置
孫會多武
統識者知
兵之戰
齊王固特
有劉琨父
子

人士象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倚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持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於淇水。會等大敗。秦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固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孫會許超士倚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准。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倚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暎等。准伯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為王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駟虞幡。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恭。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秀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秦軍將數十人歸里第。遂攻之。故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表。敕持節賜倫死。收其子恭。頊。虔。謂皆誅之。凡百官為能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頴至。已巳。河間王頊至。頊使趙驥石超助齊王固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斬張衡。閻和。孫髦於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閻。檄斬孫旂。永。鏡。冶。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六月。乙卯。齊王固帥眾入洛陽。頓軍通章。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田成。詔以齊王固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頴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河間王頊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准。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有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已。卯。以。梁。王。暉。為。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劭。著。女。為。趙。世。子。恭。妻。故。著。及。二。子。散。騎。侍。郎。興。冠。軍。將。軍。頊。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固。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暉。為。御。史。中。丞。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鎮。之。與。固。同。乘。謁。陵。因。說。固。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頴。俱。拜。陵。人。謂。頴。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喜。懼。盧。志。謂。頴。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

盛王勳成
都王勳請
歸漢籍從
其言士民
之與盛歸
之

齊王固委
任五公

顧資慮惠
之謀以成
其美

顧榮戴淵
勤機還兵
機懸不能
去

同請立清
河王置為
太子

褚紹即方
徐惠曹德
皆諫固失

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顧從之。帝見顧於東堂。慰勞之。謂拜謝曰。此大司馬固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固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遣信與固別。固大驚。馳出送顧至七里澗。及之。顧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顧。固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據為記室。督尚書。即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固以何勛為中領軍。重文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旆。路秀。衛毅。劉直。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即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十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欲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潁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並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穎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固疑中書。即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勤機還兵。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秋七月。復封常山王。又為長沙王。冬十二月。封大司馬固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太安元年。大司馬固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璽。遺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璽為皇太子。以固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齊武閔王固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可兆矣。又與固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固遂辭謝之。然不能從。固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待教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固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固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然樂禍。遺之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固謝曰。非子孤不聞。適孫惠上

通鑑已言天下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孫惠張翰
劉榮陳交
皆避位去

王豹請依
周召之法
諸王分國
夾輔齊王
固不能從
及聽長沙
王又言報
救之
李含與皇
甫商素有
隙遂背明
拜顯說顯
討齊立成
都顯師
張方等趨

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成不可久居。大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患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宗親推迫。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翟之時也。罔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季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喪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旆以其廢職。白罔。徙榮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亮。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東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罔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疆域之年。並與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元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永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罔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罔優合答之。長沙王又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乃奏豹。讒內閣外。坐生疑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顯。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顯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為朔軍校尉。時商參罔軍事。夏侯爽。兄亦在罔府。含心不自安。又與罔右司馬趙驥有隙。遂單馬奔顯。詐稱受密詔。使顯誅罔。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必可擒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顯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顯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顯。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又廢罔還第。以顯代罔。輔政。顯遂舉兵。以李含為都督。師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顯。顯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旆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當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遂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偽書。遂令公就第。平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

洛陽 盧志誅 勿應顯 顯不聽 顯徵長沙 王又計罔 罔長吏趙 淵執罔以 降又斬於 罔罔外 罔為人所 殺又誅 重芳發兵 計言又徵 舍為河南 尹復與馬 孫下粹謀 殺人反為 人所誅 盧志即續 勸顯勿助 顯攻又類 不從

者邦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偽藥發隋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徵長沙王又使討罔罔遣董文襲入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文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罔使人執驕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天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眾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勛因執罔以降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罔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罔第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等聞罔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詔大將軍顯顯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二年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徵為必為齊王罔所殺因欲以為罔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顯以河間王顯為宰相已得用事既而罔為人所殺顯猶守藩不如所謀顯持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為參軍商兄重為秦州刺史含說顯曰商為人所任重終不為用人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遣使詔重罷兵徵舍為河南尹舍就徵而重不奉詔顯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蓋推等合四郡兵攻之顯密使含與侍中馮孫中書令下粹謀殺又皇甫商以告人收含孫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斌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河間王顯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顯上表請討張昌許之昌已平因欲與顯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顯皆不從八月顯薨其夜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顯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奸逆其以人為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御之顯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顯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顯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顯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顯

張方敗皇
南商等考
入京城大
掠

機謀都督
於王粹機
不從及石
超兵敗機
為孟玖孟
超所誣遂
夷三族江
統蔡克東
嵩等請宥
陸雲致復
魯綽殺之
孫拯明二
陸雲等惡
宰惠明拯
寬宥為政
所族殺

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癸巳辛亥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維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

萬計石超進逼維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頴遣將軍馬成助陸機戊申太尉又
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人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戰於馬空成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
水為之不流斬其大將軍曹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頴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
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
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頴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
機殺之機不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
沒玖疑機殺之譜之於頴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論事玖將軍王闡却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相
與共證之頴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彭諫曰今日之舉彊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
殿下用之太過北士舊將皆疾之耳頴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為戲辭頴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
復聞乎秀遂殺之頴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東嵩等上疏以
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眾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微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
已頴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頴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
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頴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頴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百數兩踝骨見終言
機宥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
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頴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
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
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
大敗死者五十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
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又生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
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頴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從又因致書
於頴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頴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人不可頴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竭水碓皆

皇甫嵩為
從甥所告
顯捕殺之
又擊破顯
張方欲退
而東海王
越勿執又
居方開城

內顯於是
方殺入顯
為相

劉沈屢敗
顯以衛博
皇甫滄戰
沒及為顯
執不屈而
死
顯廢羊后
及太子重
顯表立顯
為太弟

顯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
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人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閩宜啟上為詔與沈使發兵擊顯顯
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又
又使皇甫嵩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救皇甫重進軍討顯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顯以告顯顯捕
商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下

西晉之亂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
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人送別省甲子
越啟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感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顯越懼欲殺又以
絕眾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入於金墉城至營爰而殺之方軍士亦
為之流涕公卿皆詣謝罪大將軍顯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以顯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今顯遣奮武將軍
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顯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顯頓軍於鄴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盧夔逆戰於好畤夔兵敗顯懼退入長安急召張
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之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顯戰顯屢敗沈使安定太守
衛博功曹皇甫滄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顯帳下沈兵來逢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擣擊之殺
博及滄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顯曰知己之惠輕
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羸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趙臨之戮其甘如薺顯怒鞭之而後腰斬
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沈畫計顯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顯壯之引與數宮表為
右衛司馬二月乙酉丞相顯表廢皇后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重為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顯表請立丞相
顯為太弟戊申詔以顯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
顯為太宰大都督雍州收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皇太弟顯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

東海王越以穎潛復與陳盼上官已等謀討之遂奉帝北征
 東安王繼勳奉迎乘輿下從
 與穎下從
 乘輿殿於蕩陰臨紹以死衛帝
 穎便和演密殺王沒演反為沒所殺沒遂與東瀛公騰等計穎穎殺東安王繼左將軍睿遂逃歸國
 睿為津吏所止稽求興以免穎從王澄

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盼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已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盼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璽已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慈詔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即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赴晉雲集比至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繼勳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編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盼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已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天百官侍御皆散慈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墜於草中亡方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慈侍中血勿浣也陳盼上官已等奉太子璽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琳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侯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霑溼不舉而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未及東瀛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太弟穎怨東安王繼前議八月戊辰收錄殺之初緣兄琅邪恭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數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繼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教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奸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顛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已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璽夜襲已願已願出走方入洛陽軍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璽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稽督將軍右

言發血攻
張方入洛
陽復廢太
子重及半
后

盧志勸頡
奉帝還洛
陽頡遂倉
卒在許

劉淵和頡
不用其策
歎為奴才

張方專制
朝政
魏陽王寇
等請擊頡
降頡
張方劫帝
奔長安而

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為大單于。淵見劉王浚東羸公騰起兵。淵說頡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頡曰：五部之眾果可發否？既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堅子、東羸、球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一檄，鄴宮亦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推東羸三部。泉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頡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應。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頡將王粹拒東羸公騰。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羸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為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侯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頡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頡孤疑未決。俄而眾潰，頡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積車，南奔洛陽。倉卒上下無齋，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熙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再散者猶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眾暴掠，死者甚眾。使烏桓羯朱追太弟頡，至朝歌不及。浚還鄴，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劉淵聞太弟頡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再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祖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頡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寇、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頡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咨。張方為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眾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還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從。十一月己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六十四

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劉流蘇武帳為馬帳。魏晉以來。首積埽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頴。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犇郊。太宰顥帥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顥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顥劉暉。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勸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十二月。丁亥。詔太弟頴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頴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顥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顥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顥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顥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游指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請司空越以太宰顥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今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顥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驕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驕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驕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援。共殺重以降顥。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修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荏平人。師懼奴懼奇。

穎見處起
兵於越魏
石勒沒秦
赴之顯復
懼表類為
鎮軍

劉宏扣顯
必敗帥兵
受越空越
節度
顯欲賜羊
后死劍
等國執之

其狀貌而免之。懼家却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臨郡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鄆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荀晞救鄆與廣平太守譙國丁詔共擊藩走之。八日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藩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即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荀晞還兖州從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太宰顯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十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鄆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顯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賜范陽王虓遣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顯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軍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為劉喬繼援進高鎮東將軍假即劉弘遣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為忠明日為逆翻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杆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剋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精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顯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扣顯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顯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教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后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愚智皆謂其寬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顯怒遣呂朗收暉暉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

劉琨說溫
美讓位於
范陽王旭
遂乞師王
浚擊殺王
闡石越劉
祐而劉喬
舟

單垣與繆
胤孫播說
顯令到輔
斬張方以
與越和

裴度賈龔
費定等斬
馬瞻梁邁
顯長史楊
騰殺韋秀
而關中皆
服于越

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旭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旭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微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眾遂潰喬再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和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光熙元年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府太宰顯前犯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為伯顯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及劉喬敗顯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劉輔親善以為帳下督顯參軍河間畢桓嘗為方所侮因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

閭山東兵盛艦楨不宜防其未萌其親信劉輔具知其謀繆播胤復說顯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顯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即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即取之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死於方持刀而入守閣者不疑方火下發顯輔斬其頭還報顯以輔為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曹龔河橋樓襄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曹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

聞顯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和弘宋曹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為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涇池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顯以為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顯悔之乃斬到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和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顯將馬瞻郭倬於霸水顯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顯於南山弘

農太守裴度秦國內史賈龔安定太守賈足等起兵擊顯斬馬瞻梁邁定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虞臯將兵擊顯至鄭顯使平北將軍韋秀屯馬翊顯長史楊騰詐稱顯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顯係城而已八月

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旭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鎮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賴川廣徵為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

馮高執顯 送郭尚臨 斬公孫潘 范陽王應 德劉興光 假賜賜綬 死然後發 魏 劉興光 遺其弟規 歸并州 惠帝中每 崩羊后欲 立太子車 以華混言 乃立太弟 越鼓頭為 司徒模追 殺之 王彌冠青 徐毅鞠美 太傅越以 帝親覽大

即河南郭象為主。蕭鴻臚丞阮修為行參軍。謝鯤為接輔之。薦樂安光。逆於越。越亦辟之。設等皆尚虛玄。不以事務

嬰心。縱酒放誕。毀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初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

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勣作亂。欲迎穎為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勣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

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胤不忍殺。而幽之。公師

藩自白馬南渡河。交州刺史苟晞討斬之。進東。袁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冬十月。范陽王胤薨。惟

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為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

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名志為軍。諸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賊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疎之。輿密

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辯畫。

越傾膝酬接。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規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規為并州刺史。以東

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於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越

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暉。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

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暉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三十七

政固未出

鎮

沒桑聲言

為成都王

賴報仇以

石勒為前

驅

武哀王騰

以各書身

殺而難破

王導說琅

和王晉引

士望以結

人心

容以導言

絕酒

苟晞丁紹

擊走沒桑

石勒

石勒說來

聞督馮莫

突歸劉淵

石勒以計

奪馬桓張

伏利度之

眾

乞活等為

新蔡王騰

復得高奴

莫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沒桑逃還苑中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

為前驅所嚮輒克署勒討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各盡無所振惠臨

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下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

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指載之車中每事欲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

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護等討之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

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

業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沒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

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襖導使睿乘肩輿

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

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

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闔及魯國孔衍為

參軍壺粹之子閻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謀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

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鴆覆之於此遂絕苟晞追擊沒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漢

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善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

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胡部大張閻督馮莫突等擁眾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閻督等曰劉

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

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閻督等以為然冬十月閻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主淵署閻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

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眾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奔

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

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眾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

度之眾配之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為司徒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

田蘭薄威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復讎斬沒桑於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前北軍中候呂雍

乞活等為新蔡王騰復得高奴

桑

太傅越矯

詔囚清河

主章

太傅越聽

潘滔之言

遂與荀晞

有隙

劉靈王彌

俱降劉淵

太傅越設

清河王軍

張軌將北

宮統敗王

彌又敗劉

聰

述戰死

粹被殺

斛于修之

請劉淵徒

都平陽

度支校尉陳頌等謀立清河王軍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軍於金墉城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引升堂結為

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荀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於青州厚

其召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兖州牧

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

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耕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

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荀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

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

河王軍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甄城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過攻陷郡

縣多殺守令有眾數萬荀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

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轅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

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

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東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

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於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郡

蒲子上郡解軍陸遂延氏酋單微並降於漢八月丁亥太傅越自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九月漢王

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

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石勒劉靈帥眾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邑皆假墨王將軍都尉

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殺之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癸亥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盾為

太傅越聽
劉與潘滔
言誣殺
播揚肩王
延何綏高
堂冲等
何曾知武
帝復嗣必
殆

朱誕奔劉
淵
劉景沈三
萬人於河
劉淵聽之
石勒立君
子登

張寶以策
于石勒
王曠不聽
施融之言
遂為劉聰
所敗

垣延襲賊
劉聰

太僕卿委以心膺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已劉與潘滔勸越悉誅播弄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凡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識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行為太尉太傅越解充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暇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勒眾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寶為謀主才膺為股肱夢安孔長走雄桃豹達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寶好讀書聞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寶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寶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逃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和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滄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忿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

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勒眾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寶為謀主才膺為股肱夢安孔長走雄桃豹達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寶好讀書聞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寶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寶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逃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和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滄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忿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

垣延襲賊
劉聰

垣延襲賊
劉聰

純夜驚之
舉孫詢來
廣之策於
是呼巧
翼朗及安
陽王厲皆
破殺而劉
淵召聰還

山簡杜豔
保殺流民
運卿王如
龍殺之

王讚敗石
勒

王如重賂
石勒使攻

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
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眾自大陽
潰歸淵救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顯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
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袁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
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襄糧發卒更為後舉下
官亦收兵殺待命於充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
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輟輟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
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十石長吏以應彌石勒冠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
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
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巖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軹城殺兗州刺史袁
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
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
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為臨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已卯漢主淵卒九月雍州流
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豔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
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
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
擊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輟輟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
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
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空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
掠泗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汜口聞簡敗眾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
衍以為不可賈車牛以安眾心山簡為嚴巖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巖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侯脫勒遂
斬脫囚嚴
蕞如復遣
弟瑤襲勒
勒亦感之
太傅越內
不自安請
出討勒
越師大軍
出宮自黑
復守衛

王衍太傅
越皆不欲
還都

苻始陳太
傅越罪伏
帝密詔使
討之斬劉
曾程延越
憂憤瘵薨

聞之遣眾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眾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襄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疑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嚴送於平陽盡并其眾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瑤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夫眾望又以胡寇並感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交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國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行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召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賊盜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琳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琳琳逃竄得免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令頌帥兵先進頌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苻肅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苻純閉城自守肅遣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五年春正月苻肅為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裴頌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眾潰奔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勝之子也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苻肅有隙何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肅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清亂苻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肅手詔使討之肅素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游騎於成臯間伺之果獲肅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肅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肅肅遣騎救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秘不發喪眾共推行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苻肅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行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鈗豫州刺史

石勒欲殺
襄陽王範
等以孔長
言乃決殺
之

裴妃為人
掠賣

荀晞請遣
都倉垣帝
以道阻不
得進

魏浚保瑛
石特獻穀
麥於帝

劉曜納惠
帝羊皇后

王彌與劉
曜有隙劉
曜說其自
據本州

劉喬太傅長史庾敷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行具陽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
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
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
可存乎甚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
禧澹之子也剖越極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消倉遇勒戰敗東
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暉奔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
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祇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
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兼督
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殺千斛迎帝帝將從
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
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祇出諸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
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破石時劫掠得穀獻之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
如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
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
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
轅卒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
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
陵王琳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
皇后運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
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岷歆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光
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
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

卷之二十一

三

王導說
邪王督收
中國賢俊

南陽王模
為趙洪所
曹降漢而
復被殺
苟晞不聽
明預之言
遂為石勒
所禽

劉暉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苟灌、在陽城、河南尹華嵩、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輪殿，以給之。會稽之曾孫也。潘與弟組、族子中護軍裕會，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於密，傅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潘承制以松為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翼為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鵠，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苟灌諮謀軍事，潘遂率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眾，據一泉陂，潘以為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帥羣官奉以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參王業、吳孝王之子苟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潘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苟晞以鼎有才而擁眾，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紇、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顛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據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苟晞驕奢，苛暴，眾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四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寶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寶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冬十月，勒請彌燕於己，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趙允、潁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曹疋與諸氏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與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帥眾五萬向長安，雅

索琳與曹正謀與代晉室魏特竺恢梁綜帥眾會之遂敗劉曜趙謙劉曜兵勢大振陶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荀藩劉暉等逃散其事遂敗陳穎請王導改張風俗信實必刑導不能從

州刺史魏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關正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眾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梁攻新平不克索琳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正等戰於黃丘曜眾大敗正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魏特等擊破繁於新豐祭還平陽於是正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關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暉周顛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述等鼎與業自宛起武關過益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眾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於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顛犇琅和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軍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自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和眾皆收淚謝之陳穎遣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訓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珣寇并州辛未圍晉陽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埽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慨然長嘯中堅將軍饒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長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鐵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臨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平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勒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回塞宜北徙據之以禦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慮將軍之右者兵晉之休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攻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

石勒軍死大半刁膺請送款於睿以張賓進徒勒定河北之策復引兵發葛陂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十一

賈疋等攻
取長安劉
躡奔于平
陽

劉琨信徐
潤於分旅
咸於是或
子之奔漢
為相導劉
曜劉琨乘
虛龍奔陽
現父母為
泥所殺

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萬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過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
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
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拓弓銀研卿願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
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
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
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珣之卒先奔斬冲擅收珣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
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五月漢主聰敗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
河內王繁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粲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繁還祗子孫并其流民二萬餘戶於平陽 石
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波即向水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濟
河恐冰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
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 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
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
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躡旅
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即鄴襄國
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墮
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墜運
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
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豪爽喜聲色河南徐潤以晉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今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威數
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威於琨琨收威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拔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
威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繁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
山及中山使其將却詵張喬將兵拒繁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繁曜乘虛龍奔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
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繁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

劉琨賴倚
盧乃得復
晉陽

傅虎為劉
曜戰死曜
竟得悅

彭晉圖策
難索自相
屠戮而晉
室並不可
為
懷帝遇害
庾珉王儁
等死義

父母榮耀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璋於平陽聽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聽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辛巳賈疋等奉秦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眾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陸馬中七創計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繁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閭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謀為劉察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謚號贈傅虎幽州刺史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趙允索綝等攻鼎鼎奔雍州為氏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吉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勁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可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帝山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秦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冠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其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趙崇長
安
趙允大敗
劉曜斬焉
智明

趙崇長
安
趙允大敗
劉曜斬焉
智明

智明

索綝敗趙

染干又襲
殺段凱

趙允拒趙
染干中弩
死

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今幽并兩州勤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漢中山王曜屯蒲坂。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陜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河西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蔡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漢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詣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逵為軍諮祭酒。參軍丹陽張闓為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九月，漢中山王曜、趙崇攻趙允於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冬十月，漢趙崇謂中山王曜曰：趙允帥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干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干龍尾及諸營，殺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璽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干還，璽追之，與曜過於靈武，璽兵大敗。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趙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崇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干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干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至死於我，不可輕也。染干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魯徽駭駭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干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慢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趙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秋，趙崇攻北地，趙允拒之。染干中弩而死。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

帝徵兵於丞相保保丞相左右言不即應

胡於擊破劉曜心忌劉素懼遂槐里曜遂攻臨長安

吉胡死義劉曜以趙允忠體官以素緝不

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現辭司空不受。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對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坂。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趙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萬年。曜轉寇上郡。趙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松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趙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趙昌。大都督趙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拔。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封陽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謂北諸城悉潰。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元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故松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松恐國威復振。則趙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臨長安外城。趙允索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趙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趙索二公也。使侍中宗猷送降牋於曜。索緝潛留猷。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執然後取之。今索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盡。未盡者。便可勉彊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猷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觀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猷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趙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山。勳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繼不忠。斬於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濟等及諸郡守皆為懼。所殺華輯。南海

干寶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人善來。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元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史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嚙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弄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直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者。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某。而寤戎狄之有變。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我懷。帝承亂得位。羈以疆臣。愍帝再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十二月。丞相竇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馮于伯利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利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旋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答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丞相竇
馮于伯利
自解

江東疑議
取決於刁
協贊備

卓實死義
趙固郭默
伐漢

劉案勳聽
殺愍帝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再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今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羨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羨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羨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哀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儀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太子封哀為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羨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舍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革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夏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嶠才弟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疑兖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愨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察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與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矢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犇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察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案以贖天子察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察遣雅生攻洛陽固再陽城山

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山問至建康王斬續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執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七

周高請纒
受尊號先
雪天恥忤
首抵罪
元帝命王
導御并御
牀

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秦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濟義夫泣血士女違違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并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張溥曰西晉之亂始於賈后繼以諸王終於五胡賈充女黠悍太子衷少不慧男女並劣武帝屢欲廢立楊后擁護之乃止帝固謂立子以長國家之經充為國勳其女當念孰知社稷播湯實基於此人君聽言有似是而非者其類也間攷綱目書法晉武帝泰始八年二月太子衷納妃賈氏惠帝元康元年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為庶人六月殺大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及楚王瑋二年三月殺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太子適永康元年春殺之四月趙王倫殺賈后及張華裴頠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永寧元年春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城殺太孫臧二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顥舉兵討倫四月倫敗伏誅太安元年十二月穎使長沙王又殺冏二年秋穎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穎將張方入城大掠十月又破穎兵十一月討張方不克穎逼京師永興元年春東海王越使張方殺又二月穎表穎為皇太弟七月越奉帝征穎穎拒戰蕩陰帝遂入鄴越走歸國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還冬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十二月穎據洛陽光熙元年穎殺張方穎奔長安九月馮嵩執穎送鄴十月胤卒劉興誅穎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帝熾即位十二月南陽王模誅穎懷帝永嘉元年七月睿鎮建業二年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暉十月劉淵稱帝三年三月越入京師殺繆播王延等四年十月漢寇洛陽五年三月越卒於項四月漢石勒殺主衍等五月漢臨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七月劉曜殺模愍帝建興元年二月劉聰殺懷帝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四年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劉聰弒愍帝太興元年三月睿即帝位夫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慈之際戰以夷虜禍僅一婦人始而宗祚隨之即論八王者謂穎穎允又賢於倫虔回賢於穎穎允又賢於回越賢於又亦彼善於此之言要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賈氏不弒太后趙王之兵不與趙王不弒惠帝齊成都河間之師不出回以驕敗穎以逆斃罪皆自取又死於穎穎顯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然骨肉用兵賢愚同盡內難日深外寇必起張方之大掠即劉聰劉曜之先聲也開門而揖之又盡戕宗室

以資之鬪。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無矣。惠之中毒，獄將在越懷愍，連袂答則誰歸？太傅無治國之才，琅邪失討賊之義，下觀梁武侯景圍臺而不救，相東魏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併於一室，其禍同也。晉武為人臣，則取國不正；為人父，則擇婦不端。赫赫宗周，襄姒滅之。未若是酷不探亂本而徒咨清談，豈清談之禍果甚於禁紂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劉淵據平陽殺太弟入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休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抄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於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於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繒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南匈奴賢
姓劉
劉文請分
劉豹即為
二國如去
卑子顯號

魏即陵厲公嘉平三年，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强，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如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寇兇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初南單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劉淵此隨 陸無武鋒 灌無文 孔恂揚班 言劉淵下 可任 劉淵與王 薄之善 淵以王渾 父子李喜 稱薦為患 齊王休請 除劉淵王 渾沮之 五部豪傑 劉淵名儒 往歸劉淵 劉宣謀推 淵為大軍 于 淵謀叛類 假稱擊王 浚東羸公 適歸 劉淵建國 號曰漢道 尊安樂公 禪 崔游不就 劉淵御史

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序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騎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

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莫不足乎也

孔恂揚班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惠對曰陛下誠能發勾

奴五部之眾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果也孔恂曰淵果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

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使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

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季以鄉曲見知毋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

歛款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

疑殺人待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劉宣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帝頽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

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頽以聰為積善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

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

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

三二

大夫之命

劉聰劉曜
皆善為文

劉淵稱帝

淵立單微
安為后

淵卒太子
和即位

呼延攸劉
乘與西昌

王銳說和
圖三王安

昌王誠不
可遂殺之

銳攻聽攸
攻裕乘攻

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自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疎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漢主淵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興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微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又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卒。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又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顛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馮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誠。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已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情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執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誠。安邑王欽等。告之。誠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誠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夜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挾又斬關。歸於聰。聰命賈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三

隆

田密劉瑤
挾北海王

又歸劉聰
攸乘殺四

王

劉聰執和

新統攸乘

聽伴讓位

於父又辭

即位

劉聰刺殺

殺兄恭

單后為聰

所丞以子

又言慚死

呼延氏勸

聰圖義

單冲請又

避位又不

從

崔璋許選
說又圖察
荀裕告其
謀聰收殺
之

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

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又單后

之子也。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父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北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

又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

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榮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

仍以榮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於永光陵。諡曰光

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禁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

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悉焉。太弟又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又寵由是漸衰。然以單于故。尚未之廢

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榮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

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榮兄弟浸長。必有不妥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

也。聰心然之。又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又曰。疎不問親。主上有意於河間王矣。殿下何不避之。又曰。河瑞之末。主上

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又。又以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榮兄弟既壯。猶今

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鉅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

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

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榮為丞相。領大將軍。保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

王育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榮為相國。

大單于。總百按察。少有雋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懷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春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璋。太保許選。璋選說又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

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

無不由之。諸王皆置警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利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

使卜抽禁

又王沈郭持

等用事

聽以政事

委兼

斬新論事

沈等

郭持說禁

圖又并誑

王皮劉惔

注又反狀

斬單說禁

魏東宮之

禁以圖又

聽以宦官

王沈等言

魏陳休等

七人卜幹

等說讓不

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韓

選勸又謀及漢主聽收璋還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又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

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持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

朝政事一委相國祭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動舊或不效而姦佞小人

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

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斬準闔宗論事之郭持與準皆有怨於太弟又持謂相國祭曰殿下光

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已大宴作

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

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

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為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

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蔡許之猜

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持曰蔡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

歔歔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持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

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惔許諾蔡召問之二人至不

同時而其辭若一蔡以為信然斬準復說蔡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

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蔡曰為之奈何準曰人苦太弟為變

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

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蔡乃命

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

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

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俯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

通鑑已下

聽反封沈
等五人為
侯河間王
易登元陳
元達自殺

蔡使王平
誘又衷甲
據其謀反
聽信之大
行誅殺

蔡使新準
賊殺又
聽立王沈
養女為左
皇后王蔡
崔懿之曹
伺力操皆
殺之

二金魚... 六三三

蔡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啟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詢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私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遠加極刑庸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已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聽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掃閭閻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讐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聽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聽問沈等於相國蔡蔡咸稱沈等忠清聽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聽大怒手懷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九月初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又容貌憔悴鬚髮蒼蒼涕泣陳謝聽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蔡使其黨王平謂太弟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又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蔡馳遣告新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耶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蔡以兵圍東宮蔡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應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又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又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阮士卒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又為北部王蔡尋使準賊殺之又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蔡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仍總攝朝政如故大赦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

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女弟。利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汚椒房。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榮曰。鑿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鑿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瞑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鑿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鑿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蓄養汝輩。何得不滅。聰之謂準曰。汝心如梟。梟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張溥曰。劉淵僭即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阪。為首亂。帝六年而死。子和立弟聰。弒之。南冠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渡。雍亮司冀。豫悉為漢有。未幾聰死。斬準。弒榮。石勒殺曜。誅劉氏。孫殆盡。匈奴亡。漢距淵始創國。僅二十有六年。後世讀史者至此。輒幸胡人之速殞。信天運之有常。然履霜戒早。憂先治內。中國之失。恟乎其傷矣。劉淵者。冒頓後種。左賢王豹子。博習經史。兼學武事。王渾稱其容儀。機鑿若由余。日磾齊王攸。勸武帝除之。渾力保明。太康末。拜北都尉。後遂不制。推究亂本。渾罪為大。然使司馬氏骨肉無殺。支幹並植。淵得同五部俊傑。幽冀名儒。效其驅策。未始不可躡隨。陸追絳灌也。曹操少舉孝廉。請許劭問臧否。劭目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去既謀誅常侍。討董卓。亦自託節義。後見漢室分崩。逞逆無人。臣禮為能。臣不能。即違為奸雄。時適騁志。往而不返。淵才即奇。僅操流亞。國家無事。假一將軍號。鼓行邊陲。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間耳。揚駿賈后交亂。諸王爭攻。成都王穎鎮鄴。表淵寧朔將軍。監五部事。雖志蛟龍。未敢問鼎。族人劉宣沈精積思。少慕蕭齊鄧禹。未聞懷貳。忽蔑王室。密謀推淵。蓋上無高光之主。內興驪姬之亂。晉不能用淵。淵必反。而圖晉帝。王盜賊所爭者。時也。苟非純臣。孰憂國難。非類異心。烏能責以守死哉。淵嘗求歸穎。不之許。東瀛公騰。王浚兵起。淵說穎願歸合五部。推二豎。乃縱釋之。淵為猛虎。假以深山者。穎也。浚率鮮卑破穎。淵命將往救。宣復諫止。淵始侈然。以大舜東夷。文王西戎。自命。建帝號。寇洛陽。勢不可止。晉室之禍。為之者。淵成之者。宣。淵能亂。以才宣勸亂。以謀。觀野祭而感。辛有之言。過驪山而痛幽王之辱。中國誠無人哉。劉和殺四王。身旋遇弒。聰立。又為太弟。祭賊殺之。單后被蒸。呼延構變。家人之亂。無異晉朝。皆天地不仁之氣所積矣。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初鮮卑莫護政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溥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慕容涉歸卒弟剛篡去其子魔亡匿

慕容剛為下所殺部眾迎立魔入寇遼西大敗

魔擊扶餘依慮自殺

魔擊扶餘

依慮自殺

七年夏。慕容魔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魔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十年夏四月。慕容魔遣使請降。五月。詔拜魔鮮卑都督。魔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中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魔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魔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侵掠魔。魔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魔。生玠。仁昭。魔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惠帝元康四年。慕容魔徙居大棘城。

魔破素怒廷

魔使慕容與

向常府庫

慕與河典

禮法而二

者曾治

魔自稱鮮

卑大單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主部眾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魔。魔擊其別帥。素怒廷破之。素怒廷恥之。復發兵十萬圍魔於棘城。魔眾皆懼。魔曰。素怒廷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天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眾數千家降於魔。魔以為建威將軍。魔以其臣慕與向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向心計默識。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與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魔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與魔通好。三年。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子俊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

龐本襲殺
李臻封釋
收斬之

六喜連本
九津託為
李臻報讐

連年為寇
慕容翰勸

父龐討平
之遼東復

存

中國士民
去後歸龐

裴嶷不就
段氏就慕

容氏

游道勸兄

暢母赴王

沒

遂與浚俱

沒

皇甫巖辭

王段通使

柳卯龐之

微而就龐

招張統歸

龐

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龐者甚眾龐慮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龐少子
鷹揚將軍翰言於龐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
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
則併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龐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眾東拿連津以翰為前
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龐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龐釋
卒龐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龐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捷也以
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龐龐以抽為長史俊為參軍王俊以妻舅崔恚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

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龐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龐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鮑廬江

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游遠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家爽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

弟真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畧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

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龐龐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龐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

等為流寓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

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畧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

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龐大喜陽耽

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龐禮而用之游遠逢羨宋爽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

於薊後歸龐王浚屢以手書召遠兄暢暢欲赴之遠曰彭祖刑政不修華式離叛以遠度之必不能久兄且誓拒以

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猶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

冀遺種遠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龐東夷

校尉崔恚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龐招之岌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

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溥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龐龐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溥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龐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讓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龐不受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崔暹高
說龐通使
瑯琊從
之遣王濟
詩建康勸
進

崔暹高
句龐段氏
宇文氏共
攻龐以計
離之

征虜將軍曹昌說龐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瑯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瑯琊勸臣大統然後奉詔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辭矣龐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不受廆以游遠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薄命遠劉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龐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拜取以為西討之資龐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訪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暹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龐分其地暹所親勅海高瞻力諫暹不從三國合兵伐龐諸將請擊之龐曰彼為崔暹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暹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龐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龐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龐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龐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倏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

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龐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龐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情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猗其無備必破之策也龐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號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龐出兵大戰龐使其子鮑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龐至驚悉聚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龐盡俘其眾獲皇帝王璽三紐崔暹聞之懼使其兄子燕詣棘城歸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謀和

崔暹體奔
如奴子被
擒而慕容
氏益振

高瞻不肯
就虜竟以
憂卒

宋該勸虜
獻捷江東
裴疑不肯
留江東

虜作東橫
使世子同
諸生受業
虜約陶侃

宋該請表
進虜官爵
韓恒駁之
出為新昌
令

王凝讓左
長史于陽
鶩

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救我耳。虜以示。臨之以兵。壽懼首服。虜乃遣壽歸。謂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必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眾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於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眾千餘家。以崔壽高瞻韓恒石琮歸於林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鑑之孫也。虜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濟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畧。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卒。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該為表。裴疑奉之。并所得三寶。請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疑至建康。或稱慕容虜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疑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疑曰。臣少愛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謁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虜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四年十二月。以慕容虜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虜於是備置僚屬。以裴疑游遠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眺為軍諮祭酒。崔壽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虜立子統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統與諸生同受業。虜得暇亦親臨聽之。統雄毅多權畧。喜經行。國人稱之。庫徒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虜遣使與太尉陶侃。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虜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虜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大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虜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推勳。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逢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虜卒。六月。世子統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故擊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翽為左長史。太守統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統從之。以誕

通鑑紀事本末

為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廐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廐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雋為世子 冬十月王濟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說立雋為世子

封奔等勸慕容皝稱王

說遣劉翔鞠運來秋捷

劉翔為說求燕王章璽朝請下決乃說吳宏言於帝會說上表罪庚冰何充乃奏從其請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遼東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鷲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水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晃爽之子也 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雋為王太子如魏武晉又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封段遼事見燕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期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上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剪為戎數未聞中華公卿之曹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使邊陲之民散居三魏國千里以蒞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蔡婦猶知恤宗廟之隕今晉室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虛扁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袵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聞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田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眾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

翔青何充
等宴安

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令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孔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就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遺庾冰書。責其當國東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慕容就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雋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沔。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譽謬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桴持節。誅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桴劉翔等至燕。燕王就遣都龍城。赦其境內。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八年冬十月。燕王就遣都龍城。赦其境內。張溥曰。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張華歎為命世器。遺以簪帽。父涉歸死。剛篡立。將謀殺廆。亡匿避禍。後國人殺刑迎廆立之。更叔父之難。免於誅死。卒為國君。有棘城故地。天命所興在是矣。廆掠昌黎。擊扶餘。遼西遼東。寇不絕。及賈沈斬孫丁。廆即謀於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豈能與晉競乎。乃遣使來降。其明義知幾。隗囂公孫述弗如也。記廆世系者云。廆以晉武帝太康六年乙巳冬。寇遼西。已酉夏降。以為鮮卑都督。元康甲申秋。徙居大棘城。永嘉丁卯冬。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太興己卯十二月。宇文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使獻捷。庚辰三月。以為平州刺史。辛巳九月。封遼東公。癸巳五月。卒。凡嗣立五十二年。稱單于二十七年。稱公十三年。僭稱號。追尊高祖武宣皇帝。身延洪祚。長於諸胡。所謂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其風漸近。華夏莫夫。廆之強大。始於破素怒延。成於斬素喜連。木凡津。敗悉獨官。走崔毖。擒如奴子。而高句麗段氏宇文氏衰。遂乞得歸。而石勒懼方取。徒河旋并。遼東戰略誠勝。抑推亡御遠。界遼碣而雄。封建者。惟在尊晉。豈遣使請建康。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勸進此二策者乘中國之無王建義聲於絕壤管仲相齊先軫贊晉謀無以加龐納而行之上翼帝室下懾諸侯即使楚國無問胙田已錫利孰大馬論者猶謂其接兵於二帝平陽之酷率禮於五鐸金陵之祚相特而勤勤王不誠亦責意太過非子人以善也龐欲求玉爵先上賤陶侃望其為葉公包胥志或有他辭則直矣惟其所用皆名賢是以執言多仁義龐稱孫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廢場越侵徐豫令魏朝肝食其意蓋以自處豈若石勒妄比光武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初張魯在漢中實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畧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摩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必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必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贖。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於人。豈非庸才。扣閭者異之。

賓人李氏
歸曹操
李特皆等
有材武
特兄弟護
救饑民得
眾心
李慈受流
民賂表許
寄食巴蜀
特款劉禪
庸才
趙廩以李
特兄弟為
爪牙
耿騰請使
流民還本
土厭惡之
陳恂請騰
防廩不從
遂破殺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廩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騰為益州刺史。廩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眾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廩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廩執專聚眾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悞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廩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廩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捷。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日帥眾入州。廩遣兵逆之。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請滕喪。廩義而許之。廩又領兵逆西夷。校尉陳恂。搃至江陽。聞廩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搃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廩軍。模白搃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搃曰。趙益州忿

詢請勝表
 趙權請陳
 不從敗死
 杜光代德
 死
 李庠帥李
 舍等歸厥
 杜淑張繁
 說慶親李
 庠
 李持李流
 怒之敵引兵
 歸歸竹
 許會杜淑
 張繁互相
 殺死趙慶
 遂殺
 李持遂殺
 趙慶遂入
 成都
 羅尚表獻
 必敗亡
 王敦再拜
 親尚新特
 等不從
 詔遣馮該
 張當召還
 入蜀流民
 特賂尚表

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眾遂自潰德
 逃草中模著摠照格戰厥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摠殺之厥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
 王官被召無敢不住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歛厥以庠
 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眾心趙慶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繁說厥曰將軍起兵倍儼而遠遣李庠
 握強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厥稱尊號淑繁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
 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持李流皆將兵在外厥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
 將特流怨厥引兵歸歸竹厥牙門將涪陵許會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繁固執不許會怒手殺淑繁於厥閣下淑繁

左右復殺會三人皆厥之腹心也厥由是遂衰厥遣長史捷為費遠蜀郡太守李必督護常使督萬餘人斷北道屯
 歸竹之石亭李時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遂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必及軍祭酒張微夜斬
 關走文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持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罪狀初梁州刺
 史羅尚聞趙慶反表厥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

守徐儉唐漢太守辛冉等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特流
 復以牛酒勞尚於歸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也持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韓延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文遣御史馮該張

昌督之李持兄輔自襄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關武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
 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厥功拜特官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爾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厥
 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厥為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

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旦水潦方盛五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關武詣尚
 求停至冬辛冉及挺為太守李必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陵秀才式為說說逼移利害殊亦欲寬流民一年尚
 用冉必之謀不從殺乃殺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必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厥之亂
 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資貨持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

宋結 杜建請尚 實流民之 恨不從 流民歸李 特 關式請尚 實流民不 從乃辭還

辛冉李必 道曾元等 龍特督持 擊改之

冉屏陰陽 特入據廣 特以輔等 為將帥關 式等為僚 佐 尚頻敗於 特 李為敗走 街博其眾 盡降

持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儂。購募時元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贖。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闔趙場。上官及氏。雙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又遣關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捨流民。數曰。民心方危。今而連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必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令聽寬。式曰。明公感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為二營。持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必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龍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眾。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令。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舍等。共推持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驥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必。費遠。帥眾救冉。冉畏持不敢進。冉出戰。屢敗。費遠。冉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論關式。式復書曰。卒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徒之宜。人懷秦梓。執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債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廷顛。受刀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驥。子始蕩。雄。及李舍。舍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泰。上官昂。任臧。楊褒。上官悼等。為將帥。關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貧。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顛。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於梓潼。朝廷復以張徽為廣漢太守。軍於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鴻。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河。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眾盡降。河間王顛。史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並州牧。都督。梁。並二州諸軍事。秋八月。李特攻張徽。徽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鴻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徽兵特欲還。

特攻殺張
尚敗於李
沈李驥
許難數次
特不勝
李毅破李
猛斬毛統
特入據少
城尚遣使
求和
李流李雄
請特備不
虞不從
任敵喜於
尚請為詐
降以誘特
召諸將襲
殺特及李
輔李連
李流李鴻
李雄收餘
李連保赤
李鴻擊羅
氏力禦特
成魄伯李
流等大破
常深擊神
何冲等
李鴻中矛

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驥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驥所敗，驥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驥，驥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持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統、遂太守許俊、朱提大姓李猛、遂太守雍約，以應特，眾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統。李猛奉綬降，而辭意不遜，殺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故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賈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悼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璋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軍軍執甚，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眾就食，賄急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維出城，宣言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遣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連，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雄收餘，求還保赤祖流。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符成、魄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悉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出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顯留沈為軍師，遣席遺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驥、李雄送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曰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秋七月，李流

死 李勸流 李驥李 雄謀諫不 納 李離李 離 破賊李 離 荆州軍 退 流以軍事 任 離 沿陵千家 徐舉慈高 不從其言 出降於流 統長生帝 給之流軍 復振 李流卒取 推李離 李離獲魄 伯李驥殺 離 羅尚東走 張離出降 離入成都 劉宏給尚 米三萬斛 離欲迎長 生為君不

徙屯郭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舉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流以舉為安西將軍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

泰給羅尚使龍駟城云已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驥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驍縱兵擊大破之追蒞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

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之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雄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式為尚書令揚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驥妻咎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抗諸將特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溥曰成李之興由流民始然李摩死於趙廩李特李輔李遠死於羅尚任叡李蕩死於追奔家族殘覆多矣

其能困而復奮離而復合者蓋飢寒之民難靖庸曠之臣不戢上日見怨而下困為德是以用武弗疑樂於仇國也趙廩本賈后姻親乘晉衰亂陰圖據蜀結李特兄弟為爪牙攻殺耿滕陳摠勢寢鴟張然無才必敗羅尚先言之厥既斬摩李特李流怨廩甚收兵夜襲走死廩都尚誠知廩哉及領益州度其行事必遠過廩孰知其

生為君不

可乃自立
雄凡事必
沾李國手
離
尚獲李讓
妻子
雄拜范長
生為丞相

張軌求為
涼州
軌以守配
記獲為謀
主
張越張鎮
曹林謀乘
軌病逐之
請以賈讓
為涼州
兄止其行
軌欲避位
王融孟暢
止之遂討
鎮

愛邦悻憎忠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蜀人怨之尤倍敵也尚初入蜀特等奉牛酒迎勞王敦辛冉說尚因欲斬之不從比符下秦雍召還入蜀流民又納賂許綏及州郡逼遣尚不能止復搜索寶貨既利其財又奪彼安土民即至愚孰能無怨尚彌督遣特愈請留眾怒在尚益疾趣特是益州刺史為鸚鵡李氏兄弟為叢淵也特擊走辛冉殺張微尚屢敗北遂據少城特心輕尚納降不設備任叡勸尚密納諸鳩夾擊特等斬首是時尚操勝勢可盡鋤諸李乃流蕩雄收餘眾轉戰羅氏一婦人擐甲破敵尚仍窮守宗岱孫卓奔亡范長生出糧資給流軍更振民心去者暫勝而常敗民心附者暫敗而常勝羅尚殺我之誼有太師更始之痛能望濟乎李流始謀降尚李雄力諫即與李離襲破孫卓流死立後能興門戶者非雄其誰一據成都竟稱帝號李氏父子兄弟與流民日夜圖之久矣死者死者帝力併於闔宗事成於四載飄搖風雨其巢不傾盜賊而能得民若此者即田帝之智弗若也

張氏據涼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祀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龍代之龍將受之其兄讓龍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龍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間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軍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實自京師還乃以實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實歸罪實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待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潛馳詣長安割耳置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實帥步騎二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

三五

遺令孤亞
說鎮歸罪
楊滄訴軌
証者瑯不
行
軌命寔討
斬曹祐張
越奔鄴
軌獨遣使
貢獻朝廷
軌貢馬布
馬鈔說軌
入援長安
張寔宋配
等擊未裴
苞
張軌寔遣
令中心寔
攝父位
寔不留皇
帝行璽
隗瑾請寔
延訪羣下
寔遣王該
入援長安
張肅請援
長安寔不
許悲憤而
卒
寔遣韓瑾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遣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絺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鈔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丑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瑛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寔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奮壽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寔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感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閭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壽隴西太守兵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壽驍騎中校符命救寔遣軍俄聞寇逼長安胡松不進鞠允持金五百請救於松遂決遣壽等進軍度領會問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天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

等討漢不
能進而還
璆與張闡
擊破諸羌
晉室之亂
獨涼州安
全
皇遣蔡志
詣建康是
不用江東
半號
劉弘嗣涉
趙印謀殺
寔於外寢
史初誅寔
等隆元等
推立張茂
茂立兄子
駸為世子
茂驍驍曾
言罷築臺
鈞台
劉曜來攻
馬安陳珍
勸張茂親
拒之
茂使將
兵救璆璆
璆料茂必
求和

安至

太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

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寔知

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

截其舌而囚之輟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駸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

內以駸為撫軍將軍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駸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台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吾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

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為妖乎遂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璆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太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璆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曜自

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

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茂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律怒請斬之茂曰氾公猶柏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國家大

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威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

敵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

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氏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慮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耶

若二回不退珍請得將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璆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數雖盛然畏

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臣案甲勿動以吾威聲責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脚矣

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

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嘉別駕兵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善德既往之患耳愚以

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故鄙敵之謀將

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廢以息勞費茂曰亡元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

爾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六十七

茂修靈廟
蓋其紹諫
不從
張茂病薨
命子張駿
以忠順
殿後討辛
晏劉慶諫
止

唯稱王隴
為涼州君
子

泥禮等請
改年號不
許

辛晏降駿
復收河南
地

駿勳李雄
去尊號稱
藩於晉

駿使賈濟
等督韓漢
攻趙

辛晏韓漢
敗于鄠南

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也卒為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于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
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禁之死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
汎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
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
狂安忍其亡可以奈何以飢年大饑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隴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
能保之乎隴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隴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襄
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適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
子也擇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二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汎禕等請改年以資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
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於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
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
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三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賈濟金城太守張閭武興
太守辛晏揚烈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肩將兵擊之亡狄道枹罕護軍辛晏
告急秋駿使韓璞辛晏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肩
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肩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晏督運于金城肩聞之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
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晏韓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
璞眾大潰肩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閭辛晏帥其眾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
之地

張駿字曼
降趙駿遂
夫河南地
駿欲方劉
曜索詞諫
止

駿復收河
南地

駿不受趙
命
駿不肯稱
王

張浚以正
言諫李雄
卒致命于
建康

遠近稱駿
為賢君

四年秋八月。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肩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後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休屠王羌叛趙，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須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浚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嶽，蜀人橋贇密以告浚。浚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高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眾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感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司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浚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鸞謂浚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浚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其之振救，故遣浚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浚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懼哉？雄謂浚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浚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感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為眾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眾輔之。厚為禮禮而遣之。浚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取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涼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曹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取訪王曹齋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咸康元年，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馬者千寶之屬皆詣姑臧朝。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

駭代馬者
降之

駿苑重臺
立

張瓌從張
俊言固守
大城擊傷
麻秋兵

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鞠護上疏以為勤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
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後趙表辭塞嚴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
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馬者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

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酒祭郎中大夫舌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重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中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
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從七千

餘戶於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督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
將之以禦道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

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
謝文兼資文武可用以御趙重華召文問以方略文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文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

使擊秋文引兵出振武夜有二鳥鳴於牙中文曰六博得鳥者勝今鳥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
五千級重華封文為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稜曰棄外城則動眾心
大事去矣命戎校尉張瓌從俊言固守大城秋帥眾八萬圍擊數重云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隨方禦之秋眾死傷

數萬趙主虎復遣其將劉重等帥步騎一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瓌督諸將力戰
殺三百餘人趙兵乃退瓌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

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文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文乘輅車載白帽
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父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狗龍驤三千人馳擊之文左右大擾或勸文宜乘馬文

艾大破趙
兵斬杜勳
汲魚

謝艾大破
王權麻秋

艾破平虜
斯骨真等

重華謀稱
涼王金剛
正言乃止

索振諫重
華之過

不從下車路胡林指揮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問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廣復帥眾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權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張重華復將軍牛旋拒之退守袍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退為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善泉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權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數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袍罕彼有人馬未可圖也艾遣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袍罕將軍李遠帥眾七千降於趙自河以南氏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反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勤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周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欲誅滅蓋擇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仲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充實府庫正以警恥未嘗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強寇侵逼賴重華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虛而寇讐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諸關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寬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張浦曰張軌漢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與同郡皇甫謐善隱宣陽女凡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張華與論經義政事甚器之比晉多難圖據河西巫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求為涼州史云擊虞觀象記洪災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

不流侯瑾見泉知霸者斯在匪唯地勢抑有天道厥後北宮純入衛歌雄大馬涼州安全謹符倚柱事誠非偶也。晉惠帝永寧元年軌討破羣寇威著西土二年韓稚父子擊殺張輔軌遣氾瑗諭降鮮卑若羅拔能入寇宋配斬之軍聲益振及懷帝遭禍王彌擾亂軌助晉獨勤綱目子義每為大書特書履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寔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寔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即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君赴義亟矣關涉等感劉弘妖術弑寔外寢嗚呼懷忠而凶折寔之遇何不幸於軌也永嘉時張越張鎮曹祛謀逐軌寔遣出討敗降繼跡涼州立定劉弘一然燈縣鏡妖人耳寔左右信事之謀非大眾適起狂扇竟喪國君肘腋之戒毋以小忽信哉寔亡子幼茂代為政父兄遺志未申劉趙強寇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甚難幸繼忠貞危而復全擊固以授兄子駿孫策有權而吳興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霸唯茂是賴白陪入棺繫心王室駿雖卓越不羈未敢忘執手涕泣之言也河南之地再失再得駿亦因藉為強弱然勤修庶政遠稱賢大城維垣豈僅守文哉至遺書李雄約尊晉朝遣使上疏專請北伐所痛者宗廟園陵所志者配天祀夏江左世臣未或及此重華嗣位任用謝文連破趙師上觀祖宗忠順克荷傳者四世德則一心知其天祐人助不徒資險固於長河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驥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歺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驥驥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念蜀人杜曠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羨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曠州里重望共推為主曠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曠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曠追擒之於是曠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其眾

六年春正月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九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已亞使之內綜心督外為爪牙澄屢為杜歺所

巴蜀流民
推杜曠為
主
殺倉督眺
胡九寇掠
荆土以杜
曾為竟陵
太守
王澄與王
機縱飲應
詹屢譏不

聽

王冲自稱

刺史郭舒

請澄代之

不從

傳幽等叛

印杜殺

王敦遣陶

侃周訪甘

卓共擊

敦殺王澄

温即等迎

王機為廣

州刺史

杜曾殺胡

元而并其

眾

陶侃使未

伺擊走殺

王貢與杜

曾反擊敗

侃復帥周

訪等數殺

王真襲走

侃周訪殺

侃擊破殺

杜殺請降

諸將復攻

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磯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日出軍

擊杜殺軍於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迎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

縱守江陵治從屠陵尋又奔沔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

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

屯沌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殺

殺別將王真襲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殺敦進屯

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殺通信遣壯士極殺之王機聞

澄死懼禍以其父殺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温邵等叛刺史郭詡迎機為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詡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詡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秋八月胡元性猜已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元元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

因殺元而并其眾周顛屯潯水城為杜殺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殺退保冷口侃曰殺必步向武昌乃

自徑道遣郡以待之殺果來攻侃使朱伺送擊大破之殺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

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使失荆州矣乃表侃為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為軍諮祭酒

九月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眾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

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殺大破之敦乃

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殺將王真襲陶侃於休障侃奔滠中周訪救侃擊殺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殺前後數十戰殺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殺遣南平太守應詹

書自陳普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不生遂相結聚黨以舊交之情為明在直使得輸誠盟府廟列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之殺王運
復反
周訪擊斬
張亮
陶侃諭王
賈降杜殺
走死
王敦驕橫
杜曾與弟
五將分據
漢河
曹恬諫侃
勿逼杜曾
不從而取
杜曾圍晉
崧松小女
灌帥勇士
求救於石
覽周訪乃
敢曾
侃言曾凶
狡不可信
崧不從曾
果圍襄陽
錢鳳屢襲
侃于敦侃
欲誅敦自
陳未向皇
甫方回諫
不從

擊彥斬之弘奔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殺相攻殺使王貢出挑戰侃遂謂之曰杜殺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
不拜喪卿本佳人何以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飲谷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擊為
信貢遂降於侃殺眾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違克長沙相州悉平丞相容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
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寔益橫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
猗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
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殺乘勝進擊曾曾輕曾之志司馬曹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
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
侃告辭而去時有松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
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
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戕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救崧許之陶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鷄食母之
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
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未向及安定皇甫回諫曰公入必不
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去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虞為荆州刺史荆州將吏鄭攀馬騰等詣敦
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眾情憤惋又以虞忌辰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涓口西迎杜
曾虞為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弟五猗以拒虞虞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
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
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饌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
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交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
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
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
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德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
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

鄭攀馬備等上書留侃敦不許遂與杜曾迎第五猗以拒王真敦欲殺侃梅陶陳頌勳釋之陶侃破杜宏執劉沈走王樂獲温邵而廣州平鄭攀等請降

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遠平敦以杜弘為將龍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眾心不一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彥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晉陵內史朱向謂廙曰曾獨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向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向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向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向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向被傷追入船開船氏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向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以盡心收視御可來也同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甌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未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元帝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沔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肩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肩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太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敦乃聽為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張溥曰湘州亂於杜殺平於陶侃漢沔亂於杜曾平於周訪殺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亂避地南平應詹愛而禮之後同擊破李驥有討賊功會汝班煽亂首眺出走賊眾推殺為主遂南破零陵東復武昌害甚數杜監鄭融等縱暴不止杜曾則南中郎將杜捷之從祖弟驍勇絕人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會永嘉國難胡亢聚眾竟陵曾亦從亂旋殺亢而并其眾兩人本非盜賊遭世多故蟻聚荆衡肆其薦食夫陳敏起家康吏謀叛歷陽趙獻帝室相親圖據巴蜀此皆功臣世戚乘機發憤沈天子之舟絕苞芽之

賁尤而效之不顧顛覆懷愆之際天下無君沒曾鳴吹凶暴君成強則求鬪弱則請和陶侃周訪數戰始殄或
 竄沒山海或身族粉滅未淹歲稔罪暴京觀斯可為叛人之警亦足明大人師貞之效也王敦者王基之子蜂
 目豺聲遽執大柄任征討陶侃敗於王真朱軌趙誘殺於杜曾嘗上表自貶既幸清蕩朝廷以功歸敦春秋重
 主將名所當及然侃擊走杜預平湘州功勞高顯錢鳳行諧侃詣江陵自陳敦欲殺之梅陶陳頒力止乃免彼
 幾以嬖人戮元功安能任將乎王澄與兄衍有重名在荊州日屢為杜預所敗王冲作亂澄過豫章敦忌其名
 聲誣與澄通殺之敦潛蓄異志從弟稜切諫敦激怒王如使舞刀殺稜大功未立先殘骨肉不有兄弟何有於
 君豈持兵纏象魏逆節始著哉荀灌以十三歲女子帥壯士請救兵解死圍趙盾有痛父之死力敗兩敵可稱荀
 崧有女趙誘有男王貢始叛附預侃責以義歛谷約降殺眾潰走死迷而能復視王機等以賊終則賢乎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
 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置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
 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婿裴崧為尚書以田徽為兖州刺史李暉為青州刺史劉琨長於招懷
 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現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眾於中
 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眾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春共攻希殺之
 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春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慶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
 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春疾陸春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怛部眾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春屯於渚陽勒遣諸
 將出戰皆為疾陸春所敗疾陸春大造攻具將攻城勒眾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墜未固糧儲不多彼眾我寡
 外無救援吾必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

王浚以女
 妻段務勿
 塵
 進段務勿
 塵為大單
 于
 浚稱詔封
 拜
 劉琨長於
 招懷短於
 撫御
 浚遣胡矩
 段疾陸春
 攻殺劉希
 浚遣段疾
 陸春等攻

石勒敢其
諸將
張賓孔長
請勒先攻
末桎
勒眾獲末
桎疾陸春
等軍皆退
走
勒遣使求
和文書請
疾陸春勿
許不從
勤遣末桎
段氏婦心
浚勢益衰
游縮張才
降勒
取勒山東
郡縣
烏桓叛浚
附勒
王浚謀稱
尊號劉亮
王捕高柔
切諫皆殺
之
浚殺霍元
乘松朱碩
貪橫

勇悍而未桎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桎所今聞疾陸春刻日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情宜且勿出示之以怯擊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桎帳彼必震駭不服為計破之必矣末桎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函為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桎帳不能克而退末桎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春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春收其餘眾遣屯渚陽勒質末桎遣使求和於疾陸春疾陸春許之文書諫曰今以末桎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春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桎三弟為質而請末桎諸將皆勒勒殺末桎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春盟於渚陽結為兄弟疾陸春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勒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遣遼西末桎在塗曰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執逐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為兖州刺史鎮廩丘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王浚使棗松督諸軍屯易水召段陸疾春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春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春猗盧遣石賢王六修將兵會之為疾陸春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議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奔豪曰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松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三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咸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使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為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執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浚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為羊陸之仇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七十

浚殺韓成
張賓請勅
卑辭厚禮
以誘浚

勒問王子
春言料浚
可禽

張賓請勅
修和于劉
現而襲浚

勒殺游綸
勸請討浚
以自效現
大喜

情難以得志矣。勅曰：善。十二月，勅遣舍人王子春、董鑿、多爾珍、寶奉表於浚，曰：勅本小胡，遭世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青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勅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勅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勅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東松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着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勅欲附之，其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雄，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殫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強，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鑑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于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鑿皆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勅，勅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勅為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永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百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鑿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賂於秦、松、求并州牧廣平公勅，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檢也。浚使者還，具言石勒形勢，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篡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勅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遣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賂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勅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賂，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付勅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游綸方議討勅，勅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頽降知死之通，逼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繆孫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

孫續請將兵拒勒游就其之將佐請擊勒浚怒不從
 勒執浚命斬于襄國市
 勒待裴憲荀綽以客禮
 勒斬朱碩龜松游統等
 孫綽遮擊石勒
 劉盾說邵續合附勒續無動端段匹磾遣盾使江東

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前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奸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偏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任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惡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勸之孫也勒數朱碩龜松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劔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前置守宰而還孫綽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聽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來劉盾棄都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書激續同歸左丞相容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盾使江東容以盾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鴛軍虎獲演弟啟以歸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眾欲因其銳氣以討勒其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君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耳內收鮮卑之餘數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疆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疆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

凡弟 現匹礪遣 使奉表及 盟文詣建 康勸進 匹礪疾 六着涉復 辰末桎等 討石勒未 桎為異合 引兵還 疾陸着卒 涉復辰立 未桎殺之 擊敗匹礪 未桎獲劉 覆使約現 匹礪匹 礪得書書 而疑現叔 軍請殺現 從之 辟問曹霸 據說獲匹 礪事泄被 殺 現使盧諶 崔悅等奔 末桎秦劉 羣為主

濟不暇馬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
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前後夾擊而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
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礪遣信邀
之已未現帥從飛狐奔薊匹礪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妯娌約為兄弟勒分從陽曲樂平民於襄國置守宰而遣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礪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石司馬溫嶠匹
礪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礪推劉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着及叔父涉
復辰弟末桎等會於固安共討石勒末桎說疾陸着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也且幸而有功匹礪獨收之吾
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現匹礪不能獨留亦還薊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着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礪自薊往奔喪段末桎宣言匹礪之來欲為篡
也匹礪至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桎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礪敗之匹礪走還
薊 段匹礪之奔疾陸着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礪敗羣為段末桎所得末桎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
欲與之襲匹礪密遣使齎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礪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礪匹礪以羣書
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兄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
匹礪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礪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乖離是
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礪遂留琨現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礪攻拔
之代郡太守辟閭松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礪事泄匹礪執松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礪稱詔收現縊
殺之并殺其子姓四人現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眾奔遼西依段末桎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
曾孫也朝廷以匹礪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良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諶崔悅因未
桎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免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夷晉以現死故皆不附匹礪末桎遣其弟攻匹礪
匹礪帥其眾數千將奔邵續勸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礪復還保薊末桎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襲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
段匹礪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礪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温嶠請展
恤劉琨
謀收為理
夷晉以規
死故皆不
附匹磾
匹磾奔
邵續
續與匹磾
擊破末柱
石虎執續
劉琨請希
救之不從
段文鸯棄
破孔長
文鸯苦戰
力竭被執
邵續降
百虎
後趙殺匹
磾文鸯却
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柱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之要請相與共擊宋桎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柱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鸯攻劉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厥次孔長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前還未至厥次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鸯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勤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琨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長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鸯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厥次孔長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鸯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其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與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鸯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執文鸯文鸯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事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圍觀出降匹磾見虎曰吾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鸯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鸯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張溥曰石勒以上胡黨雜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奔漢為劉淵前驅遂至敗大傅越殺王衍執荀晞及豫章王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若夫誘殺王浚按謀陷前浚則誠愚未可罪勒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沈家而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竟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附馬都尉後承賈后旨害慙懷太子尋督幽州乘朝廷昏亂結夷狄圖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塵與素怒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逼絕檄書懷帝遭亂思庸當塗高議謀僭號劉亮王博高柔霍原等咸遇害其為晉大盜與勒等耳張賓說勒卑辭事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十一 四三

南陽王模
不就徵表
遣世子保
鎮上邽
模使陳安
擊走裴苞
趙染降劉
聰
北宮純降
漢
南陽王模
降趙劉案
殺之
陳安婦世
子保
張春疾安
遺客刺之

浚疾師入城縛之堂皇斬於襄國市貪猶知伯思同楚懷驕首就死直爾安兒然夫王彌漢之大將勤與共事名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或甘言而趣併禍死不足憐所以見譏於史也劉琨踣臨汾晉志復中原敗於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葭葦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枉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邵續患難相依擊破末枉旅為石虎所執夫琨與匹磾其情兄弟其勢唇齒琨死之時匹磾志氣已竭安能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呼晉室分崩權移收宰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鸯乃貧夫圖大害生給整烈士殞首曩始室家遂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戶伏同盡蓋世表則事多變常國亡則人無愚智至今讀琨贈盧諶詩猶有痛於西狩獲麟也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經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瀛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成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眾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瀛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廩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殺殺模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為相國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雋高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賈濟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護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令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焦陳安
 攻保張寔
 遺書遺殺
 張春謀奉
 奉晉王
 張春謀奉
 保奔涼州
 張春謀將
 拒之
 張春謀次
 殺保立曠
 為世子
 陳安請討
 曠等殺之
 斬楊次以
 祭保
 陳安大掠
 趙殺呼延
 寔
 呼延瑜斬
 陳集
 龍上氏羌
 皆附安
 安殺魯憲
 劉貢石武
 擊破安
 陳安與平
 先力戰而
 走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
 於漢又降於成上却大飢土眾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絲諸保歸上却
 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殺之安乃退兵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
 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顛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於秦城曜遣長
 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會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
 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
 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
 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
 於上邦諡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遣使其呼延
 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
 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邦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憲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
 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却遣將襲泝城拔之隴上氏羌皆附於安有眾十餘萬自稱大都
 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州以趙纂為相國魯憲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憲
 曰死自吾分縣吾頭於上邦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
 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秦城降趙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太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圖趙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秦城引兵趣上却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
 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却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
 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等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
 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
 蛇矛會日暮雨其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

呼延青人
殺安
龍上入思
安為作壯
士歌

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而蠶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亨斬趙慕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張溥曰南陽王慎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既鎮長安荒亂不制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為司空遣傅祗往代溥于定說慎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慎納其言不就徵比趙染有叛劉粲來攻遽從韋輔計出降染其路攘袂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當其擁鄴不朝專鎮雄壤誠以社稷多故居內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類冀倖苟全卒之身死妻辱闕西淪喪為彼蚤計莫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太傅越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行遇害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註納羊后遷帝平陽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內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子保初鎮上邽長安既沒陳安帥眾歸之後賈疋裴苞盡死保遂全有秦州地隴右氏羌無不服從愍帝建興初詔拜右丞相與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之痛君父之讐集於一人修政禮賢飲血待旦猶慮弗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佞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弒志則欲抗琅邪身已死於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痿疾無子春立宗室司馬瞻為後陳安奮義討賊請兵於趙殺瞻遂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窺形異鄉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綝所慨慕也平先擲戰力竭始匿澗曲斷首隴上哀歌安身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尚譏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 輯 正
太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石勒滅前趙

劉聰寢疾 徵劉曜石 勒受詔輔 政曜勒固 辭 聰卒即 位 黎多行無 禮於勒太 后等 新準勸黎 殺劉曜 顯 康謀作亂 王延不從 遂死義 準殺黎蓋 殺劉氏男 女 準殺胡嵩 新康攻滅 北宮純等 曜即帝位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顯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新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黎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樊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新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新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黎多行無禮無復哀戚新準陰有異志私謂黎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黎不從準懼復使二新氏言之黎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顯大司徒齊王勸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黎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新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黎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新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黎數而殺之諡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晋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眾扶持梓宮請以上間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晋人堡於東宮新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性之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新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

喬泰王騰
斬康等殺
準推斬明
為主
斬明屢敗
于石虎石
勒遂奔漢
曜盡殺斬
氏男女

劉曜改國
號為趙

勒即趙王
位
續威用法
詳平

軍劉策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十一月，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主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於粟邑。號曰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掣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漢主曜還都長安。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賈志采集其妄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遊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

二趙構隙
相攻

曜眾潰歸
長安

司豫徐兗
地皆入後
趙

劉曜破石
虎斬石瞻
尹矩張進
皆降襄國
大震
勒欲自將

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東河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石生寇許。賴倖獲萬計。攻郭誦於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益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陀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於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陀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眾。自清澗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人。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過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再潰。乃退屯澗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恙成疾。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眾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眾二千。降於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眾。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再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救洛陽程
遐等固諫
惟徐光勳
行

勒料曜坐
守洛陽必
成擒

曜醉戰為
石堪所執

劉熙劉肩
欲奔上邽
胡勳正諫
殺之
石虎執劉
熙劉肩殺
之

克師老卒息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
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
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
豹等各統見眾會榮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場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
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管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
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
邪其眾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執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
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已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
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自出闔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
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來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
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
獲之其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
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
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
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伉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救
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肩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
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肩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
軍蔣英羊怒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於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秋八月趙南陽王肩帥眾數萬
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肩軍於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
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肩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

肩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教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十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張溥曰。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弒兄和恭。烝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王沈宣懷。刑餘養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悟。反盛修諫臣。誅太弟。弟義等。惡浮冒。頗竟獲考。死。論者撫膺蒼天。與高洋同歎。子粲繼立。斬樊。

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新準又說。築誅劉景。諸宗臣。旋勒兵入宮。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墓。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姑知天始緩聰死。以叢後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為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即見神異。雄武善文。嘗輕侮吳鄧。自比樂。殺蕭曹。弱冠隱迹管涔山。淵僭號。頻歷顯職。新準篡弒。舉義入討。喬泰等被準出降。於是盡誅新氏。改國號曰。趙。世稱為劉中興。及石勒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為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為世祖。魏武。崔岳許以英雄四海。以今觀之。特一醉人。曾何足異。夫懷愍之弒。事皆出聰。曜無道。視聰少間。疑報施當殊。然。陷洛陽而執。惟及長安而執。愍者曜也。曜執之。聰弒之。君子以為二賊。均乎弒矣。即曜淫不及聰。而羊后寵生。

三子其亂人倫辱中國甚於聽之尊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天寶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新
準從妹為入孺子淫於侍人入怒賜死準即說契殺入其二女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為陳
元達奏廢慚恚自殺月華復與契亂新氏以色瀆劉準又身行屠殺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
胡塵關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庾珉王儁以懷死吉朗麴允辛賓以愍死哭天子之行觴慟乘輿之執蓋遐
觀夷禍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痛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氏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
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
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
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楊難敵怒
張光
難敵受楊
虎降擊殺
張孟長張
援
張光憤卒
少子邁又
與氏戰沒
胡子序妻
城
楊茂搜卒
難敵立
難敵稱藩
於劉曜

愍帝建興元年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怒
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貨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
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
長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長大破之孟長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
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
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冬十月楊虎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
之地皆為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
勳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

難敵與弟
堅頭奔漢
中雖遣田
崧鎮仇池
難敵降成
李推受其
賂遣還既
悔而請討
之推與李
珍皆戰歿
趙田崧不
降難敵而
死

士難敵卒子
毅立楊初
襲殺之
楊宋奴使
梁式王刺
殺初初子
國誅之而
自立
楊俊殺國
自立子安
奔秦
俊卒子世
立
世卒子纂
立

將王儼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暉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事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明帝太寧元年秋八月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暉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珍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珍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珍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珍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依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自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温表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再秦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楊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

通鑑已事下末 卷之十三 四

楊纂降秦

楊廣戰敗

於楊安

秦取梁益
二州

纂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甯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還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

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旭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旭廼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瑶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

周仲孫勒兵拒朱彤於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張溥曰氏者西羌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以來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氏羌莫不敢來享莫不敢來王者是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南漢川西武帝遣郭昌衛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郡合為武都郡排其種人

分隴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昭帝之世再叛復定後漢初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後亦時寇盜郡縣不為大患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

仇池逮千萬為百項氏王飛龍假平西將軍種更強盛飛龍無子甥令狐茂搜繼之避齊萬年亂復自略陽歸保仇池氏楊興於漢末盛於晉初不三四傳授國外甥雖冒姓繼祚其本宗絕矣茂搜子難敵縱寇梁州張光

憤卒胡子序出走始與晉貳既而臣劉曜歸李雄叛服不恒彼附趙則寇趙附成則寇成李珍李雅深入而沒田崧抗義而死狡啓無信大國受辱氏誠狗也安可以義訓乎難敵既卒內難紛作楊初殺殺宋奴殺初初子

國殺宋奴國從父俊復殺國家庭戰爭相尋以刃晉獻九子齊桓五男流離喪禍未嘗若是其在胡人猶曩也獨恨晉室衰微不能問罪疆外討其亂逆以天子之尊失方伯之職讀西伯專征諸詩竊有愧焉楊俊立國

傳及孫纂秦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克之徙其城於關中空百項之地晉無以懷柔楊氏則楊氏折而入秦乃知王室多故亦非戎狄之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祖逖北伐

祖逖聞難起舞
邀請瑯琊王廙復中原不從

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邀誘謝浮殺張平使桓宣說降樊雅

陳川殺李頭
川降石勒
邀兵敗於石虎
邀使馮鐵擊走桃豹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廙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塢。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太興二年。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殺之。而頭黨馮龍帥其眾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祖逖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眾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四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去眾

後趙鎮戍
來歸者多
趙固上官
已李矩郭
默受逃節
度
河以南多
板後趙歸
於晉逃為
取河北計
石勒斬童
建周密以
求和於逃
逃不平戴
淵又知王
敦將亂感
發病卒
王敦使祖
約領逃眾
李產棄約
歸鄉里
後趙屢因
河南祖約
退屯壽春

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約。逃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逃使

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逃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歸。逃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逃節度。秋七月。詔加逃鎮西將軍。逃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逃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逃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逃書求通使。及互市。逃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逃。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逃者。逃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八月。豫州刺史祖逃。以戴淵吳士雖有厚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逃卒。益無所懼。冬十月壬午。以逃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逃之眾。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逃。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而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逃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張溥曰：劉琨之死於殷匹礪也。在於晉元帝。太興元年之五月。祖逃之亡也。則太興四年之九月。兩人志存晉室。相距三有餘年。皆哀不弔。現年四十有八。逃年五十有六。歲路強盛。退入三泉。命不酬志。幾於武侯之渭南矣。綱目責備賢者。書現鮮子辭。遣劉希合眾。則書王浚殺之。劉曜攻晉陽。則書苻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苻劍與匹礪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現。自書并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于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園異類。猶警其少無奇操。友賈謚入趙王倫。

幕人近佻巧。現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現情好。綢繆。其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現起舞。卧新之悲。聞風知奮論者。知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為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剋已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方當摧鋒越河。埽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河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丘之變。天真不枯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死。賊臣興。所疾爭者。僅一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太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青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荒僻。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嘗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錯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

元帝以周訪代王廙為荊州刺史
周訪有圖王敦之志
敦終訪世不敢為逆
王敦親向碩
元帝引劉隗刁協為腹心疏外王導孔愉諫出之沈充錢鳳

贊成敦業

志

帝親信謀

王承以為

湘州刺史

鄧騫知其

有禍

承撫湘土

有能名

使劉隗鎮

淮陰以備

王敦

帝疏忌導

周嵩力諫

得全

郭璞知敦

必為亂

羊曼謝鯤

終日酣醉

敦舉兵於

武昌沈充

應之

帝詔討敦

王含逃歸

敦

王敦傳

六

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奏承認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嘆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其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項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感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主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侵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

甘卓遣孫
雙諫止敦

王楨劉翼
易雄同討

敦鄭澹不
從斬之

融以議說
甘卓討敦

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温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謂甯有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傑。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計。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羆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願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邇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

卓與劉純
夏侯承遠
該討敦
陶侃違高
賢帥兵東
下
武昌城中
傳卓軍至
人皆奔散
譙王丞嬰
城固守
虞望戰死
丞請卓更
求救不從
劉隗刁協
請帝盡誅
王氏不許
周顛申救
王導甚至
導不知而
恨之
王廙更為
敦用
敦使杜宏
攻石頭周
札開門納
之

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相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惡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宣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逆敦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覽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再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殞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跌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郎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

協逃至江
乘被殺隗
奔後趙

敦欲廢立
導不從

敦欲以不
孝誣廢太
子殺温嶠

言乃止
柳敬勸
避敦不從

呂猗說敦
殺周顛戴
淵王導不
教

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盧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
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并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執鞶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鞶乃
止敦擁兵不朝故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
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
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
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
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傅太子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
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
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
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
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
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
詔臣等尚未可之護軍長史郝叔敬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
呂猗嘗為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
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
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
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而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
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處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眾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擊
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顛被收經路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
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王彬哭周 頭 彬責敦不 執導懼勸 其起謝不 從 導悔殺頭 甘卓軍累 旬不前 秦康樂道 融說卓分 兵斷彭澤 不聽道融 愴卒 敦將還武 昌謝鯤說 其朝天子 不從 周級使該 申款於承 周崎死義 劉翼戰死 魏人拔長 沙殺虞惟 執丞及易 雄送武昌

王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譽。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顓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達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顓戴淵死。流涕謂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羨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人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大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至。努力堅守。人殺之。人拷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人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人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人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人將殺虞惟。子弟對之號泣。慄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人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人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

入殺桓雄
王廣殺丞
韓階武廷
守義
敦釋易雄
復殺之
鄧騫詣又

敦使周慮
殺車及其
諸子以周
撫代鎮河

沈充錢鳳
諸葛瑤鄒
岳周撫李

恒謝雍山
王庚死

王諒誘殺
修漢梁碩
舉兵圍之

荀祖亮
元帝憂憤
疾終王導

明帝
敦謀篡位
王彬苦諫

敦不殺都
鑿與帝謀
討敦
王光之以
卧吐避禍

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抗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得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人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人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河北諸軍事代卓鎮河中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潛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王敦自領甯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河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帝憂憤成疾閏月乙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甯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慧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矚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從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

王舒王導
啟帝備敦
鳳

鳳勸敦早
除周氏

敦養王舍
子應為嗣

敦誣殺周
嵩周延等

周札戰死

鳳充定謀
俟敦死作
亂

溫嶠以計
得丹陽尹

嶠偽醉擊
鳳

嶠與庾亮
共謀討敦

應詹勸帝
討敦

導帥子弟
為敦發哀

監荊州河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疆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病。錢

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顛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舍子應。為嗣。嵩嘗於眾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

之。嵩與札兄子延。皆為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愚眾。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延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廷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充沈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

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

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責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

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

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

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

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陽尹。且使覘

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作色曰。錢鳳

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

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先為之備。

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

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

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十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都督行衛將軍。都督從駕

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下壺行中軍將軍。都督後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都督行衛將軍。都督從駕

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司徒

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

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兄相。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茲。敦以隕斃。鳳承凶。彌復

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并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

敦殺郭璞

王含等帥兵向京師

以誅嶠等

為名嶠燒朱崖橋以挫賊鋒

導以義勸含不答

柳鑿請帝持久破賊

帝遣段秀

曹澤等擊

斬何康

敦聞舍敗

欲起尋卒

王應不發

敦與諸

首封五千戶。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慈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犯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王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温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登至江南岸。人情恟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崖橋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承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遣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亂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嘆？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為六軍之首，甯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柳鑿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承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工行疆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澤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淹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兵將何康。秀、匹礮之弟也。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賢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鑿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璠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往？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

通鑑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葛璠等淫樂帝使沈楨說降沈充不從盧澤劉超鍾雅起兵討充周覽殺劉芳祖約逐任台沈充不用顧颺計劉道蘇峻破充

庾亮督蘇峻等追充嶠督劉遐等追合鳳王含舍彬奔舒父子皆沉於江周光斬錢鳳吳儒殺沈充

錢舉匿沈劬斬王敦宛

周撫鄧岳張茂妻陸氏討充以報夫仇

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襄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盾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眾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甯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詰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廢出尸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橋都鑿言於帝曰前朝誅楊峻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悉平充子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

嶠請原陸
玩等

應詹撫懷

江州

贈譙王永

等

王導欲贈
周札官都
鑒同爭不
聽

君子道窮數盈。遵養時晦之長也。原其私心。豈違晏處如陸玩劉肩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宣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郁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永甘卓戴淵。周顛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下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郁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寤。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張溥曰。王導者王戎之子。光祿大夫覽孫。王敦則導從父兄也。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奇之。稱為將相器。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比晉亂。元帝初鎮江東。兩人同心翼戴。成就威名。至今傳上已觀。襖導敦騎從。江南人望。率拜道左。中興造功。於此焉始。然導器識清遠。桓彝許以管仲。王敦蜂目。潘滔知其噬人。凡人本量素定。識者先覺。苟為亂夫。中情必見。尉繚避秦政。王衍惡石勒。有以也。敦輔帝任征討。不聞有大功。即斬華軼平杜弢。咸資力於甘卓陶侃。遽總江荆六州諸軍事。稍失意。即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情實然。導執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邪方熾。仲父之謂何。直以社稷為三窟也。敦據石頭。加守尚書令。無一策破賊。反贊殺周顛戴淵。是時與周札迎降。呂猗姦諂。幾無以異。及明帝新立。賊敦病篤。始率子弟發哀。遺書王含名為正討。此不過畏天子方剛之年。來元凶將盡之氣。冀免門誅。豈心王室哉。且元帝恭儉容言。為敦所逼。憂憤疾崩。敦雖未弑帝。其逆直弑也。明帝決謀討賊。溫嶠庾亮。並握勝策。導因勢鼓眾。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居首功。晉趙穿弑靈公。春秋專罪趙盾。為導者其何處焉。王彬為敦弟。哀哭周顛。責兄不

軌太甯初。敦復謀逆。正色苦諫。視導依違。順逆觀望。成敗賢不肖相去遠矣。劉隗刁協。抑損王氏。窮為逃虜。甘卓稽留不進。殺於周慮。人臣赴義不勇。禍與無異。同耳。顧颺說沈充斬錢鳳歸朝。不聽。既而周光殺鳳。吳儒殺充。計皆出此。心乎亂者。禍福之說。亦無以奪之。天下之賊。天下之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郝下。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遣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盾收之。宗以兵拒戰。為盾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羨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止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十闡亡。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一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王導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其謀。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

庾亮夫人
心
蘇峻招納
亡命
阮孚料庾
亮必啟亂
亮使趙盾
殺南頓王
宗十闡并
峻
亮欲徵峻
王導下壺
溫嶠力爭
不從

峻求補荒
郡復不許
任讓匡術
勸其速反
溫嶠欲帥
衆衛建康
三吳亦欲
起義兵亮
不聽
祖約從峻
為亂智衍
並勸成之
桓宣正言
不從
許柳從峻
其姊固諫
不從
孔坦陶回
論先扼峻
不從
桓彝起兵
赴朝廷
桓彝欲赴
難詔不許
司馬流敗
死

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異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趨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厯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宗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與下臺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盾為厯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郝鑿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爰，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還，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

陶回請伏
兵小丹陽
以遠峻亮
不從
劉超獨遷
妻孥居宮
內
十壹與子
盱眙皆死
義
羊曼周導
陶瞻戰死
亮等奔尋
陽
峻兵入臺
城王導令
褚裒抱帝
登殿
鍾雅不肯
逃

溫嶠分兵
給亮
范汪請嶠

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郭默、趙盾等軍。及峻戰於西陵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十壹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盱眙、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弟惔條翼及郭默、趙盾俱再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刺掠。亮左手射賊，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晞、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林，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再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自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蓆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上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宮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武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為丹陽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會都督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蓬蔭覆之。吟嘯鼓柁，沂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鑿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再散，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會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兄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

侃欲追兵
還温嶠王
愆期力請
乃行

夏侯長等
請嶠立營
以破賊
亮引甘
與之同趣
建康
峻逼遷帝
於石頭

劉超啟帝
授孝經論

推之。帝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願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舉凡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為攜貳邪？宜急遣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遣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項之。顧綱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甯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走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温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亮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戊午。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兵起。用參軍費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

語 孔坦奔侃 王導密令 張闡以太 后詔諭三 吳起義兵 王舒使庾 冰將兵渡 江虞潭等 謨顧衆等 皆舉兵應 之 潭母孫氏 教子以義 毛寶襲獲 桓撫未祖 約饑乏 峻懼嶠得 衆

俞縱力戰 死桓撫為 韓見所殺

孔坦請侃 遣都鑿郭 築三壘以 分峻兵勢

左光祿大夫陸暕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門。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僅從軍。驚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引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都鑿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鑿節度。鑿帥衆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為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馬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義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今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東。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郝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默郭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淦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溫嶠。寶進

毛寶中箭 力戰破走 祖濟桓撫 約敗於寶 潘奔歷陽 路永等勸 峻盡誅導 等不許 導使袁耽 誘路永歸 順 侃屢戰峻 不勝欲還 温嶠毛寶 力言乃止

李陽說侃 分粟餉嶠 軍 寶燒峻積 聚 曹納請還 廣陵鑿欲 斬之乃止 殷羨請侃 先急攻石 峻乘匡孝 兵勝出戰

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南閩、祖約、祖暕、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温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檢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反身以謝先帝。且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克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不恨矣。侃然之。如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守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郝鑿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鑿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損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温嶠趙盾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盾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盾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

卷之三十一

為侃將彭
世季干等
所斬
任讓等立
峻弟逸為
主
陸陸陸玩
說臣術附
西軍
劉超鍾雅
等謀奉帝
赴西軍
使任讓殺
之
逸殺殺華
恒讓殺衛
乃免
祖約奔趙
牽騰出降
滕合破蘇
逸温嶠斬
蘇碩
西軍斬蘇
逸
曹據抱帝
奔嶠船
殺西陽王
義等
任讓伏誅
侃赦不免
侃讓王導
鑿遣李閔
追斬張健
韓見馬維
朝議遣都
導言下可
乃止
諸安京

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温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見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凌亭壘督護李閔輕車長史滕合擊破之合修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眾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暕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暕督宮城軍事陶侃令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冠軍將軍趙盾遣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戍長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眾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合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温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合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義并其二子播充孫松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吾是殺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章郁鑿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仄燼以建平園為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司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翼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凋殘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甯州諸軍事郁鑿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温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暕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眾下壺及二子胗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侃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甯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温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

如于壹等
贈謚
導欲賞路
永匡術賈
甯官當嶠
言不可乃
止
嶠固粹選
潘
庾亮謝罪
十敦擁兵
不赴保請
議罪導轉
加寬敦愧
卒

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温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効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十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廷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赴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十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張溥曰蘇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屯聚峻糾合數千家結壘最强眾推為主射獵海濱青山中後歸順助討周堅有功王敦弑逆率眾赴京追破沈充石聰寇阜陵遣將韓晃擊走之其家世微於王氏勳勞多於逆敦朝廷既委寄江外精銳莫制以道漸消可也庾亮懷遠朝議徵為大司農峻乞補青州界一荒郡復不許遂從任讓匡術計結祖約作亂襲陷姑孰十壺出討戰死峻兵犯闕蓋元帝永昌元年敦據石頭成帝咸和三年峻入臺城近距七年建康再難王國流離禍生強畔然敦三月入據四月即還武昌內殺戴淵周顛外殺譙王承甘卓已智盡能索瀕死而大軍臨之王含王應非温嶠等敵徒奔車駭執猶振槁蘇峻強賊善戰既陷宮城盤桓不去温嶠陶侃郝鑿王舒等雖連塵雲進攻堅頓銳曠引日月非祖約潰奔歷陽蘇峻醉突被斬師必不克是以峻正月犯闕九月方死繇彼據京城而處上流也蘇逸代領峻眾憤殺劉超鍾雅欲以崩離餘燼逆抗王師抑度其勢窮猶敦死而應立爾勝舍兵至獲逸斬之孽逞五月西軍力殄較之討敦勞逸有間賊在國中為四方憂者不更急哉元帝之崩以憂敦庾太后之崩以憂峻二賊均乎弑矣然中興賢主顛路末路七歲幼君歎泣殿省司其責者非王導庾亮而誰陶侃握重兵居荊州温嶠邀赴

國難疑而未許。既攻峻不利。復欲引還。嶠與毛寶天義痛諫。方立大功。否則幾為甘卓矣。嶠用委蛇。斃敦忠直。悟侃資友生之情。趨國家之急。微彰剛柔。無不宜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燕討段遼討宇文附

段遼殺牙自立

晉明帝太甯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慕容廆卒子皝督攝部內。皝用法嚴峻。皇南真切諫不聽。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虜將軍。仁有勇畧。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比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况有罪乎。昭曰。吾輩比體

慕容韓與子奔段氏慕容仁慕攻皝皝賜昭死出討仁大敗

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十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甯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

仁盡有遼東地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鑿領遼東相。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

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募。輿塗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塗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

段遼遣弟 蘭與慕容 翰攻柳城 石球慕容 澄拒守不 克 慕容汗大 敗蘭欲窮 追翰力止 之 魏欲盡坑 遼東民高 誦諫止 誦勸魏來 海冰襲仁 仁被擒賜 死 魏斬丁衡 游殺孫機 等 段遼遣李 詠襲魏張 萌擊擒之

司馬封奕等共救之。魏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魏多權詐，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眾，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眾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定、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鑿、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阮遼東民，高誦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遼如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誦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眾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眾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殺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修、壽郭充、翟楷、龐鑿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鑿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誑誤者，皝皆赦之。封高誦為汝陽侯。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多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退。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馬封奕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封奕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卷之二十一

魏遣封奔 擊破宇文 逸豆歸與 段遼 蘭勃擊取 乙連東 慕容遵擊 破屈雲 遼數攻魏 陽裕諫不 從 魏稱藩於 趙乞師討 遼

石虎文雄 長驅入薊 段遼單騎 走險慕容 翰北奔宇 文氏

虎欲伐魏 趙攬諫鞭 之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婚送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而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眾以會之并以其弟甯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刺史幽州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鬪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隨卿計中矣乃悉將見眾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十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從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叙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成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壽

孫興、孫鮮、于屈、孫沐、殺王清等、以拒趙、趙兵逼棘、城欲欲出、亡慕輿、根力諫乃止

魏率軍迎、遼與謀、覆燕軍、慕容恪大、敗麻秋、魏盡得段、遼之眾

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來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光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甯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沐帥眾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沐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沐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疆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疆殺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疆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為患頓兵積日覺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十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決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戍海島運穀三百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眾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以崔忠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

遼謀反燕
被殺

慕容霸勇

冠三軍

黜遣王車

招翰歸

翰請黜先
伐高句麗

黜使翰擊

敗莫淺渾

歸

歸

翰擊斬
涉夜于逸

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久燕王黜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
論功 燕王黜使其子恪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卧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
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黜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
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領之而已黜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黜為之造
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
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曩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
翰曰吾居汝國久恨不欲殺汝汝去吾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之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
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黜聞翰至大喜思遇甚厚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黜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
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羈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
去國密邇常有闖關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
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
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黜曰善將兵擊高句麗毀其城而還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黜不許莫淺渾以為黜畏之酣
飲縱獵不復設備黜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二年春正月燕王黜與左司馬高詡謀伐
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
是黜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根將軍三道
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于將精兵逆戰黜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
千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于涉夜于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
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于之為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于出應
之慕容霸從傍激擊遂斬涉夜于宇文士卒見涉夜于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

豆歸走死
漢北宇文
氏散亡
高詡劉佩
中流矢卒
詡言孰不
必親天文
書
孰賜翰死

宇文氏由是散亡。孰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孰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後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孰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孰雖藉翰勇畧。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張溥曰。慕容孰之與段遼及宇文逸豆歸。非仇讎也。慕容廆初立時。崔暹陰結高句麗。宇文段國謀滅之。廆犒宇文牛酒。攜三國心。遂破其眾。後段氏通和。廆乃息兵輯睦。孰繼廆立。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逐死。孰率騎往討。懼而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還。兩國豐平。師可無出。乃連歲構兵。盡至勦絕者。開禍自慕容翰也。翰為廆庶長子。權畧士射。膂力過人。永嘉初。說廆興復遼東。并素連木津二部。始定霸業。折衝功高。威震遠邇。孰心懷忌。翰慮內禍。山奔段遼。潛身早智。事非得已。然國君雖嚴。猜殺未彰。親臣號泣。不聞三諫。遽棄宗廟。適彼土惜。未明於微子之義也。遼既納翰。即興兵圖孰。攻戰不休。孰急借兵於趙。石虎大舉。支雄長驅。段蘭既敗。遼單騎走險。窮迫歸孰。殺於燕人。好戰必亡。遼身蹈之。抑招叛致亂。悲段氏者。能無咎翰為臣乎。遼舍令支宮。奔密雲山。執翰于涕泣。愧歎失所。翰遂北奔。宇文氏逸豆歸。忌其才名。佯狂自晦。孰遣王車。遺以弓矢。逃歸故國。豫讓感智伯之國士。怨范中行之眾人。英雄託足。豈昧擇主哉。翰說孰擊高句麗。毀其城。進伐宇文。涉夜干逆戰被斬。逸豆歸走死漠北。其國散亡。翰誠負雄豪之才。棲遲逃虜。乘時發憤。不忘鳴劍。獨身一至而亡人二國。不祥甚矣。孰用法嚴峻。激翰出逃。有弟仁昭不能柔和。而使之為寇。昭雖賜死。仁據遼東。幸資海水。襲破平郭。仁立擒誅。然骨肉生戎。宗族塗炭。即得一勝。可弔不可賀也。柳城之敗。段蘭乘勢深入。翰恐滅本國。說不進。跡羈異域。心實在燕。後歸命立功。克酬初願。孰不釋憾。趣其仰藥。兄弟不容。山海負恨。彼龍顏版齒者。其人真少恩哉。石虎為燕討遼。孰即背之。稱師來征。名正力強。孰欲奔避。慕容根劉佩封奕等。奮武不回。反覆趙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十一

是固燕臣之善謀亦適當趙虎之暮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趙魏亂中原再開滅石氏附

勒寵任虎

勒以子宏為大單于虎大怒

徐光請勒奪虎權

晉懷帝永嘉五年。初石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主勒立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家將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多詐。陛下一旦不謹。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不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為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彊輔。山中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它日光承閒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亡乎。孫權在吳。猶今之季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

勒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

嚴震權過

主相

勒寢瘵虎

矯詔召石

宏石堪選

巖閣

勒卒虎劫

宏殺程遐

徐光

虎殺石聰

等

劉太后與

堪謀圖虎

皆被殺

石生石朗

舉兵討虎

虎被殺石

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主勒寢瘵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選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於高平陵諡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秋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從平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官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官省之內無可為者臣請奔兖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爨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吕后之風而不妒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氏帥滿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

朗 生遣郭權 破殺石挺 劉隗虎奔 灑池 鮮卑潛與 虎通反擊 生生出奔 麾下斬之 降虎 上邽豪族 殺郭權降 虎 虎幽秦王 宏 虎殺王宏 及太后程 氏秦王宏 南陽王侯 姚弋仲黃 虎篡奪 虎奉佛圖 澄

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則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步瑁、眾二萬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於蒲坂。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灑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眾，退屯渭汭，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敷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於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毅合擊破之。旬大奔馬蘭山。郭敷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敷。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冬十月，趙主弘自齋璽，請魏官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三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為侍中。郎闔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於鄴，大赦。奉天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

虎百後並興

庭燎油灌

死上尊號

者二十餘

人虎腰斬

成公段

虎愛太子

遜處疾宣

謝

虎怒遜及

張妃并男

女二十六

人

虎立子宣

為太子

虎使宣與

韜專決賞

刑申鍾諫

不聽

申扁用事

駝飛廉於鄴載以車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三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樞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資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捕魚以佐食復為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慶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殿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太子遜為天王皇太子諸子為王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趙太子遜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遜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遜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遜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患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患曰何以不白請責答捶月至再三遜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遜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遜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請讓遜遜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遜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還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遜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遜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遜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遜為庶人其夜殺遜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六年冬十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啟曰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遂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

孫珍譖殺
崔約父子

李宏諱反

虎誅之

宣護諫虎

微行

宣惡韜有

寵

宣怒王朗
獲趙攬以
焚感秦誅
之虎不聽
而殺王波

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

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

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員士人李弘因眾心之怨

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改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祭作役侍中京

兆韋諫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獲吁嗟盈路

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護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

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為秦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

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覺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

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

蕩江南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

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

陛下宜因出遊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榮感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為天王今榮感守之其殃不細

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

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措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趙王

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義陽公鑿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

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為獵場使監御史察其中禽獸有犯

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

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三等以

嚴生謂殺
未執蒲洪
諫不聽

吳進請虎
苦役晉人
虎使張羣
築苑牆申
鍾石璞趙
攬等諫不
聽
虎命張易
柱調蒼麟
白鹿以駕
芝蓋
趙生勸宣
除諸

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牛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况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觀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易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吾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逆逆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於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臺於大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成趙生曰豎傲悞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幾不濟矣杯等許諾

宣使楊拯等殺韜虎欲臨喪李農諫止

虎誅趙攬

張豺說虎立世為嗣曹莫不肯署名

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拯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奉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鑿與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使舉余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拯。年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髮抽其古章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石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解解棄之漳水。冷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名。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為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未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為逆。既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錄尚

劉后與張
豺謀去斌

張豺使張
雄矯詔殺

徐統憂亂
仰藥死

虎卒世即
位

豺與張舉
謀誅李農

舉密告農
農奔廣宗

姚弋仲蒲
洪劉宰石

閔王等
謀逆討張

對

遵斬張豺

遵即位殺
世及劉后

復李農位

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與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為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鑿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豺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為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正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眾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擢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復其位。尊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鑿為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樂平王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瓦，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冲鎮鄴，聞遵殺世

魏書卷之九十一

三

中討遵嚴
死

慕容霸孫
興封奕王
泓慕輿根
請燕王馬
討石氏

孟津王驚
勸遵奪不
閔兵權
遵召鑿等
議殺閔鄭

山身系事及天

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刺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眾十餘萬。軍於苑鄉。遇遵赦書。冲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君雖比布。臣將南轅。侯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冲兵大敗。獲冲於元。以賜死。阮其士卒三萬餘人。燕平侯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馬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僅存。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高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馬曰。鄴中雖亂。鄧恒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衆高斷。要首尾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越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馬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拯救。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善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容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馬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騫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行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怒。中書令孟暉左衛將軍王鸞。勸遵預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暉等咸勸誅之。十二月。遵召義陽王鑿。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鑿等皆曰。宜然。鄭氏曰。

太后止之
 鑿遺楊環
 告閔閔遂
 劫李農王
 基蘇房周
 成等作亂
 執連并殺
 鄭太后等
 鑿即位
 李松張才
 攻石閔李
 農不克反
 殺苞等
 石祗與姚
 弋仲蒲洪
 等移檄誅
 閔農
 石成石放
 石暉謀誅
 閔農皆被
 殺
 閔盡誅胡
 羯
 趙庶等奔
 襄國石琨
 奔冀州
 張沈等不
 附閔

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鑿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遵立曰我尚如是鑿能幾時遂殺之於現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瑩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闔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趙主鑿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現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懼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並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督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以討之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帥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眾數千毀金門而入鑿懼閔之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現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之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空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瀟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枉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眾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

卷之二十一

三

浦滋擊獲
 廢秋
 石琨張舉
 王明伐閩
 敗去
 鑿空遺宦
 者乃張沈
 等乘虛襲
 而殺之并
 殺虎三十
 八孫盡滅
 石氏
 閩欲迎晉
 天子都洛
 陽胡睦獻
 詔乃止
 閩即帝位
 國號大魏
 燕王雋拔
 薊欲阮士
 卒慕容霸
 諫止
 王午不肯
 害李績

琨及張舉王明帥眾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濟閔月衛主鑿空遺宦者喬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聞農馳還廢鑿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灑頭弋仲帥眾討閔軍於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二月燕王雋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容與于自西道出蠓螭塞雋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容廆塗槎山通道留世子暕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惴怖焚倉庫棄樂安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樂安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樂安北平兵糧與雋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恒走保魯口乙巳雋拔薊執王佗斬之雋欲悉阮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阮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眾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雋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重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為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雋雋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耶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雋悅善待之雋以弟宣為代郡城即孫泳為廣甯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雋使中部侯釐慕襲向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之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慕容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眾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一今未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為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

慕容根擊
取鹿初早
石閔復姓
冉氏

石祗即位
於襄國

閔殺李農
父子反王
謨王衍嚴

震趙真閔
召晉人來
討石氏不
應

王泰擊破
石琨
閔周降胡
韋諷諫父
子皆被殺

姚仲遣
襄救石祗

常燁不肯
附焉

隊還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皆明裕皆為王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於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真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肩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諷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諷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為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王雋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雋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富常燁使於燕雋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燁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為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燁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燁曰奸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著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為偽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東安在燁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燁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子遺時有迸漏者皆晉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為妄誕之辭無所不可况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為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燁正色曰石氏會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為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為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

閑欲親擊
姚襄石琨
王泰

不擒閑杖
之一百

閑大破劉
顯夷王泰
三族

逢約作亂
附閑封奕
使張安擒
之劉暉封
放降於高
開

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以不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煒於龍城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軍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上皆敗還士卒略盡閑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變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閑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閑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現戰悅縮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陽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現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閑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肩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閑將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詭言閑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閑親郊以安眾心閑從之詛言乃息閑怒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護大司徒姚襄還滎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閑杖之一百初閑之為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軍於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閑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閑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卻斬王泰乃悉眾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閑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閑殺之夷其三族夏四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眾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眾自守閑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雋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闢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賊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

劉顯弒石 祇 爲攻閔而 敗稱帝裏 國 侯龍降慕 容恪 慕容評擊 斬鄭生 孫興撫綏 中山 達鈞奔晉 曹伏幼納 閔閔殺劉 顯等 趙琨來奔 被殺石氏 遂絕 段勳自稱 趙帝 閔欲與燕 戰重圍張 溫諫不聽 劉茂即閔

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再閔之亡匪伊朝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突給使張安有勇力突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鞵因挾之而馳至營突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劉顯弒趙主祇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祇首於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八月燕王雋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於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却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士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縮還自襄國雋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雋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雋手令答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况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與善於綏撫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遼鈞亡歸渤海招集舊眾以叛燕樂陵太守曹擊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眾稍散遂來奔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將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襄強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以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殷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縹緲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雋遣慕容恪等擊魏魏主閔將與燕戰大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眾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恐曰吾欲以此眾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閔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為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於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康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皆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二五

自殺

慕容恪高

開殺劉羣

執再問及

董閔張溫

高開被創

卒

段勤與弟

思聰降慕容

容

燕人斬再

閔

燕王偽以

早蝗祀閔

戴施給取

將幹傳國

璽

璽

偽建慕容
恪慕容

二金... 九二一

三五

自以眾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蹶。為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閔。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偽命恪鎮中山。已卯。冉閔至薊。偽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况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邪。偽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偽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將幹及太子智開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官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偽遣廣威將軍慕容軍中殿將軍慕容興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偽謂閔為祟。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將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甲子。將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秋七月。壬午。聞魏敗。時郟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偽使慕容恪封安陽。擊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再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將幹懸繩而下。奔於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枚等。及乘輿服御於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蕭比。皆自殺。燕王偽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再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偽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厯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閔月。戊子。燕王偽遣廣威將軍慕容興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偽。偽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相國封奕為太尉。左長史陽驩為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

攻蘇林
王午為秦
興所殺呂
護殺興自
稱王
傳即帝位

僕射尚書令張悌為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雋即皇帝位大赦自謂護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雋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改司州為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逸為尚書專委留務

張溥曰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八年秋七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生石朗皆死九年十一月虎弒主弘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太后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鑿弒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鑿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閏正月閔殺鑿改國號魏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勒初國至是歲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荀邪父曰冠寬勒父誅幼而子虎故武稱勒弟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勸止卒從篡逆殺勒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悲則過之是以曜取國於靳準有中興名虎則直覆勒而子有之罪不勝誅矣虎少息優童鄭櫻桃連殺二妻酷虐性成寧肯馴擾人下勒肉未寒妻子屠裂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及遷彼所愛溺遷謀弒父虎夜殺之并其妻男女二十六人宣使楊杯等殺弟韜虎戮之備極刑父子天性也啞肉咀血顏色不慚何怪他人殺其子乎虎嬖劉曜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武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既即位召鑿等議殺石閔鑿反告閔閔遂劫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鑿為閔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鑿盡滅石氏天勒臣劉氏忍殺曜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石氏之禍緣此起報施當矣然即使遷宣並存世不立遵鑿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遵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弒父殺弟既成君必破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再閔父瞻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犢胡夏宿將莫不敬憚及助遵討豺遵立欲誅閔鄭太后止之閔竟亡趙其亦勒母王氏之縱虎乎燕雋乘亂興師閔憤戰馬斃被執身斬龍城石祗石琨又先亡冉氏遂絕大逆速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雪胡雪恥志不忘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燕使晉有人招而用之安知其不為段匹磾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七十九

江左經畧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惲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及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率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素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懜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覽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闓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為征東將軍代闓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強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代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太舉太常蔡謀議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徐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于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舉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郟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邊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強場之土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卷席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守城何如金墉欲沮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耀十萬眾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田於城北界胡來攻禦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河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近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其廟勝之算也朝

鑿病篤存
蔡模都督

陳光請伐
趙謀言不
可乃止

亮使毛寶
樊峻戍邾
城趙遵
安等攻之
寶等敗死
亮上表自
敗

庚亮薨

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薨鑿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 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
 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以田宅漸得少安間臣疾篤眾情
 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
 辛酉鑿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代趙詔遣光攻壽
 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邳邪城慰相望一城見攻眾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
 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燒舟背水為陣今欲停船水渚引
 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
 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屯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寇擊之邑下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
 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伐之侃每不答而言者
 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止以長江且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
 深晉入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敵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
 于江南若劫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乃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變安為大都督
 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亮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
 九月石閔敗晉兵于沔陰殺將軍蔡懷懷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于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
 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冲義陽太守鄭進皆降于趙安進圍石
 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十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皇是將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
 閔邾城臨乃止上表稱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澤為豫州刺史鑿宣城廬江歷陽安豐
 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子庾翼為都督江荆
 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
 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于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一旦移徙

唐翼悉心
為治
廣翼欲移
鎮樂鄉王
述與廣水
牒止之

翼荐桓温
于成帝
翼不重杜
又殷浩
謝尚王濛
重殷浩

翼以滅胡
取蜀為已
任
戴開降翼
詔議經各
中原
翼表桓宣

新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沂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竣奔不難若枝樂鄉遠在西陸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道皆所不取正當直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胡議亦以為然翼乃止 秋七月乙未以何充為標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侯也

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荐温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佛之眾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西夏謝尚長沙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源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遣浩書曰王夷甫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廢水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客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媪煦豪強嘗為民害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而眾共驅之今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悖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臨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出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為已任遣使東約燕王就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譙王無忌皆贊成之吳忌丞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所部之眾比代表桓宣為都督伺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趙丹水桓温為前鋒小督假節帥眾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洋辛巳以冰都督監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揚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温為都督青兗徐三州諸

桓溫勳原
入臨淮百
姓嗟怨

庾冰卒

翼繕其積
穀以圖後
劉遐王胡
之說哀後
政會稽王
昱

劉俊知溫
有不臣
勸昱相之
不悉

褚裒在顧
和殷浩和
固辭不起

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于丹水為羆所敗翼貶宣為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庾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眾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成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褚為左將軍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九月帝崩穆帝即位以裒為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讒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

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鎮京口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庾辰卒庾翼以國家情事留子方之為鎮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賢

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欲復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

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以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主戍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會以後任司馬義陽朱壽為南蠻校尉以千人

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

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才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取懼不淺克曰溫足以制之諸軍勿憂丹陽尹劉俊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

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為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又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

俊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桓溫嘗乘雪欲獵先過劉俊俊見其壯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為桓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故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荐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裒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

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危運危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

浩得是之
乃就職

浩與桓溫

疑貳

王羲之勸

殷浩前美

不宜與桓

權除不從

桓溫遣諸

將經營北

方

趙王濂
壽春降

褚良表請

代趙

哀帥象赴

彭城北方

士民降附

者日以千

計

晉求援象

遣王龜等

迎之敗沒

于趙

詔哀還鎮

河北遣民

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桓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羨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羨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羨之弟。義之。導之。從子也。羨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良上表請代。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良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良奏言。前以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虞巖。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良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良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服。光祿大夫蔡謨獨所謂。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于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所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村畧。疏短不能。副心財。彈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曹卽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赴晉求援于褚良。良遣部將王龜。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龜等戰于代。破龜等。大敗。皆沒于趙。八月。良退屯廣陵。陳達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良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良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良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累盡。冬十一月。都鄉元穆侯褚良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破死者之家也。良慙憤。發疾。十二月乙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為史。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為武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討征。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營中原。事久不報。聞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譽。遂得相持。弭年。雖有君臣之迹。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關虞。備駐溫軍。

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營中原。事久不報。聞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譽。遂得相持。弭年。雖有君臣之迹。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關虞。備駐溫軍。

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關虞。備駐溫軍。

二十餘萬 渡河無復 死之界 褚良勳憤 病 為美年二 十八為方 伯 相溫請疏 經各中原 事久不報 甚怨解活 溫帥眾東 下王彪之 高松請會 稽王昱以 手書止之 孔嚴請活 與溫交歡 不從 謝尚不能 撫慰張遇 遇怒而叛 姚弋仲卒 子襄帥眾 歸晉 謝尚姚襄 攻張遇為

吏部尚書王彪之言于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代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匆匆先自猖獗乎浩曰夫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問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迎順于茲判矣乃于坐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羅天算能引新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與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噂嚙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擣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失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閣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係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孔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

還鎮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于殷浩曰比來眾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頗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護督載使于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姚弋仲卒子襄帥眾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問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夏四月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自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頴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進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徒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以右衛將軍楊厚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則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遣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

符健等所敗

殷浩謀再舉主義之力上不從

浩以重興廢學校

張遇叛秦伏誅 殷浩惡姚襄強盛因其諸弟違魏懷帥眾襲之襄斬懷片其眾

浩信雷弱兒梁安等言帥眾北伐王彪之

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執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善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如此恐閭閻聲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鮮也又與會稽王昱賤曰為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之運者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殫盡勞役無事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鑿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陛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糜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陛下斷髮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遐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為給事中戊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 九月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疆盛囚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懷代領部曲浩潛遣懷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懷並其眾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遣襄于梁國蠡台表授梁國內史魏懷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于浩浩曰身與姚平共北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北平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翼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之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為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兒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為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賤以為弱兒等各有作偽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

桓温秦廢 殷浩為庶 人内外天 權皆歸之 温命司馬 勳伐秦 姚襄遣使 降燕 桓温大敗 秦兵桓冲 又敗苻雄 三輔郡縣 來降 王猛機温 不渡灊水 猛不肯與 温俱還 薛珍勸温 進逼長安 不從 薛珍偏師 有功温忌 殺之

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蓋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敬王彪之攻姚襄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並自陳謝招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於温矣。二月乙丑。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三月。姚襄遣使降燕。桓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荆二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眾五萬。軍於堯柳。以拒温。夏四月。己亥。温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温皆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冲。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冲温之弟也。温轉戰而前。士宜進。至灊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王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五月。北海王猛。妙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比卿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眾一萬。從温還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督温之持重。温殺之。秋九月。桓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温於襄陽。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進據許昌。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七十九

溫請移都
洛陽修復
園陵不許

十二年春二月。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夏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於洛陽。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蜀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遣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救三軍。小郗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屢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據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山北。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起。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割已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降。溫屯於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為平所敗。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未行而卒。胡之廩之子也。

張溥曰。晉之圖復中原也。庾亮謀而未行。庾翼庾冰褚裒殷浩行而無功。桓溫有功矣。而復不終。豈函夏竟不可復哉。夫庾亮表請伐趙。在成帝咸康五年之春。時石虎無道。內有子禍。起而圖之。雖功非旦夕。勦兵伺隙。事有可為。邾城一挫。亮謀遂懈。燕王皝遣劉翔獻捷。京師請克期大舉。其平中原。晉人不應。明年春而亮亡矣。成帝咸康八年。崩。康帝即位。建元元年。秋。即詔議經畧中原。任之者亮弟翼也。庾冰桓溫護王無忌。皆與同志。二年。帝崩。穆帝即位。冰翼尋卒。桓溫滅蜀。成大功。石虎死。石遵弒。太子世作亂。褚裒表請伐之。亦百世一時也。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來歸。石巴謀攻鄴。雍州豪傑遣告使晉。司馬勳帥眾破之。

三輔多殺守令以應。遂拔宛城。大執漸舉。竟以無援。墮象。輕還喪功。夏乃慙卒。顧其時趙則石鑿試導。閔則試鑿矣。夫中原之謀。亮圖於成。原翼水圖於建。元哀圖於永和。皆踰年病亡。歷主有三。功無一濟。敵國可乘。老成先謝。意者天心。雖故亡趙。亦不樂於興晉也。永和六年。朝廷復謀進取。獨仗殷浩。不謀桓溫。遂開疑貳。姚襄歸命。浩不為用。反追襲之。浩固書生。內樹溫敵。外來襄寇。能無敗乎。永和十年。帥師伐秦。捷於藍田。三輔皆降。溫奏廢浩。十二年。督軍討襄。敗之伊水。送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其功甚盛。然自此溫不可制。晉室漸亡矣。夫亮等有復中原之心。而無其才。溫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才短者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為主用。是以石氏亂亡。無裨王室之弱。強臣北伐。更一蕭牆之憂也。

桓溫伐燕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晉穆帝升平二年。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故中立以自固。燕主僞使司空陽騫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榮陽。

趙將高昌
中立燕主
僞使陽騫
討之
高昌死呂
護並其眾
降晉

慕容恪築
長圍護

呂護叛奔
榮陽
護復叛奔
燕
燕孫興請
攻洛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並其眾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大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黎陽多設精銳。而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豁都督河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諸將曰。護勢窮。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贏。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以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榮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郎。冬十月。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盧

桓溫請還
都洛陽孫
綽流諫

止溫
主述以計
呂護中流
天卒

燕人拔許
昌汝南陳
郡
沈勁欲立

南將軍呂護屯河陰。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亮三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死。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選歡之子也。溫上疏請還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洛河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避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蒸蒸之恩。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破。拔之驅蹶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師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溘飄溺江川。僅有連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見。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總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圖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述。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忍淅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如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殷。督都江左。方當湯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遣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遠。遂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度。屯兵野王。鄧遐退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粟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東將軍慕容皝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并冀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廆攻陳留太守袁披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畧地河南。夏四月。甲

功以李駘
燕人逼洛
陽勁承配
陳祐塵推
破之

洛陽陷洛
致宥勁基
與度殺之

羅崇破燕
容塵桓裕
瑜趙盤

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穎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
馬溫遣西中郎 袁真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
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
史孫興軍於成臯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
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
之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摧破之而
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眾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
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畧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
史加江州刺史桓冲監江州及荆豫八都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於州共議征討丙
申帝崩於西堂事遂寢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
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容廆曰勁雖奇士觀其
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恪畧地至峭滄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
將慕容筑為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為都督荆揚徐洛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收配兵一
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
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
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兵戍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郝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
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温常云京口
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借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遣温賤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温參軍取視寸

温伐燕都
趙獻二策
皆不從

温遣檀玄
拔胡陞獲
慕容忠敗

王厲

即避朱序
敗燕將傅
顏等

燕求救於

秦符堅欲
不應王猛
請許之

中府料温

必敗

悉羅騰擒

殺思新李

逐温軍奪

氣

寸毀裂乃更作悻悻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疾乞閒地自養勸温并領已所統温得賤大喜即轉悻悻軍將軍會稽內史温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大司馬自兗州伐燕郝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辛丑温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温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冠不戰運道又絕因冠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取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鄴城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攻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涸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表襦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温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獲燕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部來降前鋒鄒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者暉復遣樂安王斌統諸軍拒温斌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温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温温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伐樂安王斌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温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枚之子也暉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荀池洛州刺史鄒羗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温眾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温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出起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乏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温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温戰生擒思温使故趙將李

晉兵温棄
軍奔還蔡
容垂擊敗
之

温歸罪於
袁真真叛
降燕

孫盛直書
枋頭之敗
温大怒盛
子私改之

袁真死朱
輔立其子
瑑
瑑等破
燕兵桓石
虔克南城

述洵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梁干津共擊斬之温軍奪氣初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亭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邦帥州兵五千斷温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仗以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温自東燕出倉垣擊并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夜晝疾趨俟其士眾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軍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荀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温誣散卒屯於山陽温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真以温誣已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温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燕主暉遣大鴻臚温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朱踰淮而卒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温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温世子頤為豫州刺史假節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瑑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

鄴請命燕人以瑑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瑑大司馬温遣督護竺瑑等禦之燕兵

先至瑑等與戰於武丘破之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石虔温之弟子也秋七月大司馬温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瑑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温敗瑑於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

角監已事本下

卷八十一

三五

高將騎兵殺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鑿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鑿。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張溥曰。晉穆帝升平二年冬。燕陷河南。荀羨伐之不克。以郁曇督徐兗軍事。三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郁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眾潰。免為庶人。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帥引還。

興寧二年夏。燕陷許昌。汝南陳郡。秋。陷河南諸城。三年。陷洛陽。沈勁死之。帝喪。太和元年。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四年夏。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燕。晉自升平以來。

燕屢入犯。晉輒敗北。十數年間。喪師失地。為國大辱。謝萬矜豪傲物。羨曇才非折衝。其奔潰固宜。獨桓溫雄豪逸氣。文武奇才。戡定岷峨。威懷三輔。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乃猶路阻石門。兵摧襄邑。豈燕實彊。不可與敵。

抑溫謀有所未盡也。方溫帥師伐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郁超憂其道遠。河淺漕運難通。至金鄉果困。溫使毛虎生鑿鉅野。引汝水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涉危道。超復非之。進溫二策。上則舉眾趨鄴。次則頓兵河濟。溫俱不聽。

師老糧竭。燕秦兵合。焚舟卻走。敗於東澗。劉惔嘗稱溫為孫仲謀。晉宣王流亞。與尸若此。英雄笑人矣。溫滅蜀以後。心輕朝廷。奏廢殷浩。大權在握。伊水戰捷。其氣益驕。慕劉琨而不得。帝王敦為可人。總師征伐。志不在敵。

懷諫自用。則曰子雄是故枋頭之役。桓溫兵五萬而敗。肥水之戰。謝玄兵五千而勝。雖兵家勝負不常。亦可為臣心順逆之明鑒也。溫恥復敗。歸罪袁真。真怨溫誣已。據壽陽自固。潛通燕秦。夫陶侃敗於杜魯。王敦引咎。毛寶沒於邾城。庾亮求貶。溫不知責已。驅人以叛。其於真也。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耳。溫屯山陽。終喪。

不敢問罪。反搗以牛酒。使會稽王昱會於涂中。溫竟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國君將亡。先亡賞罰宜又明年冬。溫入朝。而帝廢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桓溫滅蜀

晉明帝太寧三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

成主雄立
兄蕩之子

班為太子
李襲王連
諫不聽

班為雄叱
臘

以政事委
李壽和點

王壞
李趙李期

謀作亂李
珩勸班遣

之出鎮不
果班遂被

越秦朗即
位

李始諧壽
於期

字珩奔晉
羅演上官

澹謀殺期
立班子事
覺被殺并
及羅氏
期信任景
驀姚華田
褒許浩等
紀綱隱秦

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均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驥司徒王連諫曰先王立嗣於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確不聽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士動尊禮法確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王確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確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確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壞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成王確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確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珩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

葬不思遣推心待之無所疑聞遣珩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殺之於殯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驍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才多藝有令名及班死眾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為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確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珩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

先遣使告珩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珩遂來奔詔以珩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浩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他才嘗勸成主確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隱秦雄業始衰

四年夏四月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

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畧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浩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使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眾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為前鋒期不意其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龔壯說壽西取成都克之殺李越等而廢期
 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藩於晉任調
 蔡興李艷等勸壽稱帝遂即位改國號漢龔壯不仕
 期自縊卒
 任顏反誅壽盡殺雄諸子
 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怒殺李演杜襲作詩諷諫

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胡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浩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郾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郾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艷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者占之曰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驥曰獻皇帝母咎氏為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恆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賓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郾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鎮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敵血盟眾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甯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祭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忠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秋而不宣

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任顏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常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先言先世政躬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遐還自郾盛稱郾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郾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

李廣求為大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殺李奕反被殺勢驕淫不恤國事

袁喬請溫全軍而進

寔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眾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益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榮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景武

劉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乃更命祀成始主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

有所廢將益孤危因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

廣自殺思明被收數日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眾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眾皆

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譎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

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

內遂致蕭條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

於胸中不必待眾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

道臣民不附且持其險遠不脩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

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觎此以是而非胡聞我萬

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卒禾溫帥

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

帥二千人為前鋒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

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駕鴛鴦向捷為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

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唯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

捷若分兩軍則眾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臠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

雙護戰死
温眾欲退
鼓吏誤鳴
進鼓乘奮
力戰遂大
捷長驅至
成都
李勢出降
桓温舉賢
旌善
王誓節定
王潤隗文
等反温與
袁喬周撫
等皆討平
之

三十一

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船重温自軍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温進遇李
權三戰三捷漢兵敗走歸成都鎮東將軍李位郊迎詣温降督堅至健為乃知與温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温已
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眾自潰勢眾出戰於笮橋温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温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
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
至段劭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温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與櫬面縛詣軍門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
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節定平南將軍
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眾各萬餘桓温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
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夏四月丁巳節定隗文等入據成都隗文節定等止故
國師范長生子育為帝而奉之以妖異惑眾蜀人多歸之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范貢斬之益州平

張海曰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李勢以穆帝永和三年滅君六世凡四十六年視劉石延祚少長矣獨
國家巨變反啟於李班之立世讖雄踞匹夫之小節昧傳國之大統比之宋宣公吳餘祭何不幸也宋宣公舍
太子與夷立穆公穆公又舍公子馮而立與夷華督弑之其稱解曰殤公即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也吳王
餘祭卒立弟餘昧餘昧卒欲授弟李札李札逃去餘昧子僚立公子光使專諸行刺彼知僚無骨鯁之臣陰納
賢士以勝之也今李班仁孝過於宋殤雄子越期才不若光雄舍己子而立兄子雖曰讓國猶之與賢乃白氣
帶天殤宮作難班方就哭泣旋遭劍鉞天禍善人所遇更出周晉吳登下悲哉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殺李載耽
李霸李保李攸大魚豕犬變生宮禁龔壯勸李驥子壽發兵而西遂克成都廢期誅越在位五年卒子勢即位
有姿貌善俯仰多殺直臣蜀人不附桓温出征袁真督戰師抵城下勢叩頭面縛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
於建康得之也暴其亡也亦疾父為叔帶子為劉禪勢於是時當恨壽不早從龔壯言稱藩晉朝也壯潔已自
守與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積年不除壽壽成漢中壯說以取蜀臣普觀其奇節偉行東漢田疇之流也
疇痛劉虞死於公孫瓚北歸不仕又忿烏丸賊殺冠蓋引曹操兵出盧龍射平之爵以官則誓死泣辭壯假壽
殺李特孫期雪其私仇又欲壽歸晉明臣節苦言不從遂稱尊庫終身不至成都漢晉之亂天下無王久矣天

地不滅君臣不絕者兩人力也。壽用壯言而身霸，不用其言而子亡。維忠與孝，可以長久。十年天子不如百世諸侯，誠然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劉俊科桓
温克蜀後
必制朝廷

朝廷欲以
豫章郡封
温前徒知
其不可

温城緒圻
居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温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温眾少，深入皆以為憂。惟劉俊以為必克。或問其故，俊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書左丞荀綖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綖，松之子也。温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桓温為南郡公。温弟冲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領尚書事。假黃鉞，温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珣曰：髯將軍短王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概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笏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錄尚書事。王珣當召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緒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緒圻居之，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於西堂，帝無副皇太后，詔以琅玕王奕承大統，百官奉迎於琅玕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温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冬十月，大司馬温恃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昺能知人貴賤，温問昺以己祿位所至，昺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温不悅。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

晉書卷八十二

温以床第
事誣帝廢
為東海王

温殺東海
王三子及
其母廢武
陵王晞也
族誅殷涓
尺信曹秀

正德錄事才才 卷八十一

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温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鎮懾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証乃言帝早有痿疾盛人相寵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將還姑孰屯於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令作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素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已酉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采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温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敬啟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王温率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迹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為温所忌故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温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真叛逆事相連染傾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綜王琇等官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庾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太司馬温使人齋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嶷希之弟也素與温有隙温惡殷庾庾宗彊故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即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倩柔皆縊之弟也癸丑温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永温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惶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永之孫也乙卯温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温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

劉燿庚未
謝安見温
温自白石
還姑孰
符堅言温
不容于四
海

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燿庚未皆族誅庾
蘊飲鴆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温特赦之庾希聞難於弟會稽王參軍逸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
澤中温既誅殷威勢赫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子大
赦增文武位二等已未温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温固辭仍請還鎮辛
酉温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群臣曰温前敗滿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
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温之謂矣十二月大司馬温奏廢
放之人展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莫都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温又
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温威振海内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榮惑守大微端門踰月而
海西廢辛卯榮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郝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
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論因咏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
善容止留心典籍疑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活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郝超以温故
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曰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二年春三月戊子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温入輔温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
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六月庾希庾逸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眾夜入京口城晉陵太
守卞耽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温建康震擾内外戒嚴卞耽發諸縣兵二千人繫希希敗閉
城自守温遣東海内使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逸及其親黨皆斬之耽壹之子也甲寅帝不豫急
召大司馬温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温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
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
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
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玕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
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簡文帝死
王彪之輔
太子昌明
即位

盧悚謀逆
海西公圖
與復公不
從毛安之
等討悚

海西公專
聲色以避
禍

謝安王坦
之盡忠輔
衝

溫至姑孰
死

溫使桓沖
領眾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群臣疑
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而諮。必反
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以施行。王彪之
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命。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
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別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
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
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與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馬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
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帥眾三百
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
難。帥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秘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羽死者數百人。海
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慮。
武皇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太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
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昔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
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都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
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衝。卒安晉室。三月。溫
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
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數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
輒改之。由是彪之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
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其意以為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
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眾。於是桓秘與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
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秘遂被廢。熙與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室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攝溫遺命。以少

冲稱温遺命以次子玄為嗣法以忠王謝安後請崇德太后入朝王彪之爭之不

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將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桓冲為中軍將軍都督揚雍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耳決不請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憎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情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性返密計憎大怒曰小子死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奕薨於吳

張溥曰桓彝之有温郝愔之有超不如沈亮之有劭袁載彝為漢桓榮九世孫早獲威名有人倫識鑒贊明帝伐王敦有功蘇爰之亂糾義討賊城陷不屈為韓晃江播所害賊平追贈五子並顯温其長男也郝覽當趙王倫時即著節朝廷後剪滅敦峻為晉統臣長子情忠孝繼父志生三子超最知名兩人家世忠貞兼擅才望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復父仇十八殺江播三子時人稱其孝義既功高位重遷大司馬超以曠世之度為其參佐英雄同室共獎本朝追祖父之志成萬世之名陶侃温嶠當數弗如乃温雄武專朝窺覩非望都生入幕日夜助逆彼即溥王導不為何至以敦自處也枋頭之敗温不思紅青擁兵築城北提壽春擒袁瑾朱輔功不覆罪超反勸其連行大事鎮壓四海夫曹操弑伏后司馬師廢曹芳皆當功名振主之時人心懼而不動温反因兵敗欲為伊霍不能振威疆場大刷國恥而狡謀廢立冀釋內愧王室之衰也大臣專征喪師若不罪臣則臣反罪君若曰不如是則予有德德於天下也帝奕哀帝母弟在位五年守道無過温誣以床第稱其寵嬖人生三孽遂收璽綬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啼呼莫能抗節賢如王彪之亦詭隨儕俗取霍光傳定禮儀疾風板蕩其誰與立會稽王昱元帝少子清虛寡欲猶善立言温迎立之未幾昱告變年五十三崩於東堂計其為天

蒲洪不受 劉聰官爵 蒲洪降趙 蒲洪死 仲降石虎 洪附張駿 虎使麻秋 討降之 洪說虎從 關中豪傑 及氐羗以 寔東方 石閔勸虎 除洪不從 洪討滅渠 憤 石遵從閔 言飛洪都 督洪怒歸 枋頭

子僅九月。母帝奕廢。徒吳縣。洵於酒色。幸保天年。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母子俱死。昌邑以清狂得全。定陶以親賢被遣。危亂之朝。不在上難乎免矣。溫廢帝。奕還鎮姑敦。即敦之據石頭。而還武昌也。殺武陵殷。庾以立威。即敦之殺周戴。譙王也。簡文方崩。孝武新立。溫入朝。求九錫。無何病薨。即敦之復反。而身先死也。王含王應不改敦惡。父子沈江。桓冲能修溫闕。宗族復振。為亂賊者。尤望有賢子孫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臨渭氏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群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太興二年。蒲洪降趙。趙王曜以洪為率義侯。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羗於河西。克之。氏王蒲洪羗酋姚弋仲俱降於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八年冬十月。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羗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曰：秦雍及氐羗十餘萬於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追封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遷封畧陽郡公。夏四月。趙王虎疾卒。太子世即位。以彭城王遵為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關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阼。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為蒲洪為王。眾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侍中王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

派民推洪
為王

洪擊破姚
襄

洪自稱秦
王改姓符

氏

麻秋說洪
先取關中

秋說洪洪
子健斬之

洪命健急
入關

健去秦王
號關晉官

安

健遣弟雄
及兄子菁

討杜洪

杜洪弟郎
降健

毛亨等降
健

行首高張
先

行健遣杜

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氏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翌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墜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郎氏西毛貴為單于輔相三月麻秋說符洪曰再閉石祇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眾世子健秋收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定今不幸為堅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瑁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符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成溫牛夷為綏集將軍成懷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費玄碩為長史略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右司馬辛牢為左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老冢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首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慢之以張瑁弟先為征虜將軍帥眾萬二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符雄徇渭北氏西毛受屯高陵徐璩屯好時毛西白犢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符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符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二輔郎縣堡壁皆降冬十月符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瑁奔司竹十一月甲午符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併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瑩獨據上邽不下十一月符健擊破之

七年春正月符健左長史費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遣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符健遣杜

山伯詣建 康獻陵并 修好子極 溫 符雄擊斬 石罽 健密使梁 安源賣玄 碩等上尊 號 健國號大 秦 健除趙苛 政 健屢敗司 馬勳 健殺賈玄 碩并諸諸 子 健即皇帝 張瑒殺杜 洪健攻斬 之 符雄卒子 聖襲爵 健欲殺子 生其弟唯 止之 羅店立立 少子健以

之內辰。健即為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疆氏為天王后。子長為太子。親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親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符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軍騎大將軍。雍州牧。以海公。符青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一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標為左僕射。而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疆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西也。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儒異。寬重飲之。稅弛難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杜洪。張瑒。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二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還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長。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瑒也。宜秋。洪自以石族。輕瑒。瑒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瑒於宜秋。斬之。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聖襲爵。聖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疆。汪。及畧陽梁平老。皆與之善。十一年夏四月。秦淮南王符生。幼無一性。羸暴其祖父。洪嘗獻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力。架不堪。鞭抽。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遠。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遣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王健以讖文有二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青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標為尚書令。夏六月丙子。秦主健腹疾。庚辰。平昌王青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時生侍疾西宮。青以為健已卒。攻東桓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執青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標。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辛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識文乃立
生為太子
善勳兵殺
生健誅之
健臨終教
生除凶帥
大臣
主即位段
維議改元
非禮殺之
生殺梁后
毛貴梁后
梁安以讓
星變
趙詔趙誨
有寵趙俱
晏卒
雲獨言趙
趙誨董榮
亂政被誅
誅及九子
二十七孫
生即位未
幾殺五百
餘人
董榮驪國
說生殺王
墮
趙詔趙誨
杜柳
生射殺辛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驚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情之。鮮有不召亂者。

乙酉。健卒。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斬之。秋七月。秦王生尊母驪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詔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即董榮為尚書。八月。秦王生對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庾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讓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大博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嫫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詔。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詔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詔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詔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詔榮譖之於秦王。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二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竊為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骨。銘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疆國皆以佞幸進。墮疾如讐。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鷄狗。而今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疆國言於秦王。生曰。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詔惡之。譖於生。以為貳於晉而殺之。王戌。生宴群臣於大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疆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春二月。秦主生發二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剗其具心。左光祿大夫疆

牢
程肱諫后
渭橋生殺
之
種平諫生
酷刑被殺
符黃眉符
飛皆斃之
穉太后憂
恨卒
生殺陳延
生笑太白
為渭人并
生夢誰殺
魚蓮七子
十孫牛鬼
恨而自殺
生以眇目
多忌諱
醉讀權異
說待堅討
生

平曰曰天降災異陛下宜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弼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成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驪氏以憂恨卒諡曰明德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讒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竣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為暴晝則繼道夜則廢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七月秦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冬十月秦主生夜食糞多且有疾召大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糞多耳生怒曰汝非神人安知吾善食糞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一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分秦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錄尚書事廣益公盛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為荊州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輒雖無驢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遊壁須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調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馱馬燔雞豚鴨鵝縱之殿前數十為群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嘗問左右曰吾自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罕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誘我也亦斬之勳蓋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一年東海王堅素秦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等說堅曰主上情急暴虐中外離心方今臺秦祀者非陛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鏢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有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也而咨之堅因婆樓以召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日月并出帝皇人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一方同憐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

行堅持法
與梁平老
羅汪呂婆
樓殺生
法謀位與
堅
誅逐系趙
餘人

聖事李威
如父
成勳聖以
圖畫屬猛
聖以惟異
詳讚與王
極其手機
密
前太后由
李威謀
法死

事也。宜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越勇。未敢發生。但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克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侍進光祿大夫羅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尚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夫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侍臣中書監董榮。石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尚氏為皇太后。妃尚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魯公為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崇崇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殷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羅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融好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聖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為才揚滯。捕盜宏多。不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尚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尚太后。聖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聖以固事任之。聖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秋八月。秦王聖以權異為事。事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侍郎。即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敘。冬十一月。秦太后尚氏游宮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聖乃與李威謀賜法死。聖於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諡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數為清河公。十二月。秦王聖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中書侍郎王猛代之。聖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張浦曰。臨渭氏蒲氏其先云。有慮之苗裔。至洪改姓符氏者。以諱。又有草付應生。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也。洪當永嘉之亂。散千金召募。傑士宗人。蒲光浦突推為盟主。後歸石虎。領帥關東。石閔勸虎除之不聽。石遵立。其都督怒歸枋頭。擁眾十萬。自謂居形勝地。再閱慕容儁。可指長而殄。姚襄父子克在數中。取天下易於漢祖。乃中州未定。麻秋鳩行飲恨。而沒其人。暴君不能殺而命絕於孟酒。宴安鳩毒。其可懷乎。符健洪第二子。初生時有大雉之祥。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忌殺符氏。獨不害健。既代父位。服氏先

諸酋逐杜洪張瑒國大秦竟稱皇帝至置來賓館以懷遠人起靈公於百姓約法二章張靖太平言將不虛可謂心虛願極遽寢疾亡年僅三十有九知其意猶有未足也健長而長先戰死疆后欲立少子懷健不許信誠言立第三子生健死生淫過劉聰而無文虐愈石虎而不智三平五眼必臨山終符氏以讖與其文亦有信不信哉符堅健弟雄子也漳水感孕少有奇祥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翌日築壇授之堅揮劍播馬志氣感厲上卒莫不悼服符生好殺國不堪命薛讚權翼等說堅舉大事率壯士入雲龍門遂行廢殺持日曷喪誠不終朝然生幼無賴祖洪欲殺之雄立勸止活生者雄殺生者堅父子之間何殊趣也使雄不死生其免乎彼笑太白人升為渴聞虎狼食人而喜即雄在亦難一日而忍此也健疾病時符著謀殺生自立不免死今著計行生不立則秦國士民可無荼毒乃天既為生誅著又縱生殺秦人二年而生遇弒好生之謂何意者天其絕秦也健始從父言欲殺生既愛其勇授以位臨終教以漸除酋帥大臣子惡不知又導以殺著蕭鸞踵之東昏效之而國亡矣

符秦滅涼

張重華立
驪靈為世
子
常據請重
華出張祚
不從
謝艾請重
華逐張祚
趙長等
重華卒驪
靈立趙長
等矯重華
遺令召祚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驪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靈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八公室將危乞聽臣人侍且言長靈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驪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靈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涼石長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驪靈冲幼請立長靈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驪靈為涼靈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靈侯子庭堅為建康侯驪靈弟玄觀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之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即中丁珙復諫

輔政 趙長等請 廢羅靈立 詐重華母 馬氏許之 詐殺重華 妃葉氏及 謝艾 詐借號馬 度切諫免 官丁琪復 諫斬之 詐遣易端 張玲變張 瑾王為固 諫族滅之 張璠擊破 楊等 宋混宋澄 合眾應璠 詐殺羅靈 宋混為羅 靈發亮

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彊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詐大怒斬之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詐淫彥無道上下怨憤詐惡河州刺史張璠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璠守抱罕使璠討叛胡又遣其將易端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璠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詐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州將危并便詐三不道詐大怒以鸞為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詐族滅之璠聞之斬乎起兵擊詐傳檄州郡廢詐以侯還第復立涼靈侯曜靈易端張玲軍始濟河璠擊破之端等單騎奔還璠軍躡之姑藏振恐驍騎將軍

敦煌宋混兄修與詐有隙慎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眾萬餘人以應璠還向姑藏詐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諡曰哀公九月涼宋混軍於武始大澤為曜靈發喪閏月混軍至姑藏涼王詐收張璠弟璠及子嵩將殺之璠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詐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

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閭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親為王易端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詐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詐素失眾心莫肯為之鬪者遂為兵人所殺混急竄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路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璠上玄親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二年時玄親始七歲張璠至姑藏推玄親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侯張掖郡公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璠命用江東年號眾多歸之璠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緄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璠遣弟璠擊緄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緄璠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禕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梁王玄親負殊至姑臧張璠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一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璠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行征東通使是先違先君之志下墮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當東撤墜夫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一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石則非秦之敵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璠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反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原者教化各殊趙為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祭待之乎張先揚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國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八十五 晉書 四十一

非石氏之比也。矐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矐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抱蔥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崑崙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帝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矐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膚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尹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矐懼，乃以玄觀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觀所稱官爵而授之。

張璠謀殺
混澄廢玄
觀混澄計
誅之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璠情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即中殷郇諫之，璠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璠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觀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知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璠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眾至一千，璠帥眾出戰，混擊破之。璠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璠眾悉降，璠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室，玄觀以混為之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璠輔政。混乃請玄觀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璠恩，惟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臚義之任為心膂。

宋混病篤
舍其子林
宗而薦弟
澄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觀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僥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早。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劍。玄觀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涼右司馬張龜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玄觀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監，天錫驚曰：我國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所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速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頃覆我家。汝將

混戒子弟
無持勢位
戒朝臣以
忠貞
張龜惡滅
宋澄
玄觀使叔
父天錫同

輔政
劉肅說天
錫誅張邕

郭太后與
張欽等謀
殺天錫事

天錫使肅
等執之觀
自以

天錫告絕
於秦待擊
王猛為書
諭之悞而
稱藩

天錫與晉
盟

天錫寵劉
肅梁暉賜
姓張氏以
為己子黜

世大懷立
隸氏子大
微徒弟憲
切諫不聽

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玄覲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使改建興四十九年秦并平年號詔以玄覲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靈興元年秋八月張玄覲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與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池欽等皆死玄覲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弑玄覲官言暴卒諡曰冲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賽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聖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聖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昔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逆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將深莫妙處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

河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抱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二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其於上邦

孝武帝太元元年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暉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隸氏之子大豫以隸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與

觀切諫不聽秦王聖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尚書左將軍毛威中書令梁熙步軍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帥撲討是時秦遣兵

十二萬軍師段鏗謂周虓曰以此眾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之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為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人朝必不返如其不

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為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人朝必不返如其不

行聖大率
伐涼康劬
勳天錫出
降泉怒乃
殺關負梁
殊而拒之
天錫母嚴
氏泣其子
必亡

辛章料馬
建必叛果
迎降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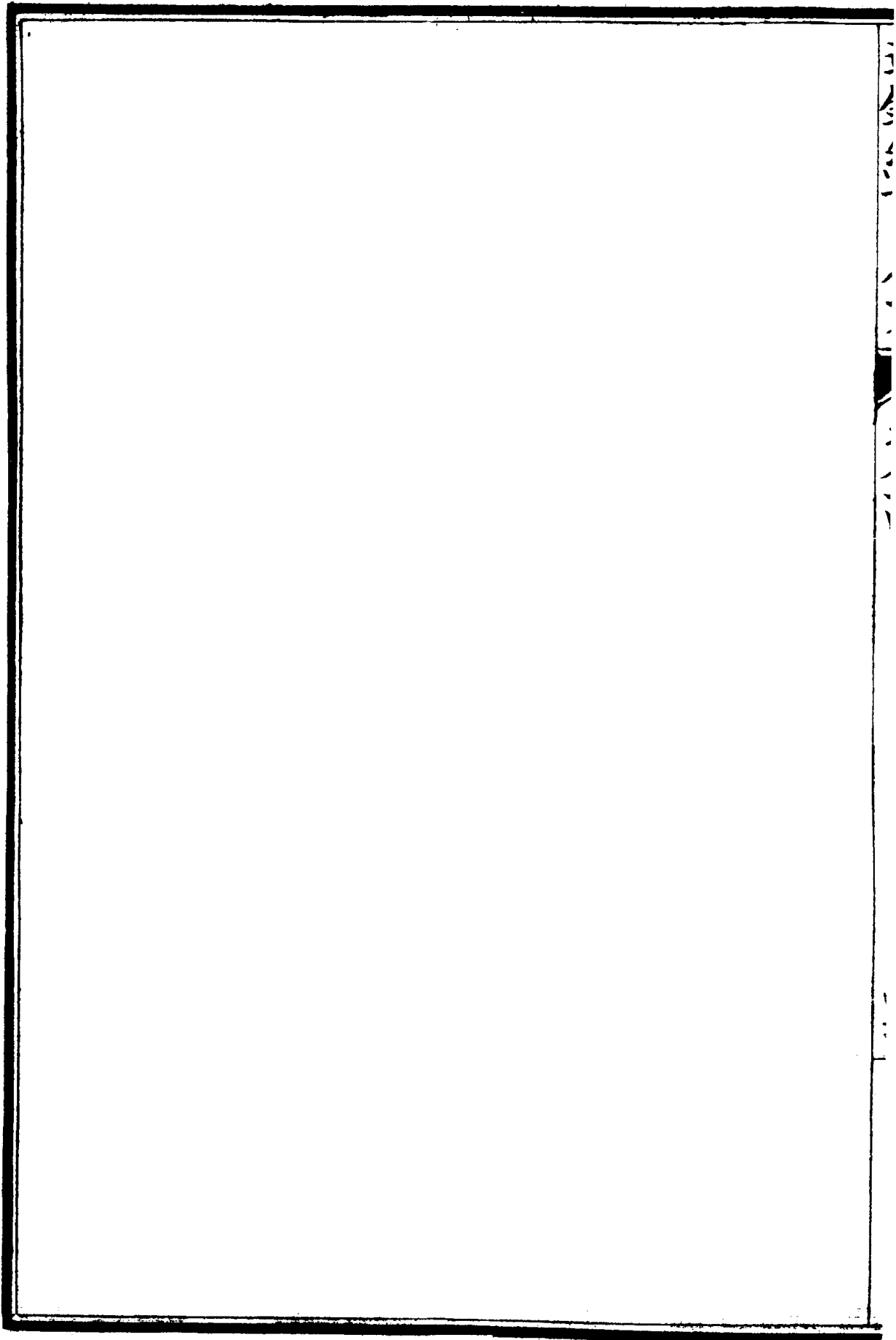
掌據死軍
席仍被殺

天錫降秦
聖封為歸
義侯

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劬曰：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眾皆怒曰：吾世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廷，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關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使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命以嚴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關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長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健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眾三萬軍於洪池。天錫目將餘眾五萬軍於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書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則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苟長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長及掌據戰於洪池，據兵敗，馬為亂軍所殺。其屬董儒授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難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仗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劬。癸未，秦兵入清塞，天錫遣步兵趙充哲帥眾拒之。秦兵與充哲戰於赤岸，大破之，俘斬二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入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轎，降於軍門。苟長釋縛焚觀，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十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尤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平，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厲、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即西平太守金城趙疑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

張溥曰：自張軌為涼州，至天錫而國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天錫駿之少子，殺之，親自立。時年僅十八，既荒聲色，不恤政事，寵梁景、劉肅、糜嫡、立庶，人情怨懼。符堅大師來寇，席劬議降，眾怒其老怯，勒兵抗戰。馬建背叛，掌據死難，不得已，親縛歸秦，封歸義侯。秦人晉年六十一卒，其頑鈍善全同於李勢，而恃逆過之。悠悠中朝，銀黃再襲，老死為幸。然張氏世篤忠貞，厥後裔以篡弒亡國，張祚之罪可勝言哉。祚為重華庶兄，先承重華母馬氏，重華卒，子曜靈立，祚結趙長尉緝等議立長君馬氏從子，遂篡位。祚、曜靈又通重華妻裴氏，亂未嫁子女。

國人咸賦蒼茨之詩。惡浮石虎虎符生矣。張曜與兵左右奔散。詐暴尸道左。眾稱萬歲。曜立玄靚兄弟。強盛謀不軌。宋混討夷之混。張邕滅宋氏。玄靚進叔父天錫與邕同輔政。天錫惡邕驕淫滅之。玄靚旋遇弒。張氏自重華以後。曜靈立一月。祚立三年。玄靚立九年。無一令終者。要其作俑則祚也。張軌忠晉實淺。駸重華效之。四世不改。張祚弒逆。曜天錫效之。亦四世乃絕。忠孝之風一變而亂賊勢不再復者何也。曜靈君也。祚賊也。祚殺曜靈為弒君。曜殺祚為討賊。君而遇弒。國人猶哀之。賊而成君。人無不欲殺也。玄靚自七歲立。至十四歲遭害。其國數用兵。宋混宋澄殺曜。張邕殺宋澄。天錫殺邕。咸以討賊為名。久之。天錫直弒玄靚代之。而國人不驚。尤是知國家大事。非獨廢立不忍見。卽討賊未可數為也。甲兵屢用。則人玩。大臣數死。則君輕。今日聚而討賊。明日即可移而弒君。以亂易亂。易以殺止殺。難非亡其殺不盡也。張軌積四世之忠。不能反一朝之惡。駸生重華。又生祚。禍較蜀李尤酷。然張駿不因張祚而損忠。李班不因李期而損孝。抑人所能自必者。為人子為人臣之常道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建安袁樞
太倉張溥
符秦滅燕
天機
仲編
論輯
正

燕主雋惡
慕容垂

雋立暉為
太子

淖皓誣告
垂妃段氏
與高弼為
巫蠱下獄
掠治段氏
至死不肯
引服垂得
免禍
垂以段氏
女弟為繼
室
雋夢石虎
鬻鬚延鞭
虎尸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主雋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暉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雋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從治信都初燕王毓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
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雋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讓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
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懷太子暉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雋立其子中山王暉為太子

二年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雋素不快
於垂中常侍淖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汗垂雋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
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垂怒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
氏歎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為也辨答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
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主雋宴羣臣於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
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
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雋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
景茂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為損也雋
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雋夢趙主虎鬻其鬚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
李亮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雋踣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
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亮收而葬之冬十二月辛酉燕主雋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疾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萬年時即

慕容暉黃
甫真勸慕
容恪誅慕
輿根不聽
後恪和根
罪狀乃奏
誅之

恪臨卒請
瞻聽垂以
大政
符堅使曹
載發使視

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王統。儻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以主乎。儻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王雋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戊戌太子暉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尊錄朝政。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鷲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本強。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賢。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復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王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孑。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頴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不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從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王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其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為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籥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載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譬以六州之眾。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

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王統。儻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以主乎。儻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慕容評不能用恪言

秦恃度反降燕慕容德謀取秦慕容評不許

重破桓温燕慕容使秦主猛勸堅留之不許

曹曹毅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千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王暉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必親疏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以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冲為大司馬。冲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度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版。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度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度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皆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道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温伐燕下邳。王厲與温戰。敗於黃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温。臧不能抗。温至枋頭。暉與太傅評謀奔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高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苟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邽斷温糧道。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奔還。吳王垂追及温於襄邑。大破之。事見桓温傳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晨。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各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晨東方之事。晨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勣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闕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

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強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執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弁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凡何用問為。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諸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志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安樂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為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遂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悟。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敗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暉。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

可足渾太
后與慕容
評謀討垂
垂子令請
逃龍城以
子麟告其
狀評遣兵
追之垂等
乃奔秦

梁琛嘗謂
真請詳曉
高秦不從

高秦劉靖
請詳曉兵
以折秦謀
不從
申紹直諫
不省

眾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更夏同之。若順眾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寶、農、隆、凡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戌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事見慕容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

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傳，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王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

真深憂之。上疏言符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

然。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啟寇心，卒不為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秦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

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秦遂謝疾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

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盜充斥，綱頹紀紊，其相糾攝，又官吏很多，

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

漁無已。行留俱君，其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

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集，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五

村豎遣王
猛梁成鄧
无伐燕
王猛招安
王筑
慕容斌破
秦兵
王猛以計
激慕容令
奔燕垂出
走被獲堅
慰勞之

已哉。又素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望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成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遣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斌。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執秦將陽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親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允。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斌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監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亡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斌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胤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慙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

梁琛樂嵩
謀用謀以
勝秦昭不
悅

王猛策鄒
美力戰大
敗燕兵

從朕命。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夏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灑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秦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車舟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顧不煩變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王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暉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眾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眾寡。秦遠來為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暉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路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路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勸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鄒固山泉、鷲、樵及水積財帛如丘陵，士卒怨憤，其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王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推賣樵水，專以殖貨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逐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城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勦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

中與張鮫徐成等跨馬連承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部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由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永封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符堅率精

銳赴鄴

燕王暉等
奔龍城堅
入鄴宮

巨武執擘
諸堅堅哀
而釋之

高曰麗官
評送秦

秦兵長驅而京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皇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與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宣祖父時故老猛潛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靈駕遠臨朕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眾萬餘屯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王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文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燕王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比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持暉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家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文朗見高獨戰亦遣趨賊并死暉失馬奔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孤死首上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師文武出降暉稱孟高文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眾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疑擊之桓棄眾單走疑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

堅以垂言
出評

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
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董荀純為副其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暉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
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暉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
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自將相奇材何為不能謀畫
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
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其能保
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就使知之
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堅聞悅縮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使
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
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
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
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王
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
言桓溫軍威郝君微說國料參軍馮誕曰今二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赦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
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為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
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邳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
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叔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
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殺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侵其國國
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

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張溥曰劉聰在位九年亡於子榮石虎在位十五年亡於子世二虜淫暴禍不及身慕容暉無道不若是甚也
國覆家竄為秦臣僕既謀殺苻堅事敗族滅亡王之禍比自身親之何哉慕容儁有太子曰暉賢而早卒立第三
子暉鮮令德儁寢疾欲以國屬太原王恪恪固辭儁薨羣臣復欲奉恪立之不可乃止儁立二十一年竟亡燕
祚季札讓國而吳亂恪其有餘責乎然恪疾終未嘗不薦吳王垂也恪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同朝沒則
代政周召親賢蕭曹夾輔終暉之世國可再霸不虞恪亡垂奔三四年間二哲往矣三良深黃鳥之哀伍員甚
楚國之懼苻秦接壤忽為寇讎堅與王猛皆暉許敵哉堅自弒君以來國分為五兄弟攻殺苻法苻騰苻雙苻
庾等或死或畔內隙積深慕容德慕容垂請儁出討慕容評弗聽秦遂曰強評與可足渾太后謀誅垂慕容
楷蘭建勸垂先發垂非不忍亡而之秦堅禮用之即大舉伐燕王猛鄧羌擊敗慕容評長驅圍鄴暉即遁逃為
郭慶臣武所執蓋燕不能乘秦之敝秦即邀燕之隙堅之圖燕也謀生於慕容恪之死兵發於慕容垂之奔使
燕有人焉秦必不能得志也且燕方勝晉中國患之垂一出而秦人入以全盛之燕覆於方定之秦疾若風雨
師不再駕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伐燕之舉垂未嘗與但秦有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
空此作史者所以思由余哀囊瓦也然垂奔燕亡猛死秦亂堅能滅燕而不知鑒燕其敗也與慕容暉等暉雖
死猶及身見堅亂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慕容叛秦復燕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慕容滅西燕附燕將軍吳王垂特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
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代山宗然後還卿本邦
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禁非所敢
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
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
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

慕容垂奔秦
堅厚待命
及楷
王猛請堅
除垂父子

申屠料燕必復建

高弼請垂厚待誠舊

臣

慕泓趙秋

和燕必中

興

慕容鳳年

十一有復

誓之志

張孟請翦

慕容魁傑

堅不聽

符融請堅

備東胡不

聽

朱彤趙整

請誅鮮卑

堅不聽

五年。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屠曰：事將何如？盾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存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溫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雄高世之譽，遭值逆阼，棲集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寶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指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覆為燕。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與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忱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零翟斌於新安滬池。

孝武帝甯康元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讎敵，而布列朝廷，貴戚其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朝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信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疆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十五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輩遊於後庭。堅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攻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視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十一

王猛臨終請斬除鮮卑西羌勿圖晉

慕容紹言垂必能復燕

堅令能選修舟艦兵器

慕容農請垂結納英傑

謝安薦凡子玄鎮撫北方

玄得劉牢之等數人為先鋒時號北府

之命竊獻遺狀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躡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戎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父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自當受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稍故將作功曹能選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魏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必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豪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荆州刺史桓豁表兖州刺史宋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

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以冲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冲以秦人疆威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

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諸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

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惜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散地嘗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

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

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長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

未序母韓
氏秦邪城
却秦兵
荀長勳持
不緩攻襄
陽

不命請軍
并力攻襄
陽
堅欲自將
攻襄陽持
融梁鮑諫
乃止
符季芳襄
陽堅未
李伯護不
思丁穆不
受堅官
田泓義

將軍姚長帥眾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荀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慮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不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不欲急攻襄陽荀長曰吾眾十倍於敵糧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不會襄陽秋七月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恭劫之效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羗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素劾奏長樂公不守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不守庸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宜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嘉華持節切讓不守賜不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不守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鮑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驚輒遣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袍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欵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不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譚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臺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冲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兖州刺史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泚水潛

自益之為一也

謝元大捷
盱眙難
退走邵保
戰死

謝安以和
靜鎮眾

擊敵諸氏
居方鎮趙
整作歌以
諷不納

行越彭城玄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
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
戴遂帥彭城之眾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衷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夏四月秦
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泌內史毛璩之秦兵六萬圍兗州
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
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威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
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
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
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
彭城毛威為兗州刺史鎮湖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眾心危懼安每鎮之
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通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拜安衛將軍與冲皆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
為侍中中書監軍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不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
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
諸侯長樂公不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千為右司馬各領
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不之妃
兄也千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中梁讓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
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氏戶三千興
騰並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
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送不至霸上諸氏別其父兄皆勸哭哀感
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殺尾長莫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變急當
語誰堅笑而不納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桓石虔擊
仲 汲閣振吳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射石為僕射冬十一月秦荊州刺史都督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眾二萬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冲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為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九月桓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督於襄陽焚燬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討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重閉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真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旅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亞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棄兵積穀以待其變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卿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閻旁乘累積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眾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

慕容垂勸
堅伐晉堅
大悅符融
釋道安及
張夫人與
堅幼子諫
力諫不聽

桓仲遣將
連接諸城
慕容垂以
計還沖兵

性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疆，小併於大，此理執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遣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輩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柳風冰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後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廢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於新野，垂軍於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

賢見晉兵有懼色

聖許晉兵渡肥水謝元謝桓

伊等乘之大敗秦兵

未序陳後呼敗秦兵

大奔

未序張天錫徐元真奔晉後取

秦陽

慕容垂所將三萬人

獨全堅赴之慕容垂

慕容德趙秋勳垂殺

堅皆不從

慕容德說慕容暉復

慕容暉復

燕祚不從

慕容暉復

通鑑卷之六十一

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水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真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襄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膾豚解者堅食之賜絲帛辭曰陛下厭若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併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之眾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未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眾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各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遣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瑯琊內史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暉

垂請往鎮
北鄙堅許
之權翼諫
不聽

權翼為遣
壯士邀垂
垂以計免

趙秋勸垂
取符不不
從

不謀擊垂
垂讓諫之
垂與故臣
謀復燕祚
翟斌謀攻
符瞻堅死
垂將兵討
之石越言
不可不不
從

垂斬更燒
亭越請不
除之不從

謂慕容垂曰：尊不迫入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閭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鬱閔、亮尹固帥眾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戢鄴，驍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戢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眾四千戢洛陽，權翼為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諡曰哀公。大赦復事死者家。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殿於長樂，公不問。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不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收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眾。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眾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遣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下莊子之術也。乃以贏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符飛龍帥兵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師，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待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夫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問亮李毗自鄴來，以不與符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盡止夜行。襲

垂奮擊殺
氏兵及得
飛龍

慕容鳳附
翟兵大敗
秦兵斬毛
當

慕容鳳王
騰段延勳
斌奉堅為
盟主

垂稱燕王
魯利妻說
利從慕容
農

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符飛龍。麟屢進策。盡啟發垂意。垂更奇之。寵侍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雷先生之恥。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成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符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表奏。誥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議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即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相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舊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眾數千赴之。農假張驥

摩得官停
等應震

農帥劉木
敗斬石越

農引兵會
垂於鄴

垂不救妻
讓

輔國將軍劉大安遣將軍曹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續趙秋慕輿恠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驥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傳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叔及叔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文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慕母騰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數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首送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傳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路等為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輪翼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潭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叔規亦帥眾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謂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復修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闔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手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直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美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八十一

二

桓冲漸恨
疾卒
慕容德取
秦枋頭

慕容紹說
王晏降慕容
裕

慕容泓敗
強承

村叔欲還
慕容泓姚
長諫不聽
敗死長遣
趙都姜協
詣堅謝罪
堅怒殺之
長懼出奔
尹緯等推
為盟主稱
秦主
慕容德取
慕容冲
奔泓

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不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不歸長安堅及不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漸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鄆壁不從燕者尚眾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 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經之以德不可震之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亦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馮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眾遂感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冀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博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鑿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温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鑿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温燕王之弟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犇關東秦鉅鹿公叡震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長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懸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於華澤叡兵敗為泓所殺長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潰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

堅命慕容

暉以書招

諭泓沖垂

符定符紹

降燕

堅屢敗後

秦兵斬姚

尹買

後秦軍因

天雨復振

高蓋等殺

泓立沖

其敗楊壁

等

慕容麟克

常山中山

威聲大振

慕容冲敏

符暉殺垂

字琳

垂殺程斌

垂解邯鄲

垂解邯鄲

垂解邯鄲

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反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
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
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
之人必無遺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
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齊佐議之右司馬
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
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符定符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苻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
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分道攻之後
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苻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
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
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為尚書令後秦王苻遣
其子嵩為質於冲以請和 後秦王苻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壁等拒之為長所敗獲楊壁及右將軍徐成鎮
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苻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符亮符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符
鑿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冲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永
平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 秦王堅
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成驪山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
拒冲冲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火子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冲於灊上琳宇皆敗死冲遂據
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不通謀垂殺程斌真奔邯鄲 八月鄴中為糧俱盡前松木以飼馬燕王垂
謂諸將曰符不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
圍趣新城遣慕容農洵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
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冲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

符丕結羅

真等慕韓

復板

慕容隆擊

破趙東等

冀州郡縣

復從燕

劉庫仁欲

救符丕慕

與文慕興

常殺之

符丕請救

于謝元

姚長謀取

關中

馮傑馮羽

趙長孫苗

請旬輔擊

敗長

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冲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冲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襄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冬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宄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等起栢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陵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栗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時燕太子太保慕興司之子文零陵公慕興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駁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舊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碣磧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舊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鷹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後秦王長聞慕容冲攻長安會君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長曰不然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取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長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馮羽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汝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州之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長長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暉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

慕容農不討睦遠慕容溫擊破翟真慕容農擊破苻丕慕容垂擊破劉牢之

姚襄誘阮荀輔等兵趙救等遣兵糧助堅守為西燕兵所殺三輔民請兵攻慕容冲堅遣騎赴之多燒死冲擒楊定堅與張夫人及子統女寶錦奔五將山苻宏奔下

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辟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

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疆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飢甚秦長樂公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遠等皆來迎侯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苻使人謂荀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長圍而阮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 苻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救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為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遣子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統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苻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罕

辯權等
奔後秦
谷冲入據
長安

葛遵忠
執堅幽之

楊璧無美
其妻棄之

而從宏
葛求傳國

堅不許
葛欲堅表

夫人及說
皆自殺

符丕知堅
死通即帝

位

高蓋降於
後秦

王亮為秦
拒燕

拒燕

人進膳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再武都抵氏豪彊熙假道來再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眾至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八月後秦王長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其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瞑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長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生平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說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符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於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諡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符冲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甯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渤海王昶為濟北王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於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符定符紹符謨符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亮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并進爵郡公左將軍寶衝據茲川有眾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衝為梁州牧加統領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

慕容垂即位
 帝位
 韓延政殺慕容冲立段隨為燕王
 慕容恒慕容水殺段隨之慕容類為燕王
 慕容紹誘殺顯慕容永攻敗之殺瑤而立忠
 姚萇即位
 刁雲等殺慕容忠推永為王稱藩於燕符定等降垂

慕容麟攻王突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突及符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眾救突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秦符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後秦王長如安定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二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西燕主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永龍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顛為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顛殺之於臨晉恒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眾攻韜韜敗奔恆營恆立西燕主冲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諡冲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渭北皆應之以毅為丞相扶風王麟有眾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長自安定伐之麟奔漢中長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氏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為河州刺史遣使請命於秦秦大赦以衛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後秦王長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姚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置百官長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長大笑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符定符紹符謨符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秦主丕

王水傳機
四方共討
姚萇慕容
垂延等
應之

姚萇破
金匱沒奔
干
氏共立符
登

王統降於
後秦
符丕為慕
容水所敗
王永俱石
子俱死
馮該殺着
五
慕容承即
帝位秦楊
后死節
符登嘆青
大破姚萇

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為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機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眾五千據彭池與竇衡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景亮之子也 後秦王長徙安定五十餘戶於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奔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於孫丘谷方成兵敗後秦王長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奔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咬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已者眾皆從之其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於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符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成壺關帥眾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王長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間長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眾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長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於後秦後秦王長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王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孟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符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帥師奴秦眾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為永所殺 後秦王長遣安定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於秦州後秦主長自往救之登與長戰於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咬青射長中之長創重走保上邽

符登即帝位
慕容柔慕
慕容柔慕
慕容柔慕
會亡歸燕
符登擊後
秦
徐嵩胡空
降登
登立毛妃
為后
符慕登
自立王旅
諫乃受命
德
楊定符慕
大敗姚碩
德
符師奴殺
兄慕容檀
與子絕
符師奴為
姚長所敗
亡奔鮮卑

十一

十一

姚碩德代之統眾。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轉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諡秦王丕曰
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眾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
乃為壇於龍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慕容柔慕容威及威弟會皆在長子威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
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
燕主永悉誅燕主雋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軒建黃旗青蓋以
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鋒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為方圓大
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結壘
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長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眾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
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與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師領太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
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
是盧水胡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眾十餘萬後秦主長徙秦州豪傑十萬戶於
安定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壁為司空梁州牧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
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長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燕王垂自
碣磔還中山慕容柔慕容威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為之大赦垂問威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威曰西軍擾擾
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封柔為陽平王威
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秋七月秦主登軍於瓦亭後秦主長攻彭沛殺壁拔之殺奔杏城長還陰密以太子興鎮
長安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檀帥眾二萬自頻陽入和甯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
殺纂而代之檀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檀檀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長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昱左僕射尹緯曰符
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長曰符登眾威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
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長軍於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眾屠各董成等皆降秦主登進據胡

姚長爲蘭
檣
徐嵩死義

符登數敗
姚長姚崇

姚長襲殺
符弁符尚
毛后死節

楊定斬姚
常執邢奴

空保戎夏歸者十餘萬。後秦王長進擊西燕王永於河西，水走蘭橫，復列兵拒守。長攻之，十二月禽橫，遂如杏城。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嵩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長罪當萬死，符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長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沈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王長掘秦王堅尸，鞭撻無數，剝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十三年春二月，秦王登軍朝那。後秦王長軍武都。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八月，秦王登立子崇為皇太子。冬十月，後秦王長還安定。秦王登就食新平，帥眾萬餘圍長營，四面大哭，長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王長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救臣復讐，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符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讐，况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王登升樓，遙謂長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長，何不自由，吾與汝決之。」長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夏五月，後秦王長與秦王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龔大界登還擊之於安上，又敗之。秋七月，秦王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王長決戰，長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昱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

長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長，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后土窟汝容乎？長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長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眾屯胡空堡，長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秦王登之東也，後秦王長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成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秦王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眾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王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八十一 十一

符登將信
長誘番惡
地止之

郭質起兵
討姚萇

登擊斬吳
也

姚萇命子
與從荀曜

姚方成說
姚血殺王
統王廣符
庸徐成毛
威

十二月後秦王萇使其東門將軍任寬詐遣使招秦王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間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長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三月後秦王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王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長救之登引去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合取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荀曜不從聚眾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冬十二月郭質及荀曜戰於鄭東質敗奔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於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於段氏堡不克進據曲平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荀曜有眾一萬密召秦王登許為內應登自曲平向繁川軍於馬頭原五月後秦王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長收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敵每欲以計取之今戰

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荀曜賢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秦兖州刺史強金桓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達為質後秦王萇將數百騎入金桓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桓既去符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

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任之乎既而羣氏欲取萇金桓不從秋七月秦王登攻新平後秦王萇救之登引去冬十二月秦王登攻安定後秦王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荀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

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長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七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

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左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王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

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符庸徐成毛威長怒曰王統兄弟吾

黃衛自稱

秦王

尹緯請姚

長使自擊

符登

慕容德請

垂伐永

長死召姚
文等輔與

或說姚碩
德奔秦州
不從

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王登聞後秦王長疾病大喜告祠世祖
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林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長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長遣
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長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侯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
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知死我不知死復來我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長亦還安定 巴蜀人
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王登以竇衝為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郝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
佺期帥眾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左丞相竇衝於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秦王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王
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王長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符登以
著之長從之太子與將兵攻胡空堡登解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長使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王
長疾甚遷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
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
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征西將軍丹陽王璜龍驤將軍張崇出井
陘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軍騎將軍慕容
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王長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
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長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
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符登之策長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矣所復請庚子長卒興秘不發
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
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符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
為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眾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王登聞後秦王長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
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塗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
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王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

尹緯大敗秦兵奔涼

垂大破永姚真發喪

即位

垂圍長子

永欲奔後

秦蘭其止

之

與殺符登

李后賜姚

晃

符崇即帝

位

却恢請兩

存垂永

燕人斬永

及刁雲大

逸豆歸等

乞伏乾歸

逐符崇

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眾萬餘人戍之。夏四月秦王登自六陌越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符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眾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間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王永怪之。以為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塗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遠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出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眾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於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眾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十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間之。棄城走。丹陽王瓚等進取晉陽。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王長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秦王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王興自安定如涇。附利登戰於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眾。使歸農。徒陰密三萬戶往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奔涇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八月。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郝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書言。垂若并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勒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妓樂珍寶甚眾。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秦王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眾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瑛奮劍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咸

翟璜擊殺
柯彈益州
詰歸破楊
定并崇乾
歸畫有隴
西地
荷宜奔楊

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璜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眾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勤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稱盛威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張溥曰慕容垂就之第五子也以功名為燕主暉所忌懼而苻秦苻堅重禮之後即背堅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苻堅殺襄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堅用為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後秦苻堅於新林佛寺夫垂之負德甚於長萇之逆節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畜水覆舟養獸反害也然苻堅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威莫與比烈使善守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謀伐晉愛妻少子皆知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萇與良家子耳苻融言鮮卑羌虜國之仇敵常思風塵以逞志良家少年不閑軍旅苟為詔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審矣堅終不聽進銳而驕謝玄兵渡肥水戎騎百萬須臾靡潰視曹操赤壁昭烈猱亭禍更不支兵多易敗堅實涉凶慕容氏居秦久英雄連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全堅于騎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之復燕易於反掌垂謝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己俟釁他日也丁零翟斌兵起堅命垂往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於是慕容泓起於華陰慕容冲起於平陽咸與秦敵皆垂所召獨姚萇從苻叡出擊泓諫其輕敵叡不從敗死堅斬萇使萇懼亦反執堅於五將山幽於別室遂縊之彼為討慕容而出慕容未嘗弑君彼先為之何以謝秦人乎蓋慕容垂志復燕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返其侵地完其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弑上勢不盡不止矣慕容冲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戰忽惑讖書逃奔五將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不虞後秦執之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於燕執於後秦等死耳然燕執于堅與分地而盟尚可無死後秦執之欲為夫差釋勾踐其能乎堅不遇垂而遇長堅誠不幸然垂得長而有復國之實無弑主之名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長既弑堅秦讐後秦深於兩燕自是長日戰於君臣垂日戰於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興垂殺慕容永而燕始大究之長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年垂即死兩人年逼耆老覆人國祀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八十一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七

丁零叛燕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壽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原居後從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垂傳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

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心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

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

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非走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直北趨中山屯於承營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敬遙相首尾十一月燕慕容農合

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景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執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眾必散矣乃數門而蹙之可盡殺也

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眾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眾多降於燕閏五月庚戌燕

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阮成眾

翟斌叛秦 慕容鳳等 歸之 武奉慕容 垂為盟主 慕容寶請 垂誅斌垂 不從 斌怒垂不 與尚書令 遂謀殺垂 殺之 翟真欲應 將丕寶隆 擊走之 慕容楷不 聽農言敗 於翟真 慕容麟慕 容農破走 翟遼 慕容農使 慕容國攻 趙翟真 鮮于乞殺 真自立營 人復殺乞

立成
鮮于得斬
成出降
翟遼抗勝
恬之據黎
陽
張願叛降
翟遼
未序擊走
翟遼翟到
翟暢叛降
翟遼
慕容垂攻
遼遼降
慕容宙慕
容奮擊走
賈鮑翟遼
翟遼復叛
燕
翟遼謝罪
垂絕之遼
自稱魏天
王
翟遼遺故
堤詐降以
殺慕容溫
劉牢之擊
劉敢遺張
願來降
遼死劉立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蒞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毒，以收眾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再郟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劉冠、陳頌、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眾，反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眾皆燕趙之人。間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

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眾，惟遙、鮑、單馬走免。冬十月，翟

遼復叛，遣兵與王祖張申、寇秋清河平原。十二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賈瓊詣燕謝罪。燕王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冬十月，燕樂浪悼王溫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為溫

帳下乙酉刺溫殺之，並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燕王垂遣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到於郟城，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劉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王垂遣西王農却之。十七年春二月，王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到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到。

燕王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到求救於西燕。西燕王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疆到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

趨中山，書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到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六月，燕王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到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從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汧流而

上。到亟引兵趨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到間之。亟遣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到兵往來疲，腹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八十一 七

劉攻燕慕
谷農却之
垂引兵擊
劉
張騰勸慕
容永殺劉
不從
劉奔水封
東郡王復
謀反永殺
之
四王嚴懼
崔陰

之劉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劉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劉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劉單騎奔長子西燕王永以劉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劉謀反永殺之初郝景崔暹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遠東夔騰陽平路慕皆仕於秦避秦亂來奔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劉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於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陰為田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温為征東將軍垂皆以陰為之佐陰才幹明敏疆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懼之及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左射僕

張溥曰符堅之敗於淝水而歸慕容垂也執之止一夫力耳慕容寶勸垂早圖垂弗聽也昔項王破走彭越拔柴陽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高急而逃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馳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時取漢高無異几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信則族誅今符堅困敗赴垂生死惟命垂感微恩以兵授之獨不慮堅為漢高乎堅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請奉詔書鎮慰北鄙權莫止堅勿許堅竟縱之翼遣壯士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安能脫險龍振絕業哉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即斬更燒亭襲殺符飛龍與斌合前者堅就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即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不順取而逆行何心乎抑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名前之縱堅所以明義後之從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論列稱堅單馬來奔奉衛非貳符丕符暉護忌見迫丁零夷夏推為盟主今終不遠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亦不樂以畔人自處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誅後翟真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構難雖敗死繼告垂亦苦兵劉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劉復謀反永殺之丁零種者且盡矣夫堅不蚤殺垂國家立覆垂不蚤殺斌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羣叛相聚勢必爭雄大為楚漢小為張陳未聞有始終無變者也王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下江附劉縯新市平林附劉玄謀出同族讐猶質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叛秦慕容鳳等歸之勸其奉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者斌也然垂起兵復燕慕容泓慕容冲應之燕將殺泓立冲稱西燕故隨斌冲隨誅忠立忠復被殺而永立水

自帝垂鑿殺之一燕也而魚肉若此賦又不足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八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素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湫汗入貢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疆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愧氏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湫汗歸其國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湫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衛瓘以計
間務桓力
微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湫汗歸國自沙湫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湫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以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子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拓跋祿官
分國為三
部
猗廬善用
兵衛操術
雄實濬說
猗也猗廬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湫汗之子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也弟猗廬統之猗廬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也猗廬招納晉人猗也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

七年秋九月拓跋猗也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八騰乞師於拓跋猗也以擊劉淵猗也與弟猗廬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

招納晉人
猗也猗盧
擊破劉琨
猗也斬恭
母腹

劉琨與猗
盧結為兄
弟

猗盧得隰
北之地益
威

猗盧救劉
琨擊走斬
冲等

猗盧破劉
梁粲

猗盧與其
舍參大計
猗盧愛比
延長子六
脩親之
拓跋普根
滅六脩而
自立
衛雄箕漚
帥眾歸琨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也衛操勸猗也助之猗也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恭母腹詔假猗也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也卒子普根代立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現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陜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從樓煩馬邑陰館繫時崞五縣民於陜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威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冠河朔事見石勒六年漢新冲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事見西晉

之亂
啓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雁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量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若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其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慚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眾討之為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執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漚久在猗盧為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

樹維維於
此方

倚而妻惟

氏殺律

之質傳

王氏匿兒

什翼健

醫槐立為

代王統那

奔宇文部

醫槐卒梁

孤孤不可

自詭鄰迎

什翼健

修祖業

什翼健議

亦滿源川

母王氏止

之

燕王既以

妹妻什翼

健

懼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
 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之十二月拓跋善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
 降於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十二月拓跋猗也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質傳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
 之子什翼健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嗟久之不嗟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
 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太寧二年代王質傳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質傳卒弟統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醫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統那遣使求之質蘭大人諷頭擁護不遣統那與宇文部共
 擊頭諷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醫槐為代王代王統那奔宇文部醫槐遣其弟什翼健質於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醫槐於大甬其故部落多歸之代王統那奔燕國人復奉醫槐為代王醫槐城盛樂而
 居之
 四年代王醫槐之弟什翼健質於趙醫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醫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健在遠來
 未可以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醫槐以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詭
 鄰迎什翼健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健即代王位於繁峙北政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
 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浸衰及什翼健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
 掌眾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毒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繁訊連逮之煩百姓
 安之於是東自滅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健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邊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
 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定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健分之為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

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捷求昏於燕燕王就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捷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什翼捷破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捷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代王妃慕容氏卒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捷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捷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代王什翼捷復求婚於燕燕王就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捷不與又悒悒無子塔禮八月就遣世子

篤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捷帥眾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捷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劉閼頭降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捷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眾盡歸劉悉勿祈閼頭再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信恩懷夷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六月代王什翼捷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捷以女妻之

什翼捷以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捷東度河擊走之

海西公大和元年代王什翼捷遣左長史燕鳳入貢於秦

什翼捷擊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捷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捷命以葦緼約流漸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卒至與宗族西走什翼捷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再秦秦王堅送

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捷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夏五月代世子寔病

卒

斤被傷而

格殺長孫

代世子寔

寔遺腹子
多涉圭

劉庫仁敗
於秦兵

孤子斤說

寔君殺什

翼捷并殺

諸弟

賀氏以珪

走依賀訥

符堅車裂

寔君斤

燕鳳請擊

分代民為

二部命庫

仁衛長統

劉庫仁謹

事拓跋珪

劉庫仁為

寔與文等

傷而卒 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捷為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孝武帝寧康元年夏五月代王什翼捷使燕鳳入貢於秦
二年什翼捷擊劉衛長南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長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
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遵季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
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長為鄉導 十一月代王什翼捷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
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長之族什翼捷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捷病不能自將乃帥
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捷復度漢南間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捷還雲中初什
翼捷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闕登壽鳩統根地干
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捷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
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項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遠廬帳同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弒什翼捷是夜諸子婦
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部眾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
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
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長狡猾多變皆不可獨
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執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
於代使其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
衛長各拜官爵使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捷子窟咄
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思信其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與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
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長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
守而叛庫仁擊衛長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秦乾川久之堅以衛長
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春代領庫仁部眾

卷之二十一

三二

卷代領部
 羅長請願
 眷蘭顯
 不聽果被
 殺
 劉顯將殺
 桂質氏以
 計脫之
 穆崇以計
 免梁六眷
 之死
 賀氏奔劉
 元澤家
 烏澤請長
 孫高常理
 賀舉七使
 侯引七突
 殺珪對告
 真知之不
 敢發
 梁千圍珪
 賀氏責止
 之
 拓跋珪即
 代王位
 珪務農意
 民
 劉去斤劉
 欲捷從梁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音親山頭眷子羅長言於頭眷曰此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長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項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元澤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與牧函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捷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廬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耶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元澤家匿神車中三日元澤舉家為之請乃得免南部大人長孫高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太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嘗欲歸之烏澤謂高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高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長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梁千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梁千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梁千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梁千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梁千慚而去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高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上谷張耆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長之弟道生高之從子也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自民國人悅之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捷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捷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捷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梁千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捷及去斤梁千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梁千梁千乃止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魏王珪東如陵石護弗侯部帥侯長乙佛部帥代題皆奔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長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一愚者固宜前卻不足追也秋七月己酉魏王珪

于劉叔真 殺之 桓子等謀 執珪以應 窟咄珪誅 之 珪懼內難 復依賀蘭 部 珪不受燕 封 珪引燕兵 擊破劉顯 珪破庫真 奚 珪破高車 等部 衛長之子 勃勃奔薛 子部

置威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眾劉顯弟肺泥帥眾降魏 初秦滅代遷代 王什翼犍少子窟咄於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九望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 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買穆崇告之珪誅 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遠東安同求救於燕燕王垂遣趙 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部大人 叔孫普洛亡奔劉衛長麟聞之遠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 咄大敗奔劉衛長衛長殺之珪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長居朔方士馬其盛後 秦王長以衛長為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王永以衛長為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王垂以魏王珪 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夏六月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弟爭魏長史張表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 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衛長獻馬於燕劉顯掠 之燕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 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十三年夏六月魏王珪破庫真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真奚復襲魏管珪又破之庫真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 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凱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 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 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音平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 月劉衛長遣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蘭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鞬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長遣子直力鞬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 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長國衛長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 所居悅跋城衛長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長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

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屍於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珪屠薛干城太悉伏奔秦珪國號仍稱魏

珪即帝位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八月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制郊甸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謚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龜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乙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道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諡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眾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會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代都東至代郡西極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張溥曰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連沮渠最後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於魏創業者則珪也珪之先世有天女生男之祥諺云詰汾皇帝無婦家乃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犍之修祖業則未可謂非人傑也猗盧與兄猗也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曰部劉琨結為兄弟藉其兵力斬斬冲劉粲等立功王室庶幾張軌慕容皝其盡得陞北地爵代王豈僭哉猗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子六修而被弒普根攻六脩滅之討賊之正也普根卒子又早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也妻惟氏忌而殺之其子什翼犍方在襁褓母袴中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於趙讓之以國諸

方歸服長孫斤謀弑什翼捷世子寔格殺斤寔亦傷臂死珪其遺腹子也寔君弑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踴死而脫雖質氏之智劉庫仁梁六眷尉古直諸臣之忠足以濟險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并於符堅繼歸於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主者不能無也然前秦之興自符洪始厯健生堅不登崇凡六主共四十二年為姚興乞伏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元年止孝武永熙三年凡十三主共八十九年傳國修促殊矣珪於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弑之禍與猗盧什翼捷同三人皆拓跋氏其傑並厄于禍其才能大疆宇龍荒服而不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忽微哉且猗盧之弑繇愛少子什翼捷之弑繇繼嗣未定釁雖積漸尚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貌美殺其夫納於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弑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歟唐太宗取隋天下而失之巢刺王妃明皇戡唐大難而失之壽王妃楊氏皆不知鑒珪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魏伐後燕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垂老太子閻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於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垂不從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養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夜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魏王珪救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遣西王惠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

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
慕容麟
賀訥
垂攝拓跋
珪還朝不
從
珪與燕絕
珪救燕
遣太子寶
等討之高
湖諫不從

玳道許謙
乞師於秦

姚與道揚
弟高救魏

謀作亂事
洩死寶麟
等內自疑

麟不聽支
墨猛言敗
於魏兵寶
等僅免
魏殺慕容
紹據慕容
侄奴等

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遠與兵擊之拓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衮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探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間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虎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道壽鳩之子也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官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容嵩等以垂為寶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水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水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符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為忘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詢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陽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閭閭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桑太史郎遼東泉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眾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

二二二

二二

王連勳珪
沈燕人
實請更擊
魏

垂兵直指
雲中拓跋
虔敗死
垂見參合
陂積骸而
發疾珪欲
追之闕平
城沒乃遣
垂卒寶即
位

後段后愛
寶麟垂不
聽

後段后料
慕容德可
主燕祚
寶使麟還
段后自殺

虛取之為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阮之十二月珪遣重甲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刺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

中山引兵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

遼西王惠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

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

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

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特告於魏云垂已死與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間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

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阻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曰成武皇帝

廟號世祖王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惠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傳官偉為太師夫餘

王蔚為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于麟農隆柔熙實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

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

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懷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

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

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與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

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不能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

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睦遠臆言於

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閭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况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六月癸酉魏

張向勸進取中原
燕民夷怨
慕容農潛
召魏軍

垂遺言以
會名嗣麟
威別勸實
立業
會陵備官
長孫肥獲
慕容農妻
子珪遂取
并州

奚收獲慕
容買得高
委和

寶以軍事
委麟
珪拔常山

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南太守劉元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就之曾孫也
 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廬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恂勸
 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道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待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
 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
 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雁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
 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
 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
 意不在會長樂公威與會同年取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
 威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羸弱會聞之心愠愬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
 詔宙未從高陽王隆家佐部曲家屬遺中山會遺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
 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道西王農出戰大敗特遣晉陽司馬慕輿高開
 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備後被創獨與三騎逃歸
 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自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諸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
 存慰使人人盡言必有才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賈得及離石獲軍高秀和以
 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眾彊于
 里遠關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
 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
 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
 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
 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至晉陽
 開韓信故道乙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
 以東守卒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

獲高廷諸
郡縣皆降
慕容隆戰
退魏兵

慕容德使
青蓋襲敵
魏兵欲即
追擊歸漳
止之

沒根降燕
置魏

德遣鎮青
擊魏軍
珪攻信都
慕容鳳奔

中山
醜提作亂
珪欲北還
求和齊不
許
寶纂兵擊
破魏營
棄營逃走
燕兵心亂
反之魏所
敗

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間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於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永，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表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屯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鈞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求遣龍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効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火不能壞其大眾，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眾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步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直責珪負恩，悉發其眾。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漳沈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冀魏營實陳於營北，以為之援。暮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鞋，既而募兵無故自擊，互相斫射。

瑋喜得崔

暹

慕輿皓謀

不克奔魏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魏軍

瑋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眾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奮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皆眾先是張衣常為魏王珪言燕秘書監崔暹之材珪得之甚喜以暹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殺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初燕清和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偃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餒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至滎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眾曰彼眾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眾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步珪雖屢獲小利然頻兵經年山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雜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遣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眾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勸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眾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掃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

谷會歸說
隆留中山
不聽
會軍後進
莫容容等
出城
王沈等降
魏王珪欲
夜入中山
城王建立
之城中立
莫容詳以
為主
魏王寶至
漢奔慕容
之推其妻
子
分給農墜
魏石河頭
追寶寶不
欲戰會請

會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
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亦從卿意
耳遠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遠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
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
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
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臣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
而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軍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
不如就死王于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渤海王朗博陵王鑒
皆紛不能出城隆遣人迎之自為鞍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
起筭師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
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日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樓
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
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東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燕主
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所城麟不意寶至驚駭駭帥其眾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之
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中甲寶至剽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四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
萬迎於剽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以專任方面習騎所致豈有完也臣等
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盧傳官驥帥兵三千助守
中山丙辰寶盡從剽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
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眾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
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
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瑒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
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於很滋其隆屢訓責之會益忿志會以會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

擊之敗

會謀作亂

寶欲陳會
震隆方止
之

歸吳提染
二龍震隆

降被殺震
執仇尼婦

而送
寶使養與

騰斬會不
死會斬兵

攻寶馳至
龍城

寶大破會
兵

高雲雲走
會

莫容有殺
會

寶殺會母
及其三子

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節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眾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謂眾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右左也眾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間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震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震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怒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千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龍震隆殺降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震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宗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會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自衛軍將軍慕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騰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事向寶大譟以懼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鄰從屯鉅鹿積相揚城莫容詳出步卒六千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五月燕庫偃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偃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謀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怨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殺河間督諸郡義相甲寅以東平公儀鄰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莫容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以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

詳族誅庫
傳官驥并
謨

中山民結

盟為鐵

慕容詳即

帝位殺拓

跋敵

詳殺可足

湮潭

麟潛龍中

山殺詳並

稱真號

麟敗於珪

遂奔鄴魏

克中山

麟說慕容

德赴滑臺

慕容農說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寶龍城

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湮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敵以固眾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
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湮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
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飢窘詳不聽民出采起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驥帥五千餘人督租
於常山麟自丁零入驥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招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
復窮餒魏王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郭麟追至泝水為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從軍常
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
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路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郭而還 中山饑
其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龜崇曰不吉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
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 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泝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
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
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敬倫視形
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懼不可守也
不如南趨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
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 燕啟倫遣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遠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
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虜其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
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沙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
軍就頭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還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
兵觀變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眾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
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頭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
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建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
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王殺樂浪成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

...

...

...

...

...

...

...

...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崇禎元年
亦不立
莫若
莫若田

速骨等誘
執其

長上阿交

羅謀立農
之速骨誘
讓等

蘭汗

速骨
迎寶
還城等阻
之

鄭人留寶
不許
德欲中寶
張華等與
護止之

成殺農與
騰

崇禎佑之故獨得免燕王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爾騰矣未寶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奔還龍城長樂王威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燕尚書項上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火長樂王威從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繞百餘人餘皆為所驅寶其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日速骨等攻城上拒賊其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威與慕爾騰餘宗張真李卓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宗親信嚴讓出力捷等間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威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夏四月燕王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趙思吉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建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曰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王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置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閭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况社稷其得血食乎慕爾騰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瞶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况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詢之德流涕遣之護師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推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曲故欲留而用之思曰大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之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也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爾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爾騰與長樂王威收兵冀州威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

鉅鹿長樂 諸家陳願 奉實實不 肯留冀州 言不聽張 曹與感而 赴汗 汗欲自出 請罪於實 兄弟止之 余素請實 留不從 蘭加難殺 余素殺實 及策等 汗自稱昌 黎土王 蘭堤蘭始 難請汗殺 感不從 感問汗兄 弟 感使慕容 奇逃去起 兵 堤加難志 汗篡取仇 尼慕 蘭穆勳汗

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武健請為寶合眾感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兀從僕射李
早先往見汗寶留項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感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早
返遂行感流涕固諫寶不聽留感在後感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
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開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
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頰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
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將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
地所不容計日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郎斌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夜太子
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庶
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感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殺我自
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感妃皆泣涕請感於汗感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則哀之乃舍感
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感汗不從堤驕復荒淫事汗多無禮感因而問之由是汗
兄弟浸相嫌忌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偶入見長樂王感感潛使奇逃出
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騎小兒未能殺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
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眾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
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項首禱請委罪於蘭堤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謀乙已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
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必與奇相表裏此乃心腹之病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
殺感先引見察感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之不殺李卓衛雙劉忠張嘉彥真董皆感所厚也而穆引
以為腹心早雙得出入至感所潛與感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感夜如廁因踰垣入
於東宮與是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感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
白狼感遣汗真襲謀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感拜拔為大宗
正辛亥告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功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
皆得名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感諫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

通鑑記事本末

卷八十七

三十一

殺感不果
威與李汗
衛雙劉忠
張豪乘真
等殺穆汗
堤加難
宇又拔帥
壯士來赴
威即帝位
符廣自稱
秦王擊故
慕容鍾基
容德討斬
之
李辯殺慕容和以滑
台降魏
魏和破擊
慕容容鎮
慕容雲斬
李辯出滑
臺赴德
潘聰勸德
取廣固

射衛倫陽璆魯恭王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賢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八月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威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三年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二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榮或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唐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符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官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楊王鎮倂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秋夏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叡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音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同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慧星起奎重掃虛危慧星除舊布新之象奎重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遣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乃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虐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兖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充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呂城蘭汗之亂燕

崔廷張臨
降德拜關
渾叔殺

德即帝位
于廣固更
名備德

吏部尚書封于南齊辟閭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乎山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妻以妹齊北地王鍾濟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徙八十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笥固平原太守張韶戍柳泉誕韶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死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於廣固大赦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諡燕王暉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張溥曰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魏王珪將兵拒

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阪大敗之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遣卒於

上谷太子寶立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寶敗走魏取并州冬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

正月德又破儀燕與魏勝負角見殺傷相當卒至國破君弒者豈盡戰之罪哉病在垂老而不知擇子寶暗而

馴致家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為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難為患請擇農隆附以大業垂不聽寶立即弒

段太后身為賊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眾麟固止

之慕容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變皓斬關奔魏麟又劫北地王精斌寶精守義死麟奔丁零時寶召會難在

道寶恐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山走保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遏之大國可守而去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

愛子奉衛周旋無殞豈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

城夫寶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慮不及麟麟亂出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

人之身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麟殺詳魏王珪逐麟奔鄴寶遷龍城可幸休息

乃更圖伐魏士心嗟怨段速骨等因眾作亂蘭汗擊破之遣使迎寶寶入城被殺寶即位逾年日惟鋒鏑前欲

避魏兵而不能避麟會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蹂躪則觸藩凶則滅頂寶具窮哉長樂王盛寶之庶

長子沈敏多謀略輔垂興復有功寶赴難汗感流涕固諫不從寶遇害感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內行離間卒

誅汗等犯險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國燕昭雪子噲之恥未若是甚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

不祚矣矣垂少子趙王麟佐寶弒段太后又謀弒寶逼寶夫國而死慕容谷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上尊號於慕容德既復謀反為德所誅彼寶亂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緩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偽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嘗與左右謀廢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屠殺者皆母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盜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帝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勅羣下盡規而眾讓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誠憲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計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帝不從道子執領內外遠近弄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護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眾諷八座啟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盾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肴有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悅之使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護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醜寒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恃寵驕恣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段仲規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規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峻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監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亮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桓温之故吏也

琅邪王道子與... 陸納... 許營... 會稽... 上疏... 國寶... 道子... 扇動... 朝眾... 諷八... 座啟... 道子... 宜進... 位丞... 相揚... 州牧... 假黃... 鉞加... 殊禮... 護軍... 將軍... 南平... 車盾... 曰此... 乃成... 王所... 以尊... 周公... 也今... 主上... 當陽... 非成... 王之... 比相... 王在... 位豈... 得為... 周公... 乎乃... 稱疾... 不署... 疏奏... 帝大... 怒而... 嘉肴... 有中... 書侍... 郎范... 甯徐... 邈為... 帝所... 親信... 數進... 忠言... 補正... 闕失... 指斥... 姦黨... 王國... 寶甯... 之甥... 也甯... 尤疾... 其阿... 諛勸... 帝黜... 之陳... 郡袁... 悅之... 有寵... 於道... 子國... 寶悅... 之使... 因尼... 支妙... 音致... 書於... 太子... 母陳... 淑媛... 云國... 寶護... 宜見... 親信... 帝知... 之發... 怒託... 以他... 事斬... 悅之... 國寶... 大懼... 與道... 子共... 譖范... 甯出... 為豫... 章太... 守甯... 發上... 疏言... 今邊... 烽不... 舉而... 倉庫... 空匱... 古者... 使民... 歲不... 過三... 日今... 之勞... 擾殆... 無三... 日之... 休至... 有生... 兒不... 復舉... 養醜... 寒不... 敢嫁... 娶臣... 恐社... 稷之... 憂厝... 火積... 薪不... 足喻... 也

以制道子
王雅慮其
為亂
桓元切齒
于道子
仲堪敬憚
桓元胡藩
諫之不悅

間人爽疏
言千秋罪
帝益惡道
子帝權王
恭都收殿
仲堪王珣
王雅等以
防道子道
子引王國
寶王緒以
為心腹
徐覽請帝
宏貨道子
帝戲乘寶
人被殺道
子不復推
問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眾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稍百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御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為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詔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閩人爽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都收殿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宜加弘貨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 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久外人罕得進見奏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魔暴崩時太子闔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宴駕太子未至如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

國寶婚帝
疎道子帝
崩復詔事
之

道子悼王

恭
緒說國寶

勸相王殺

恭不許
或勸恭誅

國寶至珣
止之

國寶緒勸

道子裁損

王恭殿仲
堪兵權

桓元說仲

堪起兵討

國寶

殷觀江績
却校止仲
堪不聽

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太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祭所糾國寶起齋俸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賞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詔道子更惑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母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夫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虜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星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於隆平陵王恭遣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陽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殿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威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獎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起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觀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郝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觀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觀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觀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觀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勝邪江仲元年行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揚佞朝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觀遂稱疾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觀曰兄病

恭舉兵討

王緒說國

寶殺王珂

車者不果

道子殺國

寶緒恭乃

罷兵

仲堪舉兵

道子以書

止之

元顯說道

子備恭仲

堪

王恭遣劉

牢之擊斬

王泰走王

廠

謙王尚之

說道子外

樹腹心

道子割庾

楷四郡以

配王愉楷

怒說恭舉

兵

殊為可憂。說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郁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珂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珂一旦失執，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珂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珂曰：「朝政得失，珂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珂車府殺之，以除時望。因校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珂首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珂，珂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執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曰：『是何言？卿甯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官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肴肴，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重兵守城，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聞，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咨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遣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太叔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閻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遣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雋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司徒左長史王廙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廠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廠使前吳國內史盧嘯父等入吳，興義與召募兵眾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廠去職，反喪服。廠以起兵之際，誅異已者頗多，勢不得止。大怒，不承恭命，遂使其子泰將兵伐恭。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殘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廠戰於曲阿，眾潰。廠單騎走，不知所往。收盧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同四方之隙。秋七月，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文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

殷仲堪桓
元許推恭
為盟王恭
不辨綱書
先期舉兵
劉牢之諫
不聽

仲堪以軍
事委楊佺
期兄弟
佺期贊成
仲堪謀益
遲志

王楠為桓
元軍所獲
虞檀敢干
尚之奔桓
元
元佺期擊
走尚之

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鋒中合鑄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
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
叔父也會稽三又當國秉政鄉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厥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
愜亦非大夫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
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
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
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
殺國寶王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
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
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曰飲醇酒而已元顯聽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
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
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於其
門地謂江左真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凡廣弟思平從弟敬敬皆震
穉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
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
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
豫州刺史弟校之為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為吳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
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校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已酉王珣守北郊
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
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叛恭許事成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
福牢之謂其子故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
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暴而恭恃其兵

字之斬類
延道敏宣
高雅之襲
恭執送京
師斬之

佺期元等
上表理恭
求誅字之
桓修請道
子以利昭
元全期取
仲堪

仲堪與元
等交實不
受命朝廷
復罷桓修

威暴戾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以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濬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眾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敏宣及其培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敏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蹕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鬚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齊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至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州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郝悅為尚書以佺期代悅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修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勅仲堪回軍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致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士午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内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修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桓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居楊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忘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全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冬十二月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

仲堪與全期結婚為

元乘虛夜仲堪

全期為仲堪所給師元乘殺之仲堪走死

期結婚為援。全期屢欲攻之。仲堪每抑止之。全恐為殷揚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乘難。乃加之。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全兄偉代。全期兄廣為南蠻校尉。全期念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廣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致敬先為江夏相。全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詔議參軍。全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全仲堪雖外結。全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適屯於北境。以逼全期。全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火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飢民。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全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全期。已屯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全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遠不知所為。自齊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適。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持家擊之。適等敗走。玄屯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全期。以自救。全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此來收集。已有儲矣。全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全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之。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明日。全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全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全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全期弟思平。從弟尚保。致敵。逃入蠻中。仲堪聞全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遣至柞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夫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膏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監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夫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策。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見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

樞修為江州刺史

張法順說元顯取九

庾楷自結於元顯請除元顯請元顯殺字之不從

元顯欲盡誅諸桓王誕止之法順請元顯令宰之殺桓謙兄弟不從

救尚何謝為之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謔成溢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遠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以符瑞欲以惑眾又致殿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兩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責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策下之所控引止三兵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伐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弟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軍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夫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遣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庾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固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不濟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為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

下範請元兵臨近畿

元囚庾楷

元前鋒殺齊王柔之

楊秋降元

之敗走

之不肯

計尤

劉裕請擊

元使穆何

說牢之

何無忌劉

裕勸敬宣

諫牢之勿

從元不聽

牢之遣敬

宣詣元請

降

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飢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梓襍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慮。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變。及大將軍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明公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其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駱虞。檣宣。荊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於玄。軍尚之眾潰。逃於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陳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為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表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一。一朝縱之。使凌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詔。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降。元入京師。收元顯。

王誕敗仲

文淵通附

元

元車元顯

等

敬宣

之

卒之議據

江北以討

元劉

從卒之懼

走至新州

繼死

元

劉軌等欲

起兵攻元

不克走

杜林承元

有殺道子

元虞之料

袁必作通

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桓偉為荆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修為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
 下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謚奏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謚為中書令謚真之孫也新安太守殷
 仲文觀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
 邪邁曰射鉤斬祛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從安成郡斬元顯及東
 海王彥璋謀王尚之廢楷張法順毛秦等於建康市桓修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
 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
 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
 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志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
 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更多
 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州繼而死敬宣至不
 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殞歛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屍於市 桓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
 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
 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下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
 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莫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
 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眾心失望三吳大飢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
 五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元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
 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
 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
 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一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冬
 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百馱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
 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

矣。今已執大柄，其效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處之為廣州刺史。

元殺孫無終

元為請平

關洛

元作整頓

桓偉卒元

以桓修代

之

殷仲文下

範之勳元

受禪

庾尺計元

桓石康攻

敗之

元以皇甫

希之充隱

下範之王

謚逼帝禪

元

仲文謚元
孔樸奉司
馬珍之奔
壽陽元遷
帝于壽陽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輅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秋八月，荊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執大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詒之子也。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下範之勳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桓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桓肩為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肩，冲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或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尺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尺有眾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尺敗奔秦。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女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困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捕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如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下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庾長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於楚王。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於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瑯琊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土長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東陵縣君。瑯琊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綬為中書令。綬，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奔壽陽。珍之，希之曾孫也。辛亥，桓元遷帝於壽陽。癸丑，納桓溫神主於太廟。桓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元放。有干興乞者，時或

元不道尊
立廟下承
之知其不
長

毛瓌傳檄
討元遣柳
約之等擊
破桓希

王仲禮拜
元不成大
事

劉裕劉毅
何無忌至
元德王仲
德孟昶劉

道規魏詠
之禮德之
諸葛長民
辛處厚重
厚之等台
謀起兵討
元

孟承妻周
氏助夫舉
義
無已母言

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玄以其祖葬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元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秘書監下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遽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瀟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譙譙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各詔誤書春蒐為春蒐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示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并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畏亂者眾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瓌散騎常侍左將軍瓌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瓌實之孫也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瓌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馮季之擊破希等仍帥眾進屯白帝玄以桓宏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宏修之弟逵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村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為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宏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茲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乎昌孟昶為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與卿共州里甯相識不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願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平虜興振威將軍東莞董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宏中兵參軍裕使殺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慮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玄玄為內應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殺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即幸卓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永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以給之昶弟觀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氏之姊也登橙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

元必敗裕必成
裕使無忌
斬桓修退
刁宏等

裕著劉穆之為上簿
孟承與殺
道規斬桓
宏
裕使殺諫
刁宏

劉邁以裕謀白元元
反殺之并
及元德處
與厚之等

元長裕殺無忌
裕以朱齡石為參軍
裕斬吳甫之
檀憑之敗
死裕進賊
彌厲斬皇

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余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并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集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宏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其急即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相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毅誅刁宏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處與厚之等眾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懼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陸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冲請而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綽啜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刀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爾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

南敷
曹靖之言
元必敗

裕大敗桓
謙等元出
奔

裕入建康

拔戰將刺之。裕頓首叱之數辟。易裕黨俄至。射數中額。而路裕援刀直進。數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贖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曰。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庾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叔師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真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喜。即得無欲。此乎。喜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喜壽之弟也。壬午。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州。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琊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對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達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達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火。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聘達故吏。匿其弟子。雍送

洛陽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
 威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擄捕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
 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感逵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帝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
 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
 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
 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毅直高
 雅之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煩世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
 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
 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甯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庾寅桓玄挾帝至江
 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制百官以下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眾益離怨殷仲
 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與異議方當紂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
 諸郡間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
 綬及玄敗眾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賤白武陵王迎還
 復位 桓玄兄子敬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
 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州庾成澹之等引舟師逆戰
 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
 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
 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眾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
 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迎宗廟主柁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
 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遣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桓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眾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符玄領梁州刺史為前鋒
 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

桓元挾帝 至江陵桓 石康納之 裕保全王 謐 魏永之等 擊斬楊秋 無忌道規 破何澹之 等 裕引用胡 藩

遺規毅等 靡眾爭先 元中夜遁 郭全降毅 毅遣劉懷 肅封平劉 統馮桂等 元扶帝西 走殿仲又 叛元奉二 后遣建康 毛修之誘 元入蜀 馮遷斬桓 元等乘輿 反正于江 陵 桓謙桓振 復陷江陵 殺王康產 王騰之 振欲殺帝 謙苦禁之 振肆行誅 殺 謙勸振下 戰不從

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王帥眾自尋陽西上五月癸

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眾我寡疆弱異勢今

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惟怯加之已經奔敗眾無固志決機兩陣將雄者

克不在眾也因靡眾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濠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闕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

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桂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

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殿仲又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

二后奔夏口遂遣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

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闔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

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

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瓊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甯州刺史毛璠璠之弟也卒於官璠使其兄孫

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州祐之恬迎擊玄天下如雨玄壁人丁仙期萬蓋等

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簪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

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潛廬蹟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修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

通鑑已下

劉毅誅王
種徽
無已道規
以破桓謙
桓蔚
無已不聽
道規言而
敗
振毅柳約
之
毛璠斬桓
希
劉毅宣擊
破桓亮
殺蓋橋孟
山圖桓仙
客
毅等進克
巴陵
文處茂擊
破桓放之
劉懷肅斬
馮該桓謙
等奔秦
殺遣唐與
斬振復取
江陵

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已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秘之子也無已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已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已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殿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間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間何無已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為降欲謀襲振事泄板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璠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璠自領梁州劉毅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已等雖敗退賴以復振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毅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已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楊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聚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已逼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仙客該走石城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是歲晉民避亂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桓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於涓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赦其孫宥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璠為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肅五州諸軍事璠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璠為甯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謚桓楷何澹之皆奔秦怡宏之弟也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已奉帝東還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庾子以琅琊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導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已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

劉裕傳

殺懷敬宣

殺等討滅
桓元金黨

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南朔參軍時人或以確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已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志平生正可為員外常侍耳間已授郡實為過優尋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桓玄餘黨桓亮符宏等擁眾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張溥曰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越於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子隱而不問也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說之也王恭用兵殷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玄楊佺期仲堪所任也牢之附恭則背恭附司馬元顯則背元顯附玄則背玄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玄而死佺期救仲堪而死牢之討玄而死庾觀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初心尚未欲亂也玄與佺期憤不得志說仲堪舉兵直亂首矣王恭仲堪無為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玄與牢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為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元佺期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於叛人玄佺期心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誅者玄佺期次之牢之又次之久之諸人俱斃玄反居勝勢者何也牢之殺恭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孤則牢之當併力以攻仲堪牢之不攻而玄攻之於是仲堪佺期死而牢之益孤矣牢之既歸元顯必當從之討玄又懷貳心與玄連和於是元顯被執玄入京師牢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也非牢之并玄即玄併牢之者勢也然玄能併牢之牢之不能併玄者亦勢也同為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玄天下孰得有難之者乎玄其可以無君矣惟玄可以無君而玄之罪彰惟玄自以為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乘間一呼大師咸集建康江陵旗指鋒潰玄始猶挾天子而逃既則失天子而身喪矣然後知玄本無能而仲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為計失

也誅君側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動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散之難王殷起兵不哀孝武之崩而但修私憾
牢之歸正不明討賊之義而欲圖國隙遂至佞人方僂而強臣薦興王室既搖而臣躬不保事始幾微禍成板
蕩至又拱手以勢歸裕而晉竟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
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貨鉅億三吳之人
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已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
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恩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器然苦之
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義之子也世奉夫師道不出兵亦不設
備曰於道室稽顙跪呢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
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臨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間寇至舉措自若
命婢肩輿袖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與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
鍼吳郡陸壞吳興許廷義與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同日
之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覽永嘉太守司馬逸言與公顧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侍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等
皆為恩黨所殺觀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
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
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發倉廩刊木埋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
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乘輿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
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
內諸縣盜賊處處蓬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

王珣流孫泰於廣州王雅薦之召還謝輜發太逆謀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殺之并其六子孫恩逃入海謀復仇孫恩攻會稽王凝之奉天師道不出兵父子被殺恩謝道韞手殺賊數人桓謙王崇魏隱棄郡走諸郡起兵

應恩 謝恩 謝恩等為 孫恩請誅 道子元顯 謝致劉年 之所向輒 克 劉裕獨擊 賊劉敬宣 從之遂大 捷 牢之濟江 孫恩東走 以棄寶物 子女得脫 高素斬陸 瓊師厄沈 穆夫 牢之等縱 重泉掠士 民失望 諸將諫謝 炎開賊自 新之路不 從 恩至會稽 謝致兵敗 為張猛所

軍命徐州刺史謝致兼督兵興義與軍事以討恩劉年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致擊斬許允 魏隱還郡進擊邱冠破之與劉年之轉關而前所向輒克致留止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 督兵郡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為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規賊遇賊數十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隊幸下賊臨岸欲下 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重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 千人成共數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 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討浙江以東不夫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亦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 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壞吳 興太守邱冠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 跡月餘乃稍有遺者朝廷夏恩復至以謝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致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致 不從曰符堅之眾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次口入餘 姚破上虞進及邢浦致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致尚未 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 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甯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 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十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 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松築滬清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次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趨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 城於海鹽故治恩曰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 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清復棄城追之海鹽令 鮑陋遣子嗣之帥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兵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 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 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問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

自益巴馬下天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高雅之朕
於孫恩
年之豐孫
恩復走入
海
鮑嗣之不
聽裕言戰
沒
孫恩殺袁
崧
恩奄至丹
徒裕擊破
之
恩徑向京
師元顯戰
不利
恩為謀王
尚之劉牢
之浮海北
走
恩執高雅
之
裕累破恩
恩入海
辛景破周
恩赴海死
其黨及妖
妻從者百
數
恩黨推盧

五
二
一

滬瀆殺吳國內史袁松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
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軍冠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鐵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軍桓
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叔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
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其有關
志恩帥眾鼓譟登蘇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眾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
其眾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率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將侯廟恩來漸近百姓
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懼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
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高
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
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大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兵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
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謀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火時
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
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
循於永嘉迨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
兵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共塚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始興執始興相阮
腆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劉裕益智
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瑯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此
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兵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

循為主 沈門惠遠 謂循志存 不軌 裕擊賊猶 循擊賊 循執兵隱 之道復執 阮膺之 道覆方勤 循乘虛襲 建康朝廷 急徵劉裕 何樂不 聽節潛之 殷闈之言 戰死於道 復 裕急渡江 而東安 諸葛長民 劉裕劉道 都入術建 康

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日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以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有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自申歲餘以重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葉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而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其盛時克蕪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渤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庾申引兵還韶祇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驍謀反皆殺之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至危在此一舉間循兵艦太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閏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殪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間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朝廷以行人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都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汝賊曉其變態賊新獲毒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

劉毅大敗於循

循聞裕還

欲追道覆

固爭力進

裕謀聚眾

石頭以破

賊

孟永諸葛

長民欲奉

乘輿過江

裕不聽相

意裕必敗

遂仰藥死

王仲德勸

裕討循

裕料賊迴

泊西岸必

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其威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併力推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洛洲毅兵大敗無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相意裕必敗遂仰藥死王仲德勸裕討循

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寬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犯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眾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殫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料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涿水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復以循多疑以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馳驅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詡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

格修城寨
劉毅逃歸
於留沈林
子徐赤特
成南岸斷
查浦

循遣尋陽
裕使王仲
德等追之
裕遣孫處
沈田子襲
番焉
庾悅屢破
循
裕帥劉藩
檀韶劉啟
宜擊循

劉中王仲
德攻走范
崇民
孫處拔廣
州城殺循
親黨

園廷尉三軍皆以兵守之劉毅經靈涉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免之使知中外
留事毅之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
徐赤持戎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
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庾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
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仗兵發赤特大敗單
躬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
持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
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州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
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劉忠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眾追循 八月劉裕置東府大治水軍遣
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焉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
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江
州刺史庾悅以都陽太守虞邱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
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南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啟宣等
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
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
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躬走還溢口
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眾心乃
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規賊大霧賊鈎得其
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慮庚
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勸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眾數萬塞
江而下前後其見舳舻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

水之勢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火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趙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麈尾折幡沉於水眾血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哀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亦親任之

孟懷玉斬徐道覆

沈田子孫處破循

杜慧度破循循投水死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眾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展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燒妻子各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富死甚且願生乃來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

函七首送建康

張溥曰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徐道覆循之姊夫也泰死恩起恩死循道覆起恩智於泰循智於恩道覆又智於循盜賊之興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洪孫泰本孫委族人浮狡有小才師事杜子恭得其祕術炫耀瓜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雅及司馬元顯稱善善性躁取郡守私合徒眾欲窺晉祚朝士其敢顯言謝輒發怒始行誘誅當其萌芽與張讓之黃巾何異哉恩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撲滅其易王疑之信奉天師自撤兵備開城而捐城陷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內史實為聚魁謝玳劉牢之轉鬪前克恩懼東走棄寶物子女官重獲取之由是得脫後無經懷武略復敗死於恩其覆轍猶疑之也劉裕立功堅岸連擊破恩恩窮沈海眾號水仙亦孫泰之嬖奴乎盧循者諶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朝善首蘇亦基沙門惠道素知其不軌恩亡餘眾推循為主既執兵隱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欲常保領外徐道覆力說其乘虛建康勉強

毛瓊使弟
瓊瓊討桓
桓侯陽陽
味謀作亂
瓊殺毛瓊
通緝縱為
主李騰納
縱身流瓊
瓊縱稱成
都王
司馬榮期
襲殺譙明
子
楊承祖殺
榮期
毛修之寓
遷襄陽承
祖
修之欲討
譙縱為鮑

出兵殺何無忌敗劉毅勢遂橫決間劉毅師遣震駭失色道覆請循於新亭至白石焚舟直上數道攻裕循疑不聽師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分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始興杜慧度斬循於交州二賊盡死恩死時先傷妻子妓妾後沈於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道覆計行將以英雄自為也昌至速成故裕南克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遠還何劉表表敗建康孤危孟和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轉敗為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猶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之輕馳神武益恨王疑之謝政之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瓊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二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瓊蜀郡太守瓊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西陽味謀作亂縱為人相謹蜀人愛之暉味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於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瓊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瓊至略城間慶再遣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瓊及弟瓊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於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又處茂時延祖共討之修之至石渠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修之退還白帝三年秋八月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讐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於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十二

陋所阻
劉裕表劉
敬宣伐蜀
謙縱巨姚
與通盧循
桓謙請丁
秦與縱共
擊裕
謙縱使人
守桓謙
姚魯遣姚
賞王敬毅
縱
劉敬宣失
利免官
劉毅欲垂
德教宣裕
保護之
與拜縱為
蜀王
劉道規遣
王正之等
入樞建康
魯宗之帥
眾赴江陵
劉道規檄
道濟交斬
桓謙
劉道斬荀
林

君以為鮮翼官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
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
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謙道福悉眾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
宣坐免官前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
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感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為荆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
荆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荀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荆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
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斌到參之入樞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荀林所破盧循聞之以
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
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
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憚服其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
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
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向八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荀林愚懦
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服得來且宗之獨
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隔陳謙等大敗謙單舸
奔荀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浦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道師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
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於是大安 九月劉道斬荀林於巴陵 冬十一月癸丑益
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巴東太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
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

裕謀伐蜀
用朱齡石
為元帥
朱齡石等
發枯園書
三道進兵
劉中請齡
石先克平
模真進成
都
齡石先拔
北城南城
潰
臧真擊斬
譙撫之謀
小苟亦潰
齡石入成
都
譙縱女勸
父勿走不
從
縱投譙道
福不納自
縊死
道福果散
出走被執
而斬

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真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丞邊曰至白帝乃閉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來從外水取成都臧真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眾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楊贛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贛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糜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真臧真擊斬之斬之小苟間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其妻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之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投於僚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齡石馬耽於越雋耽謂其徒曰未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部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張溥曰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嗚嗚數載顛覆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

請死先人墓不聽投譙道覆於浩道覆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興王而智慚女子岷峨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矣縱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毛璩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遣征侯暉陽暉謀作亂逼縱為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辭不得已而登輿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忍死須臾萬世為戮斯亦足為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裕遣師失利既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函書至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失守拔北城而南城立濱雖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帷幄者則裕也桓謙遁逃之餘縱請於秦合兵入寇劉道規擊斬之桓石經起兵洛口為傅韶所誅桓氏遂滅天桓玄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蕩無遺種亂臣賊子欲望顛木絲蘂其誠難之然覆桓者謙悞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為害也非徒自禍必兼禍人從者其何利乎譙道覆憤縱棄城墮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眾散出走廣漢人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王志一也馬耽始從縱亂及縱奔封倉庫以待王師朱齡石從之越雋耽知不免先引繩死齡石果戮其尸嗚呼克譙縱始事固辭之義馬耽臨死見幾之明即為忠臣不難而臨歧一謬斷首其贖死生是非分於旦晚其間尤貴早辨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建 袁 樞 機 仲 編 緝
太 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呂光據姑臧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寔鄯善王休密馱入朝於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酋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償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寔為鄉導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賄獯胡以求救獯胡王遣其弟叻龍侯將廋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於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王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可求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驍氣銳聞中原

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捷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

符堅使呂光伐西域

呂光破龜茲王帛純威恩著西域

光欲居龜茲鳩摩羅什請其東

楊翰請梁熙守高梧谷口及伊吾關以拒呂光熙弗聽美水令捷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

杜進用鞬
楊翰李純
光遠彭晃
等皆死
宋津死義

大豫敗元
王穆襲據
酒泉
彭晃叛光
先請叛之
王請叛之
不聽不食

山... 卷之三

統楊莫合四州之眾掃兇逆。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照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社進曰。梁照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照移檄責光擅命。選師以子盾為鷹揚將軍。與振安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照無赴難之志。而逼歸國之眾。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盾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照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津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津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照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津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津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臣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津及皓。主簿射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照。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遁。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傅檄郡縣。使穆說論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暹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眾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眾三萬屯於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編素。諡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十二月。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晃攻張大豫於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再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康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竇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

王穆敗走
被斬

光錫石聰
言員杜進

段業請光
勿慕吳起
尚鞅

呂光即天
王位國號
大涼

叛與軍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耶。乃與同郡索瑛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瑛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瑛。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擊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責寵用事。羣僚莫及。光錫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疆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自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鎮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祥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張溥曰。呂婆樓。符堅佐命臣也。其子光復有大功於堅。若史書所載。刺張蚝。敗苟興。平慕容暉。滅李暹。擊符洛。其最著矣。堅欲圖西域。命光出討。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既泥流稽首。帛純出亡。破擒胡七十萬騎。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屬路。使光是時。撫綏既定。振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玉門陽關。世記其績。乃忽矜矜。自領涼州。何也。說者謂符堅喪敗。長安危逼。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攷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秦遣光擊西域。九年破龜茲。十年九月。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敗於晉。十年之秋。滅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凶問。始自稱酒泉公。是光據涼州時。堅尚未死也。國君蒙難。大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師與梁熙抗義。入援慕容垂。姚萇等。未始不懼其威名。欲戈解散。於是出故主於窮山。復京師之舊宇。夷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玄。

通鑑紀事本末

漢迹蒙不順。豈徒隗囂竇融之懸殊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不能納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為光所敗。張大豫為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復國。事可以濟。乃違王穆正諫。輕戰而亡。兩人才智不及光什一。宜其覆隕。獨光有過人之能。負夙世之望。狡圖外方。若與燕秦相應。宋津宗皓守義被殺。毫無作情。雖其罪稍減垂葢。敢於無君。則一也。昔符重鎮洛陽。以光為長史。重謀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光檻車送重。以今觀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馬。時人莫識。唯王猛異之。然猛能知慕容垂之颯叛。不能察呂光之二心。知人其誠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於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於麥田。述延卒。子傳大寒立。傳大寒卒。子司繁立。

符堅以乞伏司繁為南單于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

孝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眾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泥為左相。屋引出史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眾三萬餘戶。降於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涼州刺史。

國仁擊破祕宜

國仁卒弟
乾歸立

鮮卑羌胡
多附乾歸

城營明勇
過諸父
乾歸殺楊
定侍崇畫
有隴西地

乾歸不肯
奔成紀以
避呂光

十二年春三月。秦王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於六泉。秋七月。與沒奕千金熙戰於渴澤川。沒奕千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

秦州刺史祕宜為右長史。武始翟勃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王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

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於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翼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至。翼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十四

呂延不從
耿稚謀戰
死

乾歸為姚
興所敗奔
降利鹿孤

禿髮俱延
請利鹿孤
從乾歸不

利鹿孤將
殺熾磐
檀請宥之
姚興使乾
歸還鎮苑
川

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求
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救散卒遣屯枹罕光亦引兵
還姑臧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
瑒為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
乾歸帥諸將拒之軍於隴西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

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
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

等留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令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
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令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

孤遣廣武公儁檀迎之宣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
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從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

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
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

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
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

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
武公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部眾配之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
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乾歸復即
秦王位

乾歸討斬
彭利髮
乾歸并
乾歸討斬
彭利髮
乾歸并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儁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秦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於秦

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寔強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寔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於崦崘山而據之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原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徙都度堅山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為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眾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綽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二月河南王乾歸從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於度堅城以子救救為秦興太守以鎮之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從羌句豈等部眾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崦崘城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

其子
討
其
子
討
其
子

秃髮
高
孤
與
給
臨
謀
取
涼
州

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本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諱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家二萬餘戶遷於枹罕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岷嶺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輓之於諱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諡曰武元王廟號高祖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勅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張溥曰乞伏部著於紇干盛於述延至司繁降苻堅國稍微矣堅使鎮勇士川部眾復集及國仁代鎮會堅寇晉因而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僭竊同呂光智則遇之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即思留居鳩摩羅什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罪甚無將國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幸假風颺歸國興復事逆寇暴情殊亂賊是故後涼之據姚萇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之屬也國仁在位四年死子公府冲幼國人立其乾歸斬楊定敗呂延詰歸入朝視羆來貢聲振邊服地連隴巴誠鮮卑霸王矣姚興師至乾歸侈言梟翦欲一舉而并門中忽窮敗北哭辭豪帥奔秃髮利鹿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聚眾力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與古公杖策昭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秃髮走依姚興身歷險阻仍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悔向者之出走矣司繁為苻堅所逼願效呼韓入秦聽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終為之臣羌虜何常困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事猶之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遺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有請其奔成紀者謝不聽卒立大功彼勇於拒光而怯於讓興可謂知強弱明進退矣然南景門崩有國不守梟鳥集手身則被弑災禍之來弗能避也乾歸代兄之位謀立後嗣當在兄子公府舍之而自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諸子此吳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熾磐討殺公府稱復父仇夷狄有人猶賢於晉安帝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秃髮據廣武

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秃髮推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韃代統其眾推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初秃髮思復韃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取涼州紛陀曰公必欲得涼州

石真若留
說烏孤受
先密號
趙振從高
烏孤不受
光爵

烏孤稱王
光遣使
伐之而敗

郭磨王祥
謀推乞基
為亂事
詳死磨拔

楊說兄
桓呂宏桓
不從統
張捷宋生
與磨推楊
執盟主

磨為寨所
敗請救于
烏孤

楊執敗於
呂纂奔王

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眾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耶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火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覺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

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

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於街亭涼兵大敗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磨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

井磨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閭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

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眾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眾盡我

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磨夜以二苑之眾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

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涼王光召太原公篡使討磨篡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舉事必不虛發

吾欲殺篡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比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

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磨弘篡之弟也篡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磨大破之磨得光

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眾眾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

於休屠城與磨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篡擊破磨將王斐於城西磨軍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磨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倭檀帥騎一萬助

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夏四月涼太原公篡將兵擊楊軌郭磨救之篡敗還六月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

決戰郭磨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篡將兵迎之楊軌曰

乞基屠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十五

五

楊統請為孤先國呂

烏孤羊國人立其弟利鹿孤

利鹿孤殺楊執田元明利鹿孤欲稱帝輸勿益止之利鹿孤言利鹿孤不當

呂弘精兵一萬若與乞合則姑臧益疆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執奔乞基屠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執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秋九月楊執屯廉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執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執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執羣為羌西梁饑所敗西奔僊海襲之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執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饑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饑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執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俾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冬十一月楊執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西平王烏孤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儁檀鎮西平叔父素湜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齋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老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豐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儁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夏五月楊執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輸勿嵩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啟敵人

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

從民
利鹿孤
疾
傳檀
今立

傳檀通秦

傳檀伐沮
渠家避
地與使傳
檀鎮姑臧
徵王尚運
長安胡威
注諫與急
止之傳檀
尚已逼遣王

宗敬薦名
士于傳檀

傳檀復貳
於秦
傳檀敗於
蒙遜

傳檀大破
勃夏王勃

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收錄尚書事。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從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傳檀。初禿髮思復健愛重傳檀。謂諸子曰。傳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傳檀。利鹿孤卒。傳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於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是歲。秦王興遣使拜禿髮傳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

三年春二月。傳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於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檀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勦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傳檀求領涼州。興不許。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傳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傳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於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傳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遣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不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膏膽。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

質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責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盱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善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傳檀會傳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以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傳檀遠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傳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敞還長安。傳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傳檀曰。吾新收貴州。懷遠安

適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僻。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傳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傳檀燕群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祥曰。昔張文王始於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性思順者。可以久處。傳檀善之。秋八月。禿髮傳檀以興鎮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冬十一月。禿髮傳檀遷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傳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禿髮傳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

遜。遜大破之。禿髮傳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禿髮傳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

遜。遜大破之。禿髮傳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禿髮傳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

通鑑記事本末 卷九十五

韋宗稱傳
權過人

韋宗止興
傳權不

戶賜積興
傳權不

姚弼敗于
傳權

傳權復稱
掠王

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傳檀於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傳檀帥眾追之勃勃
逆擊於武陽下峽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觸體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傳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
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

雖弊傳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執
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傳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

群臣才略無傳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散威
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傳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傳檀恃其險遠故敢

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暹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傳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
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傳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傳檀猶豫

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漢口昌松太守蘇肅
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肅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傳檀嬰城

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傳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
侯曰今疆寇在外而吾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傳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

斂兵縱兵鈔掠傳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傳檀攻
之未克秋七月興特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傳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傳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傳
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冬十一月禿髮傳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

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龜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張溥曰禿髮樹機能當晉秦始中殺胡烈於萬斛堆敗蘇愉於金山盡有涼州地武帝為之肝食後馬隆討誅

之始衰至思復襲復威子烏孤繼之務農桑修鄰好謀取涼州登廉州大山追思祖烈仍欲使廬陵契汗萬里
委順志豈一日居人下哉。呂光初署烏孤官號石真若留勸權受之意欲遵養待釁也既納符璽討蕩諸部。

沮渠羅仇
說兄羅仇
東涼州不
從皆為呂
尤所殺
羅仇弟子
蒙遜
諸部雪恥
復業
沮渠男成
說羅業起
兵蒙遜帥
蒙遜之

即自豪大。拒光爵命。治兵力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與秃髮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畔。光用眾之怒。乾歸烏孤之擊。光乘人之衰。自此後涼日疲。奔命矣。攷諸編年。光自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擊西秦乾歸。呂延敗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蒙遜畔。拔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交難。於是沮渠稱北涼。秃髮稱南涼。尤為光害。三年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秦亦弱。虎視於涼者。惟有秃髮沮渠。西涼不敢望也。傳檀者。利鹿孤弟。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矣。利鹿孤初立時。段業譏其不輔。沖人而自立。梁明援宋宣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傳檀者。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略。諸兄不以授子。欲次而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傳檀。一朝稱君。從橫河右。摧呂氏。取姑臧。不煩兵。力固知宗。故許為命世。韋宗稱其偉人。良有由乎。夫之伏國。仁死。國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興。然身不免。弑者兄子公府害之也。烏孤兄弟三人。承命次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太伯季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傳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變成不測。意者。不如是。則夷狄不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苜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軍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怒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為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眾數千。屯樂涇。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

呂纂討業 不克
 家避執呂 純王德孟 純王德孟 呂引業張 拔走段業 迫之蒙遜 賊蒙遜料 賊於呂纂 段業即涼 王位即涼 蒙遜踏殺 馬權
 蒙遜親男 成除段業 殺之
 蒙遜謀家 攻業
 臧莫孩降 蒙遜 蒙遜使田昂 討蒙遜王 半孫言不 可從果 叛降 梁中庸降 蒙遜

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咎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都督帥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妻以軍國之任。蒙遜帥眾歸業。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六月。涼常山公引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老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引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引。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逼。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謂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滅。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素豪儁。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竊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平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親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為君家所推。願勿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

家所推。願勿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

田承愛新
關內蒙遜
設業被殺

蒙遜擢任
賢才

蒙遜欲東
與德弟等
止之
利鹿孤遣
俱延文支
蒙遜求和
乃還

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傑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傑石子之子也。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

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罕為建忠將

軍都合侯。田昂為西郡太守。張莫孩為輔國將軍。房魯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

武咸悅。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罕牧府長史

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眾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罕建忠將軍罕牧府長史。罕私謂蒙遜曰。

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蒙遜遣子為質於河

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罕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使。具披誠款。而聖旨

未昭。復徵弟罕。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

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鄒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

叔孔遮入朝於利鹿孤。許以罕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呂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儁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構曰。儁檀凶狡。欺誡未著。故朝廷以

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

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

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

命焉。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於姑臧。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為三河王。故

事。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張溥曰。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麴粥。皆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麴粥。欲勒兵取涼州。羅

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遂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

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

葬。得奮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

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
飄一已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
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成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位。
告眾。為兄報讎。起而誅業。夫羅仇。麴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救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
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
復以其術用之。段業。人皆信其復讎。不知其殺兄。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先王未嘗禁人之讎
也。蒙遜假父兄之讎。以愚涼人。始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讎之大變也。即稱兵日。潤南
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馬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搜揚賢雋。自比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
仁。初尚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篤。蒙遜伯父也。侵害百姓。立令自殺。彼建功業。則名為
父兄報讎。振紀綱。則假專親試法。諷而能忍。猶冒頓鳴鏑射人之餘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
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
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
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
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閭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
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
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
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九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
堪多難。兄戚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眾。斬洪範
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

呂光立子
紹為天王

光卒呂超
說紹除呂
纂不從

姜紀說纂
作孔齊從
柳之被禽

呂方執宏
送纂殺之
楊穎諫不
擊鮮卑思
之盤纂百責

呂方執宏
送纂殺之
楊穎諫不
擊鮮卑思
之盤纂百責

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彈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眾曰先帝臨終受紹如此群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殺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眾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尋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德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鬻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歛歆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桓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春二月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避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之詐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起思盤及群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陸敷勸纂酒纂醉乘步輦車將超等遊禁中至琨華堂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

社節直錄
被斬食粥
服斬衰
照以燒張
氏殉葬
居外宮
段太后出
馮跋命山
澤與亂泥
謀作亂

政等立雲

慕容跋帥
壯士登城
照久不至
遂潰

雲跋後
雲復姓高
氏

雲使慕容
歸主燕祀
批龍難班
被仁而被

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照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符氏卒。照哭之。慙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群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照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照欲以為殉。乃毀其襪。中得解。遂賜死。右僕射韋瑒等皆恐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照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符氏於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照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弟萬泥謀曰。今吾輩選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之。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於左衛將軍張興及符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跋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弘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氏為皇后。子彭城為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起說產降

俱延請傳

連和

王集龍傳
檀營被斬

呂隆呂超
偽與傳檀
盟通好而欺

傳檀蒙遜
五攻呂隆
秦臣說批

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暎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儁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秦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儁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坑。儁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所儁檀營。儁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儁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儁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儁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儁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儁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南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儁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儁檀義而歸之。二月。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恐其沮動眾心。盡阬之。積尸盈野。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於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儁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豕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復。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儁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儁檀送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冬十月。南涼王儁檀攻宮隆於姑臧。

二年秋七月。南涼王儁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十七

興取以隆
姚興以隆
侍起為安
定太守
秦人殺郭
屠

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於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詒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南涼王儁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奪入貢於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於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騰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伐之屠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張溥曰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身重瞳左肘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至朕文巨霸營外黑龍奇祥果見疑大命攸集乃在位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侍隆使呂肅告光廟歸東京慟泣奉訣悲同係累後竟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弘呂超兇狡階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王禿髮烏孤即懷異心既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遜段業郭騰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疾將死自號太上皇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弘免以輯睦涕泣受命父死未寒兵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即偽位彼為呂光者生受制於強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為天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石虎最强石虎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國旋覆滅呂氏局守姑臧土地兵甲僅可附庸後趙纂為紹庶兄忍行篡弑內難外敵何以克靖呂弘作亂被誅纂益沈湎遊岐呂超復弑之立其兄隆身弑人者身即見弑於人胡奴斫頭番禾小鼎國之災也寧足福哉焦朗姜紀說姚碩德伐隆隆嬰城坐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禪以降晉一入不返欲望句踐再興於越孫權暫屈於魏其可得乎碩德師還隆復逼於傳檀蒙遜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固光弟寶子尚稱呂氏後纂弑紹弑弘而光之愛子亡隆超弑纂殺呂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梁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能復存者也纂曰楊氏楊桓女也超弑纂時后命禁兵討超阻於杜尚纂死超欲納之后自殺其節義同於符丕之於楊后刺慕容永符登毛后之拒姚萇國家危急守正者獨一婦人呂佗梁氏能無愧於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張秦李桑
討新班仁
馮素弗厚
主以素弗
公主要素
然可汗斛
律勤政事
群臣請跋
跋以素弗
黨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為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披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秦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秦斬班於西門秦殺仁於庭中眾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丹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素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於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張薄曰慕容寶閣而不斷死於奔亡慕容盛峻極威刑為段璣等所弒後懲前失遺禍則均豈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戾歟蓋信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盡變非虛也盛中傷輦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度盛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可知熙竟得立者丁氏意也丁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妃盛即位尊為太后熙素得幸於丁氏盛死遂命立熙熙既立納符謨二女最寵幸丁氏怨恚詛咒與丁信密謀廢熙事洩死昔衛宣公巫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失寵自縊熙迫殺丁氏無辭乎哉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符昭儀小符皇后皆美而天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衰以嫂為殉至起徽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閉門距熙熙收髮貫甲夜攻龍城不剋微

朕隱林中被執雲絨之太康畋有洛之表昇距於河適因民弗忍豈煩兵力哉符堅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後庭趙整作歌以諷慕容冲清河公主娣弟專寵長安有雌雄鳳凰之謠後慕容氏即叛堅覆秦今照亦納符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抑何好還也且垂后先段氏當垂為吳王時澄浩等誣以巫蠱入獄至死不撓垂得免禍後段氏勸垂廢寶除麟不聽而亂成妃為蘭汗女汗欲殺成妃涕泣保全又奉事丁氏孝謹後燕諸后妃並稱賢智獨丁符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易更亂以後於婦人女子尤兢兢乎慕容雲高和之孫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實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拜侍御即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陽公熙攻高句麗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符后跋詣雲逼舉大事既立內懼蓄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衛若固急自防驪姬之妻之惑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也小臣肆憾尸遷東宮其得之也不意死也亦不意天亡後燕先殄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亂而易為高再亂而易為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隴西李暹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騰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騰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暹為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暹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暹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暹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騰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暹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以李暹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暹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暹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暹迎已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戰禽也暹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暹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暹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欲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暹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暹進暹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暹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暹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王

郭騰預知李暹宗繇功名

張邈宋繇勸李暹遣索嗣

段業殺嗣

唐瑤叛推李暹為冠軍下涼城

沮渠蒙遜
破王德

高平令戒
諸子從政
之道

高敗于蒙
遜
蒙遜敗李

高遣蒙擊
沮渠百斤
蒙承明勤
高貴之

高疾卒命
蘇輔歌

歌大破蒙
遜

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暲立子歆為世子。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暲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秋九月。西涼公李暲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涪。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於酒泉。暲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冠讐。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高戰敗。城守蒙遜引還。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於馬廟。禽其將來元虎而還。涼公暲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暲曰。兵有不戰而敗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高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暲伐河西王蒙遜。高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暲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高卒。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諡高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

告遺使來
張顯位不
正諫不稱
悅

欲欲襲蒙
體順切諫
尹太后止
之皆不聽

欲敗復戰
為蒙遜所
李翻等奔

告襲位冬十月以款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涼公欲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資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俾縱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敢覽之不悅主簿范稱上疏諫曰天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言遠論古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豪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款不從

宗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款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玉熾磐為安西大將軍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疊既至潛師還川巖地涼公款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款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甯民以待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款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款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疊將進攻黃谷款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款大敗或勸款還保酒泉款曰吾遠老母之言已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老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款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

傳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頭美徒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傳檀自將五萬而伐蒙遜戰於窮泉傳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憊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傳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沅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兵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傳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傳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謙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謙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

七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掣為秦州刺史由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傳檀以其子安周為質乃還南涼王傳檀欲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傳檀不從五道並進至嚮木蒼麓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從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損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傳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傳良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於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傳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傳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羅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傳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日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群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傳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令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志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東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

傳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頭美徒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傳檀自將五萬而伐蒙遜戰於窮泉傳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憊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傳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沅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兵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傳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傳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謙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謙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

七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掣為秦州刺史由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傳檀以其子安周為質乃還南涼王傳檀欲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傳檀不從五道並進至嚮木蒼麓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從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損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傳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傳良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於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傳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傳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羅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傳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日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群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傳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令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志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東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

虎臺不聽尉肅孟愷言而城潰

熾磐如樂
都追提度
連傳禮

樊尼純勃
洛祿陰利
不從傳禮
熾磐

耐賢政國
守法慶聞
傳禮至右
南乃降

熾磐鴉死
傳禮

虎台與妹
謀熾磐事
洩

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提度帥騎五千追傳禮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車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疊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赴車烏孤之子也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傳禮傳禮謂其眾曰令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我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傳禮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統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傳禮曰蒙避熾磐昔皆委贖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統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傳禮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贖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傳禮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傳禮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疊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淳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傳禮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傳禮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傳禮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鳩傳禮左右請解之傳禮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諡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傳禮子保周賀俱延子復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冬十一月南涼傳禮禿髮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後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落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千餘人

通鑑已下下 卷一百一

五

張溥曰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符堅滅之後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暹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四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秃髮據廣武歷三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磐滅之北涼沮渠據張掖歷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隸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天錫降於符氏其地尋為呂光所據光都姑臧後以郭慶言讖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於堅者也段業臣於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暹又臣於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與暹從而效之焉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為弒上下之防嚴矣秃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塞北遷河西稱雄強久光初王時烏孤即拜其爵既取金城遂為南涼傳弟利鹿孤傳檀檀威邊塞抗衡大國蒙遜熾磐咸服從委質其強能臣人非臣於人而叛者也傳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從樂都歲興沮渠構兵唾棄汗乙弗等部叛更親興討熾磐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於西秦遇鳩死當傳檀之數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禍在彼常勝之兵忽畏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符堅冠晉而敗翟城叛之命慕容垂討弒而垂叛命姚萇討垂焉而萇又叛符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符堅肥水傳檀乙弗咸以驕斃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困於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傳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恕頃襄為言乃赦之無何又奔永街傳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固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谷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甯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傳檀女為熾磐后謀復讎而死強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勉尼寅邀蒙遜於浩亶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眾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滋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香中引還二月熾磐遣

蒙遜新
乞伏尼
黃食折
熾磐禽
漢平

哀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

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圍戍俘

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眾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

千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於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一萬擢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

等帥騎兵六千擊之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群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

賢能為用且識曰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

伐夏方略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千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

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捷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禽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抱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

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抱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

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

丞相曇達守抱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

嶸嶺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抱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

百人力戰卻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涅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

庫洛干阡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抱罕秋八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於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六月葬秦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

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車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噪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並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並遺暮末馬千匹及錦蜀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暮末王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并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追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春據源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春所敗還於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七年冬十月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納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鄴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閻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氏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符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

莫者幼春 叛西秦 暮末擊破 沒利延 子興國于 秦暮末不 許蒙遜乃 立興國母 弟菩提為 世子 暮末以興 國為散騎 常侍以其 妹平昌公 主妻之 七年冬十 月秦王暮 末為河西 所逼遣其 臣王愷烏 納闐請迎 於魏魏人 許以平涼 安定封之 暮末乃焚 城邑毀寶 器帥戶萬 五千東如 上鄴至高 田谷給事 黃門侍郎 郭恒謀劫 沮渠興國 以叛事覺 暮末殺之 夏主閻暮 末將至發 兵拒之暮 末留保南 安其故地 皆入於吐 谷渾十一 月魏尚書 庫結帥騎 五千迎秦 王暮末秦 衛將軍吉 毗以為不 宜內徙暮 末從之庫 結引還南 安諸羌萬 餘人叛秦 推安南將 軍督八郡 諸軍事廣 寧太守焦 遺為主遺 不從乃劫 遺族子長 城護軍亮 為主帥眾 攻南安暮 末請救於 氏主楊難 當難當遣 將軍符獻 帥騎三千 救之暮末 與之合

暮末降夏
焦楷欲害
大義乃奔
病卒乃奔
河西
赫連定殺
暮末等

擊諸羌諸亮亮奔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遣斬亮首出降暮末進統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春正月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平公章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與樛出降并沮渠與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傾覆豈得不帥見眾倡大義以殄於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願以大兵追之是趨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檀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張溥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爭竟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刑政酷濫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割殺叔父什寅及白養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軀綱目大書其國災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雨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來伐狡夷無親固未可責之以禮然微危也險朝盟夕變其誰堪之沮渠成都為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興國若縱之還蒙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於魏焚城邑燬寶器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遣使來迎又不往定圍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可以和不繼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蕩司命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君棄社稷歷問閣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傉檀與蒙遜搆兵不已群部叛之自恃其彊出征乙弗熾磐乘虛襲破樂都傉檀歸熾磐未幾燭死傉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乞伏熾磐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赫連定事變忽來烏可測也傉檀亡於好戰暮末亡於懼敵其速死也皆繇輕於越境暗於託身春秋悲紀候夫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傉檀窮奔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疊不下聞傉檀之左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創大義殄寇遺病卒乃奔河西國家傾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為矣哀哉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轉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令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太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議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于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姓。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悅。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胡昌殺慕容納及慕容備德諸子呼延平段氏逃于羌中起超段氏起超陽狂行乞惟待紹具之起與謙宗正謙逃歸南燕起以金刀獻備德起為嗣以備德欲以起為嗣

備德卒為十餘棺帝位起即山帝起即起使慕容鍾段宏出藩公孫五樓內輔封孚諫不從

起猜虐遊
封等及封
高

段宏慕容
法奔魏慕
鍾慕容始
奔秦
起變更舊
封等及封
起母妻在
秦張華請
起屈節求

起獻太樂
徒興還其
母妻

成公綏言
災異起
五樓俄
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孚韓諱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超曰桀紂
超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再竟不謝超以
其時望優容之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
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起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
卜珍告左僕射封嵩素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
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
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群盜襲石塞城殺
鎮西大將軍餘蔚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魏父範并將其康攻梁父克之法
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疑為侍中南
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轅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令
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群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世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
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
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
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賁於秦稱藩奉表慕容疑言於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
朕歸燕主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
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暉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
言遂北面受詔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
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官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
大風晝晦羽儀帷帳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歛繁多役事殷重之所致
也起乃大赦出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澗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

卷之六十一

起悅李宣
起議指晉
人補使韓
詩諫不聽
慕容興宗
等大掠南
豫男女二
千五百
付太樂教
起封斛毅
提等為公
不聽鎮諫
王儼諫事
五樓得左
丞

裕料起必
不能守險
清野
公孫五樓
陳三策起
從下策賀
樓盧兼容
鎮諫不從

裕過大峴
見燕兵不
出而喜

宣對曰。通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起大悅。賜朝服一具。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起朝會群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而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鸞。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起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毅。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毅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賴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論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起。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夏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軍。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起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起不從。鎮出謂韓諱曰。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直以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起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蓿。父二成。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起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

裕大敗燕兵超遁還廣固裕克大城

慕容鎮請起決戰為慕容惠所沮遂乞師于秦

起請劉大峴以南為許裕不許裕遣使告裕裕大言距之

姚興遣姚弋仲兵討姚襄陽必滅

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救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茂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燕悉兵出南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諸議將軍檀詔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兵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鞞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人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墻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起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救桂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再敗而還群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中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而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選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弋仲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之所恃者

張俊來
說以招
範以招
王滿功
奔秦不
張光奔
出降起
之起
降起
之起

謂韓範必能數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堯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起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登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嘆曰：「廢興命也，吾當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而裕數以不降之罪，起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且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張溥曰：慕容德，號之少子也，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符堅篡立時，符雙符柳構難，德勸慕容暉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於晉，德說暉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有功，垂臨終教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為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於垂，德之當興也，徵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群臣勸德即尊號，謝之，既徙滑

文宗不從弼出鎮興義
弼結勳左
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群下竟行其志出寶於顛沛之中扞圍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衛漢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遠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弒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澤也慕容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超觀其佯狂秦市金刀復還即慕容翰乞食於宇文拓跋珪寄身於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德子俱喪立超為嗣誠天命非人力即位以後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置行事真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冠玉而矜嚴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岷其愚倍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是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為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魘命其早立超為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敢後意者其歿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董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銜璧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誅死固鴻毛耳然慕容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慕容盛尚殞於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之決久乃立之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沈宣湛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詔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弋仲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群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左僕射梁喜侍中任諫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

尹昭請與
損弼威權

竇溫王弼
密疏勸興
以弼逆狀
告諸兄弟
欲討弼與
乃

弼譖姚宣
下獄
尹昭言弼
不宜握強
兵在外與
弼收其黨
唐威孫玄
等殺之
同請免弼
崔浩料榮
或必入秦

尹仲謀殺
止弼出迎
而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

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過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湛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實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豐歲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於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至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威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諂，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欽曼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奏榮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重誣，故言。然後行其禍。爵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榮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榮惑之亡，當在二日。庫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榮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榮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詭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遂長安。黃門侍郎尹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

姚情善作
亂姚和都
擊敗之

興賜弼元
尹冲尹泓
奔晉

與辛泓誅
姚情呂隆
尹元等乃
即位

劉裕伐秦

王鎮惡檀
道濟所向
皆捷

泓將迎出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志。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欽曼蒐收弼弟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欽曼蒐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欽曼蒐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隸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修敬山陵，詔許之。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若夫大將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人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闕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帥眾自廣陵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紹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皆望風歛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送進克許昌。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魏師 裕避 謝

趙玄請姚 光固守金 墟姚禹等

趙玄寒 死義

獲秦穎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兖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於言秦王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懾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死守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慈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而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言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微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長儒帥眾兵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遂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副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避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藩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於崇確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磳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詞馬休之等拜秦冬十月秦陽城榮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自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光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師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騎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夾津為之聲援趙玄言於沈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戎之兵固守金墟以待西師之救金墟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闕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沈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沈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成鞏城玄泣謂沈曰玄受二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議後必悔之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再還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寒鑿冒刃抱玄而泣之曰

姚嵩奔道
濟光亦出
降

姚嵩謀作
亂張敬左
雅諫皆殺
之

郭純姚紹
等執姚嵩
孫暢等

姜紀說恢
從襲京師不
從

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嵩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光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阮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眾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已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成洛陽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嵩司馬孫暢說嵩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王泓而代之嵩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敬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川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嵩怒答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嵩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嵩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鐸建義將軍地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嵩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宜東將軍姚成拒之嵩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嵩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成都擊禽之遣使讓嵩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嵩亦發諸城兵無一至者惟臨晉數千戶應嵩成都兵引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嵩東平公紹入蒲阪執嵩誅孫暢等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嵩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萇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求見諸軍四集皆有懼色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衛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

卷之二十一 三

沈林子請道濟與鎮惡合攻潼關

沈林子襲斬姚萇擊敗姚萇於趙未艾於

崔浩請魏主假劉裕水道

晉兵欲還沈林子怒爭乃止

鎮惡說宏農百姓送義祖

北渡河拔襄邑保秦河北太守薛昂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酉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萇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副將姚驢救蒲版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版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執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自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萇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遣尹稚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稚曰稚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內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營斬姚萇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昂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遇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矣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成碭碭初裕為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遷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手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眾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能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

宋超石斬
阿薄干擊
魏兵
魏王嗣恨
不用崔浩
言
沈林子擊
斬姚洽姚
墨蓋唐小
方
姚紹平
姚子擊破
如讚

鎮惡使毛
德祖擊破
姚紹平
姚子擊破
難

魏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率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
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
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
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棘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
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齋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
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
又破之斬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蓋河東太守
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蓋小方殺獲殆盡林子
因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芥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
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修之完
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十萬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
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八月太尉裕至閬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
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
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
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
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敵萬
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灊上初裕以田子等眾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
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昂於
河北共攻蒲坂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
王鎮惡請帥水師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
還屯石橋以為之援鎮北將軍姚強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強死難奔長安東平公
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弘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灊東弘屯道遙圍鎮惡沂渭而上乘

鎮惡身先
士卒大破
姚弋仲
姚弋弘
姚弋麟
姚弋麟
姚弋麟

鎮惡益秦
府庫劉裕
不問

姚弋仲
姚弋弘
姚弋麟
姚弋麟
姚弋麟
姚弋麟

赫連勃勃
謀取關中
劉裕之卒
裕決意東
運

再使義真
鎮秦以王

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士或曰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向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弋仲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弋麟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弋麟等數百騎奔逃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眾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吾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請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自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弋麟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別取其金銀棄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棄器運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將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至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羗眾十餘萬口西再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冬十一月辛未劉裕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遷穆之卒也朝廷懼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成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將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偁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

修德祖佐
毛德祖佐
龍上流戶
知裕無
遠皆失望
子防鎮惡

三秦父老
泣止劉裕

王買德進
取關中之
策于勃勃

田子誘殺
鎮惡王脩
執田子斬
之

傅弘之大
破赫連瑣

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關中者因望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心無復
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峽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
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
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衛權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於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
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復輸冠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矣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
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
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
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
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
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關苦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瑣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
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右軍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瑣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軍威退屯留迴堡遣使還
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
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
還因據關中反辛丑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
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黃門以祭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
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瑣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眾夏兵乃退壬戌
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
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版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
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而乃更

義真使劉
乞等殺王
關中郡縣
降夏勃勤
進據咸陽

裕召義真
東歸赫連
瑣追之傳
弘之劍恩
毛脩之皆
被擒

段宏來義
真于皆而
歸

傅弘之死
義於石奔
潼關
勃勤入長
安

朱起石王
敬先劉欽
之皆為勃
勤所殺

義隆為都督荆益雍梁秦六州諸軍事

以義隆為都督荆益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劉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那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怒潛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瑣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勤進據咸陽長安樵米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執徐行雍州別駕徐華奔夏赫連瑣眾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擒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擒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求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大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勤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勤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勤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勤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朝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賜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問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宜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勤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為將來

裕欲北伐
知義真得
免乃止

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擄量之心。或蓋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草寇，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顯，願以望殿下之返，而間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欲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宗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版。

張溥曰：昔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歛僭燕，藩偽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輅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為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再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忠節，子襄來降，殷浩激之使叛，後為符堅所殺，萇即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晉之從亂，一也。兄死於堅，覲顏事讎，二也。既委質於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符登，僭稱帝者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繼符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關，斬於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為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為報獻而亡者，病在弱，然報獻之亡，反速於桀紂，國力坐誅，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於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即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力潰，帥至即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為守文，實則速斃，蓋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即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屢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於藍田，三輔郡縣，喜觀官軍，不渡灊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王師久矣，劉裕恥江沔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尸歎息，父老流涕，觀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赫連據朔方

劉勃勃奔秦沒奕干以女妻之姚弋鞮與之速勃勃不

勃勃不都高平而後掠嶺北

勃勃不都高平而後掠嶺北

秋伯文不從殺之

晉安帝義熙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與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與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與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為不可與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復上慢御眾殘貪獨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患與乃止父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秦王與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眾三萬餘人偽攻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並其眾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初魏王珪遣北都大人賀狄干款馬千匹求婚于秦尚書右僕射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斤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保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卒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圍之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四年夏五月秦王與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與遣其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欲殺伯支以滅口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王與自將擊夏王勃勃至戴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祖暹勃勃乘虛登至與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

勃勃使鹿
與勃使鹿
生

勃勃使鹿
與勃使鹿
生

勃勃使鹿
與勃使鹿
生

勃勃使鹿
與勃使鹿
生

勃勃使鹿
與勃使鹿
生

勃勃使鹿
與勃使鹿
生

華曰若鑿與一動取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救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千餘家於大城內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沈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涅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冉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領北羌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過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或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

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月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達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欽曼寇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

勃殺姚
軍以子昌
鎮陰密姚
姚奔長安
姚誼胡儼
等降夏
胡儼殺羊
苟兒等復
降秦姚紹
擊姚勃勃

勃勃即帝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夏六月氏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邦守將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邦未至高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邦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十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誼於雍城誼委鎮西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揚威復遣兄子儼擊秦至陳倉秦欽曼寇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軍姚弋弋擊卻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撫軍大將軍瑣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十四年夏赫連瓚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鎮惡王修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

傳弘之大破赫連瓚夏兵乃退劉義真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入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瓚帥眾追之傳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奔潼關勃勃入長安五事並見劉夏王勃勃築壇於霸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

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逆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張溥曰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為會謀主事將成矣敗於胡烈亂軍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鎮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鎮惡王修討田子斬之劉義真殺修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聞艾而欲舉大事田子殺鎮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

者何也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於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為兩
人有也後秦鄰於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為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賈德即勸勃
勅圖秦強敵逼介幼子鎮守又不能推誠大將關之使亂夏日窺間而攬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
克關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矣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
其篡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既滅秦設留長安經略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馬往然裕之
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
人知其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鎮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
必危關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亡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關中入夏義真逃歸亦
義真之幸裕固無暇為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於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
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亡建國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魏滅北燕

馮跋幽于石門

張穆言赤氣為兵氣魏使長孫道生等襲燕破古泥殺皇甫軌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
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故何苦
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眾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
衣冠弊壞略盡蟻蝨流溢跋遣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
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
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鎮
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
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承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

三十一

政命馮翼 攝國事宋 夫人矯詔 止之馮宏 作亂跋扈 殂宏遂即 位翼戰敗 被殺 宏殺跋子 百餘人 李崇等降 魏 魏王攻斬 郭淵勸宏 送款於魏 朱修之謀 殺魏主為 毛修之所 阻事泄而 逃 馮宏馮遂 說崇使降 魏 魏封馮崇 為遼西王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肇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勤兵

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中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冉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燕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 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進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已魏主至和龍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於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壘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老胡固辛已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贖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園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

燕太子王仁入朝魏
什門二十一年不屈
節
宏不遣太子質魏劉
滋諫殺之
宏稱藩于晉
魏遣元丕等代燕
楊峭勸宏遣太子入侍不聽
宏請迎于高麗
城清等伐燕
郭生開門納魏兵魏人疑不入
生遂攻燕
戰死
宏帥家東徙高荀子

軍幽平二州收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受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上表說請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有亡危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月癸亥燕王遣

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峭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峭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城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城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

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遠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荀子帥騎欲追之弼解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城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

欲進古躬
醉之不得
迷去
魏城清
古躬為門
卒
魏欲擊高
麗劉潔元
五之止
高麗王連
殺害及其
子孫

通鑑卷之三十一

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黎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淑、高仇等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諡弘曰昭成皇帝。

張溥曰：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號雋暉，共五十二年而滅於苻堅。時帝奕之太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垂興為後燕，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四年為蘭汗所殺。於是慕容盛稱北燕，都龍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於隆安之四年，至超而滅於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盛在位三年，遇弑。叔父熙立，在位六年。高雲弑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弑之。馮跋自立為天王，北燕促亡。與南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享國二十八年。方滅於後魏。較之德盛歷數為長。何歟？慕容氏之初興也，虜號邊豪，銳懷奇略，雋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及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盛、齋、桓之復讎，中山劍社，遺陰返舊，雖天命皆人力也。馮跋裔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慎而已。豈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驕怨跋與素弗、萬泥等弑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大事非所敢言。班仁弑雲，李桑、張泰奮劍斬除，推跋為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即位。屬意農桑，勤心政事，二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叛換昌黎，漫游壽考，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弘跋之少弟，跋既王封，公管政，萬泥、乳陳作亂，弘偕張興聲討，責其尋干戈於蕭牆，垂友于為閭伯，誅逆定難，克脩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百餘人。石虎、秦生未踰其毒，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況負嵎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煙焚，狼啤鼠齧，能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倚檀入秦而鴟，暮末降夏而誅，弘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于暉，其失也庸。後燕亂於寶，其失也暗。北燕亡於熙，其失也淫。南燕亡於超，其失也虐。馮弘上無祖德，內斬兄胤，其惡甚於弑主。延鼎八年，幸猶馮跋矣。

魏滅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瑒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瑒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

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瑒殺之并其眾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

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

伐蠕蠕太常在浩曰赫連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

主自雲中西廵至五原因攻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

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受惑再守羽林鉤已

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

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辨之子也

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

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

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

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眾來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

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

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

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

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

奚斤入長

安

魏再謀伐

夏

豆代田帥

眾入西宮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赫連瑒攻

魏弟倫赫

連昌襲魏

魏主來虛伐統萬

狄子王降魏

夏主堅守魏主退兵幾被獲

魏主刺殺斛黎文夏眾大潰魏主投林連滿赫連蒙遜夏主奔上邽魏主遣之入城被閉逃

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貨造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翰等將三萬騎，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鋒。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曰：「統萬城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城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歸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官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奮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齊驕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門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己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最

克
魏主入統
萬城

魏主納勃
勃三女為
貴人

赫連定奔
上邽

莫斤固請
滅赫連昌

夏主敗邱
堆

安預進擒
夏主

赫連定奔
平涼即帝
位

魏主以始
平公主妻
赫連昌

莫斤強城

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為大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豈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莫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莫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之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預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預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預曰。今斂將諸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預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獨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預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預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預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預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眾數萬。再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年。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預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進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還。其走路至馬鬣嶺。夏軍將適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遣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

清寧追夏 王定皆被 擒印堆元 禮奔蒲坂 魏王命安 詢新印堆 夏至定請 和於魏 赫連雋奔 赫連謂以 代伐魏而 敗 夏至定約 宗伐魏 崔浩請魏 王伐夏 印春擊走 夏至定 夏社于度 洛孤降魏 魏主以夏 主之自賜 氏代田 魏主斬王 斤 吐谷渾王 慕瓚遣慕

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詢斬丘堆代將其眾

鎮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 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 夏主少凶暴

無賴不為世祖所知 十月敗於陰槃登奇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為秦王 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郿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

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郿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 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

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 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待義隆前皆莫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推擬之必仆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 萬遂龍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于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

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 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駝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去登鵠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魏軍圍

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鵠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 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

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 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

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 者代田也賜代田爵并陞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悉入於魏魏主留

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罕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信用 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崇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蓋州

利延拾度
執夏主定
慕瑣送赫
連定于魏
殺之赫連
昌叛魏被
殺

沮渠索遜
連宗針等
入貢於魏
崔浩薦李
順使河西

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度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瑣遣侍郎謝太宰

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瑣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張溥曰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勒時慕容據鄴城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不能有也石氏

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皆入於堅桓溫經略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慕容復興呂光僭竊燕涼始貳

姚萇弒堅盜長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為三乞伏氏介於秦涼之間稱西秦既而亂燕中亂燕分亦南北矣劉

裕匡晉亂南燕後秦咸殄裕東還後秦復陷於夏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滅西涼覆西秦

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

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燾之始光元年也燾即位四年而滅夏又八年而滅燕又三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

即克伐夏則未易也夏之興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勒銘城南

陰山之際不弱於魏燾立一年而勃勃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燾決謀西伐先破長安後圍統萬昌棄城保

上邽安頡攻禽之悉徒飛翰亡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逃奔燾幾不免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

後燕之強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燾蓋以赫連為建瓴矣蒙遜也禍

滅親勃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

之地魏敢騁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燾於平涼沮渠無諱跳迹於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即灑涕陰繫秦表建

康終於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魏滅北涼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

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

李順責蒙
遜受詔

順言北掠
可滅

蒙遜使女
婦受壘無
識秘術
蒙遜殺壘
無識魏王
怒之
蒙遜卒收
捷即位
收捷送興
平公主于
魏

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
海金城西平七郡册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嶠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
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九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
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
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
使定歸進止之曰太常既雅怨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
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令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
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
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故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
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捷器性粗立繼蒙遜者
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
之外不為晚也初蜀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
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善提幼弱立善提之兄敦煌太守牧捷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
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捷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遣使請命於魏收捷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收捷稱
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收捷立何其
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
捷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左右相收捷以
無功受賞雷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收捷尊敦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捷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捷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張慎詩崇
德修政收
魏不悅
魏以武威
公主妻收
魏
收捷遣世
子封壇如
魏
魏主欲取
涼李順止
之
收捷通于
魏李氏
魏公主中
毒魏主急
救乃愈
收捷叛魏
主欲討之

李順等言
涼州無水

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收捷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
號之將亡。神降於羊。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收捷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收捷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
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收捷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
從之。收捷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收捷
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
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收捷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收捷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
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收捷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收捷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
還。至武威。收捷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
長弟樂平王。不我君大喜。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
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收捷雖外脩臣禮。內實
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收捷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
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
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收捷西垂下
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
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
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
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地
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
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草崔浩折之伊蘇請魏主從浩言

魏以書數牧捷十二罪

牧捷來救于柔然劉絮不進沮渠董來牧捷嬰城固守兄子祖降魏

沮渠萬年降魏姑臧城潰收捷出降

無復完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蘇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雷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捷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與觀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我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雷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絮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并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捷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絮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內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捷令出降牧捷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賀源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肅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釋汝疑九月丙戌河西王牧捷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收捷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秃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賀源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收捷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鎮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為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杏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杏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

魏主以妹
塔特收疑
魏主用闕
駟等

沮渠無諱
執元黎叔
酒泉
魏主不討
無諱

沮渠唐兒
叛無諱擊
殺之
奚眷殺沮
渠天周

無諱據鄯
善

無諱據高
昌遣使詣
建康

拜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黎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城謂羣臣曰崔公智
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敏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雷樂平王丕及征
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平城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塔特沮渠牧
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闕駟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部尚書劉兩索敵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宗欽為世子洗馬趙柔
為金部郎廣平程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魏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黎輕之出城與語士子無諱執黎以圍酒泉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
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
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黎等魏主使尉眷雷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夏四
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雷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
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
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
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末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其世子降於安
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
亡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
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唐契
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
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河涼沙三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魏主賜沮
渠昭儀死
魏主賜牧
捷死

高蓋降後
秦楊定奔
隴右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捷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捷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捷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捷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捷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捷死謚曰哀王

張溥曰西秦之乾歸弒於公府南梁之儋檀燭於熾磐兩人雄霸啟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恃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弒君鳴時河西淫忌忍殘閭庭無禮新臺之變陶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偽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蒙遜病死苦提幼弱乃立牧捷固謂好學雅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即喪身殞國為世僂笑牧捷器性速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於沙門李氏傳嬖於宮掖朋行淫佚寧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蒙已見牧捷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於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厲詞折之伊弼請主決討水草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捷依棲魏朝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襲母爵或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偃檀之女不嘗為秦王熾磐后乎偃檀因敗歸秦父子俱死彼恃婚姻而來身即死於婚姻牧捷於魏又何下託也西秦暮末之逼於蒙遜也不得已而臣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為夏所將北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峪勸弘速遣太子入侍魏不從而請迎於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捷入魏而復死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觀議親之典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魏平仇池

晉孝武帝大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於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眾定佛奴之孫也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

楊定自稱 隴西王 乞伏乾歸 遣軻鞏等 殺楊定符 崇楊盛自 稱仇池公 楊盛遣使 來請命 附魏 姚碩德屢 破楊盛 盛請降秦 盛復通于 晉 王松忽請 姚嵩止伐 盛之兵不 從盛 趙 琨 盛敗死于 盛

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鞏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稱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符宣為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氏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湓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

驚岷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息

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

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眾寡

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十二年夏六月氏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

戰於竹嶺敗死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

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

拒詔諸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強十一月魏王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

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六年秋七月武都考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立保宗立難當

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邦保宗謀襲難當事世難當囚之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秋九月戊午魏王遣兼大鴻臚崔暹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

牧南秦王暹之子也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

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礮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蕭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

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按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保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

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里短兵接

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閨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

蕭坦擊破 趙溫等 臨川王義 慶遣裴方 明助蕭承 之拔黃金 戍 蕭承之悉 收漢中故 地

保宗謀襲 難當事世 被囚

楊玄卒難 當總其妻 書廢保宗 而自立

昭法設

難當使保

宗鎮章亭

難當自稱

大秦王

元丕安秦

隴

楊保宗楊

保顯奔魏

難當復稱

武都王

張方明斬

苻弘祖破

楊不獲楊

保威楊虎

仇池平

州刺史范元之傳啟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氏所焚不可復固蕭
思話徙鎮南鄭夏四月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章亭

十三年春三月以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
魏不絕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黎督河西高平諸

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贍齎書諭難當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

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擊為亂又大眾遠出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
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和附秋毫不犯秦隴

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章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冬十二月氏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

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拔重頭曰難當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眾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

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氏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

道擊沖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
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張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

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張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苻弘祖守關軍使其
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

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威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

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威為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

宋立楊保
城為楊立
後使守仇
池

魏取仇池
魏元齊誘
殺楊保宗
符遠任賊
等立楊文
德
古弼擊走
楊文德

宋下劉真
道裴方明
於獄
善道感敗
死于魏
皮豹子擊
走楊文德
魏賜楊保
宗妻公主
死

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宗走。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雄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符遠征西從事中郎任肱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岷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後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肱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眾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應之。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葭蘆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張溥曰：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徼，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膏肓之機，構圍沿之。擊齊之宣皇，定命先驅，致屈南城，全勝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仗濁水靡旗，蘭臯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龍為亂，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奠平也。氏楊保宗見於漢晉符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言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

見於漢晉符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言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

女妻佛奴子定符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於乞伏乾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不辱死亦荒服之賢帥也盛素稱藩於晉宋武帝受禪封為武都王盛承奉晉義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於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玄死欲以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惑於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遽失蕃禮度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將思吞黑水傾并絡而并仇池之不保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愿代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存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而控弦復發何以明忠信於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險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煽妻鳴雌寧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為決計欲為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於熾磐王后死賢於沮渠昭儀是亦難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

劉裕篡晉

劉懷敬之母斷子乳而乳裕

晉安帝隆安三年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僞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甚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撝捕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桓玄稱裕為人傑為事勤除裕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眾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桓振襲臨江陵

姚興割南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辭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偽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與

即歸晉以成裕美

卷一百九

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昆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授人，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三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初苻代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秋

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降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瑀，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嘗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

對毅陰有圖裕之志胡藩勸裕取之

裕殺劉藩謝洪即命王顯惡許殺鎮惡以計破金城殺遂絕死

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却僧施亦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却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將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敗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却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已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荆思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雷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至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荆思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兖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連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恭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關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昌至晉定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數曰為法自斃一至於

資治通鑑卷之百二十一

三三

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詰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却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承，曰：今日何施而可。承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斬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患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很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患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賜，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責育矣。乃聽先還。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旡於幔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旡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與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裕潛入東府誘長民至今丁旡拉殺之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有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裕殺司馬
休之次子
文實兄子
文祖
韓延之拒
裕招且更
已字子名
以示不臣

裕休之
劉虔之條
遠之至允
之沈淵子
皆為魯軌
敗死裕怒
督胡藩力
戰遂克江
陵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實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
頌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
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
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
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覆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
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
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
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亮於左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
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
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却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
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塔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思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
口遠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遠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思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
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遠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
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
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
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閻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
師追休之等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閻道
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

司馬道賜
等殺敬宣
尋為敬宣
府吏所殺
休之奉秦
唐盛勸興
留之不聽

劉穆之以
不與九錫
之謀愧懼
終病

穆之卒裕
決意東還

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
及遂與軌共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
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
姚成王及司馬國瑞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
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何雉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
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馮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晚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
之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
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
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

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丁巳裕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
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
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
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魏入
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奔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
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
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
司馬國瑞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瑞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
庚子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
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咨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

孔靖不受
尚書令

魏在浩決
慧星之應
在劉裕墓
晉

裕使王韶
之殺安帝
於東堂

裕使沐謙
刺司馬楚
之嫌不忍
刺反委身
事之
司馬文榮
等皆降于
魏

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廊諫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冬十二月。慧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眾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眾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懼。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慧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眾無以易其言。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詔之與帝左右。密謀。醜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詔之伺之。經時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詔之以散衣繼帝於東堂。韶之虞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初。司馬楚之奉其父祭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汝穎間。聚眾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問。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二十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鎮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宗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或稱功德。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

傅亮諷晉

恭帝禪位

于宋

徐廣流涕

哀慟

蕩滌卿論

情議

裕護事蕭

太后

裕使張偉
飲恭帝俸
自飲而卒

三十九

三十九

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亦紙為詔。甲子。帝遷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遜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卿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雒。天下之惡一也。卿論清議。除之過矣。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於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護。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尊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勿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收泰始歷為永初歷。秋八月。辛未。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年。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即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

張溥曰。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微時符瑞。拒而不答。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駭遠大。度亦沛公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梓白。史書雖耀。甚於赤帝。孔叅占其墓地。非常。帝心內喜。章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不負信桐葉。迨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駭達釋法。稱辭論尤鑿。若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

崔浩決劉裕伐姚泓必克
浩言裕才勝慕容重
魏主嗣欲乘裕入關以精騎搗彭城壽春浩止之請按兵息民以觀其微秦地終為魏有

故凡人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冀惑世眾久而厭之即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欲言常情然也帝令王韶之試晉安帝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即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弑之一人殺二主其情不忤謂應昌明二帝之讖夫大逆不再再則有憂亂臣賊子猶震而懼焉王奔弑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讖芒刃再見彼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強者也毅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旡休之為胡藩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也去其異已傷其本枝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弑人生兵不可試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景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侍之裕克秦而歸必冀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動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擷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

元一

魏主閻末
高祖殂議
入冠浩言
不可竟不
從

從泰讓營
陽王

奚斤欲先
攻城崔浩
欲先略地
魏主以公
孫表固請
竟從攻城
議

朱門瓚元
義

宋高祖永初三年。初魏主閻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哭。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南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公江南無與。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伐之。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程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上。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請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為斤等聲援。十一月。魏太子燕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臯侯苟兜為兖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程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兖。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閻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磔。癸未。兖州刺史徐琰。素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

陽城
營保東

毛德祖固
守虎牢

毛德祖以
許閭公孫
表親主又
信王亮言
遂殺表

劉粹請有
李元德奔
敗之罪元

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眾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
 交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直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干栗磾攻金墪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庚
 申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未稼
 秘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鄆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
 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
 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鄆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
 穴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
 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
 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戊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
 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
 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
 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再敗之
 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
 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
 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
 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壘魏人填其三重為糧車以攻
 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緇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眾困乏
 日暮且臨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
 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治阪津乙丑魏主引
 兵北濟西如何內城清周幾間大肥尙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

德竟能襲許昌斬庚龍

魏叔孫建

不能克東

陽檀道濟

等至燒營

而遁

建斤共攻

虎牢德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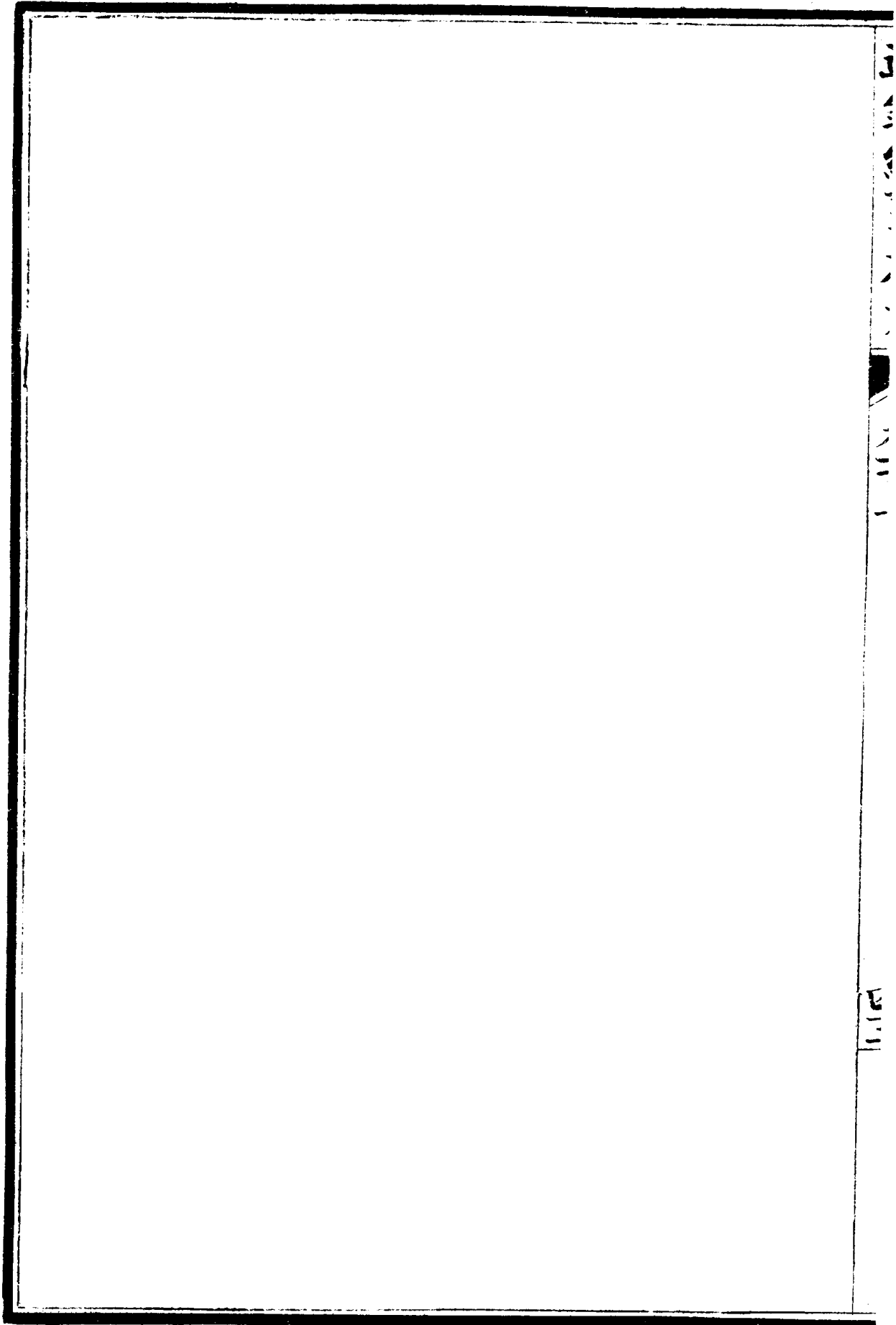
誓以守死

徐美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

口兖州刺史鄭順之成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岨以南處處夾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道濟軍於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三變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閏四月丁未魏主如何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動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疆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美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五月魏主還平城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再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再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張溥曰宋高祖祖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弒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襲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靖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宗祖存孤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紀曹操而與蜀

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是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為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略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惠公孫表。權略縱反。問於奚斤。魏主殺表後。文帝以其術問王慧龍。主弗問也。勞以圖書。問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並悲范增之不遇也。



11.1.12

11.1.12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論 輯 正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宋武病不許祈禱貴不言符瑞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欲與談晦不其答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皇帝遺詔不許母后臨朝

范奉諫營陽王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游戲無度特進致仕范奉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

徐羨之等惡義真廢為庶人張約之疏諫殺之

都督靈運性偏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嘗懷憤色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諸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

美之等召
檀道濟入
朝同慶帝
為營陽王
復使邢安
秦斌之

美之等遣
使使美其

皇優慈之過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行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崇棟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肯長致淪棄故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徐美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威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美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美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美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美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踏而弑之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正授以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者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其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川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晚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慈於人邪美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美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

美之等迎
立宜都王
諸將佐皆
疑獨王華
勸王决行

詔復廬陵
王先封
蔡廓言謝
晦不免

謝晦厚結
劉彥之

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
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慄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
辭責府州佐吏并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官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
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
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
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
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
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
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
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
以副遠適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
真及少帝亮廢本末悲哭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
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
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入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
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
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
晦為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
以之北面扶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
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
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諫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
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
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內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策徐佩之程道惠及吳其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冬十一月初會稽孔寧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寧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代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晦與顏邵謀舉兵邵飲藥死

庾登之不肖受備禦之命

文帝召權道濟使討

晦下詔暴羨之亮誅殺逆之罪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侍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固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瑯琊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眾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擅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容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竊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瞻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

晦勤兵稱
美之亮等
亮且明已
無罪

晦攻戰得
勝及道濟
師至與到
秀之軍合
始敗走
王宏言劉
粹無私

美之亮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冉兄迪墓屯騎校尉郭
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
衣之養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美之二子而宥其
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暉帝將討謝暉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
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
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問復遣使告謝暉
以徐傅及暉等已誅晦先舉美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
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美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
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奔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
險躁猜忌譏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暉晦以弟遜為竟陵內
史將萬人總留任帥眾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二月庚
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總攝
六宮謝暉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
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
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
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果四凶於朝廷懸三
監於絳闕臣便勒眾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美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
足以制朝廷美之亮居中秉權可以持久及聞道濟帥眾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
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鬥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
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
逆戰大破之士眾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聞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周超何承
天皆降於
到彥之
晦為光順
之所殺

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魚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定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為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暗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張溥曰宋武年踰不惑始生少帝晚而有子愛且過甚遂至夫教敗德臨喪不哀遊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與檀道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計圖黜昏於是少帝夕寢龍舟朝出東閣迹雖不順非得已也然必使邢安泰弑之悖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惡義真當次先列其罪使降廢人少帝既弑禍心未已又殺義真武自陵土未乾二子相繼勤毅伊尹桐宮豈若是乎傅亮迎文帝東下引見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即自度不免晉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殺之謂其難子為君羨之等罪不啻里克三年始死伏劍已晚史言亮畏世路屯險著演慎論少帝失德感賊成賊初奉大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平有穆生諸贊稱其見微即彼知幾寧讓傅迥然有君而賊之君可無死而死之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篡之臣篡成則王不成則族舉事之治非不日與死鄰也明知必死故一為之冀其或成是以布衣卿相萌僥倖之心少主鍾簾罹塗炭之厄李斯不斬咸陽不思上蔡凡人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為弑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聞也謝世基與晦同死臨刑為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不怨身謀而傷世俗亦文人自文其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

范奉說王
宏徵彭城
王義康入
朝
宏每事推
讓義康

殷景仁引
劉湛入湛
忌景仁專
任反結義
廉傾之景
仁稱疾卧
家帝使庾
炳之往來
街命

湛說義康
召檀道濟

權要難居。卿兄弟威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帝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十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遂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停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關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街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宴駕。道濟不可復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者。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八朝矯詔
殺之并及
其子植等
十一人與
薛彤高進
之

湛驅煽義
康劉斌王
履劉敬文
孔胤秀咸
附之文帝
意不平殷
景仁密勸
上處分逐
召沈慶之
收湛等賜
死

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禧。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間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僕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此者。供御。上嘗冬月嗽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嘗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若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謚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官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覺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

王球屢戒
王履結義
康
江湛自疏
義康拒婚
道濟
慧琳恨義
康不讀書
義康歎謝
述早死
會稽公主
為義康請
命故終主
身義康無
恙

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放是日勅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為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隆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久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人爭求親暱唯司徒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暮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懼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威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員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

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王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殷景仁以
羸疾死
始興王濬
委州事於
范曄沈璞

何尚之請
出范曄為
廣州刺史
文帝不能
從

扶令育請
召義康返
京旬竟下
獄死
上奇照先
之才

義康救孔
照先父歎

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兖州刺史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兼疾遂篤上為之勅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奉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覺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護言但其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我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帝必以

之既先
圖報效說
范睦奉義
康反并結
徐湛之仲
承祖法略
法靜許曜
為內應湛
之懼事不
濟以謀告
帝俱伏誅

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推出天子以范睦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睦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睦之甥也熙先願身事之綜引熙先與睦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睦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睦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睦曰大將軍並斷聰敏人神彼屬天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錯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今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大人以為何如睦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珣瑒即於建武張溫舉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後又豈言行比缺然後至於禍焉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大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護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嚴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謂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危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睦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睦曰何謂也熙先曰大人棄業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家相遇而大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睦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睦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睦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睦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睦以此為怨睦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甲義康意欲睦求解脫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兄仲承祖有寵於義康間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版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睦等投命奮文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睦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間也睦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睦睦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其本末得檄書遂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睦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睦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躡邪帝以睦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

謝約諫綜
與熙先遊
綜不從而
敗

胡誕世反
奉義康為
主權和之
擊斬之
義恭等請
徙義康廣
州邵何
尚之請為
備遂賜死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鬱責

睦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睦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睦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擊睦聞之驚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權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睦綜熙先及其子弟當與皆伏誅睦母至市涕泣責睦以手擊睦頸睦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睦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睦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睦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睦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慧新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心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債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慰宗皆恒志而貪權矜才以拘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睦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祗質喜之子也先為徐亮二州刺史與睦厚善睦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前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宣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惶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邵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濟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槍殺之

張溥曰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歷方任領朝權號稱強敏又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

彌日忘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具爾之戚周旋帝側內外無基即終身命名為漢東平可也迺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誕世弄兵豫章奉以為名遂至促命向者寵榮適為禍刃然取譽所出義康實不與聞人啟其隙而身當其患則謂之何劉湛為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即傾景仁欲自專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為羣共謀推戴凡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為義康計長久哉苟幸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常疾篤義康流涕感然以幼主為懷胤秀等即圖訪舊事議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不知其坦懷愛思係心本朝也孔昭先感義康救父之德力懷報效嗚呼欲忠於天帝莫若勸以敦睦欲忠於義康莫若勸以止足既先不念張約扶令育之讜言而計出於羊勝公孫詭何其悖也范曄酒狂善琵琶豐妓妻薄父母門胄雖華物望不及熙先輕屬以大事又所往來者法略道人法靜尼之徒細人傳言妄窺禁密即欲不敗其道無繇曄等既死義康益危蓋骨肉鬻生事迹章著聞義康者義康猶得誅之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百口明也豫章兵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掩被冤酷其何以免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徒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長歎夫處威貴形迹之嫌居高畏託足之眾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三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溼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

宋道田奇
告魏主修
復河南舊
境
魏將請進
擊宋人誅
河北流民
崔浩言不
可

諸將遊幽
州簡兵漳
水造船招
誘南人之
策崔浩言
皆不便

浩言南方
舉兵必不
利

魏戎兵棄
城去諸軍
皆喜王仲
德獨憂其
南來
魏安頡敗
姚聳夫

聳夫承帝
命取大鐘
杜驥給之

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兵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夫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纜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戊子魏碣磬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將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敵成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與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莫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

至金墉城
既驥棄城
適反歸罪
聳天帝竟
誅聳夫
魏叔孫建
等濟河而
南到彥之
欲引兵還
垣護之諫
之不從

蕭承之以
計還魏師

魏執朱修
之申護
道濟以計
却魏追兵
全軍而返

遂南適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間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宣使三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城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三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戊戌魏叔孫建攻三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兖州刺史三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甯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二月檀道濟等進至上一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之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七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改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

通鑑紀事本末

司馬楚之請大舉伐宋魏主不許
魏王慧龍
農戰並修
宋文帝縱
反間魏主
不行
帝遣呂玄伯刺慧龍
慧龍覺而
釋之
魏主為子
見求婚帝
依違答之
以女亡而
止

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擊尚方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謀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婚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冬十一月魏送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

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厯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歡等將兵救厯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眾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

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膏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十。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遂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較矣。

王玄謨袁
淑皆勸伐
魏
廣襄陽資
力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相州人臺租稅。悉給襄陽。

陳憲力守
懸瓠魏攻
之不下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錄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屬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

臧質等斬魏乞地真

徐湛之江湛王玄謨劉康祖並勸代魏沈慶之固諫不從

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質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擊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葵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環釧是曹正欲誦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喜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行竊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書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斫營使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六月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虐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感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

太子邵蕭
思詔亦諫
七伐

魏王賈德
張淮之皆
棄城走

王力護貪
懷好殺家
心不服

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矣太子劾及護軍將軍蕭思詔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殿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推挫默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經畧之會實在茲日可遣甯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眾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碭碭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賈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碭碭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鐸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君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王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眾至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懷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眾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

魏書卷之六十五

垣護之勤 玄謀急攻 魏兵不從 而敗 魏人斷河 絕護之還 路護之柯 斧斷之完 備而返 蕭斌欲斬 玄護慶之 固諫而止 龐法起攻 板宏農進 向潼關 魏擒崔邪 利 沛縣民燒 苞橋魏兵 弱死殆半 薛安都曾 方平戰勝 斬魏將張 是連提

數玄護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暉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玄護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護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護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護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護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眾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護不從及玄護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護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護慶之曰玄護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護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護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碯碯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碯碯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碯碯申垣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厯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眾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帥提眾二萬度嶺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曾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

柳元景克陝城龐法起據潼關關中四山皆應文帝以玄謀之敗遼君選

劉康祖力戰而死

王羅漢為魏所擒夜斷三即將首抱鎖奔

彭城南歸張暢力陳不可武陸王驥贊決乃止

善恭欲棄

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劾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眾大潰斬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墮死者甚眾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善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眾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眾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即將掌之羅漢夜斷三即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勛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存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甌廬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刺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囊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表餉駝及驢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李孝伯
嘆服張暢

臧質走就
沈璞璞納
之共守貯
胎魏攻之
不下

士備守如此。驥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整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餽及九種鹽胡豉，又借藥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恩恩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文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再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馮，前鋒始接，崔和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和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和利，乃足言和，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贖，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沂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已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穴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諱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棄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方耳。他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

太子助請
斬江湛徐
湛之
魏人緣江
舉火尹宏
知其必走

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環數曰
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
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甯不憚此和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攸專
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
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韓將
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
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劉遵考等將
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於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互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
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
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慰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
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
道於其上設甌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
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御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
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
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謂並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
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之可以謝天下
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
犬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召王玄謨還厯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
碣磔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敎其民入城臺送
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蓋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
就臧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

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氏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秦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齋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符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眾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緝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繩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攻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人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救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城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師趙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欲焚麥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和虜若必來

璞歸守盱
胎之功于
擊魏歸師
程天祚逃
歸
宋師以待
中詔而敗
義恭議欲
焚麥苗
移民保聚
張暢王孝
孫言不可
乃止

魯爽魯秀
率眾降宋

文帝景元
世祖殂歿
謀北伐何
偃固諫不
從

劉興祖進
長驅中山
之策帝不
從

苻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
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啟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耶暢曰苻麥移
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
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
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
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
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
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
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
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虐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
斧以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
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碣磧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
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
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
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應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
潰臣請發冀青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
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撓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並催促裝束伏聽教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碣磧銜中旨授諸將方略
臨時宣示秋七月張永等至碣磧引兵圍之諸軍攻碣磧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
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
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

嘗與戰捷
聞鳴鼓敗
與柳元景
皆還

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厯城斬崔訓繫張承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戊主禿髮棄城走
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
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
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遠屯河內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於大索破之
進攻虎牢關礪礪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
冀州刺史鎮厯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
自共當之耳言及憎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
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張溥曰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礪礪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水既合
必復南來既姚聳夫敗於安頡到彥之間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少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梁
亭猶以食絕還旆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卻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幣折而求和策已下矣元嘉政令鮮失
佛狸亦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開兵南充徐兗豫
青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鑿不脩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讐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是
顛覆也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山羌胡盡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其將張
是連提王旗北指眾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畧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敗遠召元景等還使劉康祖戰死王
羅漢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千里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帥將出凶門而責
以君命何異放跋犬逐狡兔驅駿馬而繫其足也即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買德棄礪礪避申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
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玄謨頓刃滑臺倉惶好殺不緩河洛歸民而征求黎布將成之功墮於一旦蕭斌欲奮力
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嘗笑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丈人惡
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四
宗愛逆節

高允諫太子冕營園田利

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宗愛與之不協告其罪魏王斬道盛等於市太子以憂卒
魏王追悼太子愛懼誅遂弑帝愛斬蘭言和足薛提殺秦王翰而立南安王余
余謀奪愛權愛使賈周殺余劉尼勸愛立皇孫濬愛不從尼與源賀陸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酷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其可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偏又不少頃來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諂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申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足薛提等秘不發喪延足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眾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郡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朝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

麗長孫湯
侯謀迎濟
即位族誅
愛周

袁皇后生
子劭不欲
舉文帝禁
止之又以
尚在諒闇
故秘其生
劭亦好讀
書
袁后恨潘
妃有寵而

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張溥曰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為閹人恩碎職至中常侍魏太祖聰明威靈夷狄賢王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仲不能遠豎刁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主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太子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經史通大義主所奇愛既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之言蓋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弑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以加也刑餘闖茸威福過恣間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之迫戾園也繼而弑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賤人再逆率士怨痛廟堂晏如無執簡書弑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殺主而不及立主而無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翊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湯侯抱濟入平城即皇帝位具愛周五刑夷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三綱絕而復明惜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君子謂有逸罰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五

太子劭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十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湛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鬢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

祖 劭與始興 王濬始 終合既感 嚴道育遂 與生鸚鵡 陳天與陳 慶國共為 坐盡呪詛 文帝既驚 鸚鵡沈懷 連勸劭殺 天與慶國 懼乃泄其 事帝但切 責劭濬而 不加罪

文帝欲廢 劭綽其 連斷江濬 待濬之各 欲立所親 議久不決

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王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感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通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又得所理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自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國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撻捕甚急，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旻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旦日，有告道育在張旻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鐸、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鐸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鐸，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宏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于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

潘妃又洩其言助遂結陳叔兒張超之等弑帝

劭拜請肅斌等作亂斌懼奉令袁淑不從又不啓帝劭竟殺之

卜天與及張淑之朱道欽陳滿皆死義劭殺潘淑妃來召潘朱法瑜請據石頭王

此事至重不可不熟思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錄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帝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潘濬潘濬馳報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首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關帥眾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眾驚譟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眾俱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眇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震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聞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問閭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宣讒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旁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興始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濠瑜奔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揚驚曰今當奈何濠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

慶請赴難
俱不聽竟
入見劭稱
殺母出本
願

劭以王僧
綽為吏部
尚書既得
其書疏乃
殺之
王僧虔願
從死
即殺長沙
王等五人
劭令沈慶
之殺武陵
王駿慶之

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驕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濟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濟濟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濟濟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叛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濟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濟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頤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入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管道侯義恭鎮京口義恭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亦松石丞臧凝之燾之孫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戲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會州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諸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煜桂陽孝侯覲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煜義慶之子覲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眾王令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以告王即勸舉義

義宣賊質魯爽舉兵應賊

義宣解蕭思話張永

之憾沈正邀顧琛說隨王誕起兵

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竣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內史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翼贊合釐而子弟波逆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勅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兵討劭州郡承檄翁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勅以充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慰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坦護之在慰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勅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允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宜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凡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宣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滄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眾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勅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勅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勅曰言辭何至於此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勅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勅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向尚之昏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勅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勅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香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勅勒水軍自上決戰

慶之曰王
僧達必來
赴義
丘珍孫殺
周嶠以應
誕

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即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業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慙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候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為民家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鏐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眾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管道候義恭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於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鸞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已未軍於栗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規規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街枚疾戰一鼓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執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淵淵為之溢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義恭南奔
即殺其十
二子即濟
乞恩於蔣
侯神
徐爰歸武
陵
武度即帝
位即亦拜
太子

夏侯獻之
顧彬之劉
季之大敗
燕欽等
即濟

即濟父子
並梟首

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曾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濟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濟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鐔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已已。」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竣、顏孫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師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曾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收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壘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充寃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濟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剝腸剖心，諸將鬻其肉生取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痛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大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首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濟帥左右數十人扶南平王鐔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濟下馬曰：「南中即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濟父子並梟首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濟諸女妻媵皆賜死於獄。汗潛劭所居。

殷氏自言
無罪
道育鸚鵡
揚反

武帝毒殺
南平王鑠

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又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將軍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沈黃閣殷冲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甯長甯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宣陽侯愷為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壽甲午更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諡諡之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丙子立皇子子業為太子

張溥曰劭始生三日文帝往視之無風塵帽溥將產之爰有鵬鳥鳴於屋上兩人窮奇怪異先見天產不祥其

有懼心乎袁皇后初生劬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撥幔禁之世謂其自撥戎毒然叔向之母能知伯石豺狼不能殺伯石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興其猶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人力哉濟生而母死潘淑妃養以為子愛濟特深濟不念也劬弑帝殺潘淑妃剖視其心濟反謝劬云下情所願果食母猶食父劬濟兼之合殿之變君子曰固也嚴道育美官賤婦能為巫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與之善稱於公主託善鸞召入宮劬濟感事之遂與歌儂詛呪帝左道之為禍也其始僅婦女之玩流珠之異既矯誣逆行臣弑君子弑父頌言可為文帝平日不簡赦二子巫風蔑聞及王鸚鵡出嫁陳天與領隊始請讓太子後事敗又不忍罪傲所愛而厚其毒帝自為也道育變服匿東宮復隨濟出入帝急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能加一巫婦人巫婦人何能為挾愛子而重也帝謀廢劬賜濟死久不自決徐湛之江港各欲立所親助為猶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者事之賊也文帝殺子而不斷江柘置君而不成敗猶一轍也袁淑王僧綽咸為帝死忠矣然淑辭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帝殺兒委蛇偽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六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劬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之宜然時義宣以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曰劬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未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勅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携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鈞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至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賈夔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元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溢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

臧質拜義宣又拜義恭
義宣憾武
帝淫其諸
女質又勸
其為亂蔡
超竺超民
等咸贊成
之遂決計
反

義宣質約
寶秋間舉
兵與醉失
指即日舉
兵義宣質
狼狽應之
爽殺韋處
穆楊元駒
便購之
警秀一見
義宣知其
必敗
武帝欲迎
義宣誣圖
執不可乃
止
朱脩之偽
許義宣而
陰與之貳
王元謙聞
魯秀不來
知臧質易
與
徐道寶逃
垣護之同
反不從

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為黃門侍即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道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乙同皆殺之道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弘台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兖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處穆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眾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惱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撤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道寶之姊也道寶遊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道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脩於彭城不克脩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道寶於湖陸道寶棄衆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趨應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王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應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岷使魯瑜屯小岷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岷爽將戰飲酒

義宣見美
恭書使履
質求先驅
劉湛之密
言不可義
宣乃止
崔勳之地
詢之殺劉
季之會戰
死
垣護之請
柳元景分
兵援王元
護
質請自攻
東城聽願
樂之言遣
劉湛之與
僕護妻都
斬護之質
等大敗義
宣兵亦潰

過辭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眾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特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廷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馬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覺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勳僕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當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於米石王玄護以滅質家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守之旋踵而敗滅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洲則梁山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護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穴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護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護玄護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護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護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洲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護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眾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詔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湛之進攻東城玄護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護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棄射走閉戶而逃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眾皆降散已未解嚴六月臧質至尋

賊質逃於南湖為鄭俱兒射死

覆靈寶魯秀竺起民等欲再圖一決而義宜憤沮不能奮秀遂去起民收義宣遺刺

朱修之殺義宣及其子十六人何尚之請原起民兄弟

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眾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為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遣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刀亂至腸胃繁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儻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起民起民具羽儀兵眾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魯秀竺起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怡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起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廡旦日起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眾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鄂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鄂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起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起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起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起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張溥曰武帝七男少帝真為徐羨之等所殺殺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六

南郡王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眾三千助先鋒。稱有功。事平論叙。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謚母。所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可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即見大任。至封浚。便與魏太武。寫臺格構。斬佛狸。長圍衝車。肝胎不下。墨翟之守。勇猶過之。文帝崩。問至。立時舉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曾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弟秀南還。討劭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獬。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武事成。非彼所期。即奉義宣。亦利所闞。下可制。易於自為。非真欲止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閭庭。外惑游說。密治舟甲。剋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曾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補義宣天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談笑俄頃。不啻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為戲。豈待曾秀癡人之歎。知其必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宣始疑質。劉謔之。顏樂之。相甚。間質策皆不行。絲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徽戶誅。興師命將。即以義振任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烏聚。復自猜。亂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程靈寶曾秀。起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決戰。義宣昏沮不出。眾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為孤雛。而我自視為鷲鳥。齊建即墨。項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何能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七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且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江智淵知
誕有異志
先還建康
帝輕信民
劉成陳設
之言遺垣
閔戴明寶
閔戴明寶
閔戴明寶
運

鄭瑗謀殺
劉季之
誕道沈道
駭說慶之
慶之拒之
梁曠不從
叛誕滅其
家
帝誅誕左
右親屬於
人

劉琨之不
從亂為誕
所殺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脩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脩乘輿法物。習唱擊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閔。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齎誕。閔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與鐵將成。使明晨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蓄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閔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閔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募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計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啟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愨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譏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狂酷。即加誅。曠貪生。仰違詔教。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官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弄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之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恐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飲血。以誓眾。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適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現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

賀弼不肯
從亂又不
欲負誕飲
藥自斃
范義不肯
效何康之
妻母叛君
慶之克城
誕為沈倫
之等所斬
蔡興宗言
廣陵之平
不足賀
帝令宗越
殺廣陵城
中三千餘
人決以極
刑築為京
觀
呂曇濟攝
記子景粹
匿民間遂
死義
興宗收葬
范義

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
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
吾為汝護送六月命沈慶之為三烽於蔡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曇書督趣前後
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上山并請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
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
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
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
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為左司
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
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
主沈倫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故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
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姓留氏廣陵城中
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
臨決皆先剗腸抉眼或答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
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
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齋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
與誕素善下獄死權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
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張溥曰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剗弘農關陝元凶劬立
沈正顧琛說誕唱義其將劉季之有奔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端禍欲具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
可既上流平定主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為懿親有功大城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
憤而不服遂起抗兵武帝仇人其弟亦反之以仇投表城下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

戮誕左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其負禍獨酷崔胤哀生叫呼天地其視南平附劬身懼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矣賀弼始諫誕拒命抽刀不怨將佐遂降謝以飲藥范義華晁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與之五子在建業沈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濟攜誕子景粹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離烈夫慕義有臧洪韓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身游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尚殺三十餘口築為京觀不涕泣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侍直夢覺失髮禁廣陵城海陵夷孫干輿大罵請立六慎門又五音士狂易見鬼怖哭城上白布幡謂誕亡徵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天狗流血之灾帝亦當躬受之非獨竟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八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開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於戴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曾郡舉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曾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駢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南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成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惟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八

宋武帝喪無戚容蔡興宗知其必禍家國廢帝盡改孝建以來制度蔡興宗言其非宜顏師伯不從義恭引身

禮事法興
等益尊朝

善法興

惡與宗正

論左遷新

昌太守

王太后病

為百廢帝

帝以多鬼

不住

廢帝德表
類任以朝
政
徐爰以將
迎得厚善
廢帝與沈

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與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孟嘗兒已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管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膺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極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此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陽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輳皆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或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南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密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侄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元景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遣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逆廢帝

廢之山陰
 廢王同輩
 廢帝為公
 主置面首
 三千人
 褚淵不悅
 公主逼迫
 廢帝令畫
 工醜世祖
 鼻
 殺子嚮子
 師及其母
 妹
 發殷貴妃
 墓
 袁顛忽失
 寵以出外
 為幸
 蔡興宗欲
 居中免禍
 王藻為臨
 川公主諧
 殺
 殺孔震符
 及其二子
 廢帝納姑
 新蔡公主
 於後宮惡
 其大何適
 為變將兵

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輩。愛亦與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通駙馬都尉何戡。戡偃之
 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帝乃為
 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
 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
 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也。祖像曰。渠大驢鼻如何。不驢立召。畫工令醜之。新安王
 子嚮為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嚮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虛
 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奔魏。魏寇齊吏部
 尚書袁顛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顛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顛為督雍梁等
 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顛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刀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
 耳。且天道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湘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
 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顛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顛
 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
 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由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
 外籌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顛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
 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顛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地本
 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妒。諧藻於帝。
 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甯朔
 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
 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池十一月壬
 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
 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
 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此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

誅之

蔡興宗沈

文秀皆說

沈慶之廢

曾立明慶

之不從竟

遇害

沈文叔昭

明皆從父

死文季出

奔國報復

興宗使包

法榮說王

元讓行廢

立事元讓

不應

廢帝因辱

請父

劉暉妻臨

二二二

二三

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違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聽欲坐觀成敗豈惟日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如老退私門兵力頓關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未豫之公亦不失也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拏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

孕帝迎入
 宮生子名
 曰皇子
 帝欲屠或
 賴休仁談
 笑以免
 帝使朱崇
 雲送藥賜
 子勳死景
 雲傳不進
 子勳與謝
 謝道遠潘
 欣之褚靈
 嗣馳告謝
 琬琬決計
 起兵
 帝強左右
 辱妃主江
 氏不從殺
 其三子殺
 一百
 湘東王或
 左右沉佃
 夫等結毒
 寂之毒殺
 廢帝或遂
 即帝位

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坑實以泥水裸或內院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
 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暉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
 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
 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暉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
 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勳死景雲至潞口停不進
 子勳與謝道遠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
 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
 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勳教令所部戒嚴子勳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
 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眾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
 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潞口
 琬稱子勳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眾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
 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
 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
 辱之南平王鐔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
 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
 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物其家越等久在殿省眾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
 之益無所顧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
 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始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瀉千文祖等陰謀弑
 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
 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恃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
 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
 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

賜廢帝弟 子尚及會稽公主死
 廢帝 興宗請葬
 湘東王官 路太后弟 子以殺母
 心 刊削廢帝 時帝制謬
 封 明帝以休 仁敬諫道 隆
 宗越等謀 作亂沈攸 之上聞遂 伏謀 江州佐吏

事東陽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保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王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多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溜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逃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於時事起倉卒主失履蹠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王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或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執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或也避上名以字行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節琰曰暴亂既除殿下又聞黃閭實為公私大慶琰以晉安王子勳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請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閭是吾徒事耳琰皆駭愕琰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

以暴亂既
除為慶
獨持勳勳
子勳即大
位

沈攸之請
令眾軍就
一軍取號

蕭惠開推
奉子勳

顛既至襄陽即與諸議參軍劉胡繕脩器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勳即
太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
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至鷓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頊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勳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
孤志薄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親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響
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勳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卞之大
懼即遣諸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
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勳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
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
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
勳乙未子勳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

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顛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
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

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便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閭將軍索兒
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督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
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也彌之族人也彌之族人也彌之族人也

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
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顛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琛入東慰勞琛說顛
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顛顛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
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關晉安王子勳

四方貢計
皆歸奉陽
蔡興宗請
明帝鎮龍
以靜待人
以信

殷炎附子
助明帝以
為憂與宗
獨言目前
清蕩可必
事後聖慮
當勞

垣榮祖說
薛安都歸
明帝安都
不從
萬僧詔說
殷榮祖歸
明帝安都
民心大安

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事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勳。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勳。東兵已至永世。官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壽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節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未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上使兗從僕射桓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設。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為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詔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安都。據津。僧詔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令漏刻。主上夷凶。剪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冀。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詔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上帥文武二十人。隨僧詔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眾力不支。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資甚厚。初上遣東平。舉眾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上眾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眾敬之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泰。拔無鹽。不從。真鍾之曾孫也。

明帝有叛者親戚眾心大悅休若東討孔顛力持不退人情乃安吳喜請致死於東巢尚之決其必有成績遂用以為將所至克捷朱幼舉任農夫助東討吳喜克義王道隆斬程行宗於是張永等克晉陵

丙午上親總兵出屯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劬甯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顛。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以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孔顛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犇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堞決壞，眾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眾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間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顛將孫曇瓘程行宗隆等列五城，互相連帶。行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行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義帥所領急攻，拔之，斬行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王成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擒鄉，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將，遂與曇生犇錢塘。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瓘棄郡，犇會稽。上四以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任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吳喜軍至錢唐，孔瓘王曇生犇浙東。喜遣強弩將軍

孔觀不屈
高王晏所
殺

鄧琬委褚
靈嗣等內
外離心

殷孝相陵
輿諸將人
不為用為
流矢所中
死
沈攸之推
江方輿為
主以擊陶
亮
亮不聽孫
沖之直取
京都之策
遂戰敗

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
觀不能制戍宣上盧令王晏起兵攻郡觀逃奔嶧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綬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綬執
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瑛殺之庚辰嶧山民縛孔瑛送晏晏謂之日此事孔瑛所為無預卿
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觀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妻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操等諸
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王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
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劭進軍小岨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
肥來降鄧琬性鄙閻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弄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
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
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
効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左衛將軍以
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
敢進屯軍鵠州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轅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甯
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眾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
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眾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
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軍王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
遣甯朔將軍江方輿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遣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
更改則示之以弱方輿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王詣方輿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
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
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軍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輿
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王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
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
輿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王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

林仁無補
十萬之家
莫有離心

明僧高
每戰敗於
沈文秀

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崗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薛崇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管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上遣甯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杆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黑為司州刺史。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拒宛唐，劉劭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斬墨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劭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再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顛下尋陽，顛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散騎侍郎明僧高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高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龜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兵起以應建康。玄龜、玄默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

通鑑卷之百八十一

三十一

呂安國請
劉襲勳社
叔寶米車

袁顛不撫
接諸將劉
胡志恨

鄧琬收繫
蕭道成子

軍王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嵩立默立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杜叔寶請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勳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與勳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至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勳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眾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勳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眾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勳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勳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齋詔宥琰罪勳與琰書並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眾心不一復嬰城固守戈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甯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之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勳勳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治勳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如袁顛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顛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顛借襄陽之資顛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田益之帥蠻眾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蹟為南康驍令鄧

張與世建
奇兵潛出
上流錫漢
立城守險
沈攸之吳
喜並贊其
策遂破劉
胡

蕭欣祖等
結客攻郡
破獄出之

龐孟蚪走
死蠻中

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贖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贖。南康相沈蕭之帥將吏追隨。贖與戰擒之。贖自號甯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所慧文八創。慧文所應之斷足殺之。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襲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諸軍與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流。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之。殷琰劉劭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彘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劭。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沂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北。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驕。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泊城如故。俄而胡來。近船入洄流。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又而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遂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專示濃湖。袁顛駭懼。攸之曰。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孟龐蚪進至弋陽。劉劭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蕩湖。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之。劉劭遣輔國將軍垣閔擊之。閔閔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

劉胡喜步
戰畏水戰

興世遺書
寂之任農

夫等擊走
沈仲玉虜

其資實劉
亮進逼胡

營胡誑袁
顛馬遁去

顛亦出走

薛伯珍斬
顛降俞港

之後斬伯
珍

張悅斬琬
降於休仁

沈攸之等
遂斬子勳

劉胡喜步

鄧琬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虬敗並開門出降。張興世既據錢溪漢湖軍之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瘡疾。任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顛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軍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絕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沂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趨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舸。豎榜為城規。欲笑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閒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十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胡眾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哀顛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已卯。班顛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顛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顛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顛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謂其眾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顛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顛。顛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傍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顛首。諸錢溪馬軍。王襄陽俞港之。港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勳云。袁顛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停據溢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實可貴。殿下求活。和。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集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鎮入城。執子勳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勳。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過道入三吳。軍於上饒。聞劉胡敗。軍劄鄱陽太守費昌斬淹以降。

何慧文不
子元賜死
松滋侯元
弟於是子
房等十人
並賜死
王廣之請
乘劉勳馬
克合肥
與宗請上
手詔諭殷
奕奕疑偽
詎不敵降

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林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庾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甯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眾悉逃清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言旨赦之。慧文曰：「既臨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即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上既誅晉安王子勳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諸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劉祇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劉勳圍壽陽，垣閔攻合肥，俱未下。勳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王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勳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勳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勳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冬十一月，劉勳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勳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眾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勳，詳說勳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勳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勳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勳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資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帥水將救壽陽。琰已降，乃掠壽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薛安都蕭
惠開柳元
怙畢眾散
殷子常珍
奇並遣使
乞降
上遣沈攸
之將甲士
十五萬迎
安都與宗
言不可帝
不從安都
疑懼叛降
於魏
常珍奇亦

張溥曰。孝武二十八男。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殺逆。孝武倡義。廢帝寄命建康。囚於侍中下省。將見誅夷。卒保無恙。度居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即尊未幾。過惡甚於昌邑。千百二十七事。華光之絃尚云。罪浮其歷。子勳次在第三。廢帝有太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景雲傳。溢口不進。鄧琬決謀反戈內向。然尋陽甲兵未動。湘東已廢昏自立。為子勳者。束身歸命。優游黃閣。亦長策也。鄧琬陶亮袁顛等才略不彊。妄萌大志。子勳十一歲。兒惟其所為。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囚傳首。為世所悲。休仁不仁。助桀為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勤死。子間考孝武諸子終始。未嘗不泣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子勳子房子頊死以十一歲。子鸞子仁死以十歲。其他幼小。鋤戮者。年不能盡知也。國君害喪。孩童成羣。飲食不離保姆。言動制於左右。閨闈之外。事不及知。伐斧相尋。支體已裂。或死於其兄。或死於諸父。刀頸見迫。痛生王家。夫廢帝不立。子尚子鸞子師不死。子勳不叛。松滋兄弟不誅。天故生之。又故殺之。多男多凶。其是謂與。路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孽積厥躬。而毒流嬰孺。末世亂君。家禍國釁。往往而然。書紀微子之命。有以哉。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勳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眾敬。豫章太守殷子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祭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軍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卿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獪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益。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

以懸孤降
魏申纂詐
降於魏尉
元陰備亦
畢取殺子
非聞其子
元賓被殺
怒降於魏
魏鄭義勸
西河公石
入據常珍
奇城
薛安都不
為尉元所
禮悔降欲
叛元知之
不果發乃
妻罪於裴
祖降
沈承沈攸
之大救於
元安都
魏虜垣恭
祖等

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眾敬為兖州刺史。眾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眾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
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兵。眾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眾敬悔。數日不食。元長
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稅。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
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
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義谿之。曾孫也。淮
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魏遣建安王陸毅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毅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
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臨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
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十。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
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妻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
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眾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
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
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祭與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
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川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
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而效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寨開。既而六軍獻捷。
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
高祖蟻蟲生介冑。經啟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種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充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
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義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
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下

劉懷珍進
攻黔陬遣
王廣之拔
不其城沈
文秀乃降

魏慕容白
從鄭範之
第一旬中
連拔四城

白曜欲抗
升城韓麟
麟諫乃止
即乾料沈
文秀安不
降

通鑑紀事本末

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暉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暉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胸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討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社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泮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乃還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并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謹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鄭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是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剖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鄭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鄭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苦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咸震齊土房崇吉守并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坑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麟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坑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鄭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厯城克盩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

尉元請釋
青冀先定
東南

休若遣張
敬兒等斬
薛伯令
上欲擊彭
城沈攸之
固執不可
乃遣之

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
輒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接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臨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之行南兖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歛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文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方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

通鑑紀事本末

三

魏平紹先
安下邳

在道固守
歷城不降
魏

劉休賓欲
降魏兄子
聞慰不可
招常珍奇

勅道申元
德擊破趙
懷仁又斬
閻于拔
賈元友陳
伐魏取陳
蔡之策勅
言不可乃
止

山金魚

三二

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眾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恭伯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鄒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王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謨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暉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二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閻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權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謨謨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閻與謨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琛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

張讓王整
桓忻皆降
於魏魏待
安都衆敬
以上客
崔道固劉
休賓降魏
魏西河公
石攻珍奇
崔僧社降
魏
魏人殺沈
文靜
沈文秀守
東陽魏人
圍之三年
民無叛志
文秀不拜
白曜

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眾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群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慕容白曜圍厯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暉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厯城至不其聞厯城已沒遂於魏夏四月劉劭敗魏兵於許昌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早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并城厯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張溥曰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構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積仇之劫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壯降請兵自救畢眾敬憤子見誅甘心逞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迨師老氣竭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劭斥其狂謀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田輸臺斯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殺子勳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夷狄即屠戮骨肉彼陰賊很戾以為骨肉

之患等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仁入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難。魏人兵臨，則喪師感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強。明帝滅親，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氈幄，索虜左袵，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以信，清揚可必，明帝從其言，轉危為安。子勳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是也。耀兵示威，釁難四決，顛覆之際，用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矜於蔡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而三，是以持盈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胸山，道成以為成主，垣崇祖亦奔胸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蕭道成有垣崇祖垣榮祖劉僧副之眾
細人阮佃夫等參預政事

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遊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并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即將馬士至員外郎。

蕭道成懼內召用荀伯玉計復本任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上疑之，徵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七年，初上為諸王寬和有冷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讜，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駟字為駟，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剗斫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

上命壽寂
之等拉殺
休祐

上賜休仁
死復下詔
言其過以
自解

上與褚淵
謀誅休仁
淵始拒而
終從

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孽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曰欲闔。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歐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即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暹長等為身後之計，還長等亦虜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給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鉅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思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嫉懼。吾每呼令入省，使人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進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自益己下下

三

王敦先說
休若據荆
州休若白
上誅之乃
召赴七月
七日晏賜
死
休範以凡
考得全

上使吳喜
賜蕭道成
酒復疑喜
賜死
道成就徵
道成崩以
諸淵薦遂
掌機事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積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獲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剽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姬煦旁擊推誠驛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掬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美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其言謹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劬右僕射詔淵劬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冬十一月申書通

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救施行

許公與說
休範反

道成出屯
新亭復用
張敬兒詐
降計斬休
範京陳靈
寶送其首
還台靈寶
棄首無驗
於是休範
將杜黑驃
丁文豪直
趣朱雀柎
殺劉劭王
道隆等帝
太后泣懼
在登孫十

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冲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與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關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變為郢州刺史。變始四歲。以黃門郎王與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泚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與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與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遊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令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當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副議。不可改易。表稟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充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表稟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

齡出降東
擁至新亭
道成告以
休範已死
適道陳顯
達等斬杜
丁而冠平

劉劭以東
山而敗

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醕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嫚罵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台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眾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朗之弟也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朗惠朗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驪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東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早茨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驪亦捨新亭北趨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都陽忠昭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驪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走還臺黑驪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潰張永沈懷明逃回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青必至避豈得免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劭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驪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恒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大妃別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眾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表榮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

蒼梧王四
沈攸之討
休範

江淹諫景
素舉兵

景素輕信
垣祗祖言
舉兵又不
聽垣慶延
等謀願望
恒擡遂為
臺軍所破
張倪奴擒
斬之

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閣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軍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從季符於梁。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滿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顛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遊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僮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已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顛皆曰。今天時早熟。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滿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志。景素本乏威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蕭道成釋
黃回高道
慶不問

阮佃夫申
伯宗謀廢
帝帝執殺
之并及杜
幼文沈勃
孫超之
王象恩勸
帝以龍箭
射蕭道成
與左右止
同 歃太后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惟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顯先帥眾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再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綠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塵，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步，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免，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篴，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鉞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歃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佐長史沈勃遊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剗解縵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威熱，蕭道成畫卧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壘。』」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龍箭射之，帝乃更以龍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

道成敬動
北虜以立
諸計劉善
明壇榮祖
紀僧真蕭
順之蕭疑
皆勸其在
內靜俟乃
止

道成敬則
怒爭劉東
表絮不敢
言褚淵遂
以事授道
成迎立安
成王準

望不在袁楨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隨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蹟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其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疑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着青衣扶筴道路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調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官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亦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圃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雲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遂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閭夜皆不閉顧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玉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刻之數相下奏使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救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遠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佗夕蒼梧王每開門時者震懼不敢仰視至是勿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日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東人會議道成謂東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東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東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旋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闕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榮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榮東等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一十

劉韞責兄
東不當以
事歸道成

褚淵詔附
東策閣手
仰成

道成封楊
王夫等

劉攘兵以
馬機寄張
敬兒先有
二心於沈
攸之

沈攸之赴
兵討蕭道
成

各色而去東出於路逢從弟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東曰吾等已讓領軍兵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教蒼梧王罪惡曰吾等今蕭領軍潛運明畧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豈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衣司徒祭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蒼梧王梧王於郊壇西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東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變為揚州刺史劉東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東與袁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稜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蕭道成固讓司空庾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王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閣將軍高道慶家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刻箭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幸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帶船在柁欄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柁欄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悅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闔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卮骨之節邪朝廷聞之怙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

蕭蹟薦柳
世隆自代
又以事委
周山圖於
是鄧州溢
口俱固戰
守諸事皆
辦

衣策王蘊
劉東黃回
任侯伯孫
雲璣王直
興卜伯興
等謀誅道
成策以告
褚淵淵洩
其謀道成
乃令蘇烈
等備祭王
敬則備天
與東復恒
擾撤奔石
頭其事遂
敗

侍中蕭疑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疑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鄧州刺史武陵王贊為荊州刺
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為鄧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蹟為普熙王。雙長史。行鄧州事。修治
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變為揚州。以蹟為左衛將軍。與雙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蹟書
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蹟乃薦雙。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陵王。贊長史。行
鄧州事。蹟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日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鄧城。必未能猝拔。君為
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蹟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蹟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
甸。若留屯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溢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
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豈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蹟奉雙鎮溢口。蹟悉以軍事委山
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蹟真我子也。以蹟為西討都督。蹟啟山圖為軍
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蹟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溢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
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鄧州。欲因蹟出。作難。據鄧城。蹟知之。不
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表策劉東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雲璣。王直
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起。自往詣策。策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策不宜示異。同
策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
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
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策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策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策遂不起。淵由是恨
之。及沈攸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策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淵與道成
素善。不可告。策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
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策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
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
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
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策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

自... 卷之... 七

孫曇瓊善戰亦以兵敗逃竄

表黎忠臣

表最孝子皆為戴僧靜所殺

莫嗣祖張承伯尚知有故王

表黎以物情不接而敗

道成令張瓊誘殺劉

劉東任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東恒擾不知所為

劉東任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東恒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臨去。吸美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犇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黎黎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東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瓊聞之。亦犇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閣已閉。敬則欲開閣出。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黎。王蘊聞東已走。數日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蘊謂黎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黎。孫曇瓊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黎與東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東與二子候陔踰城走。黎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黎。僧靜直前斫之。黎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表黎死。不作褚淵生。劉東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閩軍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瓊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黎黨皆無所問。祭典籤莫嗣祖為黎東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表黎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表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黎簡浚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閉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曰。表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東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瓊。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瓊伺間取遐。會遐召瓊詣府。瓊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齊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瓊。從父領軍沖。沖曰。瓊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瓊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

賊負勸沈
仗之順流
長驅已從
其計復以
不勝小忿
改攻郢城

江淹諛道
成有五勝

劉善明周
山圖料沈
仗之必敗

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仗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捷兵等五將以二萬
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仗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
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
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仗之攻郢城賊實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
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仗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
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仗之且穢辱之仗之怒改計攻城令諸
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仗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仗
仗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乙未以後軍將軍楊暹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
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
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
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階帝弟宗
王相繼屠戮實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謚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乙己蕭道成出屯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
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
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
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仗之收眾
聚騎造舟治械色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
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蹟
問仗之於周山圖山圖曰仗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屯兵堅城之適以為離散
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仗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蹟遣軍主桓敬帥八軍據西塞為

沈攸之盡 鏡攻郢城 日久兵散 劉攘兵復 叛降於柳 世隆張敬 兒又襲破 江陵遂窮 無所歸縊 於樺林 臧寅死義 邊榮為沈 攸之死程 邕之為榮 死

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控柳世隆魚五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淝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曰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劉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轉寵洲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大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樺林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纒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蹟為江州刺史侍中蕭疑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

道成殺黃

王儉說道
成變革

任選料褚
淵必不為
異

謝朓不從
道成之指

臨王綽使
陳讚說潘
智舉兵智
以告道成
遂殺綽兄
弟
褚淵求為
齊官

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秋七月乙未，以蕭蹟為領軍將軍。蕭疑為江州刺史。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免。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賜，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暮，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大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還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還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還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戊申，大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疑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太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辰，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蹟領南豫州刺史。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遺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台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王長帝。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閣

褚焯數淵 不早死 裴頡數道 成罪惡被 殺 謝朓廢于 家 劉歊言政 在孝經 道成殺順 帝盡殺宋 宗室 褚淵固請 免劉遵考 之族

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即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懶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焯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焯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宗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并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焯數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即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蹟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頡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歊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實萬世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六月甲子立王太子賾為皇太子皇子疑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暹為武陵王高為安成王鐸為鄱陽王鐸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於遂寧陵

張溥曰蒼梧王已蕭道成威名嘗欲殺之射腹之難賴王天恩滑稽以脫既復磨鉞陳太妃詈罵而止事執誠危前者廢帝無道善辱諸父呼相東王或為猪王一日將付大官宰屠建安王休仁譚笑為解繫廷尉一宿而釋或

實懼死乃謀行弒阮佃夫壽寂之等深相結抽刀竹林狂主立死或遂白帽稱帝蒼梧日欲殺道成道成急為身謀令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之乃命盡於七月丁亥之夜二主狂軼同其迫人於險亦相類然相東帝室尊親廢昏自立其執猶順道成人臣也今日殺天子明日即欲自為天子難矣湘東即位鄧琬懷尋陽端門之志勸晉安王子勳勿奉命書蕭惠開亦義懷世祖推奉九江後雖戰勝順逆未分道成弒蒼梧立安成竟總軍國不臣迹著此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等太息而起也夫粲秉圖內攸之圖外道成雖有文武才可執而取然褚淵者粲秉之賊劉攘兵者攸之之賊淵洩成謀道成議備袁粲父子死石頭城劉秉父子死額擔湖內力盡矣攸之初起兵攘兵即懷二心以馬鐙寄張敬兒令豫為防既攻郢城不援攘兵即燒營倍畔魯山軍散攸之文和縊於櫟林外力盡矣夫君死與死國亡與亡忠臣孝子計不反顧蓋明知其無益而猶以身從之天欲墜而不墜地欲傾而不傾千秋萬歲猶藉斯人彼禰福素書算於黃鉞石頭歌謠榮於九錫褚淵王儉何以生為易代世降臣道益微蕭衍篡立同朝勸進唯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馬仙琕擁兵表昂拒境稍存大義後皆事梁不終其節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軍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符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惟亂賊易起效尤之心而習俗漸忘二君之恥是以愈久不振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

魏遷雒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雒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齊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謨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眾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相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與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

魏主欲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以脅眾

任城王澄贊遷洛陽

南安王模
願遷都洛邑

登援引古
今以曉衆
韓顯宗上
陳四事

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解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軍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眾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能勝眾弱必能制疆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雒陽魏主自發平城至雒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才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定安王休等並慙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如何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雒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從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雒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游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蓋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雒都已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於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台宮任城王澄至平城眾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還報於滑台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雒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况今鷲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瘡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雒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雒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

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遷雒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闔閭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晉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草萊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維色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况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使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轂今聞維色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卑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足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蔓何其畧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皆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其善之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

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庶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維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眾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冬十月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列奉遷神主於維陽辛亥發平城十一月魏主至維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士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繼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快快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維者復租賦三年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廷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維陽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於維陽冬十二月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尚書陸琇啟帝引見恂數其罪

立國乎太
學四門小
改姓元氏

太子恂謀
著胡服
奔平城
杖而囚之
廢為庶人
穆泰陸叡
謀作亂任
城王澄請
往制之

澄使李煥
入代宣諭
泰黨隨擒
泰叡等
泰等伏誅
新興公丕
子元隆等
坐同謀當
族主特宥
丕

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為庶人 初魏主南遷雒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南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雖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為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符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辨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不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雒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不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於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并餘子徙敦煌初不慮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宥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動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張溥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主宏南遷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為夷變夷為夏習俗難移有固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以辭固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重鄙事之醜魏孝文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魁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弭變章甫適越人笑之豈真蕃夷北鄙無用中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著胡服頑鈍自便類有夷性孝文強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千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辨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亂永嘉廢為庶人清狂不慧可保天年遮信李彪密表椒酒賜死十五歲兒羸棺瘞土餒為若教則微少思吳泰叡素無亂心祇以不樂温土謀推陽平王頤頤偽許之密以奏聞任城王澄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援名雖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氏遷雒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協眾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繇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才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魏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顯孝武奔長安以避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
蕭鸞篡統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戰之女也秋七月

文惠太子
素惡蕭鸞
子良為之
救解
武帝不豫
王融欲矯
詔立子良
蕭鸞排雲

龍門入奉
太孫登殿
扶出子良

子良不樂
世務事志
推贊

史仁祖胡
天翼以憂
太孫自縊

鬱林王敬
信女巫楊
氏
鬱林王殺
王融竟陵
王子良不
敢救

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問曰。參承。戊寅。上疾亟。誓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項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眾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彞於眾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彞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發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態。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鈞。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謂營署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妓。備奏眾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鬱林王龍
波暴母珍
之朱隆之
曹道剛周
奉叔徐龍
駒等

何后私與
楊瓌等
誅之
蕭坦之奏
龍駒
誅徐

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
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行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
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
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
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暴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
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
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
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殿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
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
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燕於世宗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
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鄒陽王鏘為世宗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
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
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坦之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謀已為腹心及即
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閣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
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遂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游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
即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請諶坦之逕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佚私與帝左右楊瓌與同
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清雜母復分別西昌侯
鸞遣坦之入奏誅瓌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瓌與皇后有情
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赦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坦之
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後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

與蕭謙
殿殺周奉
叔

杜文謙說
蔡母珍之
誅衛謙之
之不能用
皆被殺

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驚忌之使蕭謙蕭坦之說帝出奉叔
 為外援己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驚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
 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驚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驚與蕭謙稱勅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
 啟云奉叔慢朝廷帝不得已可其奏潘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蔡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
 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母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
 王洪範與宿衛將軍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捶床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謙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
 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兩死等耳使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赦
 賜死父母為狗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驚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秋七月西昌侯驚既誅徐龍駒周奉叔
 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驚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
 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驚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於驚是時蕭謙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謀密
 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驚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
 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頌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
 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甚令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謙欲共廢我似非
 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甯當有此誰樂母事廢天子耶朝責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凡媼言耳豈可信耶官若
 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輿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
 基皆內遷謀欲待二人至借其勢力以舉事驚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謙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
 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謙惶遽從之壬辰驚使
 蕭謙先入宮過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
 驚引兵入尚書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
 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執呼蕭謙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謙引兵入壽昌殿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
 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德殿謙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探弓楯欲拒戰謙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素諫
 服於謙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等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謝劉巨
說鄧陽王
謝隨王子
隆舉兵討
鸞捕頭不
决遂為鸞
所殺

晉安王子
懋聞鄧陽
王元欲起
兵討鸞陸
超之董僧
惠燒成之
于瑤之洩
其說鸞遣
王元欲張
叔業先襲
尋陽子懋

伏誅鸞既弑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 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戎中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鄧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鏘每言鸞常獲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國家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台之內皆注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朓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矣輔號令榮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台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與鏘知其謀告之 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朓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猶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鄧陽王元欲起兵謂防閭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閭丹陽董僧惠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常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殺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嚴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鄧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海城叔業派流直上至夜回襲海城城局參軍樂育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衣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郭面使人殺之王元邈執董僧惠將殺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已願至大飲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立也悲痛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立也悲痛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立也

助舉棺棺隆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

部曲欲戰
瑤之復說
止之於琳
之因說叔
業殺子懋
僧惠超之
皆死義

鸞遣王廣
之陳伯之
鸞殺西陸
王子敬徐
元慶以其
命殺臨海

王昭秀何
昌寓不從
鸞使孔瑋
之殺普照
王球瑋之
不食死

周伯王請
南平王銳
新裴叔業
為典義所
殺

銳球鏘皆
被殺
鸞親持陽
王銜衛陽
王銜江夏

王銜江夏
王銜江夏
王銜江夏
王銜江夏

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言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
事元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
耶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瑋之行鄂州
事欲使之殺普照王球瑋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瑋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
王銳防閣周伯王大言于眾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義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
鄂州刺史普照王球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楊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
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愛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
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咨議參軍攻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普壽太守王洪範
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卿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祐之姑也戊戌殺桂陽王鏘衡陽
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鏘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鏘好名理時人稱為都桂鏘死鏘不自安
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慚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
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資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瑤光才力可委鋒曰
瑤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遣宣寶王書誚責之宣城王
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于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
死宣城王遣典義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入遣中書舍人茹
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瑯琊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義華伯茂伯茂
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馘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
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酌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
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義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人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問語訪以州事刺

王鋒建安
王子真巴
陵王子倫

鸞殺諸王
皆委典職

鸞廢海陵
王復殺之

史美惡專係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奸利武陵人晁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職趙屋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威毀之晁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暫游東堂典職美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死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真常求能白樹人答典職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暉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逆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大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詔典職帥典職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典職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常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詔典職帥典職帥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詔典職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職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名而復害之若不立典職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職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職入都自是典職之任侵輕矣

蕭子顯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闈闔暮司方岳防驕勇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啟虛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詔宣城王而後行帝思食蒸魚菜大官令答母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厄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詠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悅稱疾不陪位帝以悼舊人欲以參佐命使王晏廢廢立事示悖悖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宜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紓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張溥曰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為移點於外易名天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所懸三才所繫今化為大不得立矣又樓號東田宮稱舊宮禪靈不祥闔鑿族滅凡宮室寺里衣冠口語史悉列妖怪指為文惠早薨二王廢黜之驗然則昭業無道蕭鸞篡之果天授非人力歟鬱林五歲時戲高帝床前能識太翁為所鍾

愛少工隸書善對賓客進退音吐有令譽抑中誠不肖祖若父不知也蕭鸞道生之子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居官嚴能職任清重既受遺詔輔太孫阿衡周公惟鸞是恃楊珉何后幸臣奏而誅之徐龍駒日夜六宮房內勸留霍姬周奉叔橫刀禁闈基母珍之佞人之首罪皆不赦鸞以貴戚大臣正誅羣小刑人市朝告罪宗廟誰曰不宜獨惜其內懷不臣利主為惡蕭衍造謀瑤光贊志非一朝夕是以平居不聞諫諍臨事無所不忍然後知珉等之死非清君側則弒逆之光聲也宋或弒子業蕭道成弒宋昱皆迫於身危不得已而後逞昭業馮頊類二主其善殺不如也何胤依違誅鸞不決蕭謀戎服身殞西弄伏完不能討賊曹操即弒帝后事機死生間不容髮所從來矣鸞在位四年誅戮亟行史猶稱其儉約蕭清罷新林苑廢鍾山樓館至阜英餘滌裏蒸晚食亦愛惜不費謂無改武帝舊德自古篡弒殘殺者其人類能攻苦食淡堅忍無華此又烏足道哉

通鑑記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三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 輯
太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將於魏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鎮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珩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僕射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紆耳

魏盧淵慮曹虎為周紆 魏高閭請勿輕舉不從 穆亮等請伐齊李冲任城王澄言不可不從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曰眾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執宜有客主若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眾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畧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倣載南敵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鑿與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行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颯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文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

女皆放南還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以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荆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場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齊蕭惠休擊破魏兵

魏主以齊明帝之罪詰崔慶遠

蕭衍蕭誕等眾破魏兵張冲桑係祖杜僧護王洪範崔延皆克魏魏主哀馮誕之死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李督豫州諸軍以拒魏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慕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執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無所舍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散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祖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眾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執冲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

魏主遣使
臨江數上

罪惡
蕭坦之遣

裴叔業拔
魏即陽洲

二城
魏高蘭陸

魏請早還
洛邑

張欣泰請
崔慧景說
魏人罷兵

護政魏虎阮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卒酉發
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
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
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瀟灑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
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
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家止
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
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慶夫豈無故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
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
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
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
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
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
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
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
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
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
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
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
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吳康生應募縛筏
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潰魏主假康坐直閣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
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為圓陳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

通鑑卷之百六十一

蕭穎胄不奉敕移民而廣陵城安
沈文季退魏兵
魏張思寧不屈死

魏拓拔英擒梁季羣敗姜修以魏主召乃全軍還齊度域封題空倉以安眾心

冲請勿令雍涇岐發兵六千人戍南鄭

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繼而不取諫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絮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弩力堅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氏平之英楨之子懿行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侯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底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接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齊桓歷生
敗李佐盧
淵等

齊房伯玉
敗薛真度

李冲請侯
來秋用兵

房伯玉固
守南陽

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及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憲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魏主從之。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索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眾。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場。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章珍皆削官爵。為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癸未。魏主遷洛陽。告於太廟。甲申。滅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失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竝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成精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成舞陰。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

劉思固守新野

魏韓顯宗戰捷不作露布

齊裴叔業境

魏傅永擒趙公政殺魯康詐敗裴叔業

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楮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諄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反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夜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成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固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固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宗將別軍屯楮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執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穆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河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新野人張賸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於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眾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戍寅還新野將軍王曇首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成魏戊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所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所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

劉思忌死

魏王肅

食黃瑤起

房伯玉降

魏

行大敗劉

山陽死戰

傳法憲被

殺

裴叔業圍

渦陽以救

義陽擊破

王羽傳永

劉藻高聽

等

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成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令填外塹夜
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
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
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墜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
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
板唯傳修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
於是河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緒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諫相繼南遁瑤
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嚮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
蕭惠休等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玉泣請魏主乃赦
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魏主
景肅行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節城魏數萬
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尋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
眾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卻行
慧景過關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
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眾羽儀
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
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
內別遣軍主蕭瑣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郎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
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叔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
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
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

魏書卷之六十一

王肅更與楊大眼吳康生等救 魏主聞高 引兵還 魏主聞高 宗祖引兵 運 齊陳顯達 屢破元英 兵魏人敗 走顯達不 窮追後反 為元英所 敗

齊馮道根 說顯達棄 船從陸不 從而敗

魏主殂于 殺塘原彭 城王勰謀 喪徐選

則禁旅有關。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吳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渴陽。叔業見。魏兵。夜。引兵。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太。子。即。位。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於。汝。濱。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乙。酉。魏。主。發。鄴。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圍。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庶。長。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和。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圍。命。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遣。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根。為。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庚。子。魏。主。疾。甚。北。還。夏。四。月。丙。午。殂。於。殺。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發。喪。徒。御。卧。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卧。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卧。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張。溥。曰。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宏。召。羣。臣。議。大。舉。伐。齊。非。果。伐。也。以。此。為。聲。欲。脇。眾。遷。洛。陽。耳。追。明。帝。鸞。斌。鬱。林。王。昭。業。新。安。王。昭。文。始。決。南。伐。盧。洲。高。閻。李。冲。與。任。城。王。澄。止。之。不。從。後。雖。失。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肅。

鸞殘賊身弒二君鄱陽王錡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弒殺無忌神人痛憤宗室無問罪之師羣臣鮮伏節之義悠悠六合皆鸞黨也魏宏君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弒君魯人不能記孔子譏之今中國安於陳恒索夷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聞風愧乎然魏既罪鸞師指樊沔義振鐘鼓漢高責羽袁紹檄操可也蕭衍破敵馮誕病死宏欲亟還迺臨江水數罪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表大義於天下懼亂人之魂魄哉建武四年魏師復出特忿前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虜運亦哀蕭鸞殂於正福魏主旋殞穀塘亂賊無禍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始皇沙丘之恨孟德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兩主皆死戰鬪方息又嘆曩者構兵彼此勝負徒糜生靈於國家大數無與也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五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繁巴陵王昭秀於是大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鳩也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寢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字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

明帝與始安王遙光
盡殺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
江泌哭子琳淚盡而血
王敬則舉兵反

上將盡誅
高武子孫
以子恪既
告沈徽乎
單景備共
留其事而
止
王敬則為
胡松所敗
崔恭祖袁
文曠斬斬
之

蕭衍使張
宏策說蕭
懿行廢立
懿不從

須臾上覺景情啟子恪己至上驚問曰未和未和景備具以事對上撫牀曰暹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之子也故則帥寶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蒿荷鍤隨之者十餘萬眾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威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威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威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柘可右僕射江柘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內外眾事無大小委徐孝嗣暹光坦之江柘具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齊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帝昏候惡靈在太極殿欲連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啼來乎東昏侯永元元年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柘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孰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嗣孝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行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數爭權睚眦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柘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懽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柘兄弟二江更置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

江拓江祀
謀廢帝因
謀所立不
決劉暄
其謀遂見

遠光欲自
立二江被
誅為惡逆
厚為劉國
寶等所執

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拓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姑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拓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拓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拓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拓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立劉暄嘗謂寶立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立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寶脫帳下詔暄曰旦已資稿不煩復此寶立志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立不同拓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實拓密謀於始安王遠光遠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拓拓第祀亦以少主難保勸拓立遠光拓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拓曰明帝立己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拓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遠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項之遠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拓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與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遠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駭告遠光及拓遠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拓拓固請除之遠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拓暄等連名啟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諺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遠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拓議故拓遲疑久不決遠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拓謀帝命收拓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拓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拓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第祀皆死劉暄聞拓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哺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暄後方前或際聞遠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裏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拓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拓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右帝於馬上作教賜祥死始安王遠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遠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遠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遠欣病卒江拓被誅帝召遠光入殿告以拓罪遠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遠光弟豫州刺史遠昌卒其部曲皆歸遠光及遠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遠光不自安欲還為司徒使遠第召入諭旨遠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治出囚於尚

帝殺蕭坦
之父子劉
暄曹虎其
所除官皆
未及拜而
死
蕭翼宗以
貧免曹虎
以富誅

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坦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
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詢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
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坦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肇發燒城門曰公但乘舉隨後反掌可
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其臺中自有變及日
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眾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
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
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
之屯相宮寺左與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眾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
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詔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
出詣臺自歸眾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坦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
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東燭自照令人
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拉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筥牀下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
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淵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
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己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南將軍侍中僕射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
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為領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江拓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
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壁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
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
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所遺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
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
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各番罷雍州有錢五十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
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
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

帝受高宗之命故殺大臣皆決於倉猝

沈昭光沈曇亮以義死

陳顯達舉兵尋陽乘勝襲宮城斬為亂所

得久存虎賁中即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開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惜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李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威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威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拒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起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山失時乳婦寄產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郵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督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承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顯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三百五

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穿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偏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裴叔業降於魏尋卒

崔慧景起兵向廣陵從萬副兒之計遂破東府諸城既而崔崇與崔恭祖爭功蕭詠軍復渡北岸慧景賊走暨滿為漁人所斬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兖州意不樂內徒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為直閣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四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伐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章伯昕奉表降魏春正月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己亥叔業病卒二月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崔慧景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閣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軍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遣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眾濟江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詔今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昶與錢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之諮議柳愷分部軍眾寶玄乘八柶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儉善戰又輕行不饜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

頭築壘上帶將山西巖竇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研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將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威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興威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威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眾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德承泰之難與弟承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柝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眾心離懷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鱗蓋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竇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殺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竇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竇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竇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五月己酉江夏王竇玄伏誅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資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從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擲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擲世擲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

徐世擲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

姑法珍梅
蟲兒等爭
權殺

王寶孫年
十三四參
預朝政
髮津皆號
為鬼

蕭衍使虞
安福說蕭
欽行廢立
徐曜南勸
奔襄陽說
並不從遂
欽樂死
蕭懿臨死
猶為朝廷
憂雍州

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擯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是竝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叵之專掌文翰與相脅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姑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貨財莫不啟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遊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侏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叵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散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堆頭鶴顰白鶩縷嬖倖因緣為姦利謀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歛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懽愷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懲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如法珍王叵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和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岷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

帝遣劉山陽就穎曹兵襲襄陽蕭衍乃用計開之山陽遂回不道穎曹大懼從席間文柳枕蕭穎達計與衍合兵誘山陽斬之送首于衍

爭權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曹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曹兵使襲襄陽行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行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舌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曹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行復令天虎齋書與穎曹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行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營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駝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曹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圍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籠且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曹從闡文等計詰旦穎曹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曹穎曹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仗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新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曹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變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曹為都督行留諸軍事穎曹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忌若穎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曹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曹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

曹景宗遣
人說行先
正南康王
軍號後進
軍行不從

裴師仁顏
僧都欲襲
襄陽行弟
偉憺擊破
之而雍州
安
行定通即
城圍魯山
之策

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曹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曹自建康亡歸士長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命南康
王宜慕承皇祚方侯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
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
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
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綯
帥郡兵三千赴行馮道根居母喪聞衍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悅亦起兵應衍悅忱
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使劉滄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
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憊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
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
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眾皆勸其還鄧元起大言於眾曰朝
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
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不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
白沈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
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惟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魏興太守裴
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二月壬午東昏侯
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
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鄧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關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鄧城為犄角若悉
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鄧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鄧城
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
眾濟江頓九里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
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行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

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

庚域說宗夫勸和帝假行黃鉞

行不肯請救於魏

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還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蕭穎胄命荆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穎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撓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人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行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泐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搯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執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城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積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

桑偃蕭寅
謀廢東昏
立昭胄事
敗皆伏誅

張欣泰欣
時結胡松
王重秀鴻
選等誅誅
誅廢東昏
事敗伏誅

鄧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
 張樂祖代守魯山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夏暑隨即
 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
 乃救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人樂遊
 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婦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
 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閭
 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
 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
 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
 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膳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
 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遣中書舍人
 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如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
 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拌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
 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
 宮莫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妻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
 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
 啓東昏詔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
 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
 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
 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
 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
 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致為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致曰前使君忠貫昊天即君但當

張政不能
用房長瑜
之言

汝南民胡
大起兵起
應衍

行使蘇隆
之說陳伯
隨之以兵

乃出降席
謀守節伯
之殺之

任漾之戰
死

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汝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眾軍即日上海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灑陽，以應蕭衍，未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行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善陽人情理當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溢城，選曹即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囚囚，皆思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諫父恭祖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諫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瑋、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駝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沂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為合之眾，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瑋。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相糧運，未嘗乏絕。甲辰，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康王寶當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懷璋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禧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瑋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行。」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漸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

席素死戰

行以計劫陳伯之使無異志

穎胃既卒

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
 英橋於是王茂節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眾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
 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坂橋李居士規之僧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眾
 少不可逆戰可勿遠射須至壘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口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
 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復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
 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行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
 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行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章欣
 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
 等眾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闖將軍席素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
 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行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
 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行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念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
 伯之未之信會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行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念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
 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
 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乙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其眾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
 於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
 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
 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
 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
 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
 其眾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
 瑋與祭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行亦祕之詳徵兵
 雍州蕭偉遣蕭愔將兵赴之瑋等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瑋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眾望盡

眾望歸
子行
東晉侯拜
將子文神
為揚州牧

王珍國張
搜謀結張
齊強強豐
勇之黃本
平同殺東
昏

王亮不署
名王亮不
建款

歸於行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將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

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國珍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

稷為珍國之副稷環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

被創勢使人以板柵去用為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具裝飾以孔翠畫眠夜起一如平常聞

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樓屋上望之督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行

兵亦然敕太官辨樵米為百日調而已及大析之敗眾情恟懼如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

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屋戰不捷東昏先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和何為就我求

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

倍急於常眾皆怨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

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

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

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孰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

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

細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為悶不署

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行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

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

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師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

清宮封府庫及圖籍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

一人皆屬吏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已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海陵王為東

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

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王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

衍欲留潘
妃以王茂
言繼死于
獄

袁昂馬
璋始皆仗
節後俱不
堅

衍微謝賦
何肯不至
沈約勸衍

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
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
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如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資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
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
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行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
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顛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成江草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
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
為役自承麾掃屣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接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且
愈懇寧沮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
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傳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
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
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救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
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行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
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
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
行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行謂仙琕曰射鉤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
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刻履上殿贊拜不名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
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詔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
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朓國子祭酒何遜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微為軍諮祭酒朓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
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瀟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

受禮范雲
同其旨

行使鄭伯
禽殺和帝
寶義廢
疾得全

牧暨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識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諫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朕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兩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首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項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絨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大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舊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諡妃郝氏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李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初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才略見疑而無如之何相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

子恪兄弟
十六人皆
仕梁

實

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忍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惟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曹惠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張溥曰：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文惠太子縊之射堂。有司奏絕屬籍賜姓靖氏。然輕舫還關其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裙腰中啓。怪恨嗚咽為作齊行香。見景陽山鳴獲啟款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憂死。擅殺帝子。獲老嫗下幸矣。子行以是怨武帝。欲助明帝傾其嗣。以雪心恥。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帝篡弒行為畫策以顯官昭垣。歷生下白龍美女。娛王。數則折東召隨王子隆立。賜自盡。於是屠滅宗親。喋血門內。朝廷極惡。衍實啓端。即使其終身守順。效伯氏之節。有死無二。君子猶謂其非純臣。况僭窺神器篡奪自恣也。崔慧景之亂。蕭懿殺著入援臺城。載寧建鼓清路。義過袒逆。迺元勳未賞。而蝎譖先行。賜樂省中。禍及子弟。行欲更執臣諫。勢不可得。夫斷三峽。臨九派。兵定湘中。傳檄江南。乘風草之疾。掃東夏之塵。凡行上策。懿非不能為也。懿經而不權。衍權而不經。當夫入朝殄難。叛人即誅。勒兵廢暴。更立新主。上不負國家。下不損臣節。伊尹霍光前已為之。懿猶拘攣守正死。而弗蹈。孝莫孝於申生。忠莫忠於蕭懿。傷哉兩人。身雖不存。其志可法也。衍挾穎曹舉兵。而師謀獨斷。外奉南康王寶融為主。而不受處分行事之始。即以天子自待。至王珍國張穆謀貳於內。不煩干戈。東昏斬首。行無弒主之名。而坐守討亂之實。其視蕭道成。戎服殿庭。身乎弒者。勞逸順逆。遠矣。順之十男。懿衍最賢。懿死為人臣。衍生為天子。死者類伍。尚生者類伍。員惜順之。廢殺已陵。其忠不如伍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
南北交兵

魏元英請
乘齊卷之
亂南伐不
報

源懷請南
伐不果

田益宗請
南伐

元英又請
南伐

梁武帝殺
齊諸王寶
攸等蕭寶
寅出奔魏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林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馬驅南出，追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執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難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悔，齊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諸。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上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廢方。藩城暴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眾，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昔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諸王寶攸、寶高、桂陽王寶貞、梁主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褌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屣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是與具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

寶實請兵
伐梁陳伯
之亦請自
效

魏党法宗
等擄司馬
明素潘伯
隣
梁姜慶貞
襲壽陽在
城太妃孟
氏勒兵拒
守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實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實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齋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平寶實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具義故皆受慰勞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於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實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整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實為都督東陽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侯秋冬大舉寶實明當拜命其夜慟哭

至晨魏人又聽寶實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實念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漢湖汎溢以權淮南諸

戍吳楚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莫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十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蕭寶實陳伯之皆受澄節度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將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黨法宗傳暨眼太原王

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暨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穎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變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

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實行及汝陰東城己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樓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續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實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貞敗走韋續坐免官任城王澄攻

魏劉思祖 伴張惠紹 等十將功 應封侯元 魏詔任城 王澄遣兵 失七四千 餘人
梁蔡道恭 城守有功 臨死戒靈 恩僧魏守 節
梁曹景宗 煙臺峴不 進
梁馬仙琕 戰捷因魏 傅永護前 力戰遂敗 績
魏元英殺 陳秀之 蔡靈恩降 魏
傅永政 希道露板 梁任昉奏

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死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費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所獲醜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總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撲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擁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備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晝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采，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尉紹叔忠於事，上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上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鄧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彈曹景宗
竟不治
梁武帝親
鄭紹叔

梁裴遠桓
和皆克魏
城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悛為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次於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章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岷。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逆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力。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章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眾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盾帥眾五萬。奄至。眾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靈盾。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執甚盛。諸將欲退。還淠湖。或欲保三义。叡怒曰。宜有此邪。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邁南拒梁兵。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遠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一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冢。戊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魏晉元

恒昇祖朽

皆戰捷

魏邢蠻陽

大眼斬藍

懷恭

梁臨川王

宏畏魏兵

欲旋師柳

懷裴遠馬

仙球昌義

之朱僧勇

胡辛生固

爭乃止

張惠紹所
至獨克

臨川王宏
忽逃將士
死者近五
萬人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教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教兵敗失亡五十餘人已

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眾是

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蠻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恆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士寅魯大破和於孤

山恆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

邢蠻戰於睢口懷恭敗績齊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蠻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

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炳棄淮陽遣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

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求方魏詔邢蠻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

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懷曰自我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

裴遠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

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遠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宋僧勇胡辛生拔劍

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

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

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帥而佐之豈有為人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遠分軍取壽陽大眾停雜口宏固

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吳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

後久不進軍其執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

自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

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

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

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為變城

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絕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

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

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救昌義之為戰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蠻引兵會之蠻上表

武帝命修
鍾離城教
昌義之備
戰守
邢雲言進
軍鍾離非
計

昌義之固
守鍾離魏
人殺傷萬
計
魏范紹勸
英勿攻鍾
離不從

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東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特角事如前救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嚮又表以為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願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齋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孟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為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嚮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實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嚮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佳亮彈嚮在漢中掠人為奴婢嚮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嚮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救景宗頓道人洲俟眾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弱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逆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珍通寇而月初己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賜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執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執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繇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救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

武帝言曹
蓋二將和
師必濟

敵景宗大
敗魏兵解
鍾離圍

魏彭珍侯
登等來降
馬仙琕不
待臺報竟
殺白早生

敵之景宗見敵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敵進頓郟陽洲。敵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最臣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前行水底。齎救入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眾。天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眾來戰。敵乘素未與。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黯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為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敵各攻一橋。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遠奉郡太守李文到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淮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敵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敵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減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敵。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敵徐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敵爭先告捷。敵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敵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昇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郟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郟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冬十月。魏懸鉏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仙琕籤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救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鉏。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二十五

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嚮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嚮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雜城二百里逆戰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嚮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傳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嚮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為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蓋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預魏主聞邢嚮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嚮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關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宣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弃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卒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聞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執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瓊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瓊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章徽將兵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怯徽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復即陽之恥聞徽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綢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教揚州為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此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

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預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張溥曰南國出師之盛無若梁臨川王宏及風雨夜驚無故奔潰兵刃未交死者五萬敗北之恥亦惟宏為甚宏於武帝諸弟中最不才終身錢愚內行尤亂師旅之任豈彼所堪帝揚威朔方輝車彭彭而輕命小子屬以大眾軍容雖盛徒耀川谷是殆以兵為戲不戰而靡其誰執咎章叡斐遠敵之所忌帝欲擇帥斯文人之選乎舍之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徇子弟之私殞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己見西昌侯淵藻殺鄧元起而不問臨川王宏棄師而無罰厥後西豐豫章背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蕭娘呂婁見笑夷狄哉東昏之世齊隙可乘元英源懷屢請大舉遂巡不發意者其無志於中國乎梁武篡齊欲盡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迹入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讐弘演內肝而齊人救魏包胥袒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家存者不亡亡者復存寶寅雅重之性賢於履屐宗祀之痛哀於草莽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錄昏亂方定柴配有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英雄朝氣持而不下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得失然以梁國方立魏軍數至東西應命蹶趨顛危令非翦滅齊宗迫其挺走何至洛口橫骸義陽失守哉魏人失時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離勢必不克章叡曹景宗濟之以和戰守並用遂奏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錄是知所以建侯行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六

魏伐柔然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間城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緄統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持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和山匹候跋舉眾降緄統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緄統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緄統提亦降珪

柔然獨不事魏魏王珪追擊之匹候跋繼父統提降

悉徙其部眾於雲中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帥眾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眾數百拜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崙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拜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社崙襲殺匹候跋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王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

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奔于黠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黠弗素古延辛卯和

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社

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併吞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

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十二月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

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郎謀殺社崙不克拜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崙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夏五月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眾立社崙弟斛律號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初社崙之徙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子社拔共

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

眾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

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

魏王自北擊柔然社崙道死弟斛律立叱洛侯少妻諧殺其夫

秦魏有陳社崙并吞諸部雄於北方自號豆代可汗

大檀殺步

鹿真及社

位自立為

可汗

燕王政納

斛律女為

昭儀

斛律請還

國政遣軍

于前輔萬

陵送之陵

殺斛律而

還

統升蓋侵

魏

魏築長城

二千里以

備柔然

崔浩勸伐

柔然劉粲

張淵徐辯

寇諫之皆

言不可浩

固勸之魏

王乃決行

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於燕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八月柔然寇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為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統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跋威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統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眾情乃安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統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粲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持其眾必將復來請俟收田

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竝進以討之魏主然之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春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祚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竝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寧觀溫泉柔然統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寧遣追之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粲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符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

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

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

通鑑已百六十八

談苑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馬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豐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統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統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六月柔然統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統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救連可汗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

統升蓋取
走憤卒才
吳提立
徒柔然高
車附民於
漠南

魏與柔然
通婚
柔然與魏
絕和親

太子弗請
進擊救連
為劉絮所
阻
柔然攻司
馬楚之不
允

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絮。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救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救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穎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救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擢之子也。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凌嵇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凌嵇山向北。向大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裕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魏主至鹿澤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絮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眾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岩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賊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軍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

中山王辰
等八將以
後期被斬

劉潔恥言
不用欲敗
魏師

救連卒子
吐質直止

般悅門請
魏合擊柔
然
處羅散于
高涼土那

尉春請魏
主勿還

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春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
潔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
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潔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潔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
欲擊柔然潔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潔
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
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潔聞尚書右丞張高家
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高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高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
鄰潔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月丁未魏主如漢南將襲柔然柔然救連可汗遠遁乃止救連尋卒子吐質
真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徒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
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十二月
魏太子朝於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嚮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與太子
出涿和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
羅可汗悉中國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眾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
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
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孝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大尉尉春曰今動大眾以威北敵去
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輪山 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
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

柔然別部
數千落降
魏

處羅卒子
于成立

張白澤請
魏主親征
大敗柔然

劉尼克官
于闐請救
魏主謝之

源賀請築
三城以處
武健不從

尚書奏內
徒敦煌就
涼州韓秀
言不可逆

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可汗卒子于成立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眾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
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鑿
輿親行必望塵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哀之孫也魏主使
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
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
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士
申還至平城冬十月柔然攻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
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
急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
汝其謹修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大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為
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泰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救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七
月柔然部帥無慮真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
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柔然侵魏柔主鎮二部救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二疆寇之
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城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疆寇人習
戰鬪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閩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
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閩關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

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上之輔末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眾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

豆倫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

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來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

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

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雲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眾

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後屬

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

侯婁劄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侯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

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別帥叱呂勒帥眾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絲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

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廷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

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

部真可汗卒子 豆倫立 柔然討敕 勒穆涼等 請來虛擊 之高閭言 不可適止 伏名敦族 誅侯醫雲 石洛候部 眾離心 伏名敦屢 敗於阿伏 至羅引眾 東徙 柔然殺伏 名敦立那 蓋

源懷上策
城置戍事
宜五十二
條

庫者卒子
伏圖立
魏主欲未
然修潘禮
王通請徒
柔然降戶
置淮北楊
梅言不可
不從後竟
為害

悅汗為彌
俄突所殺
子醜奴立
執彌俄突
殺之

元太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軍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以便
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剝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
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遠代表諸國願或外
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今形勢相搖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
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悅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悅汗遣使者統吳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
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乃魏之叛臣往者已容整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曠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
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路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潘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
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從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
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蹙盡進失歸附
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
在鈔掠如椿之言柔然悅汗可汗復遣統吳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躬奇為噉噉

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眾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
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噉噉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悅
汗可汗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悅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魏

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悅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悅汗於蒲類海北
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悅汗可汗子
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擊其足於驚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

通鑑記事本末

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疆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侯近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為太

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賢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

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以為大明臨御國富兵強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

觀我疆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論

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

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拖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

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

惠漫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者地萬教我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

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

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月其族兄示發帥眾數萬擊

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

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

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諸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

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投中書舍人常景以

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輜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

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

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崑崙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

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義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

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高

歸魏

伏跋納地 萬為可賀 敦 殺子祖惠 其母殺地 萬併殺伏 跋立阿那 瓌 示發殺候 呂陵氏及 阿那瓌二 弟阿那瓌 歸魏

書量給

阿那瓊求返國使楊鈞送之張善惠上書言不可弗聽

婆羅門擊破示發國人立為可汗

婆羅門敗於伊國遂降魏
存蠅二主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瓊返國尚書右丞張善惠上書以為蠅蠕久為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瓊東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畧世之劫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早曠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蠅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牽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瓊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瓊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米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瓊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眾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眾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瓊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瓊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瓊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眾悉歸嚙噠後數年嚙噠遣彌俄突弟伊圖帥眾還國伊圖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瓊阿那瓊啓稱本國大亂姓別居送相鈔掠當今北人鳩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積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蠅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蠅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關邊境無虞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蠅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且蠅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蠅蠕雖亂而部落猶聚處處基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蠅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瓊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瓊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上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高陽王雍
等奏置阿
那瓌於吐
若其泉婆
羅門於故
西海郡

魏歸噉
皆穆進討
擒送洛陽

元孚進防
撫蠕蠕之
策不從

阿那瓌計
破六韓拔
陵有功
魏人畏頭
兵反覆

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復不過為通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其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其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噉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右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諱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疆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賜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柔然俟匿伐入朝於魏夏四月魏

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每集其眾坐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十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眾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雋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救連頭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救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頭兵未婚
於東魏高
歡歡妻以
蘭陵公主

兩魏分裂
頭兵不遜
宇文泰請
以化政公
主妻塔寒

又請廢乞
弗后納頭
兵女

悼后不肯
正南面
悼后忌文

后柔然與
師魏主賜
文后自盡

王罷願自
帥柳里破
柔然

婁妃勸高
歡娶婦
公主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為寇

三年秋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四年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重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

兵轉不遜數為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乞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乞弗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三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函簿儀衛柔然營暴戶

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六年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戌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思好

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與師者帝曰豈有與百萬之眾為一女子和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齋手教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

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聖請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罷議之罷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謂北者王罷自帥柳里破之不煩國家

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恒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殞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頭兵

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無顧頭兵使

其弟亮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了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亮突佳怨恚歡與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瓊從弟登注俟利注子庫提拉帥眾奔齊餘眾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二十二

三

土門襲破
柔然頭兵
自殺

齊高阿那
肱大破葦
羅辰

周宇文泰
收鄧叔子
等三千餘
人付突厥
使者殺之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

二年春二月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三月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瓊叔父鄧叔子為可汗突厥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冬十一月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三年春三月柔然可汗葦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葦羅辰父子北走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葦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葦羅辰起越巖谷僅以身免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六月柔然

帥餘眾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於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張溥曰柔然之號始於木骨閭子車鹿會再傳而地粟衰死部分為二後且軼興軼衰與魏終始社論并兼諸部自稱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為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太武宣威白阜刻石獻文誓眾武川紀功至今訪天山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獯狁漢逐匈奴亦云庶幾然叛服飄忽勢如風鳥合離不一強即思距斜律方靜大檀復興豆嶠甫摧醜奴又熾于成外請婚姻時窺邊塞阿那瓊累受國恩不忘鈔寇勁騎圍集危於白登嬖書和親倨猶冒頓與之為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而討之則鷹擊獸馳兵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逐無人微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補怨班固致戒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然為重高歡英武願為子婿宇文雄略亦謀降主悼后休肅之女文后大國之母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即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帥其如天下何突厥木杆滅鄧叔子餘燼在魏泰挈而還之柔然三千餘人盡殺青門外傷哉獯獮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強侮亡不為齊存知衛而為楚滅江黃繇是知好殺不仁事危

非義不獨夷狄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肇忠用事

高猛肇顯
同日受封

始皓王仲
與寇猛趙

修趙世高

肇始用事

陳留公主

許嫁張彝

肇怒譖彝

沉廢

北海王詳

與變妃益

與皓昵狎

肇譖殺如

皓劉常帝

李賢陳拂

靜及詳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靈陵追賜后父賜爵勃海公諡曰敬以其敵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幸臣始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修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

三年魏冠軍始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悉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閣將軍劉曹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拂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成

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起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曹李賢拂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

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墻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

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三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園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月一來視之詳暴卒詔

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雞雛生角劉向以為難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宣

崔光請進
黜任以免
難難之災

元匡論肇
罪惡王顯
彈子幾死

京兆王愉
情肇稱帝
謀反

高肇諧殺
彭城王勰

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雖難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難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廳事。欲與棺請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

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詎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頭辱。

高肇數諧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弑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諧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

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

華密使人
授愉
崔光諫屠
李氏
李平捕愉
黨千餘高
顯請免其
死
高植不受
擊愉之賞
高緯愧不
如封執
清河王悻
言肇不當
擅錄囚徒
魏世宗殂
太子訓即
位
子忠議請
高陽王雍
任城王澄

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青駟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駟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駟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鑲築之駟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駟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禭裏尸載歸其弟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姓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具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白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悻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快快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緯國子博士封執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執竟不詣肇綽顧不見執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尤之孫執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悻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悻言於魏主曰昔李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五

三

入輔政王
顯與孫伏
連等謀殺
皇太后魏
王稱名為
書告哀於
高聲且召
之還肇承
變憂懼朝
夕哭泣至
於羸悴歸
至澧澗家
人迎之不
與相見辛
巳至闕下
哀服號哭
升太極殿
盡哀高陽
王雍與于
忠密謀伏
直寢和約
等十餘人
於舍人省
下肇哭畢
引入西廡
清河諸王
皆竊言目
之肇入省
豹等猛殺
之下詔暴
其罪惡稱
肇自盡自
餘親黨悉
無所問削
除職爵葬
以士禮逮
昏於廁門
出尸歸其
家魏于忠
既居門下
又總宿衛
遂專朝政
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
植自謂入
門不後王
肅以

于忠令華
社誣植告
裴皇甫仲
達殺之併
及郭祚章
請

忠欲殺雍
崔光不從

太傅擇等
請追奪門
下請封
崔光固辭
博平縣公
雍劫忠罪

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問以刀環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王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聲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澧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哀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和約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猛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魏尚書裴植自謂入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快快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首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晰準律當死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眾附從一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章雋皆賜死雋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怨憤莫不切齒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如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救公卿再議太傅擇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闈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首之行一由門下

胡太后不問
元匡請戮于忠

太后思忠
保護功復封為公

原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為忠廢泰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思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如奏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宜宜以一謬棄其餘勲復封忠為靈壽縣公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張溥曰高肇出自夷土以舅氏之戚數日驟富貴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初頗孜孜政令世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任勢殺大臣不止也如皓常李賢陳掃靜等皆險輕不可近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詳誣奏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實憲殺樂恢外戚播威海內重足况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將實甚何所逃死京兆王愉憤怒出師殺於野王猶以弄兵為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飲毒載尸歸第竟哉皇天其孰堪此人臣有三死疎間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死三者有其一皆可以死廉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兆猶以疎賊親卑賊尊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賊賢焉史言肇西征車軸中折於函谷北不吉還余謂黜亡之年即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戮也于忠素朴直宣武嘉其忠款為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猶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所不平身行翦討既得志即忘殷鑒惡裴植郭祚而殺之即高陽王雍幾不免斯何心乎論者云忠不交勝已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斷金李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權昧進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為不善何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俯仰女主當緣舊恩不然西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默婉容性不忌高氏則阻遏後宮以悍聞余惡肇惡類高貴嬪又恨忠無德不如下順皇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初譙國夏侯道遠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

莊印黑卒
夏侯道遷
獲叛梁降
魏

魏邢巒所
寅推破

梁州十四
郡皆入於
魏

淵藻擊平
焦僧護

魏王足紀
洪雅盧祖
遷戰勝梁
魯方達等

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城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壯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為長

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

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成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

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

南鄭道遷求救於氏王楊紹先楊集義楊集起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

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

魏主不許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推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

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立思聚眾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

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魯

方達戍南安任僧復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兵

擊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

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眾勸

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詔假元起都

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備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

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眾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

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忠孝之道如何乃貶

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

李延壽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開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爵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

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眾數萬作亂蕭淵藻平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於階側乃乘平肩輿巡

行賊壘賊弓亂射天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秋八月庚戌秦梁二

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

十五將王
景清等二
十四將皆
死
邢巒固請
乘勝敗蜀
魏主不從

十四將皆死。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衰展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果敗，後眾畏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令若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王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救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為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險要，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疆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緒執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立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再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密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開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計之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士申克武與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張溥曰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綱目大書之以為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興師無名多殺不仁責以義兵曲當在魏然戰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可進而不可進皆謂之愚足既銳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益州可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邢巒所為懇懇也巒少好學有文才幹略經營漢中開地定境獲郡十四功大於足其決定已西止須眾二萬彼度梁無姜維而魏有鍾鄩梓潼先附益州中分不絆大帥於當中而外援自絕無出奇兵於劍閣而豪右悉歸藉勢順流莫若斯日速頻請不從足軍竟還李仲遷惑張法養女盪樂廢政城人斬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未其咎誰歸夫涪城之役累表請行鍾離之師苦口諫止豈嚮一人勇怯自異誠見虛國易乘天險難破王足執可長勝而禁之不前元英兵無克狀而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時物喪其器也梁以張豹子代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祉代王足則棄巴蜀凡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以人哉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奉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綯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綯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綯聞崇在恆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覆為眾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靈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綯戰敗神追拔其營綯走為村民所執還自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綯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

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廬舍皆沒
魏裴綯鄭祖起等降梁崇遣神等討之皆死
鄰敵謂崇為卧虎

王足求堰
淮水以灌
壽陽陳承
伯祖暉言
不可弗聽

魏李平督
李嵩崔亮
等攻破石
斬趙祖悅

而魏主素和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宮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綽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

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上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背皆穿。夏日疫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秋九月，左游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破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

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破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破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是冬寒甚，淮泗

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破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求兵，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

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破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

沂淮，救破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豐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捺竹為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

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破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眾。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

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持聽得，以功補過。魏師遂還。三月，魏論西破石之功，

卒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進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

殿中尚書。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七

三

梁康絢開
秋東注又
縱反間於
魏蕭寶寅
開秋北注

梁張豹子
譖絢與魏
通遂徵絢
還淮堰不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

三

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聚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聚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聚不
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聚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
橋於碛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激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
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救豹子受絢節度豹
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
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
事勒眾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張薄曰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寅出奔魏魏為發兵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慶真襲魏壽陽
不克魏使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遣張惠紹等救之戰於邵陽大敗自是梁甬城義陽皆入於魏矣四年春梁
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降魏魏遣邢巒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王足攻涪城殺梁將魯方達等三十九
人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悅帥師伐魏次於洛口十一月魏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王英督
諸軍以拒梁師五年梁取宿預梁城小規合肥等城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
月魏徵邢巒還遣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春正月梁曹景宗章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
堪命梁即省役薄徭猶患弗濟乃九年作緣淮塘十三年築淮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月淮堰
成九月淮堰壞其用民而日新也於兵之不足又困之以力役仁者豈若是乎罪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戍
降者什二三蜀將克英遽以羊祉代之激其奔梁是宣武不能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淮
壽陽非計之得者也陳承伯祖暉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淮堰未起先有
荆山上格浮山下格潼沔激溝併灌鉅野之謬史臣又謂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是役若有天道梁
武無容力焉然沈鐵厭蛟伐樹填石盛夏勞瘁枕尸蟲飛嚴冬河凍死者十八苟念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
究軍壘列居開秋東注魏師潰歸皆康絢力也張豹子譖行救其代事堰曠不修未幾而壞用舍夷中成難敗
易天宣任其咎哉魏人守壽陽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暴漲皆足為病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

峴三關界在信陽南北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為梁懼矣。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元又出后

胡充華願
男生身死

魏始不殺
太子母

高后欲殺
胡貴嬪劉
騰侯剛于
忠崔光保
護之

魏主訓廢
高太后為
尼尊胡太
妃為皇太
后

元又妻拜
女侍中

崔光請胡
后簡息道
幸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訓生。大赦。訓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異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訓。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月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訓為太子。始不殺其母。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忠庶子代人侯剛。逆太子訓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

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鏞坡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魏江陽王

繼之子。又取胡太后妹。以義為通直散騎侍郎。義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

譴。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在有歸寧。沒則使御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

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行。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葬式。願陛下簡息道。幸則牽土屬

賴合生。仰悅矣。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賄為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

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效用。遂廢於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榮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河間王琛
貪縱罷廢
賂騰復用
湖太后逼
幸清河王
懌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又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又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乘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為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又怨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又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又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又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陳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聚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又為姨父。又與騰表裏擅權。又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匿迹。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勢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又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又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懇懇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甘心不得。不爾流賜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助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雒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又騰怨懌
使胡定誣
告殺之遂
幽太后

游肇憤卒

中山王熙
起兵討又
騰不克死

獨收其尸而藏之。

吳康生欲討又反被執混難當亦死

劉騰死又防衛魏太后帝遂與高陽王雅定計圖之

二年 魏元又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吳康生預其謀又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又之妹夫也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送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生性處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二月甲午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送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武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之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聚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繫即扶帝出東序前顯御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起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吳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塔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又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座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推酷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竟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六年 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又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閉居寺耳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之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意欲得往來顯揚之言皆以告之又對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又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揚殿二宮無復禁礙又舉元法僧為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為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雅雅雅位居又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離水雅遊二宮幸其弟日晏帝與太后至雅內室從官皆不得入遂與相定圖之計於是太后謂元曰元即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又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又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

元順韓子
熙勸誅又
乃同第瓜
賜死

順諫太后
游幸

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又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又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又出宿。解又侍中。明日又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叉等曰。昔趙高柄秦。今關東鼎沸。今元叉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洛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又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元黨與高彊未可卒制。乃以侯剛代元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元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又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元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又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並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默然。未幾有告元叉及第瓜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為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元叉及第瓜死於家。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出州刺史盧同坐元黨。除名。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至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張溥曰。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遣魏公卿書。暴元叉過惡。言元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二鬼食人。名表噬物。今觀又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不疑。樹言信然。又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為御史彈廢。又少碌碌。不聞過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心齋。寵任出諸王上。天潢之戚。藉椒風之助。親王不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聰悟多才藝。射能中針孔。雖女婦人乎。其志賜而不羣。宣武既殂。明帝沖幼。即行祀聽訟。策孝秀。宴羣臣。出入遊幸。儼然一蕩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尤亂天常。使元惡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墉。懌歸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為不義。獨惜其謀成小人禍。繇私忿。胡定一言。文以大逆。懌死非其罪。而

天下怨又益深彼繼婢妾良人又不別姑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即使誅悍以法尚云以亂易亂沉悍有賢聲又多醜迹一人墻茨之羞不蔽四海仇讐之怒悍死又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寺憾又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構進言衽席又即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濡忍不決婦人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呂武匹哉元又既死第羅復通又妻太后姊妹皆不正又又不幸而為媿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六鎮之叛

魏蘭根說
李崇改鎮
立州事奏
不報

元又父子
貪縱

懷荒鎮民
殺子景
沃野鎮民
破六韓拔
陵引兵南
侵
賀拔勝說
臨淮王或
救懷朔
勝父子虜
於衛可孤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冲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廡養官給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初元又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又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苑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選對之而已其使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謀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矯懷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北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賄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之又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興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尤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教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或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

魏王勸李崇北行以老病辭不許

薛珍等殺秦州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帥張長命等殺崔連以應之夫提死子念生自稱天子廣陽王淵言諸鎮可慮非止西北

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揚殿問之曰今寇連恆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夔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迩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則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五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淵皆受崇節度淵嘉之子也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主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氏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崔暹連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北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淵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威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渡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

崔暹兵敗
擊賊賂元
又得不坐

魏子建遣
伊祥擊破
楊伯年等

李苗請勅
大將壁壁
命偏裨出
麥積崖

元志敗於
莫折天生
六鎮盡叛
郎道元不
果行

子建遣賈
念祖擊破
黨雙

崇請費穆
為朔州刺
史
賀拔度拔
父子襲殺
衛可孤度

殺之遂相帥為亂拔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相與次還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又卒得不坐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勳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反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斬分其父子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違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颯至風舉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民不曉兵將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願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大將壁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瀉於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眾東保岐州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淵之言丙申下詔諸兵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政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鄴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賈雙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賈念祖擊破之九月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主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勤宿明達寇幽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魏廣漢王淵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諸要更為後舉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眾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製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斐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蠻於平涼東蠻安都之孫也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

拔毒戰死
念生殺元
志學分之
子建新韓
祖香

崔延伯大
破天生岐
雍龐東皆
平

魏蘭根還
歸美女十
人

子建破楊
鮮等

延伯特勇
輕敵中流
矢卒

穆奔爾末
榮

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已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眾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冤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逆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眾少爭開營逐之其眾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兵繼其後天生悉眾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逐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懇求其父兄而歸之二月壬寅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鮮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三月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勤宿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寶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十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勤宿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敬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羣臣自外來者太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淵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人賊稍退淵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

子謹請招
論諸酋酋
長
也列河等
降拔陵邀
擊之為魏
拔兵所敗
拔陵敗於
頭兵南從
渡河
淵與元纂
請於恒州
北立即縣
安置降戶
不從
杜洛周反
高歡從
之
斛律金歸
榮
崔仲哲戰
沒元譚軍
潰
鮮于修禮
等反
常景子榮
屢破洛周
賊帥元洪
業新修禮
萬榮復殺

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彙城南燕爾朱榮於
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淵曰今寇盜竄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
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淵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
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淵降淵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
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淵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
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淵淵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淵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即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淵謂纂曰此
輩復為乞活矣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
崇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暹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
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
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
詣雲州降仍稍引其眾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眾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
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瑒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
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夏四月杜洛周南出抄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
李瑒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眾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
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眾南趣范陽景與
榮等又破之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於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
之眾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甲申魏行臺常景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呂伯度奉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為大都督奉資以士馬使擊
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實寶實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

洪業自立
 萬俟醜奴
 殺李伯度
 魏勢益盛
 拔陵遣費
 律誘斬胡
 琛醜奴盡
 并其眾
 葛榮通殷
 州崔楷死
 義
 魏蘭根被
 執各軍敗
 降關中大
 擾
 毛鴻賓擒
 勤宿烏過
 仁
 羊侃射殺
 莫折天生
 路思言言
 討遼事宜
 不聽

揚椿遣子
 吳啟防蕭

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修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
 為萬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實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
 琛斬之醜奴盡并其眾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
 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
 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遺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
 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遣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
 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卒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
 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道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沂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
 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
 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待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
 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
 勤宿烏過仁為過仁之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眾遂潰侃社
 之子也魏右民即陽平路思今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
 城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
 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策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
 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將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
 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
 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彭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
 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

寶寅親主
太后不聽
樂安王鑿
叛降葛榮
源子邕斬
鑿
莫折念生
闔門為杜
繁所殺
鄴道元殺
汝南王悅
嬖人即念
悅奏道元
入關右為
寶寅所殺

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通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陽。當以吾此意啟魏主。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早如不遣。必成深憂。豈面啟魏主。及太后皆不聽。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鑿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鑿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季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鑿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鑿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九月。秦州城民杜繁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繁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幼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鄴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救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寶寅允人望。且謠言嚮生十子。九子鰥。一子不鰥。關中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殮其屍。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即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問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思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理成不湛。恐荆棘必生於齊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氏羗起兵於馬祗。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

蕭贊聞實
寅反懼出
走
封偉伯等
謀誅寶寅
事洩死
葛榮釋元
源子邕不
願與裴行
同行強之
俱敗死
珍孫推用
羊侃計克
潼關

二二二三

三三三

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為光祿勳。丹陽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王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即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反。宗人薛修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恆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新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于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眾。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二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適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適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度河而西。入其心腹。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雖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軍。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寶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寶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

賈實為侯
終德所製
出奔醜奴
榮殺洛周
併其眾

醜奴改元

爾朱榮擒
葛榮冀定
滄瀛殷五
州比官早

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蕭寶實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襄賈。實至白門。寶實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醜奴。醜奴以寶實為太傅。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眾。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秋七月。萬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遠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啟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釋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滄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解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其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則數百騎。令所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將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住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閣闔門引見。斬於都市。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兗山侯淵討韓樓於劍。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

通鑑卷之百三十一

三十一

爾朱榮使
侯淵討擒
韓樓幽州
平

榮遣賀拔
岳討醜奴
岳請爾朱
天光為帥
遂合擊持
之

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前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十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倓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十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熟，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眾耕於細川，使其大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眾。天光知其勢分，捕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

魏主以王
道習一言
賜寶實死
方侯道洛
殺長孫和
利榮香爾
朱天光進
擊道洛通
歸王慶雲
天光俱擒
之

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眾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眾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實以降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方侯醜奴蕭寶實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實之命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實善欲左右之言於魏王曰寶實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實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實叛逆在前朝寶實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和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實死於駝牛署斬醜奴於都市夏六月方侯醜奴既敗自涇豔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方侯道洛帥眾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和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和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眾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和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眾渴之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莫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為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眾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水槍各長七尺皆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眾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謂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張溥曰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起高平莫折大提起秦川其時盜賊蜂聚叛亂踵告若乞伏莫干反於秀容于菩提反於涼州旋起即滅者不能盡書也孝昌改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

縱橫莫制。墜名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淵。被殺。樂安王鑿。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即身為賊。何尤。天下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大提子也。万俟醜奴。胡琛將也。大提死。念生尤強。琛死。醜奴浸暴。蓋父死則子繼。一帥亡則一帥出。大盜蔓延。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窮六鎮。履霜戒漸。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術可孤。羊侃殺莫折天生。渠魁既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業殺鮮于修禮。葛榮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可圖矣。然羣盜滿山。小挫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強。是以葛榮醜奴。驍銳甚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寶寅。荷魏重任。討賊無功。遂殺鄴道元。背魏自立。為侯終德所襲。攜妻子奔醜奴。急望齊帝。反臣劇賊。策斯下矣。爾朱榮河陰之役。弒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此出討。宜為賊屠膾。宣雪眾忿。乃精騎七千。破賊百萬。葛榮生擒。五州平蕩。韓樓。邢杲。醜奴。反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內賊之氣方盛。同一賊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也。然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鬼盡狗烹。功高莫賞乎。亦繇大逆貫盈。神人不賞。尔朱榮斬東序葛榮斬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二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梁武帝以元顥為魏王。遣陳慶之送之入北。

薛琰議欲舍景而先擊顥。元天穆不從。顥遂乘虛至梁國。即帝。

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尔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閭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元顥襲魏鉅城而據之。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眾皆曰。杲眾彊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琰曰。邢杲兵眾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上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燔。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尔朱世隆鎮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鎮崑崙。乙

顯不殺楊

憂之敗衛
朱世隆獲

辛纂

魏王金高
道穆作詔

告四方

天穆攻拔
大梁溫子
昇勸其進
擊不從而
北渡常棣
降於慶之

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顯克梁國。顯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眾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顯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凡天穆與驃騎將軍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讐。我輩眾纔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渡江三十里。無遺餼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余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顯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顯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寡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顯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倚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即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或安豐王廷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顯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顯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顯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顯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顯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顯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余。余未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朕或不然。在榮為福。於

崔光詔僅
景茂等勸
元欣勿從
類
賈思同即
先獲元暹
不受類命
元叔先起

高子儒料
類敗在旦
夕
曹穆伏誅

顯與或延
明謀叛梁
與慶之貳

慶之欲請
益兵類反
夫止之

馬佛念請
慶之殺類
據洛不從

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顯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祐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顯受制於梁。引寇警之兵。以覆中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顯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顯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暕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顯。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介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按堵如故。顯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顯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問洛中事。子儒曰。顯敗在旦夕。不足憂也。介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東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介朱天光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顯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介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士賈拔其城。斬珍孫及襲。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救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己自難制。今更增其眾。寧肯復為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介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顯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顯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介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

顯殺夏州
義士爾朱
榮望欲
還羊侃高
道穆劉雲
助請推擊
遂擒顯子
冠受延明
泉清顯南
走

慶之創髮
逸運建康

臨穎縣卒
江豐斬穎

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廣施經略巨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敵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今四方顯顯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棹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眾輔天子而今諸侯若分兵遣後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顯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禰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閏月戊辰榮命車騎將軍介末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破石夜渡襲擊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眾聞之大潰顯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遷顯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介末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却流涕謝罪魏主慰勞之庚午魏主入居華林園大赦以介末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乙亥魏主宴勞介末榮上黨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繪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張溥曰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閭闔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猶劉更始不成帝位楊曇華亦云假衣冕不過

六十日乃七月果敗言何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袁亂日甚葛榮南侵介末榮縱暴主于攸寄命強臣朝不保夕

無人惟顥居之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其時也天穆北走費穆迎降顥且無敵介末榮敗卒再奮冠受被擒顥死臨穎驃而勝亦驃而亡人盡勇介末悲北海然介末何能死北海王顥顥所以速死者在於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寶實齊明帝之子國亡入魏尚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負德殺鄭道元政元建號共敗被擒身死駝牛署夫以中國今尚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倖備之寵始附而終叛之不免流離與亂賊同死况顥本夷虜父詳貪

淫魏之棄臣詳死非所顯痛罔極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歸京國大梁之仁同於天地豈與魯莊納子糾趙鞅納蒯賁同日語哉顯甫南面即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反表止之親其所仇仇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同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侯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謂朱均之性生於被提則燕之禍沒齒不悟也慶之護顯入北提兵七十破虜眾三十餘萬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顯既內異馬佛念說其屠顯據洛立萬世功惜哉不從潰於嵩高至今壯士猶為撫膺長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有鎮惡關中之慮是以徘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喧譁盈路立勝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詔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懼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高以杖石為兵器道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歐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得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謚為侍御史坐法徒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和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常蔡雋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介朱榮利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賈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六年初鄭義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

羽林虎賁
交殺張妻
始均胡太
后僅斬八
人高歡知
魏將亂傾
貲結客

侯景司馬
子如賈顯
度段榮常
泰皆依爾
朱榮

鄭儼少幸
於胡后

儼以徐統為謀主

太后信任袁翻李神軌

帝寵谷士恢密多道人太后殺之

高歡請榮清帝側元天穆和拔兵勸成之

胡太后與儼統謀亂帝姐既立潘充華女

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統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修。徙抱罕。後還。徐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擇死出為雁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叉。叉敗。太后以儼為惛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統又諂事鄭儼。儼以統有智。數仗為謀主。統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統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統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眾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竄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寢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閒。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介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劉貴。先在介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騎。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蹶。驚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合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統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復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果戮。寶富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眾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為蠕蠕主阿那瓊。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如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并陘以北。溢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并陘。徐統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統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三十一

又立寶暉
子劉榮抗
表問罪

榮起兵發
晉陽迎長
樂王子攸
即帝位
鄭先護鄭
李明開城
納敬宗
費穆先降
於榮
榮沈太后
幼主於河

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然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
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劉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
階乙卯劉即位劉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余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嬰駕春秋十九
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
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
大臣皆不待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
姦孽專朝廢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
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
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為同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
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余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
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異殺倉頭王相入洛與余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
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
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紘獨曰余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
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眾
拒之別將李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
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劼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
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劼為無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
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李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乘眾
先降於榮徐紘矯詔夜開殿門取驂騮殿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
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
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
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眾百官之威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

揚說榮
大行誅罰
慕容紹宗
止之不聽
遂縱兵殺
高陽王雍
以下二十
餘人
趙元則應
慕容作禪文
榮殺無上
王即始平
王子正
高歡勸榮
稱帝質拔
兵劉靈助
言不可榮
復迎帝還
營
兵請殺歡
以謝天下
榮欲連都
凡禮固諫
百官湯盡
惟山偉一
人拜赦闕
下
榮追贈橫
死者人心
粗安

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陶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今日有能為禪文者，免死。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介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劼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利西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把帝入帳，餘人即殺劼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昧，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徭役三年。時百官湯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歡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幸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眾，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捐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詔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讓爭之，以為不可。

榮德欲還
都元謀固
爭後遂罷
議

榮飲酒醉
帝欲誅之
左右諫止
榮欲敬宗
立其女肅
宗嬪為后
祖榮勳從
之

榮還晉陽
合元天穆
入洛陽
魏主使元
欣降言乳
等
榮抄高教
曹解修議
於晉陽

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謀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余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聞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孰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庚戌魏賜余朱榮子又羅爵梁即玉五月丁巳朔魏加余朱榮北道大行臺余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熱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林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恆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賔媵即行擊射左右恆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却陰榮合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即中奏乾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書悉用其腹心為之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教曹李武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教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教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教曹名昂以字行秋七月乙丑魏如余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余朱榮受泰之才以為統軍辛巳以余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余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雉議清治選部榮嘗闕補曲陽縣令神雉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住奪其住神雉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余朱世

城陽王徽
李或陽侃
元羅勸帝
殺榮

隆攝選榮故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
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為州速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權存臣節
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悲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余朱皇后性妒忌屢致忿恚帝遣余朱世隆
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為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
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
喜謂尚書令臨淮王或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
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
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
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耶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
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業已盛四
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
萬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項來受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士猶自
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靈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
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
可稱勲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或延實之子帝之姊婿也徽或欲得
權寵惡榮為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
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
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
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劬以字行
蠻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慕容紹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
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余朱世隆疑帝欲為變
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強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

榮下人高
榮祖李顯
和郭羅察
褚光皆勸
榮反

城陽王徽
勸以帝后
生太子為
辭召榮入
朝帝手刃
之天穆善
提爾朱陽

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
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
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
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入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
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即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
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
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吳毅又見帝求問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
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塔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
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微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
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燕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
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吳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
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于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
死猶須為况不必死吾寧為高貴卿公死不為常道卿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執應詔王道習曰介
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
理帝亦以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在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
天穆並入生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忘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
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恩恩
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
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
穆博徽脫紫帽帷舞盤旋策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
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救榮不取視
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

宿拔勝止
田怡等攻
門又不從
爾來世降
出走

世隆欲還
北司馬子
如勸向京
師遂攻河
橋殺其教
等

帝使高乾
教曹歸集
御曲為援

李苗請以
一旅斷河
橋為爾來
兵擊死世

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余朱陽觀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闔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吳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余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眾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突出至榮第妻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北還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怙怙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道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吳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余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總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教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教曹為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視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僅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淚受詔教曹拔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余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篡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足信吾為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眾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棄蘭根節度余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議皆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眾

隆亦收共
北道

爾朱北與
世隆推長
廣王暉即
帝位

為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尔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眾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尔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道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大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為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尔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尔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王申共推太原太守行拜州事長廣王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暉英之弟子也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彦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尔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尔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微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微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洛及尔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微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微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思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尔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或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尔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尔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尔朱榮嘗從谷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驍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

北濟大河
水不沒馬
腹逐騎叩
宮門
帝初欲幸
軍討北華
山之驚止
之北兵入
宮驚又止
衛兵不闕
城陽王徽
復逃去帝
遂見執
寇祖仁負
徽獲見夢
於北北執
祖仁依夢
徽其金馬
遂極死
紇豆陵步
善南下北
史運晉陽

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北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北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北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身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北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余矣十二月壬寅朔余朱北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忸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北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北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北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天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鷲斤之支孫也素附余朱氏帝始聞北南下欲自師諸軍討之鷲說帝曰黃河萬仞北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北入宮鷲復約止衛兵不使鬪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北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北求頭巾不與北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或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實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全冠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齋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余朱北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邊殺之送首於北北亦不加勳賞北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北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北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北北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余朱世隆至洛陽北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余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余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北入洛步藩南下兵勢甚盛故北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余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北遷敬宗於晉陽北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北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北怒不納余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北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余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秦寧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北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

世隆等謀殺長廣王母衛氏
北殺敬宗殺陳留王寬
就豆陵步蕃破北於秀容北召歡并力遂斬步蕃
歡以計說北遂出統
六鎮歡請北以降戶就食山東紹宗諫不從
歡奪北鄉長公主馬
北追之歡與誓而別

歡殺北腹心念賢

謀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護莫不遙拜護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罰人得之謂護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余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眾少留郭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余朱北入洛津乃散眾輕騎還朝余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余朱北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就豆陵步蕃大破余朱北於秀容南逼晉陽北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北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度步蕃兵日盛北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北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北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眾退走北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晏飲初葛榮部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北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北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奉殿其旨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北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北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北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北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北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掘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北曰有香火重誓何慮和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北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北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北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北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北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投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澤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問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北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北歡奮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特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北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北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北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北腹心念賢頌降戶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

世隆等聽
薛孝通言
廢長廣王
迎立廣陵
王恭

榮廟為火
所焚
光欲攻世
隆彦伯往
諭乃止

魏主不肯
封史忸龍
楊文義
劉靈助起
兵自稱燕
王
高莫等推
封隆之討
爾朱氏

善觀其佩乃因取殺之士眾感悅益願附從

三年春正月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眾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宮
室空近百日尔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
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又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
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擊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尔
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
瘖使尔朱彦伯潛往啟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
等為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連西實瑗執鞭獨入啟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
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彊
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
同茲大慶肆告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
三代稱王蓋遞為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子今但稱帝亦已敷矣如尔朱世隆儀同三司贈尔朱榮相國晉王加
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嘗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
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
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尔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
欲攻世隆世隆使尔朱彦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忸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
中源子恭鎮河內及尔朱兆南向忸龍文義帥眾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尔朱世
隆論忸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忸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尔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
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己能近補何勞遠聞 出安營拜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
知尔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讐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
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尔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
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

善觀其佩乃因取殺之士眾感悅益願附從

三

教曹敗走爾朱羽生

高乾封子繪說舉義李元忠同之

歡使澄以子孫禮見教曹

白鷄執刺史元寔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良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投檄州郡共討尔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教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教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教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特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舉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溢口說歡曰尔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竄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道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五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尔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情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遂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尔朱和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豈兄弟來未特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屢何肯來元忠曰雖屢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豈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妻冀殷既合滄瀛坐定自然拜服唯劉誕詰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教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教曹乃與俱來癸酉魏封長廣王暕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

北賜歡爵
勃海王徵
入朝歡不
就

叱列延慶
斬靈助

斛律金吾
無庫狄干
妻昭段榮
皆勳歡討
爾末氏
歡以計激
六鎮人舉
義

欣為太傅。余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徐州刺史余朱仲遠雍州刺史余朱天光並為大將軍
并州刺史余朱兆為天柱大事乃以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余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
余朱仲遠徒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余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余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
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即宗遊道
邢所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況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
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北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
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証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榮陽以東
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余朱氏而憚其疆莫
敢違也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魏使大都
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眾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
人假妖術以惑眾大兵一臨彼皆特其符威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
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營靈助戰敗斬
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余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余朱彥伯為司徒魏高
歡將起兵討余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妻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勳成之歡乃詐為書
稱余朱兆將以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
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
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己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
誰可者眾共推歡歡曰爾卿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眾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
敢顯言叛余朱氏也會李元忠起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余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

世隆天光
畫殺楊椿
楊津家惟
惜得逃見
歡

斛斯椿說
世隆殺朱
瑞

世隆獨以
歡為憂
孫騰說歡
立元朗為
帝

歡縱反問
北與世隆
仲遠等送
相猜貳
北執斛律
椿質拔勝

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余朱氏。余朱世隆。匿之不通。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明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襲。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余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或。皆其姻戚也。余朱北入洛。侃逃歸華陰。余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賞其罪。侃曰。彼雖貪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余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捕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悅。恨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余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惜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為言討余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丙戌。魏司徒余朱彦伯以早遜位。戊子。以彦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彦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余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譜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魏余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疆。不以為慮。獨余朱世隆。憂之。余朱北將步騎二萬。出并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余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余朱天光為大司馬。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教。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己酉。余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余朱北出并陘。軍於廣阿。眾號十萬。高歡縱反。問云。世隆兄弟謀殺北。復云。北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送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北。北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北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北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通。骨肉

還營中遠
度律南道
北欲新勝
勝辨免
段韶言討
爾朱必克
歡大破北
於廣阿
爾朱世隆
請節閔帝
納北女為
后北悅并
與天光度
律誓約親
睦
椿與勝謀
圖爾朱氏
恐其各據
一方廼說
世隆追天
光等赴洛
賀拔兵勸
天光勿東
出不從
教曹專將
御里部曲
以從
北等大敗
賀拔騰柱

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北乃捨之高歡。將與北戰。而畏其眾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余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伐桀。何眾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余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北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拖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懷。懷遲之。五世孫也。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諡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余朱北與余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北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魏主恭納北女為后。北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余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北各據一方。欲盡去之。且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從。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和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能。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

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北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魏主恭以長孫稚為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教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教曹曰。教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配也。庚申。余朱北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北望見歡。遠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北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和。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教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北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教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

德降歡
北還晉陽
仲遠奔東
即
爾朱彥伯
欲守河橋
世隆不從
椿與賈顯
度顯知以
計說說陽
淑淵遂入
據河橋盡
殺爾朱氏
黨
度律天光
被擒
椿使顯智
張歡襲執
世隆
彦伯被執
盧藉抗辭
激不能奪
宇文泰請
以計說侯
革陳悅岳
從之悅遂
與岳共襲
長安泰殺
爾朱顯壽

北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北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北還晉陽仲遠奔東郡 尔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尔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眾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說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尔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澤陂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尔朱氏魏主恭使舍人郭宗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閭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艸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 尔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悅進失尔朱之期退心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 辛巳安定王朗至邛山高歡以安定王疏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郎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慕容儁或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陵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魏主恭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氈帳陳誠泣下露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

歡欲奉魏
 主恭魏
 根崔陵高
 乾兄弟勸
 廢之
 博勸勝圖
 徵勝不從
 爾來黨司
 焉子如麟
 賢以與歡
 善故復用
 薛孝通說
 賀拔岳勿
 就歡徵
 魏主聽節
 南陽王寶
 炬炬高隆
 之
 魏王殺汝
 南王悅
 魏納歡女
 為后

出備服御進湯沐連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啓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
 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
 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闈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
 將軍大帥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余朱世隆和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
 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為歡
 所善歡入洛凡余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
 徐州刺史杜德追余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
 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余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
 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夫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
 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半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
 為塹進可以策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避辭為啟而不
 就壬辰丞相歡遣鄴送余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
 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譙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
 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寶炬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特歡勢驕狎公卿南陽
 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諡
 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
 督庫狄干入井陘擊余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
 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余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冬十一月
 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暕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十二
 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
 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
 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余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

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猗嶺眾並降歡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之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介朱榮妻子及兆餘眾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先是兆左右皆密通啟於歡唯張亮無之至是以亮為參軍

張溥曰元魏衰亂釁繇胡太后鄭儼徐紇親倖用事明帝暴殂遂至唯危稱帝當壁再移晉獻驪娘漢高呂稚有具戎毒介朱榮秀容酋長世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長樂王子攸賢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偽立遷而廢之罪人出宮宗祏有主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榮心頓昏高陽王雍以下衣冠二千餘人蹂於胡騎長樂二弟亦就駢死從來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介朱聲哀國仇血流京闕上下怨禍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其誰堪之長樂英主權不自錄外厄仲達內迫懷羸憤結殺榮梁冀死而西鐘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謂魏敬神武實邁羣后孰意介朱徒蕃餘孽紛起世隆直向京師兆從河橋西渡敬宗孤立宗國之戚所恃惟華山王鷲城陽王徽皆晏安無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胡騎言禁污塵孟賁雖勇空手不搏嗟哉敬宗縊於佛寺此真天亡豈羽罪哉高歡累世北邊負才康濟雖為榮所拔擢孟德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鼓箏長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欲舉義斛斯椿賀拔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英雄自命欲為歡所為孰肯低首亂賊受其驅使即其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介朱專割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速身高者慮疎羣雄并篡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兆仲遠合也縱反間而猜貳送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一方難以盡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計歡而兵皆會勦始令兩虎自關繼并十鼠同穴介朱固強羈絡翦除久綏歡等河橋啟納枝黨盡誅竇泰師臨元凶縊樹雖天殛稔惡人謀未嘗不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令胡后得全授之以義漢武殺鉤弋不如其大度也神州剖裂反因此起是又事存氣數非國君得而主之矣

竇泰奄至
兆遂逃縊